

荡寇志

第一二五回 陈丽卿斗箭射花荣 刘慧娘纵火烧新泰

却说祝万年与王良、火万城三枝画戟搅做一团，花荣看得亲切，对万年咽喉一箭射来。这也是祝万年名列雷宫，不容妖魔加害，早被阵上陈丽卿心明眼快，瞥然看见，即忙撒枪在地，抽弓搭箭，大叫：“对阵休使暗器！”语未绝，花荣一箭已到万年咽喉。说时迟，那时快，花荣箭到，丽卿一箭也到，两箭相遇，当的一声，箭镞和箭镞射个正着，将那花荣的箭射开数丈，两枝箭都滴溜溜的斜插在衰草地上。官军一声喝采，惊得那贼军个个目瞪口呆。连花荣也吓得倒退数步。丽卿长笑一声，又是一箭，电光到处，那三枝戟上豹尾豁地分开。王良、火万城吓得汗雨通流，不敢恋战，两马飞速跑回本阵去了。祝万年精神振奋，挺戟追去。花荣插弓提枪，慌忙迎住。祝永清飞马杀出，那边欧鹏也慌忙出马。丽卿将弓插了，拾了那枝枪，正待杀出，只见万年、永清和花荣、欧鹏战得不分胜负，各自勒马回阵，两阵一齐收兵。

先说宋江回营，烦闷异常，满拟此番大胜官军一阵，便好夺望蒙山，不料希真将佐如此利害，不能取胜。想起来，不觉忧从中来，长吁短叹。众头领各无言语。花荣见宋江如此，便起身对宋江道：“哥哥休要心焦，陈丽卿箭法却高，小弟倒气他不过，何不竟去下个战书，订他明日专来斗箭。先除了这人，阵上之事就容易了。”宋江依言，当夜修起一

封战书，差人往希真营里。

且说当日祝永清收兵回来，希真在山上迎接入营，安放人马。少顷，设酒叙宴，谈论本日战阵之事。万年深谢丽卿救命之恩，丽卿道：“花荣那厮端的好箭，名不虚传。此人除，将来阵上好生不便。”言未毕，忽报敌军有战书呈上。希真拆开看时，只见上写着：

“山东义士宋江致书于总管阁下：窃以两将相争，各为其主。人各有技，将各有能。贵营中陈丽卿，决拾专能，仆姑擅妙。每挟关弓之术，常图暗箭之施。但正士不尚阴谋，君子何妨争射。与其潜身以取事，不如明奏以图功。敝寨中有花荣者，艺亦成名，学能志毅。兹届两军相见，何妨一矢加遗。各尽其才，各施其技，专诚斗箭，共睹张弓。余器不列于阵前，他将不容乎助战。纵有死伤而勿论，必分胜负以收兵。肃泐奉陈，立请时日。”

希真看罢，回顾丽卿：“花荣要与你斗箭，你意何如？”丽卿听了这句话，正如天上脱落一个大宝贝来，欢喜得五脏开张，对希真连称道：“有何不可，有何不可！爹爹就批了今夜何如？”希真笑道：“无此理也。你既愿去，竟批明日。”当时将战书批了，交来差带了转去。

次日黎明，宋江部署人马，黄信、鲁达等头领，均着保守新泰。这里先调齐鸟枪兵、长枪兵、短刀兵，列为三层，派欧鹏、王良、火万城管领，都藏在阵后，只等花荣射杀了丽卿，便乘胜冲杀过去。调弓箭兵做了头阵，花荣领兵，宋江押阵先行。当时三声号炮，鼓角齐鸣，拔寨齐起，杀到望蒙山下。早有营门小校报入希真中营道：“贼兵来也。”希

真便传弓弩兵簇拥了丽卿。这里安排枪炮、剑戟、刀牌各队，埋伏阵后，等待丽卿得胜，即便冲杀。祝永清、祝万年、栾廷玉、栾廷芳、召忻、高梁随着希真齐出，只留史谷恭率领唐猛、娄熊、花貂、金庄看守山上大营。当时三声号炮，官军一齐下山，就山下一片大空地上扎了阵脚。恰好两阵对圆，各品三通画角，震天震地一声呐喊。须臾两军静荡无声，两边无数勇将俱在阵脚边远远观看，静等陈丽卿与花荣斗箭。只见贼军一边旗门开处，花荣先出。那花荣头带一顶铺霜耀日红缨凤翅金盔，身披一副榆叶钩嵌唐猊铠，腰系一条镀金狮子蛮带，前后兽面掩心，系着一条绯红团花战袍，下穿一双卷云黄皮靴，左佩一口赤铎剑，右悬一壶修干铜牙箭，手中持着一张桦皮青鹊弓，坐下一匹惯战能征大宛名马，不带别项军器，拍马直到核心，等待斗箭。这边阵上丽卿见花荣不带军器，也不带那梨花枪，只一副弓箭，放辔而出。那丽卿头戴一顶闪云凤翅金冠，身披一副连环锁子黄金甲，腰系一条镀金夔龙钩心带，前后两面青铜护心镜，系一条大红湖绉绣凤战裙，下穿一双盘金飞凤鞋，左佩一口青镡剑，右悬一壶雕翎狼牙箭，手中持着一张塔渊宝雕弓，坐下一匹飞电枣骝马，缓缓纵到核心。两阵上寂静无声。

那边花荣见丽卿出阵，便在马上横弓欠身道：“女将军听着，俺花荣久慕神箭，愿请赐教。”丽卿道：“既是将军先愿比箭，就请将军先射。”花荣纵马放开，厉声道：“有偈了！”言未毕，翻身开弓，飏的一箭。丽卿即忙抽箭，搭在弦上，紧对着花荣箭头，一箭射去。杀气影中，电光飞到，将那花荣的箭对头一激，两箭力不相让，箭锋错过，丽卿的箭斜向花荣一边去了，花荣的箭也斜向丽卿一边去了，

两箭都不伤人，空掷在衰草地上。两阵上都看得呆了。花荣道：“女将军且住。若照如此，只管箭鏃对箭鏃射过去，射到几时。须得另议章程，立分胜负。”丽卿道：“花将军意中待要怎样射法？”花荣道：“此次后，你三箭，我三箭，轮流代换。你射时，我不动手；我射时，你也不许动手。”丽卿道：“甚好，仍请将军先射。”说罢，便带转马头，泼刺刺向东而走。

花荣纵马赶上，右手放下缰绳，便去壶中拔箭。丽卿的马已驰电般去了，幸亏花荣的马还追得上。花荣在马上扣弦搭箭，暗想道：“这贱人很不易取，我须用声东击西之计。”便把那扣好的这枝箭取下，交与左手和弓一并捏了，右手便将弓虚扯一扯。丽卿听得脑后弓弦声响，急忙闪避。花荣便从他闪避这边一箭射来。丽卿闪了个空，晓得中计，便索性往闪的一边再闪过去。那枝箭恰恰的往耳边拂过了。希真在阵上替丽卿捏一把汗，宋江连称可惜。

丽卿的马已跑到围场尽处，把马一兜，霍的回转身，望西边跑来。花荣也勒转马头，就势里赶将来。地上八盏马蹄，斗风击电价奔走。丽卿识得花荣利害，十分提心。花荣因初计不成，心内已有些虚怯，抽箭在手，又生一法，想道：“我用送往迎来之计，看他何如。”即忙搭箭弦上，却将马一拍，往斜刺里便走，便把那弓拽满，却不去觑准丽卿，偏将那箭锋向丽卿马前过去少许地方一箭射去。丽卿见他马向斜刺里走，早已识得，偏却要蹈险逞奇，竟放心一马冲去。那枝箭已横飞的到了胸前，丽卿只把身子往后一仰，顺使用手将那枝箭杆一扑，那枝箭远远的跌落在地下了。宋江及众贼将都大吃一惊，希真及诸将都同声称奇。

花荣心中十分焦躁。丽卿见花荣如此利害，因想：“再闪了他一箭，须要让我射了，好歹要结果了他。”只见那马跑到西边尽头，忽地又回转身来。花荣见丽卿转马，猛想得一个移远就近之计，便将自己的马立住了，将箭藏在身后，只等丽卿的马迎过来，霍地翻身，飏的一箭，向丽卿劈面射去。丽卿不慌不忙，张开樱口，将那箭头轻轻的衔住，面不改色。花荣及两阵上的人一齐失惊，一片骇声不绝。

丽卿见花荣失惊，即将花荣的箭搭在弦上，飏的射来。花荣急忙闪过。这箭出人意外，若非花荣急避得快，当下便已断送性命。当时花荣闪避了这箭，拍马便走。丽卿的马奔雷掣电价追上，第二枝箭已发。花荣不及提防，箭锋已到后颈，花荣急闪，那枝箭已从头颈边贴肉的刮过，花荣惊出一身大汗。背后弓弦又响，花荣急扭过身子，把手中的弓忙去一隔。丽卿第三枝箭早到，只听泼刺一声，花荣的弓干已被那箭劈碎。这是丽卿的连珠箭法，神化无比，精妙绝伦。花荣看得目瞪口呆。丽卿高叫道：“花将军，且请回阵换弓，再来比较！”花荣更不答话，拍马回阵去了。丽卿也放马归到本阵。希真、永清迎接丽卿入阵，都咋舌称险。丽卿道：“爹爹休慌。只是花荣这厮好生了得，他头一箭险些着他的手。”希真道：“你此时劈碎了他弓干，已算得胜。我看斗箭一事就此停止，速将阵后鸟枪兵放出，乘其不备，掩杀过去，倒好得个大胜。”丽卿道：“不可。孩儿已约他再来比箭，岂可失信。”永清道：“兵不厌诈，但能得胜，失信何妨。”丽卿道：“我也不但为此，这人不除，终是大患。今日好歹要射杀了他，以便日后阵上放心。”希真拗他不过，只得依了。丽卿在阵中少息，等待出阵。

那边花荣回阵，宋江迎入，只是摇头咋舌。花荣下了马，略坐坐定了神。宋江口里不说，心中踌躇，想：“此番若再教花荣出去，深恐万一失手，又送一个兄弟；若不再出，又实实气他不过。”只见花荣开言道：“这陈丽卿果然利害，待小弟略歇歇力，定要去除了他。一来为兄长去一大患，二来小弟方才折弓之耻也须泄忿。”

宋江未及回言，只听得对阵起鼓，丽卿已出。花荣急忙换张新弓，又添了几枝好箭，飞身上马，纵出阵前。两人相见，更不答话，开弓便射。但见两骑奔轶，一似飞电相追；两箭往来，一似流星相逐。各逞本领，各显神奇，足足的放了七八枝箭，你来我闪，我去你逃，两边各无伤损。丽卿心下焦急起来，因想：“此番若不射他的马，断难济事。”此时花荣马在前奔，丽卿马在后追。当时搭箭弦上，拽满雕弓，眼睁睁觑定花荣坐马后跨，一箭射去。花荣回头看时，只见那枝箭向着下三股风也似的追来，便识得是射马，即忙把缰绳一偏，那马霍地一跳，那箭从马腹下过去了。花荣大怒，便也飏的一箭，向丽卿马头对得准准地射来。那匹飞电枣骝马，见有箭来，不待人去照应，急窜向斜刺里去，那箭却射到空处去了。丽卿大怒，一箭往马左射去，花荣急忙避得；一箭又从马右射去，两箭幸而都射不着。花荣心里惶急起来，暗想：“这番认不得真了，不如乘他射马之时，他正全神照顾下面，我却出其不意，射他头盔，不管他死伤何如，我便算得胜回营。”算计已定。谁知丽卿心中也生算计，一心要借射马作样，略放高些射他的肚皮。正是人各有心，各不相知。

此刻两阵上的主帅将官兵卒，都静悄悄的提心观看。只

见两弓齐开，两箭齐发，花荣的箭略早些儿，一箭过去，丽卿头盔飞去。希真阵上一齐大惊。花荣大喜，蓦地里一声狂叫，一箭中腹，仰后而倒。宋江大惊退后，希真挥军杀上。丽卿得意已极，插弓在袋，挽了头发，抽剑当先，杀入贼军。贼军见花荣阵亡，个个心胆碎裂，那敢迎敌。希真、永清已统领大军，枪炮夹着箭矢，潮涌般杀上来。宋江又气又惊，神识已昏。欧鹏、王良、火万城只得紧紧保着宋江奔逃，那有余神约束全军。只见官军个个精神奋发，大呼掩杀，贼兵早已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黄信在新泰城内，闻报大惊，即忙领兵出城接应宋江。宋江、欧鹏、王良、火万城纷纷随着黄信逃入城中。官兵已到城下，贼军把城门急闭。官军乘势攻城，幸喜城上早有准备，攻了半日不下。希真传令收兵，就把新泰城团团围定，四周扎下了营寨。

天色已晚，希真传令各营，开筵畅饮。酒席之间，众人赞扬丽卿，声不绝口。丽卿摇头道：“今日之事，只好算个侥幸。其实那花荣端的好箭，当今之世，只怕再要第二个花荣断没有了。想今番也是他命该绝，不然，这箭有何难避。”希真、永清都道：“花荣真个利害，今番除灭了他，我们真大放了心。”大众各各欢喜，酣饮尽欢而散，准拟次日攻城。

且说宋江逃入城中，急得神昏气败。黄信代他料理登城守备之事。宋江半晌神定，想到花荣阵亡，兵马大败，官军逼临城下，事势危急万分，真是无法可施，不觉放声大哭道：“天绝我也！”众人急前解劝。宋江收泪痴坐，浩然长叹道：“花兄弟与我患难至交，不料今日和他分手了。”不觉大哭。众人又慰劝了一番，宋江方问起守城之策。黄信答

道：“方才敌人逼攻城下，小弟和众人协守，挡御一阵，此刻已退去了。现在已探得，他已沿城筑营，竟把我们团团围住。”宋江听了，接连顿足道：“不好了，不好了。我这新泰城内，虽然钱粮充足，器械完备，只是被他久围不解，终于难支。况且此刻泰安，莱芜两处，也被官兵大队扼住，不能来救。望蒙山又被希真夺去，他若从望蒙山窥探我城中虚实，最为便捷。我却如何守得？”众人皆相向无言。宋江叹道：“使吴军师在此，我何至于此，徐官儿真害杀我也！”当晚无话。

次早黎明，忽报陈希真兵马攻城。宋江急忙与众将登城守备，只见官军数万蜂拥而来。丽卿当先一马飞出，见宋江在城上，便哈哈大笑道：“瞎强盗，我教你不要夸口，今日何如又是一员上将决送了？”气得宋江暴跳如雷，便要开城决一死战。忽想前日为不忍一时之忿，失将亡帅，今日锐气新挫，未可轻出，只得将那股气捺了一捺，捺下去了，便当心守城。

希真见宋江此番激他不动，只得传令硬攻一番，但见城上城下枪炮之声，乒乒乓乓，震天动地。这边希真攻法十分勇猛，那边宋江守法亦十分严密。攻了一日，不分胜负，只得收兵回营。希真道：“攻城原无猝拔之理，只有将兵马分为数队，轮替攻打，昼夜不息，方可集事。”永清道：“正是。只是我早上教史谷恭在望蒙山探看城中虚实，为何此刻还不来回报？”说未了，忽报史谷恭差人来报知城中之事。希真即叫传来人进来。来人将城中情形，细细的禀述了一番。希真道：“据此说，这城倒一时难破，如何是好？”那来差献上一封小禀，希真拆开看时，乃是史谷恭拟一攻城之

策，希真点头称是。次日，希真依了史谷恭之计，点兵攻城，攻了一日，只是不动。当晚，永清想了一法，第三日又去攻城，仍然不下。话休絮烦，那希真、永清督令官兵，接连攻新泰城，攻了十余日，那城楼雉堞，虽然也攻坏了数处，宋江坚守得法，随坏随补，终是无隙可乘。希真、永清日日登望蒙山窥探城中，有时就在望蒙山与史谷恭商量计策。

这日，希真正在望蒙山，忽报江南云龙公子同刘慧娘到来，前来请见。希真讶然道：“这事奇了！云统制丁艰回籍，久已挈眷同行，今日何以复来此地？”急请入见。云龙、慧娘都上前请了安，希真道了契阔。二人又与永清、丽卿等相见了，让了坐。希真问道：“贤梁孟随同尊人回籍已久，此际何来？”云龙道：“父亲回家不多几日，正在料理祖公窀穸之事，特奉圣谕，因山东正在整饬戎行之际，不可疏忽，即着父亲夺情办事，仍回原职。因此，父亲赶办葬事已毕，随即起行。先令小侄奉母率眷，先行抵署。因闻大军在此，特来进谒。”希真道：“原来是尊大人奉旨复任，这于梁山事宜，大有裨益。二位此来，亦是奇遇。”便吩咐备酒，就在山上摆开筵席，与云龙夫妻接风。席间云龙、慧娘问起破贼之事，希真从汶河渡鏖战之事，逐节说了，说到活擒李逵，二人俱啧啧称奇；说到箭射花荣，二人俱深深佩服丽卿。渐渐说到目下攻围新泰已有十余日，总不能破，慧娘回眸一望，便对希真道：“这山下望城中，历历分明，形势为我所据，理宜即速可破。”希真道：“就是这城中钱粮充足，器械俱备，无从设法。”永清道：“秀妹慧眼，想必分外看得分明。今日既已来此，合是天赐其便，何不就请贤妹

探看一遭，或有破绽可寻。”慧娘欣然首肯。当时席间，希真、永清、丽卿、云龙、慧娘等人，各各细叙些别况。

酒阑席散，日方过午，慧娘一时高兴起来，便道：“趁今日天色未晚，甥女就去探望一遭。”希真、永清皆喜。当时希真、永清、丽卿、云龙、慧娘五骑马同出营前，望下去，只见新泰城雉堞圈围，鳞居比列。云龙道：“贼中莫说无人，这点碟子小的城池，却这般守御得法。”丽卿道：“可惜没有这样长的火箭，不然放火烧了他。”慧娘一听丽卿的话，猛回头看一看，那营前这枝旗竿横影在地，欣然得计，便吩咐随从人去行李内取那算筹、标杆、象限仪三件家伙来。随从人应了去。慧娘忽走近旗杆前，细细将那影看了又看，又向城中一望，皱眉道：“这座山恐防用不得。”踌躇了一回，又纵目四望，忽见东边一座高峰，慧娘指着问希真道：“这座峰头是何名字？”希真道：“叫做东高峰。就同这山相连的。”慧娘道：“既如此，我们且往那里去看看来。”当时等带了算筹等三件家伙，便一同到了东高峰。慧娘拣了一片平地，立起标竿，量了日影，布了象仪。向城中一望，布开算筹一算，又将象仪向影上一量，口里自言道：“这山在城的正东偏南十五度，正是乙山辛向，一定好用了。且待算这山的高低，并离城的远远看。”当时又竖起标竿，挂起象仪，测望一回，布了算筹，道：“这山原来高七里，离城中十二里。”又算了一回，便笑着对希真道：“姨夫快去安排人马，来日巳初三刻，此城立破矣！”四人一齐惊喜，希真、永清忙问其故，慧娘道：“回营去再说。”

当时五人一齐回营，进帐坐地，慧娘道：“那年公公收降白瓦尔罕之时，甥女得其火镜之法，能引太阳真火于十数

里外，射入贼营烧毁诸物。方才甥女听卿姊说想放火箭，因此蓦想到此法。但此法须山之高低远近方向，与太阳地平经纬，一一符合，方可应用。甥女见这望蒙山在新泰之南，太阳到南方，总是午正前后，其影最高，这山不见得高，所以不合用。那东高峰一处，说也奇极，竟是天生成烧这新泰城的。缘此地北级距天顶五十四度，此时在白露节后，太阳距北极八十四度。甥女算定明日巳初三刻，太阳地平经度系正东偏南十五度有零，却好这东高峰向城中是乙山辛向，也是正东偏南十五度有零，与太阳地平经度符合。至于太阳地平纬度，系高三十度稍强，却好这山高七里，离城中十二里，用切线法取之，也是高三十度稍强，与太阳纬度符合。到了这时刻，只须在这峰头安施火镜，那太阳真火便直射城中。更有巧极妙极者，甥女算其火光所射之地，正是粮草房；稍移一度，便是火药局。城中无故火药自炸，粮草自烧，贼军必然惊乱。乘其惊乱，一攻而破矣。”

希真大喜，便请云龙、慧娘少留一日。当夜升帐，分派将官兵马：祝永清、祝万年领六千人马攻北门；栾廷玉、栾廷芳领六千人马攻南门；召忻、高梁领六千人马攻西门；主帅亲带陈丽卿、娄熊、花貂、金庄领八千人马攻东门。查得新泰西北有清江渡一区，宋江如失城逃出，必奔泰安，此路必经之所，便派真祥麟、范成龙、唐猛领兵四千名前往埋伏；又派史谷恭前去司掌瞭望信号之事。其余老弱带伤之兵，均着看守望蒙山，即请云龙督领，并护从刘慧娘在东高峰上审候时刻，安置火镜。分派已定，众将纷纷领令而去。个个磨拳擦掌，只等明日巳初三刻，便要一齐动手。

且说宋江在新泰城中，日日提心守御，真是目不交睫，

衣不解带。所幸城中钱粮器械，通盘计算，还可支持一年，略为放心。不料这一日宋江正在东门，看见希真全队人马早已围住各门。宋江全神照应外面，忽城中叠次报来，粮草房无故火发。宋江急回头一看，其时天高日晶，万里无云，诸物风燥，只见粮草房中烟焰障天，烈火横飞。宋江大惊，急令黄信镇守东门，弹压军心，休得惊乱，自己急忙下城，方要查问何人失火，忽见前面震天动地的一个冲天霹雳，房舍屋宇，砖瓦椽木，尽行腾空拔起，黑焰障天，乃是火药局内数万斤火药无故崩炸。城内大惊大乱，人声鼎沸，只听得乱哄哄讲话，有人亲眼看见天上射落一团大火，以致火发。

宋江惊得不知所为，四门官军早已呐喊登城。鲁达、李俊、王良、火万城率领八百名锐骑，保着宋江，冲突北门而出。正遇着祝氏弟兄率众攻城，鲁达手提禅杖，大吼一声，当先冲出。李俊保了宋江，紧紧跟了鲁达先走。永清、万年两骑已拦腰遮来，把王良、火万城截留城中。万年挺戟邀斗王良、火万城，永清飞也似追宋江去了。万年与王良、火万城奋勇厮斗，正在胜负难分，永清因斗不过鲁达，便撇了宋江转来助万年力战。王良正在舍命苦斗，不防永清一骑冲到，王良急忙招架，永清已一戟刺入左胁，往外一摆，死于马下。火万城大惊，急忙与万年虚架一戟，勒马向人丛中便走。万年骤马追去，对后心一戟，早已了账。永清、万年各取了首级，领兵进城去了。

那南门欧鹏闻城中沸乱，大吃一惊，正欲差人查问，只见栾廷玉、栾廷芳已率众登城。霎时官兵布满城上，见有贼兵，即便砍杀。欧鹏知不是头，欲待逃去，早被廷芳邀住。欧鹏只得转身厮斗，不防廷玉已杀到背后，一枪刺入左腿，

欧鹏扑翻于地，众兵急前捆住。廷玉、廷芳便押了欧鹏，领兵进城去了。

那西门穆洪见城中火发，急差人往探宋江，已无消息，召忻、高梁已领兵直到城下。穆洪急忙下城，开城冲出。召忻提锐拦住穆洪便斗。斗不数合，穆洪早已手软。高梁骤马追来，穆洪急忙招架。早被高梁看出破绽，便将右手的刀挂了，就势卖进，轻舒玉臂，将穆洪摘离雕鞍，生擒过来，掷于地上，众兵急前捆住。贼兵早已杀尽，召忻、高梁便押了穆洪领兵进城去了。

那东门黄信奉宋江命，弹压军心。宋江去后，贼中愈乱，军心愈惊，陈丽卿已当先抢入城上，娄熊、花貂、金庄一齐随后杀上。黄信不及招呼宋江，急忙逃入城下。花豹、金庄便统兵在城上杀贼，丽卿、娄熊追黄信下城。黄信迎住丽卿巷战。战不到十合，丽卿一枪杆敲黄信落马，娄熊急前缚了黄信。丽卿便开门迎接希真，与花貂、金庄一同领兵进城去了。

再说鲁达、李俊保着宋江，从北门逃出重围，一路马不停蹄，约计走了一个时辰，却逃到清江渡。正欲奔到渡口，觅船过渡，谁知早被史谷恭在高阜处看见，便燃起一个号炮。真祥麟从左边林子杀出，范成龙从右边林子杀出，大喝：“瞎贼休走！咱们等候已久。”宋江惊得魂飞魄散，鲁达、李俊急忙迎敌，不防唐猛已从背后杀来。鲁达因保宋江要紧，无心恋战，抡起禅杖，在重围中冲出一条路，带着宋江，溜烟向小路走了。李俊失了宋江，又与三勇将相遇，如何抵敌得住，只得卖个破绽，抽身跳出圈子，一口气奔向清江渡，正要赴水逃命。唐猛脚步如飞，早已赶在他前路，

当面拦住，背后真祥麟、范成龙两骑亦到。三人攢住李俊，不由分说，把李俊横拖倒拽的捆捉了来，与史谷恭一同收兵，回转新泰城来了。

希真已在城中收合各路兵马，救灭了余火，计杀伤贼兵二万余人，生擒贼目四员，并贼兵五千余人，收复了新泰。希真便出榜安民，一面差人到望蒙山迎接云龙、慧娘入城，深谢慧娘助计破城，设筵庆贺。当日将李俊、穆洪、黄信、欧鹏四人钉入囚车，派随营干员解往沂州府，监内收禁了。随将收复新泰事具折奏闻，一面申报都省。希真在城中妥办善后诸务。不日云天彪到来，闻知希真已收复了新泰，甚喜，便入城道贺。希真邀留叙宴，谈些事务。天彪因王事紧急，不敢稽留，便别了希真，带领云龙、慧娘及各眷属，赴青州去了。希真住在新泰，不多几日，都省已委员并下来。希真交清了事务，率领诸将官军回景阳镇去，命真祥麟、范成龙仍回兖州镇去，召忻、高梁也领兵回蒙阴，静候朝廷明降。按下慢表。

且说宋江仗着鲁达保护，逃回泰安，想起失了新泰，送了许多兄弟，内中死的且自丢开，只有几个活的现在牢里受苦，又不能兴兵去劫牢救他们，真是束手无策。想到这里，心内好不凄惶。歇了数日，方才将新泰失守之事，写了一封书信，差人回梁山报知吴用，并动问近日徐槐情形何如。只因这一问，有分教：外患方兴，内忧复发，好一似雪上加霜；人谋已竭，天意难回，真个是水中捉月。毕竟梁山消息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二六回 凌振舍身轰郛县 徐槐就计退头关

却说宋江差人赍书回梁山，报知新泰失陷之信，并问近日吴用与徐槐相持情形何如。看官，徐槐破梁山头关，吴用力守二关，是上年三月间的事。到得本年八月，相持已一年有余，中间你攻我守，我攻你守，想已不止数十次了，断非一句二句说话交代得清楚的，须细细的数说与众位听。

且说徐槐自闻知张叔夜大军移征方腊，这里梁山之事，竟独委于徐槐一人。徐槐大为踌躇，当时召集韦扬隐、李宗汤商议，当时议将梁山紧紧围住，毫不放松，统俟张公凯旋之日协征梁山，或俟云陈协力来助等语。徐槐依议，便派拨兵马将梁山团团围住，声息不通，四面扎营立寨，严紧管束。

这是上年七八月的话，到了九月，吴用闻知叔夜移征方腊之信，心中略安，怎奈徐槐只是不退。吴用因差数十名精细喽啰，偷出左关，放火烧徐槐的右军左营。天色风燥，芦苇齐着，右军果然惊乱，吴用派万余名锐骑，开左关冲杀出去。徐槐闻变，便差颜树德领兵去救，与贼军厮杀一阵，官军虽有些伤损，贼军亦毫无便宜，右军依旧围住了左关。吴用设计坚守，到了寒冬，朔风凛冽。这日忽降大雪，严寒大甚，两边各开兵不得，静守壁垒。吴用忽心生一计，派精兵潜出右关偷劫左军，果然人不知鬼不觉，直到官军营前，播

鼓呐喊，杀入营中。官兵慌忙迎敌，两下混杀一阵。不防营前伏兵齐发，将贼兵围住。幸系吴用接应兵到，救出重围，收兵而返。左军依旧镇住了右关。吴用两番苦心用计，不能解围，真是急迫之至。众头领亦无法如何。

及至次年春暖，徐槐整顿戈甲，鼓励兵将，直攻二关。这番不比从前，端的十分勇锐。吴用率众尽力守御，徐槐只是昼夜不息的攻打，只见关门左隅，渐渐将倒，吴用忙催众人在里面补筑城墙，并工赶筑，一日而就。外面的墙已坍坏了，幸喜里面一层挡住。徐槐策众又攻，不数日里面这层又要攻破，吴用又催众在里面补筑。筑一层，打透一层，直打到第七层。徐槐见吴用如此防御严密，只得收兵少息，当时退保头关去了。吴用怒气不平，率众直攻头关。徐槐守住头关，枪炮矢石，密麻也似堵御。原来徐槐的粮草器械，自有都省及曹州府下官府，周流不绝的解送前来，所以不忧匮乏，足够备御。当时吴用攻头关，徐槐守头关，又是一月有余，已是四月天气，吴用无可奈何，只得退去。谁知吴用一退，徐槐随即进攻二关。自夏历秋，彼来此往，竟无休息。

这日，徐槐攻关正在紧急，吴用百计防御，真是心血费尽，忽接宋江报失新泰之信。吴用大吃一惊，跌倒于地。众人急前唤醒，吴用长叹一声道：“天之亡我，不可为也。”众兄弟都相向无言。吴用定神半晌，传令二关严紧把守，这里以心问心，足想了一个时辰。初意欲教宋江弃了泰安、莱芜，收集两处兵马，速回本寨，协力相助，退这徐槐；继想此刻还亏得泰安等处拒住云陈，若收兵而回，云陈二处必随迹协攻山寨矣，便写起一封书信，着原差赍回泰安，呈与宋江。书内言“新泰既失，莱芜万不可疏虞，须要小心防守”

等语。来使赍书去讫。

吴用仍登二关去看守了一回转来，十分纳闷，暗想道：“外患如此之紧，本寨被困一年有余尚不解围，如何是好？”寻思良久，竟无妙法，便命蒋敬将山寨中钱粮通盘核算报来。蒋敬领命，次日将寨中钱粮彻底清查，禀复道：“寨中钱粮，业已查清，如果一无增减，仅敷一年支销。”吴用听了这话，心内愈加忧煎，想：“此刻被官军四面攻围，如此紧急，如何出去借得来粮。若非速出奇计，退了徐槐，万无生理。”想了半歇，竟想不出法儿，只得登关守备。守了三日，徐槐攻打愈急，竟有一鼓而下之势。吴用亦险些失守，众头领死命抵住。看看天色已晚，关门幸未失陷，徐槐也收后回营。

当夜，吴用在帐中聚集众头领商议道：“徐官儿这样攻打，终非妙事。我想欲解此厄，计非伤动郛城不可。郛城一动，那徐官儿顾本要紧，必然分兵还救郛城，这里头关便可图了。但此地人马不能杀出，濮州兵又被截林山阻住，惟有嘉祥一路尚可暂时分兵。只是郛城没有内应，嘉祥出兵进袭，亦属徒然。众兄弟可有妙法否？”众头领闻言，均各低头无计。只见张魁开言道：“军师容禀，那年军师破曹州时，曾有遣凌振兄长入城埋放地雷之计。彼时戴全兄为内线。戴全因进城不得，托小弟做主安排；小弟因家在西门之外，难以设施，幸有一心腹至交，姓李名仁，住在北门之内。凌兄作寓其家，潜地行计，因得成事。只可惜大军进城之日，这好友李仁已急症亡故了。他的兄弟李义，却在郛城县内管理火药局事务，也是小弟的至好，倒好借作内线，就中取事。”

吴用听罢，只是沉吟。只见石勇悄悄的问张魁道：“你所说的李义，是不是绰号叫做直头老虎的？”张魁道：“正是。”石勇便对吴用道：“军师不必疑虑，这李义也与小弟有交情的。”吴用便问怎样交情，石勇道：“那年小弟到郛城县投奔公明哥哥时，是他指引路的。他起先不是郛城火药局的司账，是个做客为商的。小弟在大名府开赌场时，他常到赌场里来，因此认识得他。小弟后来打死了人，承他庇护，得以脱逃。端的是个有义气的朋友。”吴用听罢，又复沉吟良久道：“他既是张兄弟心腹朋友的兄弟，又有放救石兄弟一桩事，此去定然不妨。但虽是至好，多年不通往来，交情变迁，人心难测，你二人前去，切须精细。须先看他交情何如，再行相机行事。他如果肯同心合意，便妙极了。我想他既在火药局内，火药携取极便，仍差凌振同去栽埋地雷。”二人领诺。吴用便教凌振上来，又密嘱了许多话，又道：“此时事不宜迟，你等今夜便由后山洞口出去，绕道先到嘉祥，见了呼延灼，与他说明此计。你等先混进郛城去，善觑方便，待到事已办妥，再去约会日期，教其派上将二名，带兵三千，飞密而来。同这时辰，地雷内发，嘉祥外袭，郛城可破矣。”三人依计，带了干粮银两，当夜起身。

不说吴用依旧登关力拒徐槐，且说三人出了后山，星夜赶到嘉祥，见了呼延灼，说知此事。呼延灼领会了。三人不敢逗留，便一直奔郛城去。张魁虽是曹州人氏，却不曾到过郛城，石勇虽到过郛城，但住得没多几日，凌振更不必说，与郛城毫无交涉，所以三人取路郛城，端的无人识破。更喜寇警一年有余，那些关隘上专司盘诘的军士也有些厌倦了，虽有稽查，亦不十分严密，所以三人倒松松爽爽的直到郛

城。那张魁到了城门边，忽听得有人高叫道：“老魁那里来？不要走得快，吃三大碗去。”张魁吓了一跳，急回头看时，认得此人是快嘴张三，却在这里做守城军士，便答道：“有点要事，不奉陪了，少停城里吃罢。”言毕，即领了凌石二人进城去了。那群守城的军士见有同伙人认识，也就不来盘问。

张魁等三人进了郢城，深恐再有人认识，便急忙赶到火药局去寻李义。满拟会着了李义，便有个闪藏之所，不料走到局前，向把门的问了一声，方知李义已奉差出去，不在局里。三人心内一齐叫苦，只得走到一条僻巷内一个小酒店里，叫酒保烫了一壶酒，随便拣些过口。三人坐下叙饮，一面交头接耳悄悄的商议今夜何处安身，三人都相向无计。忽见一人走进店来，大叫道：“你们三个好呀！怎的躲在这里自己吃酒，不来邀邀我？”三人急看时，又是那个快嘴张三。张魁只得立起身来邀他同饮，那张三更不客气，便坐下同吃。张三便问张魁道：“魁兄，闻得你在梁山入伙，如今强盗做不做了？”张魁摇手道：“老三，怎的这般乱说！小弟在东京住了几时，方才同至好兄弟出来干些沿路买卖，特到此地。遇见了老哥，甚是有幸。——有甚么梁山不梁山！”张三道：“谁不知道你在梁山！如今你做你的强盗，我管我的城门，两不相干。我也不来管你，且吃酒罢。”张魁因他一向醉糊涂，也不敢和他纠缠下去，只得胡乱吃了些酒。那张三左一碗，右一碗，嘴里夹七夹八，东扯西拉的说了许多时节。张魁与凌振、石勇以目相向，商议不得，心里叫不迭那连珠箭的苦。

天色已晚，方才酒罢。张魁立起身来会酒钞，那张三却

厮夺着会了去。张魁称谢了，离开了这个厌物，与凌振、石勇缓步出巷，心中筹划今夜的住处。不觉走到东门直街上，忽石勇向二人道：“好了，李义来也。”张魁一看，果是李义，大喜。石勇便叫声：“李二哥！”张魁忙扯了他一把衣袖，只见李义也招呼了一声，不多说话，便走过了。张魁待他过去了，方才与凌振、石勇缓缓地走到火药局，重去访李义。李义接见，张魁等三人各通了假名姓，李义引入静室坐地。李义对张魁、石勇道：“方才街上遇见二位，休怪我不来理睬，实系街上人多，二位系从梁山上来，小弟深恐被人看出，不得不急忙避过，千乞恕罪。”张魁、石勇都称“是极”。李义又问了凌振姓名，便道：“三位在梁山上，来此何干？”张魁踌躇了半晌方才答道：“小弟与石兄均系吾兄至好，老实说何妨。弟等三人，奉吴军师将令，特来此地探听消息。吾兄放心，决不来干害这城池。弟与石兄与吾兄至好，岂肯有妨碍于吾兄，吾兄放心。”李义听说与己无碍，方放了心，便道：“三位现寓何处？”张魁沉吟道：“弟初意原欲另觅下处，今天已晚了，竟无处寻寓安身，不识尊处，可借宿几宵否？房金总谢。”李义听罢，心内踌躇，暗想道：“叨在至好，倒不为房金起见。只是他住在我处，万一泄漏了，为患非浅。”张魁见其沉吟，忙道：“吾兄不必过虑，弟等三人来此，端的无人认识，断不至决裂了，贻累老兄。”李义道：“既如此，就请在舍间有屈数日。只是三位切不可出去，恐怕被人打眼。三位要探甚么军报，小弟代去打听罢了。”张魁等三人皆称谢。

当时李义留三人夜饭，极其欢洽。李义便问三人要探甚么事务，张魁道：“承吾兄仗义，感激之至。但此一事，敝

军师本意，实来有求于吾兄，特未便后齿耳。”李义道：“端的甚事？既是至好，但说何妨。小弟力有可为，无不遵教。”张魁道：“敝寨被官军围困年余，火药甚为缺乏，又无处采办。因知小弟与吾兄至好，吾兄现在又总司火药，因此特来奉求。谨奉上白银若干两，向吾兄乞拨火药若干。此银所以便吾兄随即弥补，另有银若干两奉谢吾兄。小弟所谓不干郛城之事，与吾兄决无妨碍者，此也。”李义道：“我道甚事，原来不过要些火药，这有何难，此事尽在小弟一人身上。吴军师谢礼我却不必。”三人齐道：“这是军师之意，吾兄必不可却。”当时谢了李义。

李义就在局中拨间住房安置了三人。房内张魁对凌石二人道：“计便有一半了，只是一样，尚在不便。那年曹州之事，凌兄长在他令兄处栽埋地雷，系与他令兄说明了，一老一实相帮挖掘地道的。如今不与他说明，如何掘得？”石勇道：“何不竟与他说明了做，岂不爽快？”凌振道：“有个难处，方才他见我们借宿，尚且沉吟半晌，若说破此事，岂不骇杀了他？”张石二人都想不出计较，凌振道：“且待明日，我去屋后看看形势，再定计议。好在这屋后面也离城墙不远。”二人称是。当夜无话。

次早，张魁悄悄地将银两送与李义。李义收了，便悄悄地将火药交与张魁，便对张魁道：“吾兄带这火药出城，恐有人盘查怎好？”张魁道：“仁兄勿虑，小弟自有运他出去的法儿，只须借尊处宽住几日便好了。”便向李义诡说了一个运出法儿，又道：“为此所以要宽住几日。”李义也相信了。张魁收了火药，放在自己房内，李义便往官府里销差去了。这里房内凌振对张石二人道：“方才小弟私到屋后看

过，屋内有所废园，园内有口枯井，端的人所不到。我们每夜就从此处打地道，直到城墙。所以掘出的泥土，就填在井内，却是毫无形迹。魁兄既已与他说过宽住几日，这几日的夜里，我们便赶紧私办此事，竟不必通知他。”二人皆喜。当时在火药局内住了几日，端的足不出户，日里与李义谈天，夜里专做掘地之事，不上两日，已将地雷埋好。张魁道：“地雷已好，我去嘉祥通知日期了。这里李兄处，究竟瞒他不得，临期石兄可知会他，好让他早作回避。”石勇应了。那张魁便向李义造了一个必须先走一步的缘故，便偷出城门，直奔嘉祥，通知呼延灼去了，按下慢表。

且说那快嘴张三，自那日会见了张魁之后，次日又入城去寻张魁，却寻不着。第二日便去城里大街小巷各处寻觅，杳无踪迹。第三日再去寻觅，每逢店头店脑，便问声：“看见张老魁否？”无人晓得。如是接连几日，有一个住在东门直街的，姓宋名信，是在东城营当兵的，当时见张三连日问张魁，便转问道：“你说的张魁，端的甚样人？作何生业？”那张三已有八九分酒，便大声道：“说起这个人，我张老三上不瞒天，下不瞒地，这人是梁山上的朋友。”那宋信听了，吃一大惊道：“你当真，还是作耍？”张三道：“我要做甚！那张魁便是曹州府西门外人，他有两个人同来，内中一个生得八尺身材，淡黄色查脸，一双鲜眼，微有髭须，十分怪丑，我此刻想起来，画都画得出。”宋信一听此言，猛记数日天晚时节，曾有这个人火药局里的李义相叫，“彼时我看见他有慌张情形，早已疑惑，今日方知如此。”

原来这宋信最有心计，便别了张三，悄悄地到火药局左右邻舍人家，将这样状貌细细说了，便道：“数日前此人见

没见过？”据邻舍答言：“这日果有此人，同着两个人进火药局里去了两次。当时也不留心他出入，此后也没得看见了。”宋信听了，暗暗点头道：“是了。”便急去禀了本营提辖，并言：“先提张三来一审，便知其详。”提辖一听，便立提了张三来审问。张三竟一老一实将张魁怎样来历，怎样见张魁带了两个人进城的话，当面招供了，“此后却不晓得张魁躲藏何处。”提辖将供单录了，便即具禀将张三解送到县里去，并差宋信同去伺候质讯。那郛城县知县一闻此信，即忙升堂审讯，先将张三覆问了口供，便传宋信上来。宋信将亲眼看见那张魁同来的怪丑面貌人与李义相叫，又亲去火药局前探问邻舍，据说确有人进火药局两次的话，一一供了。

那知县便立时点齐军健捕役，带了宋信、张三作眼目，飞也似扑到火药局里，不问事由，即进里面捉出石勇。李义骇得面如土色，早吃县官喝声：“拿下！”几个健役上前将李义锁了，和石勇一并提回县衙。凌振早已闻变脱逃。那县官当即升堂，全副刑具摆列阶下，公差皂隶侍立两旁。县官先将石勇提上审讯道：“你这贼人，系何名字？来此城内作何诡谋？老实招来，免得动刑。”石勇招了个假名字，并抵赖并不是贼。那县官便喝结实打，左右一声答应，将石勇一索捆翻，打得皮开肉绽，石勇只是不招。县官见石勇不招，便叫传李义上来。此时石勇已将地雷之谋告知李义，只未说嘉祥兵袭之事。当日李义见严刑可怕，又深恨张魁、石勇瞒着他作此不法之事，以致害及己身，便一老一实将凌振怎样栽埋地雷的话，一一供招了，并道：“小人私卖火药，则诚有之。至于藏埋地雷，实不知情。实系临期方知，正欲自行

投首，不期已被拿获。相公如容减罪，小人便将地雷所藏之处，招供出来。”县官听了，大吃一惊，忙道：“本县恕你死罪，你快将地雷埋藏何处供来。”李义便将地雷藏在某处的话供了。县官大惊，当即差人飞速到行台，告知任森，一面差人浇灭火药，并捉凌振。这里将石勇、李义、张三一并监禁。

且说凌振闻县里来拿人，即忙从屋后逃出，计算嘉祥兵到，距此不过两日之期，因此恋恋不舍，不肯走远，总希冀地雷之谋，尚可侥幸，便逃到后园，躲入地道之中。在口内数尺地步，伏了好歇，不闻外面动静，心中稍安。正愁身边不备干粮，两日难度，忽见外面废园有人寻来，急忙逃入洞内深处。只见洞口已有人窥张欲进，凌振吓得几乎死去，猛起意道：“左右终是一死，不如点火先轰了他的墙城，也胜于白死。”当时心慌神乱，不暇多计较，便就身边取出火绒火石，敲了一个火，将那药线点着了。须臾间，轰天振地一声响亮，将城墙掀去数丈，城砖巨石飞上九霄，凌振已死于地道之中。那些健役，避个不迭，也吃打死了几个，其余都飞跑的逃回县里去了。

却说任森在总管行台上护理事务。忽闻县里报称有贼人藏埋地雷，正在惊疑，只见东门已被地雷轰陷，城中人心慌乱，人声鼎沸。任森急忙出去弹压，一面点齐兵将，防守各门，却不见半个外来的贼兵。任森各处巡视弹压了一转，便到汪府里来请教汪恭人，将上项情形一一说了。汪恭人道：“贼人既有内奸，岂有绝无外兵之理，此必是误了日期耳。现在他既误期，是我之利。不如趁此即速带兵埋伏要路，邀击贼人，必获大胜。将军以为何如？”任森道：“恭人之言

甚是。但贼人来兵不知何路，此刻四路兜拿，亦非善举。”恭人沉吟一回道：“我想梁山现在被围，何能出兵；濮州一路，又被截林所阻。只有嘉祥一路，距此不远。贼兵若来，除此更无别路。”

任森点头称是，便辞了汪恭人，回到行台，点起精强士卒三千名，即日出了东门，相择地里，在离城二十里断流村后，暗暗埋伏，只等贼兵到来。果然到了第二日，嘉祥贼兵来了。原来是呼延灼派韩滔、彭玘两员头领，带兵三千名，随了张魁，卷旗束甲，飞赶而来。任森早已在高阜处看得分明，等他走到地头，便放起一个信炮，两边林子里官军，一声呐喊，乱箭如骤雨飞蝗的射出来。贼兵甲不及披，弓不及弯，早已惊窜无路。任森杀到阵前，大喝：“嘉祥贼人，胆敢自来投死！”韩滔、彭玘、张魁那敢回答，勒马飞逃。任森骤马追赶，韩滔、彭玘、张魁转身迎斗数合，只得又逃。任森已挥兵把贼人杀尽，率众尽力追赶，韩滔、彭玘、张魁都溜向小路，逃得性命去了。任森收集兵马，大掌得胜鼓，回到郛城，查点首级，发放人马，便即日将东门修理起来，一面差人报知徐槐去了。

那韩滔、彭玘、张魁逃出了小路，见追兵已远，方才神定，都面面相觑道：“不料这番竟反中了奸计，竟至全军覆没，真是不解其故。”那韩滔、彭玘大有怪得张魁报信鲁莽之意，张魁竟无可剖白，便道：“二位请先回嘉祥，小弟要回山寨去报知军师也。”当时便与韩彭二人分了手。不说韩滔、彭玘奔回嘉祥。

且说张魁别了二人，一口气向梁山奔去。行至半路，一想道：“不好了！军师教我眼见了郛城攻破，飞回本寨报

信，不料今日将这败信报他。况且我前番荐一真大义，误了他的兖州，今番我荐一李义，又误他两个兄弟。虽此事不知虚实，想未必是李义之故。但我如何分割明白？”前后一想，进退无路，便咬紧牙齿道：“我自恨一生不识得人，至有今日。”拔刀自刎而亡。

且说吴用自遣张魁、凌振、石勇去后，这里依旧登关力拒徐槐。徐槐只是分毫不肯放松，吴用在关内百计备御。过了数日，约计张魁等已到郛城，便日日盼望张魁回报。那徐槐却接到任森的飞报，知是贼人埋放地雷，幸喜先期破出，东门虽被轰陷，却不妨事；又乘机设伏于断流村，邀击嘉祥贼兵，得一胜仗等语，众将齐称天幸。徐槐将那文书重复从头至尾细看一遍，又沉吟了好一回，便微微笑着对众将说：“不但郛城天幸，就是此地也好邀一天幸。”众将齐问其故，徐槐道：“此事显而易见。他本根重地，被我大军攻围年余不解，其心腹之患可知。受此心腹大患，其忧可知。日夜抱此大患，其百计千方求解此围可知。因围终不解，乃万不得已而图我郛城。诸君但想，我郛城一区，虽夹在嘉濮之间，但濮州为截林所阻，嘉祥为兖州所牵，我郛城安如泰山。今此贼挖空心思，用到如许密计，图我安如泰山之郛城。如今郛城依然平安无事，即使不幸，竟为所破，不过掳掠一番，剪屠一番而止，岂能据而有之。此事于他府他县，尚无干害，况我这枝攻围梁山之兵，何能撼动分毫？而此贼乃汲汲于此，苟非欲我还救郛城，藉以夺取头关，更有何样肺腑乎？”众将齐服主帅高见，便请何计。徐槐道：“此刻若使郛城失陷，我倒偏不退兵，使他佩服我的见识。如今郛城安然无事，我却要退兵也。”便密与李宗汤、韦扬隐说知如此

如此，韦李二人会意领诺。当时传令前队在二关下放了一阵枪炮，又悉力攻打了一个时辰，然后将后队徐徐拔退；后队已退，前队方才退撤；退到头关土_闾，又在_闾上布满旌旗，不住的巡绰。

吴用在二关上望见徐槐兵退，大喜道：“郢城事发了。”众头领皆喜，个个奋勇起来，都要杀出去。吴用道：“且慢。且等张魁的回报，得知了确实信，方可进兵。这里且着人去分头探看虚实。”到了傍晚，去探头关探子回来报道：“土_闾上巡绰军马络绎不绝，里面虚实难以猜测。”说未了，那偷出头关去的探子也转来回报道：“亲见头关尘土障天，人马奔走不绝，确是退兵的模样。”吴用听了，略略点头。众头领都道：“如此情形，确是退兵无疑，却虚守头关，掩我耳目。我们休为所瞒，就此便杀进去。”吴用道：“好歹总须明晨动手，何争一夜。我料张魁今夜必来，等了他的实信，一发放心些。”当时吴用诸人等张魁的信，直等到天明，绝无回报。吴用心焦，亲自带了护从兵将，出二关去探看。看了足有两个时辰，暗想道：“这厮确是真退也。我看他土_闾上巡绰的兵虽然络绎不绝，却换来换去，只得这几个人，几匹马，这不是分明里面无人。只是张魁如何还不见来回报？如今我却等不得了，呼延灼被刘广所牵制，他那路兵马岂能与郢城久持？我此计不过瞒他一时，若只管迟疑过去，他若定了郢城，随即转来，守住头关，我不是空费了一番心计？”想到此际，便咬一咬牙道：“休管成败利钝，竟去抢他一抢看。”便回转二关，传令派燕顺、郑天寿作前队，带兵六千，当先去抢土_闾。

燕顺、郑天寿领兵起身，吴用又叫住吩咐道：“你二人

进得土闾，须先搜查里面有无伏兵。如无伏兵，即放起号炮，招呼后队同进。若情迹可疑，即忙退出。”二人应了，即便带兵前行。吴用便派李应、张清、徐宁带兵一万，以作后应。当时同出二关，呐喊摇旗，杀奔头关。燕顺挥众尽登土闾，果然土闾上只得几个老弱残兵，如何抵御得住，不待厮杀，早已抱头鼠窜的四散逃走了。燕顺兵马早已由闾上杀进闾内，只见里面并无兵马。燕顺便燃起一个号炮，拽开闾门。郑天寿便领兵杀进闾来，只听得头关上也是一个号炮，那闾上碉楼土穴内的壮士，一声呐喊，那闾门一声响亮，一块千斤重闸砰然而下。郑天寿正到闾门，奇缘巧遇，那块闸板当头打下，早已连人带马化为齑粉了。燕顺在内大惊，急想退出，李宗汤已从头关上领兵杀来。李应等在外大惊，急挥军前救，韦扬隐已从土闾旁侧领兵杀来。外面韦扬隐横枪跃马，保住土闾，迎敌贼兵。李应等三人大怒，直攻韦扬隐。韦扬隐一枝龙舌枪，神出鬼没，架住三人。两边奋威呼喊，舍命恶斗，各不相让。韦扬隐只是拦住关门，不许放半个人上土闾。那里面李宗汤提着大刀，挥众掩杀贼兵。燕顺急不得出，左冲右突，四边尽是伏兵，真叫做关门捉贼。不一时，燕顺兵马早已杀尽，只剩了单人只马。早被李宗汤大刀逼紧，迈进一步，左手揸开五指，揪住燕顺甲上的狮蛮带，尽力拖来，掷于地上。众军上前捆捉去了。闾内贼兵已尽，李宗汤便叫拔起闸板，杀出闾外去助韦扬隐。韦李二人合兵一处，奋呼斗贼。吴用望见如此情形，料知无益，急叫鸣金，收转李应等兵马，退回二关去了，只是仰天叹气，一言不发。后方探知张魁兵败不回，料其已死，十分懊怅。

且说李宗汤、韦扬隐也收兵回转土闾，照常守备，遣人

迎接徐槐进关。众将兵丁纷纷献功，计生擒贼目燕顺一名，闸死贼目郑天寿一名，斩贼众四千余名，大获全胜。徐槐大喜，当时计功录簿，慰劳犒赏，大开筵宴。一面将郑天寿并贼众首级解去都省报捷，并到郢城通报任森，又谢汪恭人定计致胜；一面将燕顺钉入囚车，解往曹州府监内收禁。同日接到郢城县通禀梁山贼人施放地雷一案：石勇讯系梁山贼目，当即详解曹州府监禁；李义委系不知情因，已在监病故，应毋庸议；张三讯明并无故纵情弊，实系醉酒糊涂，当即移营责革；贼党凌振一名，业已震死地雷之下；尚有贼党张魁一名，在逃未获；宋信察贼预报，应予奖赏；提辖某人先期觉察，应免其议处，各上官一概如详完案等语。徐槐知悉了，便与诸将商议攻守之策。不数日，又有飞报自郢城来，徐槐急问何事，方知截林山火势大作。正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分教：连连用计，老学究两地图谋；事事先机，贤总管一心策划。欲知截林山火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二七回 哈兰生力战九纹龙 庞致果计擒赤发鬼

却说徐槐闻报截林山火起，忙传来差进来细问缘由。那人道：“小的在郢城行台听差，适有官军由截林山逃来，报称截林山南北两边，尽行火发。任将军已领兵出城，速去救援，特差小人到这里来禀报，请令定夺。”徐槐听了，便问：“青娘小姐安在？”那人道：“这日小姐正在截林山巡阅官军，及至报火之时，却不见小姐回来，所以不知下落。”众将闻得此言，尽皆失色。徐槐也踌躇了好一回，便对众将笑道：“厉害也。山北放火，或是贼人纵火夺山；山南放火，是何缘故？他已杀过山南，还要放火做甚？”众皆恍然大悟。徐槐便将任森的文书批了一行道：“走报火发之兵，着拘住细审情由。所有截林山之事，饬即妥为办理。”批毕，便交来差带转。众人都问何故，徐槐道：“这分明又是吴用诡计。其意不在截林山，仍想赚我回去，以便夺我头关也。如今既有青娘在彼策应，必然无事，我这里依旧照常办事。”众人皆称是极。只见韦扬隐道：“主帅既料他又是诱我回去，我们何不仍旧将计就计，退出头关，反诱他进来，杀败他一阵？”徐槐笑道：“这却画蛇添足了。前番我之退兵，不过瞒他一时，岂有一而再，再而三，他还有不识得之理？我如今只须不动声色，使他惊服，就是胜他了。”当时传令各营，照常守备，母许乱动。

吴用恶狠狠地调齐精兵，设了奇计，只等徐槐再一假退，便要按计行事。不料这番徐槐只是按兵不动，吴用叹道：“这徐官儿真奇才也！此人常镇头关，吾亡无日矣。”

先是，林冲在濮州奉到吴军师密计，即差张横、张顺带兵五千，速赴截林山，依计放火。就喽啰中选个郛城人氏的，带了假造的官军号衣，从远道绕过山南，只等火势一透，便到郛城报火。张横、张顺依计安排，果然着手。徐青娘在营中，忽报山下火发，急忙出看，果见山下火势浩大，烟焰火鸦直向山上冲来，山下官军惊慌。青娘急传令：“不许乱动，违令者立斩！”便教按齐队伍，移营退后；又调齐弓弩手，分两边先行埋伏。便令就山头也放起火来，登时山上山下火势齐发，烈焰蒸天。那假扮官军的贼，已飞报郛城去了。

徐青娘在官军队后，坐在交椅上，旁侍着几个丫环，围立着数十员裨将，手中捧着令箭，观看火势。只见火势渐渐铨小，早有贼兵冒火冲烟，杀上山来。见山上一片火地，官军已退，只道火延上山，官军被火冲退，便欣欣得意的直追过来。不妨官军乱箭齐放，贼兵不知高低，叫苦不迭。只见官军在火光中声如虎吼，箭若蝗飞，约计一千六七百名贼兵，死于乱箭之下。张横、张顺各带箭伤，领败兵逃下山去。青娘正欲下令追赶，忽报任森领兵到来。青娘大喜，便令任森下山追贼。任森率众追杀，贼兵不敢恋战，没命飞逃。任森追杀一阵，斩首无数，收兵而回，即将余火熄灭，安置了营盘。任森仍回郛城，查出那假扮官军报火之贼，立时斩讫，一面报捷于徐槐。

徐槐闻报大喜，众将都服主帅卓见。徐槐复书慰劳青

娘、任森，一面与众将镇守头关，商量攻取二关之策。忽报新任河北冀州都统制经过郛城，徐槐问道：“便是景阳镇陈总管么？”报人道：“正是。”徐槐大喜道：“陈公来此，吾无忧矣。”便吩咐韦扬隐、李宗汤守住头关，自己即到郛城，迎见希真。

原来贺太平自云天彪丁忧而后，大虑山东统武乏人，正拟举荐陈希真升补登莱青都统制之缺，续已奉旨着云天彪夺情复职。因思濮州为贼人所据，徐槐专制梁山，不能兼顾，即请以陈希真升任冀州都统制，以便攻讨濮州，并准其移调旧属得力将弁，随营听用。天子准奏。陈希真接旨谢恩，交卸了景阳印务，便去猿臂寨闲游一转。丽卿因在此居住有年，今当分离，大有恋恋不舍之意，希真戒勉了几句。丽卿又吩咐旧属将弁兵丁：“好好看守那张磁床，待太平之后，着人来取。”大众应诺。希真便择日起行，从此永远拜别了这猿臂寨。

一路行来，道经郛城，希真素来企重徐槐，今日过此，便命驾亲赴梁山头关往访。恰好徐槐出关迎着，两遇于导龙冈前，相见大喜，说起遇贤驿一别，不觉寒暑三更，彼此叙些渴慕的话。徐槐便请希真入郛城行台中，开筵接风。席间深论梁山之事，希真道：“梁山大势就衰，尽出仁兄之力。水泊头关，得其要领，贼胆自寒，但愿国家洪福，不日扫除净尽。”徐槐道：“晚生才疏力薄，蚊负徒劳。今闻大人荣升冀北，仰见圣明神武，倚重老成，一方幸甚。今贼人穴巢虽破，而犄角未除，嘉祥、濮州，交攻迭击，晚生在此，实形支绌。总仗大人虎威，迅即扫除，贼人势促，自可就擒。但未知现在泰安、莱芜情形，作何办理？”希真道：“小弟

奉旨至此，不能兼顾。料有云统制在彼，必不容贼人久踞，且听捷音。现闻濮州系林冲盘踞，其将佐智勇何如，仁兄久莅此地，必悉其详，愿请赐教。”徐槐道：“林冲力敌万人，手下将士亦颇不弱。若论智谋，则与大人相遇，螳斧当车矣。”希真点头道：“梁山之事，全仗吾兄。至于剪除濮州，弟当竭力为之。惟愿云统制收复泰莱而后，乘胜攻拔嘉祥，尤为妙妙。”二人谈论良久，尽欢而散。次日希真起行，各官相送一程，希真领永清、丽卿赴任去了。徐槐仍去镇守头关，均各按下慢表。

且说云天彪到了青州之任，闻得陈希真升任冀州，又喜又虑，便集诸将商议道：“陈道子此番升任，料得濮州、嘉祥两处，必当就剿，这是好处。但这里泰安、莱芜，原拟与他分路进攻，如今他既去了，少一帮手，这两处贼兵我们独任其事，须得作速计较。”傅玉道：“主帅之意，拟欲先攻莱芜，先攻泰安？”天彪道：“起先贼人三城联络，其势浩大，今陈道子去其一城，力量自然较薄了。为今之计，我从清真营趋莱芜最便。那里虽有天长山阻隔，只须临期设法破他。本帅之意，先攻莱芜。倘泰安贼兵来救，也只须临时堵御。破了莱芜，泰安势孤，便可一鼓而下矣。”众将称是。天彪遂命傅玉、云龙、闻达、欧阳寿通随同出征；刘慧娘带领白瓦尔罕随营参赞；调毕应元，带领孔厚、庞毅，随营听候差用；檄调哈兰生、芸生、沙志仁、冕以信，率回兵前来助战；檄知风会、李成，俟大兵过清真营时，一同起行；又移调唐猛前来。部署已定，共起马步军六万，浩浩荡荡，杀奔莱芜。

早有细作探知此事，飞奔到泰安，报知宋江。宋江大

惊，急令公孙胜、樊瑞、项充、李衮、朱贵镇守泰安，又派武松、呼延绰、施恩去助刘唐、三阮把守秦封山，保护泰安。对公孙胜道：“这泰安乃是根本重地，贤弟须提心保守。我当速赴莱芜，去备御天彪也。”公孙胜应诺。宋江便带领鲁达、宋万、杜迁、曹正，五千人马，星夜赶到莱芜。也不进城，便向城北直趋天长山，史进、李忠迎接上山。天彪兵马已在北面山下，宋江登高一望，只见官军营里旌旗严肃，队伍整齐，足有十万人马气焰。宋江心中畏惧，便传令到莱芜城里，教朱武与鲍旭、孟康、陶宗旺紧守城池，自己与史进、鲁达等提起全副精神，备御官军。

当日两军按兵不动，次日天彪率领全队直攻山下。宋江对众头领道：“云天彪这厮不比寻常，此番大队来攻，兵马三倍于我。我若与他斗兵，必不得利，不如与他斗将。”便对鲁达道：“鲁兄弟可当先出去，斩他一将，先杀他个下马威。”鲁达道：“洒家便去。”宋江便点兵将，一声令下，杀下山来。鲁达手提禅杖，当先出阵。三通画角，两阵对圆。天彪顾众将道：“这和尚素常利害，谁人出马！”言未毕，只见左边队里闪出一员白须老将，提着一柄厚背薄刃点钢大斫刀，放开霹雳喉咙，大叫：“末将愿去！”天彪看时，正是庞毅。天彪大喜道：“老将军前去甚好。”庞毅一马纵到核心。鲁达一见，便收住禅杖，大喝道：“你这老头子来干甚么？不快回去，洒家一禅杖直打杀你！”庞毅大喝道：“贼秃驴有多少技量，焉敢出言无礼！”说罢，举刀便砍。鲁达挺手中禅杖，急架忙还。步马相交，刀杖并举，一片鼓角之声，震天盈地。只见刀来杖往，杖去刀迎，一边使拔柳威风，一边逞拉鼉神力，足足战了七十余合，不分胜负。两

阵上多少勇将，都看得呆了。

宋江初见庞毅出马，幡然白发，满拟鲁达手到成功，谁知鲁达使尽平生本事，只得个平手，心中大为诧异。云天彪见庞毅如此神威，暗想道：“毕知府眼力果然不差。”看那二人已辗转斗到一百余合，天彪想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便鸣金收军。宋江见庞毅回阵，也不敢纵兵，亦将鲁达收回本阵去了。宋江对众人道：“今日这老将，不知姓甚名谁。向来老云身边，从不见有这个人，不知他那里收罗来的，竟有如此了得。”众人相觑无言。那边庞毅回营，天彪大赞不了。庞毅道：“这和尚端的利害。要知梁山盗，也未必个个如此。但此人不除，终是后患，明日待末将再行出战，定要斩他。”天彪道：“果好。来日阵上，老将军力能斩他则斩之；如其不能，本帅另有胜他之法。”

次日，宋江又领兵下山搦战，仍是鲁达出阵，专要昨日那老头子厮杀。庞毅便请天彪发令。两阵对圆，二人相见，更不答话，举器便战。这番不比昨日，两人翻翻滚滚，大战两百余合。两阵将兵一齐细看，只觉两人丝毫不相上下，彼此一无破绽。至晚收兵。第三日又是照样一场，两军无不咋舌。宋江见鲁达连战庞毅，三日不能取胜，大为焦急，方拟用计，力取庞毅，全副精神筹划此事，忽报莱芜朱武差人投进紧急文书。宋江即忙拆看，方知朱武探得官军悄悄从东北抄来，大有占据**鳌山**之势。**鳌山**为莱芜保障，此山被占，大非所宜。现因守城兵马寡薄，不敢调动，特此飞速请令定夺。宋江看罢，大惊道：“原来天彪这厮，一面与我相持，一面在那里用计。”急令史进、杜迁、宋万领兵六千名，迅往**鳌山**，占住山头，勿令官军过来。

史进等奉令，飞速带兵到了**嵒山**，只见山前山后，山左山右，尽是归化庄、里仁庄、正一庄的旗号。原来哈兰生、哈芸生、沙志仁、冕以信四人，奉天彪密令，率领回部乡勇，星夜前来，早把**嵒山**占住。史进大怒，便传令全队军马奋爽精神，一齐呐喊，恶狠狠来夺**嵒山**。哈兰生见有贼兵杀来，便传令回兵各按队伍，摆列枪炮矢石，等待贼兵。史进已领兵逼山仰攻，哈兰生一声号令，枪炮矢石齐下。史进鼓励锐气，几番冲突，都被回回兵打退。史进忿忿收兵而回，就在山下扎了营寨。天色已晚，哈兰生与众回回商议道：“主帅将令，教我们占了**嵒山**，便须进围莱芜。如今被贼兵挡住了，如何围得莱芜？明日须得下山，与他决战一场方好。”众人称是。计议已定，当时差人到史进营前，告知明日下山决战。史进大喜。当夜无话。

次日黎明，史进与宋万、杜千点起人马，一齐出营，就营外列成阵势。史进居中，宋万在左，杜迁在右，前面让出一片大围场，高叫：“哈兰生下山快战！”哈兰生便教芸生守寨，自己同了沙冕二将，领四千回回兵杀下山来，摆齐队伍，纵马出阵，高叫：“无知草寇，快来纳命！”史进大怒道：“贼回子敢如此猖獗！”便轮着三尖两刃四窍八环刀，直取兰生。兰生急举独足铜人，敌住史进。两下各显武艺，奋勇大斗，一个是师传本领，一个是天授神威，大战三十余合，不分胜负。这边沙冕二人看够多时，更耐不得，一齐上前。宋万、杜迁见对阵添人，也急忙前来助战。当下六人六马，六般军器，搅作一团。只见史进使个解数，乘间一刀，扫到兰生胁下。兰生大吼一声，一铜人扫去，将史进的刀格开数尺，刀锋缺落。史进吃了一惊，拖刀便回。兰生见史进法

门纯熟，也不敢穷追，勒马而回。其余四将见主将回马，也各自回阵。两阵各自收兵。兰生对众人道：“久闻史进那厮法门纯熟，果然名不虚传，来日我当用全力胜他。”芸生道：“明日待小弟去战他一阵，倘能除得此人，便可直逼莱芜了。”兰生道：“也好。我看此人实力，却略略逊我一地。只是他门户旗鼓，变化不测，所以一时不能取他。幸亏我这铜人，也有一十六种解数，对付得他。明日兄弟如能胜他更好。不然，仍是我来取他。”芸生称是。

次日，兰生、芸生、沙志仁、晁以信一齐下山，列成阵势，高叫：“草贼快来领死！”史进大怒，率领宋万、杜迁一行人马，出营列阵。史进换了一枝点钢丈八蛇矛，骤马出来。哈芸生见了，便挺着手中五股托天叉，一马冲来，直取史进。二人也不打话，两马相交，叉矛并举，一来一去，一往一还，斗到三十余合。只见史进那枝矛，忽高忽低，忽前忽后，忽左冲，忽右掠，挥身上下，尽是一片矛影。芸生攔他不着，焦躁起来，提起那五股钢叉，尽平生气力，划开矛影，直向史进面门刺来。史进霍地闪开，芸生攔了个空，身子和叉直掳入史进怀里。史进用个拖篙势，抽转矛头，趁势往上一跳，那矛头直点到芸生胸前。芸生急转身，叉开矛头。矛头被叉一拨，恰打偏落在左腿上，史进就将蛇矛一送。芸生腿后早着，急忙负痛而归。

史进正欲追赶，兰生飞马已到，大喝：“休伤吾弟！”一铜人照着史进打来。史进忙将蛇矛一架，不料铜人力猛，将矛头直压倒在这草地上。史进抽出矛头，往上一旋，早已攔到兰生咽喉。兰生铜人早已飞转，又把那蛇矛打转左边去了。史进矛尚未起，兰生飞过铜人，打向史进脑袋上。史进

急忙闪过，抽起矛头，又点到兰生咽喉。兰生闪个不迭，将铜人往上一架。沙志仁、冕以信望着阵中，大吃一惊，两马齐出。这边梁山营里宋万、杜迁见官军添了两将，一齐杀出阵来。兰生、史进仍复狠命搅住。六条好汉，奋呼厮杀。哈芸生裹疮立马阵前，看得甚是分明，张弓搭箭，窥定宋万咽喉，飏的一箭射去，喝一声着，宋万应弦而倒。兰生回头一看，史进乘空跳出圈子，辘辘一马跑回本阵去了。兰生随后追赶，早有梁山兵射住阵脚。兰生回马，见沙冕二人裹住杜迁，杜迁正在难支。兰生入阵助战，早见冕以信一枪，刺杜迁于马下。

说时迟，那时快，史进早已手提流星锤，换了一匹高头大马，赶到阵前。兰生飞起铜人打去，沙冕二人一齐攢上。史进耍圆那颗流星锤，挡住三人。须臾间，只见兰生那柄铜人，被流星锤索子绕着，两人尽力相扯。沙冕两枪已刺到史进面前，史进一手急抽腰刀相抵。只听得嘣的一声，流星锤上索子拉断，史进一个踉跄。兰生掉转，一铜人将史进马头劈碎。史进跌倒在地，沙志仁、冕以信上前。此时任你史进武艺通天，也难为力，早吃官军齐声呐喊，捆捉去了。芸生急挥全军杀上，贼兵胆落魂飞，无心恋战，抛戈弃甲而逃。众回兵个个奋勇追杀，直杀得贼人四散乱窜。兰生等一口气直追到莱芜城下，便将莱芜城团团围住。朱武大惊，急同鲍旭、孟康、陶宗旺登城守备。哈兰生也不攻城，只将军马安营屯扎。回回兵纷纷献功，兰生查点记簿，便差沙志仁押解史进，并宋万、杜迁首级，到天彪大营报捷。天彪闻报大喜，修了慰劳文书，令傅玉、闻达赍了，并带本标兵马前去，会同兰生等围城。二人领令前去。按下慢表。

且说天彪差人押解史进往青州府监禁，一面将宋万、杜迁首级号令营前，策众人加紧攻打天长山。那宋江在天长山，正在打起精神，抵御天彪，忽后面雪片也似的报来，有的说莱芜城已经失陷，有的说莱芜城现被攻围，十分紧急。宋江大惊失色，急忙差人再去往探，方知史进兵马全军覆没，史进被擒，宋万、杜迁阵亡，回回兵直逼城下。宋江闻报，面色大变，沉吟一回，拍几绉眉道：“这一遭我进退无路了。”鲁达大叫道：“哥哥休慌，洒家一枝禅杖，打开一条血路，包管你进得城来。”宋江对李忠、曹正道：“我此刻若回转城去，天彪这厮必然跨过长天山，随迹追来，我那时腹背受敌矣。回想前次我在新泰汶河渡口的时节，因望蒙山有失，即忙回救，以致希真得以渡河。如今我既失军于希真，岂可再失军于天彪。只有老守这天长山，与天彪死命相拒，更无别法。”李忠、曹正也无言可答。宋江独自凝思，连声叫苦道：“军师不在这里，我和那个商量？”又想了一回，便差人飞速到泰安秦封山去，教刘唐、呼延绰、施恩分秦封山的守兵五千名，速去掩袭天彪后军。发使去讫，一面在天长山安排人马，只等天彪军乱，便要冲杀下去。

天彪在天长山下，见宋江兵马只是坚守不出，并不退兵回救莱芜，众将都不解其故。天彪笑道：“宋贼自误矣。他所以不救莱芜是，怕我大军掩上，前后夹攻之故。但此地岂与我死守得过？如今既与我死守，必然有个计较在内，我想秦封山在我营后，他必然从此路出兵，来掩袭我后军。”遂令毕应元带领孔厚、庞毅、唐猛，领精兵六千前去，如贼人果来掩袭，便可相机迎敌。毕应元等领令，即日前去。果然刘唐、呼延绰、施恩领兵杀来，这边庞毅打头阵，正与贼兵

遇着。庞毅提刀出马，大喝：“无知草寇，来此何干？速速下马就死！”呼延绰大怒，挺着双鞭直取庞毅。庞毅不慌不忙，展开大刀迎住。二人各展威风，狠命厮杀。贼军队里刘唐、施恩一齐上前；这边唐猛见了，也飞身前去。五人并力厮杀，战到分际，只见唐猛的铜刘飞旋过去，已把施恩左肩划伤，急忙逃回。刘唐、呼延绰无心恋战，抽身而回。庞毅、唐猛也不追赶，一齐转来。刘唐、呼延绰回阵商议，就地扎营，一面送施恩回秦封山将息去了。

这边庞毅、唐猛回转阵中，毕应元、孔厚迎入，便传令安营立寨。毕应元与孔厚商议道：“方才我看那两员贼将，力气虽猛，却甚是鲁莽，大可用计擒他。仁兄可有妙策否？”孔厚道：“适才见贼人鏖战之时，也想到此。记得那年在二龙山时，见孙小姐用陷地鬼户之法，陷贼人奔雷车，甚为奇妙，今番正可借用。”毕应元道：“小弟也闻得此事，特未知其详，愿仁兄细谈之。”孔厚便将陷地鬼户如此形状，如何制造之法，细细说了一遍，并道：“此法较陷坑更妙，装好时，我军在上面，千人万马，可以任意奔驰。待贼兵到此地界，只须一声号令，地穴内的壮士拽倒轮柱，能使数里之地，顷刻变成陷坑也。”毕应元道：“此法果好，但此地山根石骨，树木纵横，现在贼兵有五六千人，如何掘得这偌大陷坑？”孔厚沉吟一回道：“有个计较在此：陷坑不必过宽，只须丈余开阔就够了。可先令庞将军前去诱敌，唐将军设兵埋伏。但诱得贼兵半过地界，便将鬼户拽倒。那时贼兵中队跌入陷坑，其在陷坑以外者，前后隔绝，不能相顾。庞将军遮其前，唐将军袭其后，贼人全军就获矣。”毕应元连声称妙，计议已定。

次日黎明，计点材料，派人制造鬼户，忽报贼兵叩营而来。毕应元大怒，便教孔厚在后营监造鬼户，自己亲身押阵，庞毅、唐猛齐出。两阵对圆，只见刘唐当先横刀出阵，大叫：“庞毅老匹夫，今日必死吾手！”庞毅大怒，飞刀出马，大喝：“鬼贼，焉敢狂言！”轮刀便砍，刘唐用刀架住。步马相交，两刀卷舞，战到十余合，刘唐性起，一朴刀和身扑向庞毅马前。庞毅展开大刀，早已在前三路将刘唐朴刀格住。刘唐急不得入，心中愈怒，托地抽刀跳身而退。庞毅马已追上，轮大刀照准刘唐面上砍去。刘唐从刀口闪过，狠狠的一朴刀，向庞毅马腹攔来。庞毅看得分明，不待他攔到，便带转马头翻身而走。刘唐纵步追来，庞毅将刀向后三路虚闪一闪，刘唐霍地跳开。庞毅已掉转马头，轮刀如旋磨般横截过来。刘唐急忙俯首避过刀口，忽地将朴刀直向庞毅嗓子攔上来，早吃庞毅横刀镇住。二人一来一往，已并到五十余合，毫无半点输赢，两阵上都看得呆了，毕应元暗暗喝采。只见庞毅忽然变了手法，将大斫刀挥挥霍霍，飞腾旋舞，横劈竖劈，向刘唐这边劈过去。刘唐大怒，也将刀乱劈乱砍，攻取庞毅。两口刀如天旋地转，星斗撩乱的又战了二十余合。忽听得庞毅喝一声：“着！”一大刀横旋过来。幸刘唐闪避得快，那口刀向刘唐顶门上恰恰挥过。刘唐吃了一惊，跑回本阵去了。庞毅哈哈大笑。

呼延绰大怒，骤马扬鞭直取庞毅。庞毅正待迎敌，只见唐猛舞着铜刘，飞步而至，庞毅便勒马回阵。唐猛敌住呼延绰，奋勇大斗。唐猛一面铜刘，盘肩盖顶，进攻退守。呼延绰两鞭迭换相御，兀自抵挡不住，只得勒马回阵。唐猛飞步追去，毕应元深恐有失，遂鸣金收军。两阵各自收军。毕应

元回营，便差人到后营却问孔厚，陷地鬼户怎样了。孔厚回言：“今日黄昏，准可办好。”毕应元便对庞毅、唐猛道：“二位将军且请安息，明日准备擒贼。”二将诺诺而退。

次日黎明，毕应元升帐，分派兵将：令唐猛领兵一千名，到营旁林子里埋伏，听候号炮，即便冲杀出来，袭贼人后军，唐猛领令去了；令孔厚带兵二百名，在高阜处瞭望贼军，施放号炮，孔厚领令去了。这里将一切辎重，并杂役人等，移出营后，尽在鬼户后面，远远安置。然后令庞毅带兵二千五百名，前去贼营诱敌。庞毅领令，便到贼营搦战。刘唐正要出战，闻得官军已到，勃然大怒，便教呼延绰押后队，自己领前队出来。不待布阵，大踏步抢到垓前，大叫道：“老匹夫，今日同你并个死活，若留一个，不许收兵！”庞毅托须笑道：“毛贼有何技量，敢来领死！”刘唐大怒，举刀直取庞毅，庞毅抡刀相敌。大战三十余合，不分胜负。忽见庞毅虚晃一刀，回马便走。刘唐飞步追来，大叫：“贼匹夫，你休诈败，我岂惧你！”庞毅忽翻身挥众迎击，刘唐挥众来追，官军、贼军大杀一阵。庞毅将刀一掩，众军会意，都纷纷诈败下来。刘唐率众狠命相追，呼延绰也拔动后队随上。庞毅只顾前走，贼兵只顾追来。

毕应元已将营中兵马早行退去了。贼兵追上一程，已过了鬼户限界。孔厚在高阜上看得分明，一声号炮，只见贼军队里尘土障天，山崩地裂的一声响亮，中间一带地面，凭空陷下去了。刘唐急回头看时，只见呼延绰已隔绝在陷坑后面，唐猛兵马已从林子边呐喊杀来。刘唐急欲抄过陷坑去救呼延绰，不料庞毅已从背后杀转来，刘唐急忙转身迎斗。此时刘唐进退无路，只得狠命相扑。战不数合，庞毅心生一

计，便乘间虚闪一刀，回马而走。刘唐不知是计，拼命追来。庞毅拖刀前走，刘唐力猛心急，飞步追上。庞毅回手一刀，向刘唐腿上砍去。原想砍断其腿，不防刘唐步快，已抢过刀锋，庞毅大刀到时，正将柄上龙吞口处直打着刘唐腿弯。刘唐闪个不及，大吼一声，推金山倒玉柱的扑翻在地，众军士一齐上前捆捉去了。毕应元指挥众军，将陷坑以内的贼兵提捉上来，尽行杀绝。那陷坑以外的贼兵，被唐猛兵马袭击。呼延绰不敢恋战，飞奔逃回秦封山去了。唐猛追赶一阵，斩获无数，收兵而回。

毕应元、孔厚收集两处人马，填平陷坑，安营扎寨，一面差人将刘唐解往天长山大营。天彪大喜，即发慰劳文书，并添拨四千人马，教毕应元拒扼秦封山。一面传令，将刘唐捆缚笆竿之上，悬于阵前。宋江望见，大叫一声，昏晕在地，众人急忙唤醒，大叹道：“气死我也！”连夜收兵退去。云天彪便统全军，浩浩荡荡，杀过天长山来。宋江亟欲入城，几次冲突不进，只得离城下寨，作犄角之势。天彪兵马直到莱芜城下，与傅玉、哈兰生会合，商议攻城之策。一面差营弁押解刘唐到青州府监禁。只见宋江扎营在外，天彪大笑道：“宋贼那日不退天长，我早知其有今日也。但他在此作一犄角，亦于我军大为不便，必须速行驱逐。”便顾左右道：“谁人愿去？”言甫毕，只见李成挺身而出道：“小将愿去。”天彪称好，即付精兵四千，令其前去。只因这一去，有分教：捐献报国，克成勇将勋名；丧胆潜逃，甚削强徒羽翼。究竟宋江逐得去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二八回 水攻计朱军师就擒 车轮战武行者力尽

却说云天彪令李成领兵四千去驱逐宋江犄角之兵，李成领令而去。不一时，直到宋江营前，李成先安了营，便点军马出营，摆开了阵势，当先出马，叩营搦战。宋江不知虚实，那敢出兵，只传令坚守，不许出战。李成见宋江不出，便在营外大叫道：“戳瞎眼睛的贼，今日你李爷爷在此，何不再出来会会！”宋江听了，怒不可遏，忽想到望蒙山前之事，为因不忍一时之忿，以致失地丧将，便只得忍辱守营。众人都恨得咬牙切齿，宋江只叫休动。李成在营外叫骂了好歇，见宋江只是不出，便大声道：“瞎贼真庸才也，躲在营里待怎地？咱老爷团团围住了你，不出十日，活活的饿杀你！”宋江听了这句话，便忍守不住，吩咐李忠、曹正出营迎敌，又道：“这厮一勇之夫，我誓必生擒这厮来细割，以报杨志之仇。”便密谕二人道：“你二人战到分际，可诈败诱他进营，我教鲁兄弟伏在营门边擒他。”

李忠、曹正领令出营，大喝：“甚么小厮，敢来欺人！”李成道：“你那瞎强盗，为何不亲自出来？”李忠、曹正一齐大怒，直取李成。李成展开神枪，敌住二人。两阵擂鼓呐喊，三人奋呼战斗。斗了二十余合，这二人如何是李成的对手，李成神威愈奋。二人因心中气昏了，一时竟忘却公明哥哥诈败之令，只顾抖擞精神厮并。李成看出破绽，乘势一枪

向曹正一边卷来，曹正闪个不迭，咽喉早着，翻身下马。李忠大吃一惊，拖枪便走。李成骤马追上，李忠急忙飞枪回刺。李成不慌不忙，将身一闪，那李忠的枪已掀过数尺。李成顺势将枪杆夺住，只一拖，李忠向前一踉，李成掉转自己的枪，将枪柄用力一敲，李忠翻身落马，众军一齐上前捆捉去了。宋江见李忠已擒，诱敌之计不成，大怒，急叫鲁达赶出营来，直取李成。李成奋勇迎敌。两人大展神威，斗到一百余合，李成力气不佳，只得虚架一枪，勒马回阵去了。鲁达正要追赶，宋江深恐有失，鸣金收住，鲁达回阵。

那李成回阵，将兵马收回本营，差人将李忠正身并曹正首级解往大营，并请再派一员勇将，共来协斩那鲁秃贼。天彪闻报大喜，便派营弁将李忠解往青州府收禁，这里将曹正首级号令军前，便派风会前去协助李成。风会到了李成营里，李成迎见。当晚安营无事。

次日黎明，风会、李成一齐出阵，叫宋江出来厮杀。宋江到了此地，战亦亡，不战亦亡，只得统兵出营，亲自押阵。两阵对圆，鲁达出战。风会一马当先，与鲁达大战。李成见宋江立马阵前，便骤马挺枪，直取宋江。宋江大惊倒退。鲁达急忙撇了风会，还救宋江。李成已到宋江面前，鲁达急忙一禅杖打去。李成一心要取宋江，不防脑头一禅杖打来，头颅迸碎。说也奇极，那李成已死，尸身还骑在马上，巍然不仆，挺枪在手，那匹马驮着他，直向宋江冲去。宋江惊得几乎坠马，贼军一齐大惊，连鲁达也惊得倒退几步。风会挥军杀上，贼军早已溃乱。鲁达保宋江要紧，那里还敢恋战，当时一枝禅杖，紧紧护住宋江，从乱军队后逃出。风会一心要捉宋江，单刀匹马，直冲出贼军队后，飞追宋江。那

群贼兵已被官兵杀尽。宋江见风会追来，吓得魂胆飞扬，幸亏那匹照夜玉狮子疾如风行，远远走脱。鲁达在后头立定了，邀住风会，大战一场。风会见宋江去远，也无心鏖战，勒马转来。鲁达一路回去，会着了宋江，渡过大汶河，回泰安去了。

风会收骤兵马，带了贼人首级，命数名小卒舁着李成尸身，回转大营。天彪闻宋江已逐去，大喜；闻李成阵亡，大为惊悼。风会细述李成死状，天彪叹道：“壮哉此人，死犹不死矣！”众将皆惊叹。遂命营中具棺含敛，送回青州去讣。天彪对众将道：“宋贼犄角虽已逐去，然泰安贼军尚有数万，必然复来。现在秦封山一路，有毕应元堵御，必不能出。只防大汶河一路，可着欧阳寿通带领水军四千名，往彼堵截。”众将称是。天彪便令欧阳寿通带水军四千前去。这里会集大军，四面协力，攻围莱芜。

且说宋江与鲁达逃回泰安，公孙胜等迎接入城，动问莱芜情形。宋江只是垂头叹气，众人也定不出计较。公孙胜且教设酒散闷，宋江长叹一声道：“看来莱芜又不保矣。只是朱武、鲍旭等四位兄弟，我怎舍得不救？吴军师又不在，竟无良策，如何是好？”公孙胜道：“朱兄弟亦非等闲，莱芜尚可死守，但须急解外围方好。”宋江踌躇良久，待酒饭毕，大众散坐，宋江对公孙胜道：“我方才左右思想，这里泰安将佐，未可轻动。惟秦封山上，有武松、呼延绰在彼防守，那里阮氏三弟兄，暂时调动不妨。我意欲召他三人前来，就带这城中的水军，前去救援莱芜何如？”公孙胜称是。当时传令到秦封山，召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齐来泰安城。不多时三人都到。宋江密谕道：“尔等速领水军三

千，由汶河过去，进攻官军，退则背水靠滩扎营，又须时时过去攻击。诱得他移军来攻，便可就水中取事也。”三阮领令，便带领水军直趋莱芜。

且说天彪大军在莱芜城下，将莱芜城四面攻围，前后统计已有十余日。看官须知：这十余日中，官兵外攻，贼兵内守，端的昼夜不息，十分紧急。当时傅玉、云龙、哈兰生等率众奋勇冲击，刘慧娘与白瓦尔罕费尽心机，想造器械。那朱武在城中百计守御，破他不得。这日天彪正与诸将商议破城之策，忽欧阳寿通差人报称：“前日有泰安贼人来到渡口，吃小将隔岸堵住，不能渡河。但夜来贼人屡次偷渡过河，前来劫寨，吃这边觉得，一声哄逐，他随即逃过河去。如是者数次。续探得贼将来者三人，名唤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系彼处有名水军。小将诚恐不能抵御，请令定夺。”天彪听了便道：“可加派二千名水军前去协助，总须拒住他，不得渡河。”令未发，刘慧娘在旁忙请道：“彼军既是水军，涉波涛如平地，难禁其不渡过来。依媳妇之见，不如就让他过来，可以就中取事。”天彪道：“既如此，须得你亲去，方可相机行事。”说罢，就命云龙统领水军二千，护送刘慧娘，并带白瓦尔罕，一同前去。

当时云龙、刘慧娘、白瓦尔罕到了欧阳寿通营里。慧娘架起飞楼，四周看望一回，将河岸上下形势，一一细看了，下来对云龙道：“这河岸形势，我已看得。只是水军决战，非水将不可。这里欧阳将军一人，恐不济事，还须得到兖州镇去，叫我二哥哥来方可。”云龙称是，又道：“我方才也得个计较在此。”慧娘问甚计，云龙道：“就依你让他过来之说。我想既已让他过来，就与他岸上决战一阵；又诈败诱

他，令他离水已远，欧阳将军便传水军，从上流水底，抄到此处上岸，截其归路。使他入水不得，就陆地擒他，岂不省力？”慧娘称是。当时一面禀知天彪，移文兖州镇，调刘麟星夜前来。这里便教欧阳寿通拔寨都退。

那边三阮见官兵退了，便拔寨都渡过河来。却遵依宋江密谕，将军士屯在岸边，离水不远之处，相择沙滩扎营。云龙见了，不待他营盘扎好，便领兵直赶过来，就在沙滩上纵兵掩击。三阮大怒，一齐上来迎敌，两军就在沙滩上擂鼓呐喊，大战起来。云龙提刀出马，三阮一齐厮并。云龙战不数合，虚晃一刀，回马便走，官军一齐都走。三阮领贼兵喊呼追来。官兵只顾前逃，贼兵只顾后追，追不上一里，贼兵忽然停止。原来云龙轻看三阮无谋，诱敌之法装得不十分相像，却吃三阮觉得。当时三人商议：阮小七领兵一停，转去把守水口；小二、小五仍旧领兵追击官军。

云龙见贼人停止片刻，便晓得此计被贼人识破，大怒，命众军整顿旗鼓，还击贼军，紧紧逼定，令其不得退去。刘慧娘在高阜处望见，道：“非然也。”便急派千余名游军向左右林埋伏了，急差人至阵中，教云龙再行诈退诱敌。云龙依言，便又率众转身飞逃。这番小二、小五只道官军真败，尽力追来。慧娘就高阜上放起一个号炮，两边林子里伏兵一齐杀出，截住去路。云龙率众转来邀击。小二、小五叫声苦，方晓得中计。官军四面围住，喊声震地。那小二、小五在陆地与云龙拼命死斗，正如失水蛟龙，虽有伎俩，亦无可施。阮小二被云龙一刀劈去，小二急闪过刀口。云龙就势里将大刀摆开，舒出左臂，揪住小二搭膊，只一拖，拖过来掳在地下，众军上前捆捉去了。阮小五大惊，急忙上前，死命

冲突。云龙骤马追去，可惜前面没有勇将挡路，竟被阮小五冲破重围，领着数百人逃出去了。

云龙挥军掩追，直追到渡口。阮小五和那百余人扑通通都跳入水中。云龙不识水性，只得在岸上立住了。只见水中波浪汹涌，翻天掀地，东一阵血波，西一阵红水，乃是欧阳寿通率领水军，在水底与阮小七鏖战。云龙不能助战，只得在岸上呐喊。又是好歇，只见阮小五、阮小七领兵登了那岸，欧阳寿通也领兵登岸。计点官军五百，伤了一百余名。那边阮氏查点自己水军，在陆路战者，死伤无数；水中战者，三百名水军，也死了八十几个。两军依旧分两岸，各自安营。云龙差人将阮小二解往大营里去。是夜，阮小五、阮小七因哥子被擒，忿怒已极，连夜渡过河来劫营。云龙传令坚守，小五、小七无可如何而返。

这里慧娘与白瓦尔罕商议道：“水中相战，教授可有妙法否？”白瓦尔罕道：“若在水面打仗，小人倒有舟船之法。如今在水底打仗，船只却用不着，请夫人宽限数日，小人管想个法儿来。”慧娘点首，白瓦尔罕退去。这里官军与贼军夹岸相持，忽然连日大雾，不能开兵。不数日，刘麟从兖州来了，先从大营见过天彪，再到渡口来与云龙、慧娘相见了。一番叙阔，不必细表。刘麟便问起贼军情形，云龙、慧娘一一说了。刘麟道：“既然他三人折了一人，我们这里现有两人，何不就与他水中个对个厮拼？”慧娘道：“也须想个必胜之法。”说未了，只见白瓦尔罕进来道：“小人想得一法了。”慧娘忙问：“何法？”白瓦尔罕道：“他既能水中游行，我就以取鱼之法取之。”慧娘道：“怎样取法？”白瓦尔罕道：“只须造一张大铁网，网上扎水藻青苔之属。又撒

网下水时，须令人下水去，将网眼都深深的埋入沙中，令其看不出水底有网。待其走入网中，将网拽起，自然擒得矣。”慧娘道：“此法固妙，只是拽网之法，须是两岸上人一齐动手，如今那一岸被他占了，如何动得来手？我那日瞭望河岸形势，我这岸东首有条小港，又探得那港水底纯是细沙，两岸又尽属我们掌管，就于此港设网擒他罢了。”云龙道：“他怎肯走到我这港里来自投罗网？”慧娘道：“我有个驱他进来之法，名唤水底连珠炮。就是军中常用的炮位，炮内重重叠叠做了门隔，每一隔装一出铅子火药，通了药线。炮口用沥青封住，可以入水不濡。里面用机括，装了玛瑙石自来火，外面通出一线，但将线一扯，机括自动，其炮子自在水中络绎不绝的放出。故名水底连珠炮。如今可将此炮装起百余位，悄悄的到水口排好了。却用计诱他从水底杀来，待他抢过这边，我便传下暗号，将机线一齐扯动，那时满水底炮子乱打。他回去不得，又无路可奔，怕他不驱入我这港里来？”云龙、刘麟、欧阳寿通、白瓦尔罕都一齐称妙。当令铁匠并工打造起铁网来，又赶紧装起水底连珠炮。两日一夜，那连珠炮并铁网都造好了。慧娘就请云龙传令，就黑雾昏夜里，将这两般器械都安排停当，贼人毫不知觉。

到了黎明，刘麟、欧阳寿通领着水军，到了岸边，正欲渡河，只见那晓雾漫漫，咫尺不见人影。云龙道：“如此大雾，怎生杀得过去？”慧娘道：“不妨，我适才占得一课，此雾顷刻当散。”便教刘麟、欧阳寿通并一行水军身边都带了指南针，一齐杀过河去。到得那岸，刘麟、欧阳寿通将水军在雾中列成阵势，暴雷也似的一声呐喊，那雾应声而散，登时天气清明。官军大喜，一齐奔杀贼军。贼军大惊，慌忙

迎敌官军。杀气影中，刘麟敌住阮小五，欧阳寿通敌住阮小七，众官军各各奋勇敌住贼军。混战了好一歇，两边杀伤相当，刘麟、欧阳寿通即忙收军而回，从水底逃过河来。阮小五、阮小七怒极，也领兵从水底追过来。刘麟、欧阳寿通都潜身岸内石穴中。阮小五、阮小七不知就里，狠命追来。不防水底连珠炮已发，那炮火在水底横冲乱击，好一似数万雷霆，震得满江波浪，翻滚沸腾，不似龙宫旋转，定像蛟窟翻身。那阮小五、阮小七无可容身，急要登岸。岸上官军布满，密麻也似的铁弩射来。阮小五、阮小七只得潜入小港里去。早吃石穴内刘麟、欧阳寿通看得分明，就水中放出数十道旗花，港边官军一齐呐喊，众力齐举，霎时间一张巨网拽出水中，网内贼军三十余人，阮小五已在其中。云龙道：“阮小七漏网了。”急呼岸上水军入水擒捉。

此时汶河内炮声已绝，波平浪静，忽见港口水声汹涌，浪挤千重，波堆万叠。云龙知是刘欧二人在水中捉贼，便教军士们在岸上呐喊助威。足有两个时辰，只见刘麟、欧阳寿通带领水军，捆缚了阮小七，并数十名贼军，一齐上岸。小七右腕已折，寿通左腿亦伤。云龙忙问缘由，方知阮小七本已入网，吃他腾身跳出网外，幸二人在石穴内看见，即忙拦住。那知阮小七勇猛异常，在水中格斗多时，寿通与小七交伤，刘麟方能获定。

当时云龙、刘慧娘、刘麟、欧阳寿通、白瓦尔罕一齐聚集水军，收了铁网及水中炮位，捆了阮小五、阮小七并众贼，投大营来。天彪大喜，慰劳诸人，教寿通在营中将息。那阮小二已解往青州，今将阮小五、阮小七也解往青州，一同监禁。刘慧娘问起攻围情形，天彪道：“这厮真个刁猾，

前日傅将军想得一飞梯之法，昨日闻将军想得一地雷之法，都几乎着手，却吃那厮堵御住了。”慧娘道：“媳妇倒想得一破城之法。”天彪问何法，慧娘道：“媳妇连日看得汶河形势，较莱芜高下悬殊，不如用决水灌城之法：只须将汶河下流壅住，又将通莱闸的闸眼尽行闭塞，这里便将汶河上流堤岸掘开，汶水下泻，此城顷刻变成巨浸矣。”天彪称善，传令各军先行预备小杉板船、蜈蚣梭船等一应船只。到了下昼，便传令下流筑堰闭闸，上流开堤放水。官军已先登船上，只听得汶河上流水声如雷转车鸣，从缺堤处汹汹而来，一夜水声不绝。比及黎明，水势浩大，漫山遍野，一望汪洋。那莱芜城已如碗子般浸在巨海之中，只留着城楼雉堞，尺余城墙，尚未浸没。官军驾着船只，摆齐行伍，飞棹竞渡，直抵城边，城上军心大乱。傅玉飞身登城，官军一齐呐喊杀上。孟康手无所措，被傅玉一枪刺中心窝，撇向水里去了。闻达早已提刀上城，遇着陶宗旺。宗旺迎斗，不数合，被闻达一刀挥为两段。此时众将兵士，尽皆登城，呼喊杀贼之声，震天盈地，云龙、风会已杀入城中。鲍旭无计可走，急与身边兵卒数人，夺得小杉板船一只，驾橹飞逃。不防遇着刘麟，率领十数只小船巡哨过来，将他团团围定，连船带人捉拿去了。莱芜已破，朱武在城中一无帮手，任你神机活泼，到此瓮中捉鳖，吃云龙叱众拿下。

天彪统大军一齐入城，差欧阳寿通至下流督开通莱闸，掘通汶河上堰；差刘麟至上流堵筑堤防，城内出榜安民，不日水势退尽。天彪委差官押解朱武、鲍旭往青州府监禁，这里在城中开设庆贺筵宴，众将无不尽欢。天彪命众军休养了三日，便命傅玉、闻达领兵二万，乘锐进攻泰安，并知会毕

应元协力攻击秦封。傅玉、闻达领令去了。事涉凑巧，傅总管兵临泰安之日，正毕知府计袭秦封之时。

话分两头，先说毕应元定甚么计策袭秦封山。原来秦封山上系武松、呼延绰、施恩把守，与毕应元相距，已非一日。这日闻得莱芜已失，众人皆惊。呼延绰陡然动念，暗想道：“不好了，我当初只因不忍一时之忿，杀死长官，无地自容，为此投奔梁山。今官军如此利害，山寨危亡在即，我一身铜筋铁骨，死而无名，真不值也。”想了一回，便与武松说明要去劫寨，便领精骑二百名下山去了。

且说毕应元正在帐中，忽营门小校进来报说：“有贼兵百余人，叩营而来，为首一将要见相公。”毕应元道：“来者作何装束？”小校道：“他全装披挂，约有头二百兵卒相从。”毕应元道：“奇了！”踌躇了一回，便差一员将官出营答道：“来将如欲入营取事，本营防守严密，无可下手；如欲营外厮杀，即当遣将相应；如别无他意，便请入营相见。”呼延绰道：“有话相告，并无歹意。”那将官道：“既然如此，请从骑暂住营外，将军入营相见。”呼延绰随将官入营，到了帐前，一见毕应元，纳头便拜。毕应元扶起一看，道：“原来是呼延将军，来此何干？”呼延绰道：“请退左右。”应元道：“左右尽是机密之人，将军有话但说不妨。”呼延绰道：“罪人呼延绰，不合胸无主见，失身从贼，自悔无及。惟求相公开一线之恩，予以赎罪之路，呼延绰愿领部骑为大军向导，趋入秦封。相公建立大功，呼延绰亦藉以赎罪，伏望俯准，不胜万幸。”

应元听了大疑，便道：“我方才定了一计，要袭秦封，只因制造梁山衣甲不能相似，为此迟疑。今将军来此，真是

天赐成功也。但应元尚有一言，将军休要见怪：云统制忠厚待人，不以负心教天下，所以马元、皇甫雄准降赎罪之后，现在一为登州防御，一为莱州防御，却从不调他从征梁山。今将军既一心归诚，云统制无不容纳，只是返攻梁山之举，云统制必在所不许。今应元进攻秦封，自有向导，但请借将军及从骑之衣甲，便可集事。事成之后，仍为将军请头功，断不侵冒。将军若谓我疑忌，应元愿单骑从将军巡游一转，以示不疑之意。”呼延绰愕然道：“呼延绰今日归降，实出至诚，一惟相公所命。”说罢，便将盔甲弓刀一齐卸下。应元忙取副袍服，亲手与他披了。呼延绰招呼那二百从骑尽行进营，输纳衣甲。众人错愕，不知所为，本将吩咐，怎好不依，都纷纷的献上衣甲，一齐归降。应元便命开筵接待呼延绰，又将呼延绰从骑按名派散各营，酒食款待。帐中命孔厚陪呼延绰饮酒，自己便退入后帐，传庞毅、唐猛授了密计，带了梁山衣甲，即刻向秦封山去了。应元却仍出帐前，与孔厚同陪呼延绰饮酒闲谈。不题。

且说武松自呼延绰领兵下山，等了一个更次，不见回来，心中十分疑惑，正欲差人下去打听。忽听得营后蓦地一片声喧嚷道：“老虎来了！”武松道：“山中有虎，亦未可知。”急忙拿起棍子，赶向后营。只听左营、右营一片声都叫有虎，武松方识得并没有虎，大叫道：“谁人造此谣言，拿来立斩！”言未毕，各营一齐火起，一片喊杀之声，遍满山谷。武松急赶到中营，只见施恩已扶创出来。武松急赶上去，忽营旁闪出一员白发老将，将施恩一刀砍死。武松大怒，提短棍直打过去，道：“造谣言的一定是你。”只听背后霹雳般一声大吼道：“造甚谣言，现有虎在此！”武松急

回头，只见一个大汉从营后跳将出来，那白发老将已不见了。武松急搦住那汉问：“你何人？”那人道：“你莫慌，我姓唐。豹子乃是虎中王，你打老虎我打豹，算来还是我逞强。”武松道：“休得胡言，且打死你再说。”便轮手中棍子直取唐猛，唐猛挺手中朴刀直取武松。两人正在狠斗，忽唐猛背后杀出无数披梁山衣甲的人，手执明刀，一刀一个，将梁山兵杀死。武松大惊，情知坏事，大吼一声，逃出营外。唐猛步快，早已追出营外。此时贼营兵马惊乱无纪，不上一个时辰，被官军杀死的杀死，赶散的赶散，一片营房，早被大火烧成白地。唐猛与武松已斗了一百四十余合。各官兵蜂拥上前，打个圈子，四边呐喊，中间一片空地，只留唐猛、武松奋呼厮并。武松一心要打杀唐猛，使出那平生天字第一号的神力，将一条铁棍左右上下横扫过去。唐猛也起了斗心，使尽神力，紧紧逼住，毫不相让。两个在圈子里一来一往，一去一还，又并了一百五十余合。

庞毅已领兵杀尽贼人，在圈子边看够多时，更耐不得，提刀上前，大叫：“唐将军且住，待老夫来斩这贼人。”唐猛托地跳开，庞毅直取武松。武松见换了个新手，却也心惊，只是不甘心退让，便振作精神，与庞毅奋力厮并了一百余合。天已大明，武松暗想：“这二人真利害，只好由他夺了山去。”便虚架一棍，撇了庞毅，一抹地打出重围，落荒而走。唐猛大叫道：“庞将军，再烦你指引路径，该往何路追去？”庞毅道：“他走的是小路，唐将军向谷口杀出，管邀得他着。”唐猛应声飞步去了。

武松逃到山下，方将坐坐略定喘息，只听林子里狂笑一声道：“俺唐猛等候已久，再战三百合去。”武松大怒，托

地跳起便斗，觉得已有些疲软，幸亏唐猛力气也乏。两人又斗了动百合，不分胜负。那庞毅在秦封山，已接应毕应元、孔厚等上了山，便单刀匹马追上来。追着了武松，便替唐猛来斗武松，斗到四十余合，武松真个挡不住，只得走了。唐猛那里肯歇，只顾追去。恰好前面一彪大队人马挡住去路，风飘旗号，正是马陞镇，方知傅玉、闻达领大兵到来。傅玉见唐猛、庞毅共追武松，便叫闻达前去替他们厮杀，叫那庞唐二人一齐上来，问了缘由。傅玉方知三更时分，毕应元已克复秦封，大喜。忽然看看日景已有巳牌时分，便道：“你们三更夺他秦封，为何此刻不见泰安贼兵出来，想泰安城必然有变。你们二人都辛苦了，权且将息，让闻将军斩这贼将。我当统大军，急趋泰安也。”说罢，便领大军向泰安城去了。

这里闻达斗武松，又是五十余合。武松手里只有几路架隔遮拦，端的支持不住，仰天叹道：“我武二一生正直，不料今日如此死法。”说罢，天上忽起了一阵怪风，尘土障天，武松方得乘机逃脱。闻达失了武松，只得与唐猛、庞毅同趋泰安城去。傅玉大军也到了泰安城下。那知泰安竟剩空城，贼兵早已尽行遁去了。傅玉、闻达等一齐惊讶，陆续差人入城细细探看，果然没有半个贼兵。傅玉道：“既如此，一定是此贼遁去了。”便领大军进了泰安城。毕应元、孔厚带领呼延绰也进泰安城来。傅玉将收复泰安一事报知天彪，天彪闻报大喜。当时天彪在莱芜城，傅玉在泰安城，各自办理善后事宜，一面表奏朝廷，一面申报都省。一方巨害荡平，诸将无不欢喜。刘麟辞天彪回兖州，唐猛便留青州。各将恭候圣旨，按下慢表。

看官，你道宋江为何弃了泰安遁去？原来宋江自遣三阮救援莱芜，续闻阮小二被擒，急得无计可施，只得遣樊瑞去助他作法。谁知樊瑞到了河边，作了连日的雾，毫不济事，阮小五、阮小七仍然被擒。樊瑞逃回泰安，诉说此事，宋江方知天意难回。不数日，那莱芜失陷之信，官军乘势来攻泰安之信，并毕应元攻破秦封山，武松不知去向之信，陆续而来。宋江对众人道：“不好了，军师叫我严守三城，今已仅存泰安，我看孤城苦守，前后无援，何苦在此束手待毙，我决意弃城而去了。”说罢，放声大哭。众人无言可慰，相对了痛哭一场，趁天色未明，立刻收拾起来，一齐弃城遁去。计点人马，尚有四万，头领只得六人，乃是公孙胜、鲁智深、朱贵、樊瑞、项充、李衮，一同督众而行。行至申末酉初，已走得六十余里，且喜无官军追来，一行人马陆续前行。忽后队报称有三骑马飞速追来。宋江吃了一惊，忙问何人，原来是自己的伏路探兵，宋江弃泰安时，一时慌急，不及招呼收拾，所以遗落在后。宋江忙唤到面前，问有甚事。探兵道：“小人方才在拔松山，见武头领独自一人，执棍挺腰，怒目圆睁，踞坐石上。小人们呼他，只是不应。小人们又不敢惊动他，特来通报。”宋江叫苦道：“武兄弟怎地这般胆大，这拔松山在泰安东南，我此刻已西行六十余里，如何回去叫得他来？”想了一回道：“有了，我们现有四万人马，不如转去攻围泰安。一俟招呼着武兄弟同来，便仍旧退兵。”算计已定，便立刻掉转马头，直向泰安。

次日到了城下，一面教公孙胜攻城，自己带兵二百名同那三个探子绕到拔松山来寻武松。只见三个探子一齐叫道：“奇了！武头领为何还是这般坐在这里？”宋江一看，只见

他挺棍怒目，威风凛凛。宋江叫他几声，只是不应，近前向他脸上一按，冷如凝冰，方知他早已亡了。宋江放声大哭，众人都痛哭了一场，就近市棺盛殓，就于拔松山掘土安葬。

次日，宋江会了公孙胜，拔队起行。城内傅玉、闻达、庞毅、唐猛领兵掩杀出来，宋江兵马都无斗志。官兵个个忿怒，一场纵击，被官兵斩获无数。宋江领兵飞逃，那些兵马乘势逃亡溃散。宋江严行约束，不能禁止，众兵只顾自己逃命。等到追兵已远，喘息方定，计点人马，已溃散了三万，仅剩一万了。计点头领，失了朱贵一名。原来朱贵当兵溃之时，坐马受伤，步行落后，吃傅玉快马追上，手到擒拿。审系贼目，便发青州府监禁。宋江也无言可发，只得与公孙胜、鲁达、樊瑞、项充、李衮，带领那尚未溃散的一万兵马，飞速前行，端的风霜雨露，饥渴奔劳。不日到了永安山，正是兖州地界，只听得山上一声号炮响亮，一派兖州官军旗号，声声叫：“休放这瞎贼！”宋江吓得魂飞魄散。正是：狱囚遇赦重回禁，病客逢医再上床。不知宋江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二九回 吴用计间颜务滋 徐槐智识贾虎政

却说宋江自泰安逃回，至兖州永安山地方，忽遇大队官军杀来，打着兖州镇旗号。宋江道：“不好了，刘广那厮又来作对了！”原来刘广在兖州，闻得云天彪收复莱芜，进攻泰安，料得宋江必难保守，势必逃回，特遣刘麒、真祥麟领兵一万，分头埋伏，专等宋江到来，协力擒拿。这日恰好刘麒邀住宋江。刘麒手提三尖两刃刀，一马当先，高叫：“瞎贼休走！快快下马受缚！”宋江吓得魂飞天外，策着那匹照夜玉狮子当先飞逃。只见那些兵已纷纷离伍乱逃。不防前面又是一个号炮，真祥麟领兵迎面杀来，见了宋江，不问事由，长枪直刺。宋江急忙带马横逃，真祥麟已一枪刺入马腹。宋江掀于马下，真祥麟抽枪急刺。鲁达、项充、李衮舍命抵住祥麟，救得宋江，背后刘麒已掩杀过来。鲁达、项充、李衮保了宋江，杀出重围，夺匹马与宋江骑了。公孙胜、樊瑞已用土遁法遁出重围，会着了宋江。刘麒、真祥麟合兵一处，痛追过来。

宋江忙扯公孙胜道：“兄弟快作法挡他一阵。”公孙胜道：“小弟自蒙阴汶河与陈希真斗法以来，每想用法破敌，都不灵验。”宋江道：“事急了，休管他，再试试看！”公孙胜即忙叠起印诀，豁琅琅放起一个青天霹雳。宋江喜得灵验，正要杀上前来，那知刘麒、真祥麟本是雷将降凡，得这

霹雳助他威势，精神愈奋，一齐大呼杀入贼军。宋江起先逃出重围，系仗着项充、李衮蛮牌遮护，如今经这霹雳，刘麒、真祥麟奋勇异常，蛮牌竟不能御。须臾间，只见刘麒刀口飞时，项充头颅滚落；祥麟枪锋到处，李衮窟窿全明。宋江失却蛮牌，大惊飞逃。战将惟鲁达一人，只好保住宋江，那敢迎敌。一万官兵喊声震地，翻翻滚滚杀上，那些贼兵不待厮杀，早已分头乱窜，霎时溃散。公孙胜、樊瑞到了此际，也顾不得众军士了，只得仍用土遁法，将宋江、鲁达遁过，一眨眼逃脱。刘麒、真祥麟正追宋江，忽然不见了宋江，急忙分头到各处林子里寻觅，杳无踪迹。只得取了项充、李衮首级，及贼众首级，收齐人马，回兖州镇去了。

且说宋江，鲁达仗着公孙胜、樊瑞的土遁，遁过永安山一百余里，公孙胜方收了符法。宋江、鲁达、公孙胜、樊瑞憩息树林之下，略定定神。宋江想起今日泰安三郡尽行失陷，十余万雄师无一人还，二十余个兄弟仅存四人，山寨围困将近二年，依然不解，真是危亡在即，无法可施，便痛哭了一场。公孙胜等也无言可慰。宋江哭罢，又长叹一回，略坐坐，吃些干粮，深恐又有追兵，不敢逗留，便与公孙胜、樊瑞、鲁达一口气奔走。不一日，到了山寨，从后关进去。后关头领相迎，宋江问道：“后关官兵为何不见？”左右道：“前日因张继死了，他夫人贾氏便不管事，即时将兵撤退了。”宋江点首，直到忠义堂。吴用却不在彼，只见柴进、萧让等迎见，惊问缘由。宋江说起泰安三郡失陷之事，众人尽皆惊骇。宋江见众人惊骇，便道：“失了这三郡不打紧，只可惜丧了我这许多兄弟，我誓必报此仇。但不知近来山寨中与徐官儿相持，胜负何如？”柴进道：“正要禀告哥哥，

刻下得一好机会，吴军师与卢兄弟并诸兄弟都在二关，我等在此守候捷报也。”宋江惊喜，问何机会，柴进等一一说出。宋江亦甚喜，便就在忠义堂与众人设酒叙谈，等候捷报。原来吴用与徐槐相持，攻战已非一次，目下却望着了一个机会。这机会须从徐槐一边说起，方有头绪。

且说徐槐重用颜树德，斩关夺隘，陷阵冲锋，梁山群贼端的个个望而心惊。徐槐称为飞虎上将，破格看待。树德性好斗，三日不厮杀，便悒悒不乐，每在自己营内轮舞大刀，酣呼纵谈以解闷。喊声彻中军帐，徐槐绝不顾问，有时反叫他上来，赐酒三大斗，以助其兴。左右或言：此人在军中扰乱纪律，恐不可用。徐槐必叱之。树德性易怒，亲随下人略不如意，便加鞭打。徐槐常乘机训诫他几次，有几句话直中树德心坎，树德深深佩服，从此性格便平定了许多。树德性嗜酒，酒量十倍于常人。徐槐每日必封好酒二坛，赐树德酣饮。树德因无人禁他，端的酌以大斗，鲸吞虎咽，畅其所欲。却不料旁边多出一个酒监来。你道是谁？原来这个人姓庞，双名泰述，本是颜家的旧仆，从小服侍树德的。此刻闻得树德发迹，仍来随侍。因见树德使酒逞性，与幼年无异，便使出老仆的身分，时常在树德面前絮絮叨叨，说些酒能成事，亦能败事，不可不饮，不可过饮的话。树德因其是个老仆，当作老生常谈，也不去计较他。

这日，树德奉将令巡绰外，与梁山二关游骑相遇，树德单刀匹马，斩杀十余人，径投中军帐来呈献首级。徐槐甚喜，就帐前赐酒畅饮，韦扬隐、李宗汤共席。当下谈话，树德兴到，便请主帅宽赐，纵性狂饮。徐槐含笑连点首许之。树德因此吃得酩酊大醉，谢了主帅，归帐。时已三更，又舞

了一回剑，又舞了一回大刀，便叫：“再烫酒来！”庞泰述在旁道：“相公请明日在用酒罢。”树德圆睁两目，厉声道：“大胆狗才，休得碎烦！”扑的坐下交椅，拍案催酒。左右即忙奉上。树德扯着大块牛肉，接连又是十几碗的陈酒。一边吃，一边口中哓哓不住的骂道：“混账狗才，阻我的妙兴！下次再敢多烦，一刀挥为两段。”又吩咐：“再烫热酒上来！”庞泰述不知高低，又上前劝道：“相公明日用酒罢，可请安睡去。”树德听了勃然大怒，道：“你这厮真个讨打！”庞泰述尚欲回言，树德呼的立起身来，照着庞泰述脸上只一掌，只见庞泰述早已跌出一丈以外。树德便喝左右：“又出去！”左右怎敢不依，只得将庞泰述赶出帐外。树德坐下道：“这种脓包，要你何用，落得我身边清静！”便畅饮了一回。

且说庞泰述被树德赶出，独自一人在帐外走来走去，心中好生惭愧；更兼时当严寒，冷风砭骨，足足受了一个更次的寒冻，越想越怨恨。看看天色已明，听得树德已酒罢就睡，本要回入帐中，因想主人如此暴烈，日久必被他结果性命。想到此处，踌躇了一回，便起了个念头，不如乘势走脱。当时便在帐下吃了些烧酒炙饼，挡御了饥寒，便拟进帐取些细软，以便逃走。猛想道：“且慢！如此走法，恐走不脱，不如暂且出去看个机会。”便闲步出去，只见闾门已开。守闾将士见他是颜将军的亲随，自然再不盘诘。当时庞泰述走出闾外，只见闾外游军络绎巡绰。庞泰述走过了，也没人盘诘。

庞泰述心无主见，纵步而行，行不多时，忽又遇着一队游军。庞泰述一看，乃是梁山的号衣，正欲走避，只见那游

骑队里一员头目，叫他一声“庞大哥”。庞泰述急抬头一看，原来这人姓贾，双名虎政，是庞泰述曾经会面的朋友，便也回叫他一声。贾虎政便问道：“吾兄从何处来？”庞泰述道：“实不相瞒，小弟现在官军营里。”贾虎政道：“既如此，你为何单身大胆来此？”庞泰述道：“仁兄休问，小弟幸遇仁兄，正要问你现居何职。”贾虎政见他话里藏机，便道：“小弟现在山寨中军帐下，做个总巡头目。仁兄请到前面林子里一叙。”庞泰述便随着贾虎政到了僻静林子里。

二人坐下，贾虎政道：“仁兄怎地到此？现在何人帐下？”庞泰述便将如何跟随树德，如何吃树德打骂的话说了。原来贾虎政为人甚是狡猾，未落草时曾经领过树德的利害，今日一闻此言，喜不自胜，便道：“贵主人一时之误，仁兄谅亦不十分介意。”庞泰述叹道：“如此暴虐的主人，深恐一命难容。”贾虎政道：“仁兄休如此说，贵主人或未必如此。如果如此，仁兄竟舍了他，别寻路头，亦是容易。”庞泰述道：“小弟也这般想。贵梁山头领最肯容纳众人，小弟只是自恨无寸功可进。”贾虎政听到这里，暗暗点头，便道：“这事也容易。仁兄只须自思，你们寨中何人与你有仇，你能设计取他头来，投我本寨便好了。这是本寨的老例，唤做投名状。有了这投名状，便再不疑忌你了。”庞泰述道：“便是我颜野汉，我就把他下了手来。只是他力敌万人，我恐怕枉送了性命怎好？”贾虎政道：“不是我教人为不善，你既肯替我山寨建大功，我军师必然重用，容我去禀了军师再行。这里我先教你一计，你只放心回去，只须他前加意认罪求饶，做出悔过的模样，他必受你计。你便加意小心服侍他，待到五日后，便再潜身来此地，相见定计罢

了。”庞泰述甚喜，便重托了贾虎政，告别回去了。

先说贾虎政，得了这个消息，却好这几日吴用带各头领住在二关，虎政径进二关去，禀知吴用，并道：“这个机会，该怎样取法，请军师定夺。”吴用听罢，沉吟了一回，又暗想道：“有便有个计策在此，只恐未必赚得这徐官儿。如今休管他，且做做看。”便对贾虎政道：“你见庞泰述时，只须如此如此向他说，教他依计而行。”贾虎政领会了，只等五日后庞泰述再来时，便与他说。

且说庞泰述别了贾虎政，一路回转营来。进了树德帐中，只见树德正在饮酒，庞泰述便走到旁边垂着双手一站。树德回头一看道：“你不走，来此做甚？”庞泰述忙跪下道：“小人服侍相公多年，怎敢逃走。昨日小人冲撞相公，相公见责，小人深知罪愆，总求相公宽洪饶恕。”树德道：“罢了，去叫拿酒菜。”庞泰述叩谢了，称是是，从此照常办事。那庞泰述端的小心服侍了五日，树德毫无疑忌。庞泰述却将贾虎政的约会紧记在心，到了那日，便假讨了一个差使，出了闾门，径去那约会之地，会着了贾虎政。两人相见大喜，贾虎政便将吴用的密计一一授了庞泰述。庞泰述甚喜，便受计回营去了。

原来徐槐每日申刻赐颜树德酒，必差一名亲随押来。这日差一亲随，姓刁，行二，送酒前来。正走到树德营门口，忽见一个人从东闾门进来。原来树德营门北向，紧对东闾门，一望相通。只见那人进来时，身披中营号衣。守闾军士问了口号，那人答应得不错，又称有机密事务，守闾军士便放他进来。刁二暗想：“中营司机密的军士，我都认识的，何曾见有这个人。”心中疑惑，却不便查问，便送酒进树德

帐中去了。树德收了酒，付了使力钱。刁二退出帐外，只见那个口称机密的人，并不进营来。刁二心中愈疑，走出营外，只见那人还在营外僻静处远远立着。庞泰述飞跑到营门口，面色有慌张之状；那人也甚属慌张，即忙将一物揣在怀里，飞跑出去。不觉那一物从腰带边脱落在地，那人也不回头，跑出闾外去了。刁二去拾看时，乃是一个小布包。后开一看，里面包着一封书信，信上写着“藉覆贵军师密后”七个字。

刁二吃了一惊，想了一想，便将这书信藏在怀里，走回中营去了。原来那个进闾来的人，就是贾虎政，刁二却不识得，便持那书信到徐槐处献功。顷刻到了中军帐，见了徐槐，销了差，便请屏退左右，密禀道：“小人得一个奇文，禀上相公。”徐槐道：“甚么奇文？”刁二即将那信呈上，并将营门外遇着那个人怎样形迹，怎样脸色，说了一遍，便道：“个中就里，小人却不晓得。所有书信，不敢拆动，谨呈相公开看。”徐槐听了一番，当将书信拆看，只见上写着：“所嘱义不容辞。但此人与仆有恩，仆不忍负，容俟绘图。名不具。”共二十四字。字画龙蛇飞舞，确是树德笔迹；下盖图章一方，系篆书“淡泊明志”四字，是徐槐赠树德的，细细看来，印花丝毫不错。徐槐反来覆去看了，大称奇事，“这人怕他真个反了？”便教刁二退入帐后，不许走开，静候呼唤。刁二应声转后帐去了。徐槐又沉吟了一回，莞然道：“非也，此中必有诡诈。且去叫他来，定知端的。”便差左右：“请颜将军进帐。”

此时已及黄昏，树德正在饮酒，闻呼即至。一见徐槐便道：“今日无事，恩公莫非又赐畅饮？”徐槐道：“然也。”

便叫备酒。席间，徐槐将那封书信递与树德道：“你的笔迹向有何人能套？图书从何处泄漏？”树德一看信，双眉直竖，大叫：“这信从何而来？我的图书无人敢动，就是这几个字，也竟像我写的！”大叫奇事不绝。徐槐道：“你休躁乱，且吃酒着。你细想近来身边有怀恨挟仇的人么？”树德道：“都是心腹，并无仇讎。”徐槐道：“既如此，你且吃酒。”说罢，便进后帐去问那刁二道：“你见那人揣怀书信时，身边有无别人？”刁二道：“小人见他时，只有庞泰述从他身边站了一回。这庞泰述便是颜将军的亲随，小人因不曾见他传递书信，所以不好妄供他。”徐槐听了，便重复出帐与树德饮酒，便问树德道：“你身边亲随有个庞泰述么？”树德道：“有的。”徐槐道：“这个人何如？”树德道：“这人倒也忠直的，只是嘴口太碎烦些。”徐槐道：“近来你训斥他过否？”树德想了一回道：“不多几日前头，吃我打了一掌。”徐槐暗暗点头。树德畅饮，谢赐而行。

徐槐便教传颜将军帐下亲随庞泰述上来。庞泰述闻得元帅传令特召，吓得不知头路，怀着鬼胎，进帐战兢兢叩见了。徐槐屏退左右，霁颜色和色问道：“闻得你主人私通梁山，这个罪名不浅。你贴身服侍他的，必定晓得踪迹，你可从实说来。”庞泰述呆了半晌道：“这事小人实不知情。”徐槐听到此际，便换个怒容，厉声道：“你怎地说？现有告人在此，说你与主人同相商了，私通梁山！”便将那书信掷下去，“这是你主人亲手写的，你亲手传递的，如何赖得？如今你这种狗才，杀也无益。你肯将这书信怎样来踪去迹，细细供来，饶你不死。若不招，便先斩了你再说。”庞泰述到了此际，想道：“我若说了，料也难免一死。但不说，死在

目前。说了或可延挨，再图机会。但主人，我死不饶他。”便信口道：“恩相台下，小人不敢隐情，这信却是主人写的，教小人传递，小人不敢不依。”徐槐怒喝道：“这信还说是你主人写的么？”吩咐：“斩讫报来！”门外一声答应，早拥进几个勇士，将庞泰述一索捆了。吓得庞泰述只是磕头求饶。徐槐道：“你快将这信怎样来的，从实招来，免你一死。若再说这信是你主人写的，休想饶命。”庞泰述便将私通贾虎政，暗递这信的原委，一是一，二是二说了。徐槐道：“依你说来，信是梁山里拿来与你的了。但此信究系何人所写？”庞泰述道：“这却不知。惟前日贾虎政来要颜相公的字迹，并图书式样，小人就偷了主人一张写而未发的旧信送去。次日贾虎政即拿此信来了。”徐槐点头道：“是了，久闻梁山有善镌图记、善写字样的人，想必一定照样套冒了。”静想了一回，便得了一个将计就计的法儿，便教解了庞泰述的绑缚，吩咐左右再退去，便对庞泰述道：“你图谋反叛，罪该万死，如今你肯悔心么？”庞泰述叩头无数道：“小人下次再不敢了，求恩相开恩。”徐槐道：“你须依言办事，放你一条生路。”庞泰述又叩头应命了，并请吩咐。徐槐心中暗喜，便密谕一条计，庞泰述没口的应了。当夜徐槐将庞泰述留在帐下。

次日黎明，徐槐召见树德，将庞泰述的事说了。只说得一半，树德早已双眉剔起，怒目圆睁，便要亲手去杀那庞泰述。徐槐急止道：“且慢，现在正须用他。”便与树德说个将计就计的原委，说得透透彻彻。树德倒笑起来，便遵依徐槐所议。按下慢表。

且说吴用着叠了颜务滋的假书去后，与卢俊义及众兄弟

在二关听候消息。过了数日，只见贾虎政上前有禀。吴用便问如何，贾虎政悄悄禀道：“昨日小人见着庞泰述来，说那徐官儿接了假信，便拿问庞泰述，庞泰述畏刑招认。谁知这徐官儿倒想将计就计，便教庞泰述来说，只说颜务滋已被徐官儿见疑，务滋情愿投降我们。想我们中他的计，诈败一阵，务滋便乘势领官兵杀入二关，便可里应外合。如此计较，小人不知从中有何便宜，特来请令。”吴用听罢，冷笑一声，便教贾虎政且退，少刻进来受计。贾虎政应声退出。

卢俊义便问：“此事何如？”吴用道：“这徐官儿真是高的。至于想出这条计，却没见识。”卢俊义问故，吴用道：“我这反间计，他能不受，岂非高的？无故想将计就计，要我误信其言，甘心诈败，他便好乘势抢关，这心思太迂曲了。不但迂曲，而以勇将锐卒入重地，亦是冒险之道，此我所以笑他没见识也。为今之计，不去睬他最为稳当。但我山寨被困将近二年，如今得此机会，岂可错过，我也只得冒一冒险了。”卢俊义问：“如何计较？”吴用道：“他想我诈败，我便依他诈败；他想进关，我便依他进关。待他人马进得一半，我便放下千斤重闸，闸住了他。他里面军马任我瓮中捉鳖，他计便左了。这唤做他将计就计，我也将计就计也。”卢俊义称是。即命贾虎政传言庞泰述，依计而行。这里吴用请卢俊义与徐宁、张清在关内协捉颜树德，令燕青、朱富、李云严守关上，令李立专司千斤重闸。分派已定，吴用又道：“这事两下冒险，成败枢机全在一闸。”便亲自去踏勘那千斤闸，将闸板闸槽轴头都细细察看了一遍，又演试了两遍，果然滑利无碍，方才放心。便将诸事安排停妥，等待官军。

且说徐槐、颜树德在头关土_阩内，闻得吴用果肯就计诈败，树德大喜，便要领兵出去。徐槐道：“且慢。你此去只有一味奋勇杀贼，不暇他顾。须得一人保你同去，方为妥善。如今我想郢城一路，向委任森镇守，此刻陈统制已要兴兵进攻濮州，云统制也要乘胜来讨嘉祥，这两路贼人方当自顾不暇之际，任森离开郢城，必无妨害。不如调他前来，共行举事。”树德称是。徐槐便传令到郢城去调任森。不数日，任森到来，参见了徐槐。徐槐便将上项的话从头至尾一说了，任森大喜，便请徐槐发令。徐槐便令颜树德为先锋，领步兵五千名，都暗带了火器。任森即同在步兵内，以便策应。这里派韦扬隐、李宗汤带领一万五千人马，乘势抢关。部署已定，便教庞泰述去通知日期。

到了这日，徐槐传令进攻二关。三声号炮，众军一齐起身。颜树德横刀纵马，当先而行。须臾到了二关之外。那边吴用差张清在关外布阵等待。树德见了张清，也不发话，提刀直奔过去；张清见了树德，也无回言，舞枪直迎过来。两马盘旋，枪刀并举，彼来此往，斗到不上二十合，张清便虚幌一枪，勒马便走。树德纵马追去，五千步兵一齐潮涌而前。贼兵呐喊一声，都随着张清纷纷逃入二关。树德便令那五千步兵杀入关来。此时吴用在关上十分提心，一眼看望，见颜务滋已进关门，官军后队已汹汹而来。吴用即忙放起一个号炮，关上贼兵一声呐喊，放下那千斤重闸。任森急从步兵队里飞到，不先不后，不早不迟，闸板下来，任森托住。徐槐大喜，急教韦扬隐从关上杀入，李宗汤从关门杀入，官军喊声振天，潮涌而入。树德五千步兵已在关内放火，登时火势透明。

吴用见闸板不下，官军尽入，惊得罔知所措。军师一惊，众将无主，众军皆乱。树德在关中轮一口大刀，从烈焰飞烟之内，酣战卢俊义、徐宁、张清。那燕青、朱富、李云只得保着吴用逃入关内，与卢俊义等三人会合了，一面共战树德，一面且保吴用向三关退去。韦扬隐、李宗汤已一齐杀入二关，来助树德。二关已破，贼兵纷纷崩溃。李立不知就里，因见闸板不下，便冒死杀到半下。此时任森已教众兵用棍将闸板托住。李立一见，便去直搦任森，大叫：“我催命判官在此，谁敢收闸！”任森道：“有我救命将军在此，谁敢放闸！”言毕抽剑直取李立。李立不识高低，前去迎战，斗不六七合，吃任森轻舒猿臂，生擒过来了。卢俊义、徐宁、张清、燕青、朱富、李云已保着吴用，退入三关。徐槐统大军杀入二关，收齐兵马，扑灭了余火。那贾虎政早已死于烈火之中。关上官军早已将重闸收起。徐槐传令就二关内安营下寨，众将纷纷献功，徐槐大喜。原来徐槐定计之先，也料到放闸之事，所以教任森混入步兵，挟此千斤重闸，果然冒险成功。

当时得了二关，众人无不欢喜。徐槐便命就二关内筑起土闸，严行把守，一面将李立解往曹州府监禁，一面申报都省，表奏朝廷，这里大开庆功筵宴。刁二本无功劳，念此事实起于他，亦与赏赉。树德见此，蓦然想到庞泰述不是好人，便请徐槐斩了他。徐槐想了一想，此人留在帐中必为患害，便传令将庞泰述即行斩首。看官，这庞泰述兄弟共有四人：庞泰述当长，次名泰良，三名泰圃，四名泰表，名为庞氏四泰。这四泰是天下有名的帮闲，害人真真不浅。只杀得一个，尚有三个未曾除灭，却大为可忧。如今说结水浒正事

要紧，那三个既不干梁山之事，只好不说了。言归正传，当时徐槐庆筵已毕，仍旧安排攻守之事。

那边吴用与卢俊义逃入三关，众头领急忙登关。此时吴用已懊恨欲死，只得勉强把心神一定，料理守备事务，忽闻得宋公明逃回山寨之信，大惊失色。那宋公明在忠义堂上，眼巴巴望吴用成功，不料忽报到二关失陷，也惊得几乎死去。吴用回转忠义堂，与宋江相见，一番怎好、怎么了的话，不必细表。且说徐槐攻进二关之时，陈希真正由大名府起兵攻打濮州，云天彪正由泰安府移兵攻打嘉祥。看官，须谅作书者只得一枝笔，不能双行夹写，且待下一回，先说陈希真攻打濮州。

第一三〇回 丽卿夜战扈三娘 希真昼逐林豹子

话说陈希真自恢复新泰之后，奉旨升调河北都统制，驻扎大名府；祝永清升调大名府总管，陈丽卿晋封夫人，加无敌折冲将军，俱赴河北；祝万年、栾廷玉、栾廷芳均以都监遇缺即补，留在山东沂洲。希真、永清到任后，日日训练部属兵将，端的十分加紧。不上月余，早已行列严明，武艺演熟，人人可用。希真便与永清商议进攻兖州之策。正在议论，忽报濮州镇刘广奉调广平府总管，携带刘麒、刘麟同来，过此求见。希真闻报，欣然道：“天赐相逢，刘姨丈也调到此间也。”忙命开门接见。叙礼毕，邀入内厅相叙。原来刘广也奉得遇有征讨准其移调旧属得力将弁之谕，希真甚喜，当日留刘广在内署饮酒畅谈。

次日，刘广率二子辞别了希真，赴广平府上任，赶紧训练兵马。又是一月有余，希真便令刘广、祝永清点起人马，征讨濮州。当时备文至山东景阳镇，移调祝万年、栾廷玉、栾廷芳、姜熊，刘广也备文至山东兖州镇移调苟桓、真样麟、范成龙。且慢，那蒙阴县召家村的召忻，高梁等五个人，也是希真旧属得力将弁，今日为何不见移调？原来召忻自随从希真收复新泰之后，召忻因记起那年山阴道上仙圣的指示，曾教他功成之后，急流勇退，切不可乘兴直前，自取沉溺之祸，又有“归隐东浦，名扬万古”之谶。召忻因此

请于希真，归田就隐。希真留其平定梁山，再行退归。召忻志愿已决，不可挽留。希真暗想：“此人与我有同志。”便替他报了病状，乞旨退休。希真赐他红袍锦袄而回。自此召忻、高梁、史谷恭、花貂、金庄一齐辞了希真及众将，归隐东浦。后来召忻、高梁都羽化登仙，其族盛于天下。不题。只说敬桓、祝万年等奉希真札调，不日都到了大名府。陈希真便统领刘广、祝永清、陈丽卿、苟桓、祝万年、栾廷玉、栾廷芳、刘麒、刘麟、真祥麟、范成龙、娄熊，四万人马，自大名府进发，一路浩浩荡荡，进攻濮州，早有探子报到濮州去了。

林冲闻报，集诸将商议道：“数月前我闻知陈希真调来此地，我早料他必然来此生事，我所以曾教众位兄弟各处防备。如今他果然来了。那厮诡计多端，手下人多有本领，须得筹划个备御之策。”众人踌躇良久，只见邓飞道：“他此来必定藐视我们，如今我们先发兵迎上去厮杀他一阵，叫他也识得我们并不怕他。”马麟道：“迎上去也不是个道理，我们点起精兵锐卒，离城十里安营下寨。等待他来罢了。”当时传令，教张横、张顺保守本城，林冲带领邓飞、马麟、王英、扈三娘，点起三万人马，出北门十里外纪侯桥，安营下寨。众人奋振精神，等待希真。希真大兵已到，闻林冲背城下寨，便相距二十里，也传令下寨。

林冲与诸将商议道：“陈希真距我二十里下寨，须用何法制他？”马麟道：“我们可阵后都伏精兵，遣将挑战，诱他过来。”林冲道：“甚是。但挑战须得上将前去方好。”言未毕，只见扈三娘立起身来道：“奴家愿去。”林冲许可。扈三娘便带三百名锐骑，直到希真营前挑战。正值娄熊在营

前巡绰，见贼军到来，大怒，挺手中铁脊矛直刺三娘，三娘舞动双刀敌住。娄熊斗了三十余合，三娘卖个破绽，让娄熊铁矛直刺过来，攥入怀里，三娘将右手刀挂了，舒开玉臂，将娄熊尽力一扯，顺势卷过来，便拨马领那三百骑回转贼营去了。

官军大惊，一齐报入营里。希真大怒，众将齐要拔阵追去。希真道：“不然。他既来挑战，那里必有准备。如今我也只须遣上将前去挑战，务要生擒一贼将，以便对调。”丽卿愿去。希真便命祝永清、刘麒领两支人马，随着丽卿，以作后应。丽卿带领三百锐骑，直到贼营挑战。贼营内王矮虎听说来了一个女将，喜不自胜，即讨差出战。三娘囑令小心。王英一团高兴，一马跑出阵前，一见丽卿便叫道：“好女儿，我同你来好好的战一场！”言讫骤马冲去，与丽卿交马只三合，被丽卿右手摆开枪，左手轻舒粉臂，把王矮虎提过鞍鞦，掂了掂，只一卷，已夹在怀里，拨转马仍回旧路。那些喽啰都惊散了。那矮虎吃丽卿把他头向前，脚向后，连一只右手仰面朝天卷住，那只左手却散着，便上来摸丽卿的下颏。丽卿大怒道：“你这贼还敢无礼！”便把右手的枪挂了，捉住矮虎的左手，往外只一拧，只听得肱擦一声，王英一声叫，左臂早扭出了臼腕，把来一并用力夹在怀里，毫不放松。半路上遇着祝永清、刘麒兵马，一同合队归营。到了中军，希真升帐，各将参见，丽卿把矮虎掷于地下道：“孩儿活擒了一个，不知是谁。”众将看时，只见夹得七窍冒红，已是死了。有认识的道：“这是矮虎王英，就是扈三娘的丈夫。”丽卿道：“啐！这贱婢颠倒嫁出这一样东西。”便叫刀斧手来枭首。永清上前看道：“你们眼花了，是活的，

说他死。”希真已知其意，上前看道：“果然晕转来了，快抬去后面将息，好去换娄熊。”

希真进帐，不多时，林冲遣人来下书，要将娄熊换矮虎。希真批：“天色已晚，来日一早阵上交换。”希真对永清道：“他矮虎已死，怎好去换？”永清笑道：“泰山放心，小婿自有妙法，医他活来。”便叫随营铁匠，连夜打造一枝铁杆，比了尺寸，鸡子粗细，下面分了八字脚，打好了眼，取副鞍鞅来，把铁杆杆的鞍鞅上钉牢了。当夜无话，次早永清叫牵匹马来，那钉铁直竖在鞍鞅背上三条肚带扣紧，取过那王矮虎的尸身，七窍的血都拭抹干净，仍与他穿着衣甲，反剪绑了，擎将起来，把那枝铁杆尖头往粪门里套入，插将进去，直通到胸口，两腿跨在鞍上，两脚套在镫内，又把条绳子吊住了两脚，兜在马肚下，扎抹好了。众人看那王矮虎时，直挺挺的骑在马上，颠倒了头，闭着眼，好似酒醉汉一般，把个陈丽卿笑得打跌，众人都不住的笑。丽卿忍着笑道：“头这般挂着，恐看出破绽。”希真、永清都道：“不妨，倒像害羞的模样。原是瞒他一时。”遂传令出阵。恰好林冲也引兵出来。

两阵对圆，扈三娘已在阵前。林冲在马上高呼道：“快把我王矮虎送出来，还你那娄熊！”对面阵希真立马阵前道：“你把娄熊与我看了，方肯换与你。”林冲叫把娄熊推出阵前，却是穿件单衣，散着手，步行出来。只见那边陈希真阵上放出王矮虎，反剪了手，骑在马上，低着头，只不做声。一声鼓响，娄熊跑回本阵。这边把那马加了一鞭，那马驮着矮虎，泼刺刺的跑出阵去。原来那马没人驾驭，竟又到斜刺里去了。一个喽啰连忙带住，矮虎那颗头被马颠得往后

仰了倒去。扈三娘大惊，忙赶上前，叫他不应，看时方知死了。扈三娘放声大哭，抱他却又扳摇不动。众喽啰上前解了绳索，直待松了肚带，鞍辔滚落，方抽出那枝血淋淋的通条来，血和尿粪一齐流出。陈希真阵上的大小兵将，都哈哈大笑。

林冲大怒，吩咐左右：“抬枪过来，待我去生擒这厮。”言未毕，扈三娘早已拍马横刀飞出阵前，大骂丽卿：“小贱人，出来见我！”丽卿挺枪出马，骂道：“无耻贱婢，你还舍他不得！”扈三娘咬碎银牙，抡那口绣鸾刀直奔丽卿。两马相交，战了一百多合，饶你扈三娘狠命相搏，也战得个平手。二人战够多时，扈三娘抵住丽卿道：“且慢，并非我怕你，我这匹青鬃马来不得了，回阵换了马，再来和你瞥个上下。”丽卿道：“好汉子不赶乏兔儿，你也去将息气力，再来领死。先着别个来替你并几合。”三娘飞奔回阵，正待换马，林冲叫道：“贤妹耐一耐，且回营去安顿了矮虎兄弟，待我取这婆娘。”正要出马，三娘叫道：“林冲哥休去，待奴赢了丈夫，亲捉这小贱人来碎割。”林冲扬鞭道：“陈希真听着：正人不作歪事，你省得的，今晚叫你女儿来纳命，我如今不来逼你。”希真此时亦到垓心，一只手挽住女儿的辔缰，一只手把蛇矛，指着林冲道：“谅你这厮也逃不出我的掌握，你欢喜斗兵，斗将，斗阵法，由你拣，你们回去计较。”说罢，牵了女儿的战马回阵，吩咐鸣金收兵，亲自同女儿断后。那边林冲也收了兵。

却说希真回营，丽卿对众人道：“久闻得一丈青了得，果然名不虚传。看他武艺虽强，气力却不如我，若再几十回合，必得他的破绽。”正说间，忽报林冲下战书，乃是扈三

娘单搦丽卿今夜交锋。丽卿大喜。希真恐丽卿辛苦，说道：“我儿权将息一夜休。况且将在谋，不在勇，何必同他力战。”丽卿那肯依，说道：“爹爹休怕他，孩儿今夜便叫他夫妻团圆了。孩儿并不困乏，今夜好月色，岂可空过。若一百五六十合赢他不得，甘受重责。”希真道：“虽如此说，也须小心。”便将战书批回，当夜交战。祝万年道：“趁他此刻全神贯注出战，何不两翼都伏精兵，待得胜，便抄他后路，夺他的寨子？”希真笑道：“林冲也是久历沙场的，此计他岂不防备。我想不如请刘总管带领精兵，伏在清水溪，我等这里厮杀，那里一面攻打濮州。倘得了城池，胜夺寨子多矣。”计议已定，当命丽卿入营将息。当时刘广父子三人与苟桓、真祥麟、范成龙领兵去讫。

丽卿依令，便吩咐马夫将枣骝剔拂，上匀水料，溜了几转，将息着。那女兵将梨花枪、青^鐔剑都泡洗拭磨了一番。丽卿用了饭食，自己先全装披挂停当，吩咐女兵都去吃饭将息，预备阵上伏侍，便在中军帐后侧首放一把交椅，叉着手坐着，同永清说些闲话，看看天色，笑嘻嘻的只等晚来厮杀。正说话间，只见希真出来，夫妻都忙立起。希真看了丽卿结束了等候，也是欢喜，因说道：“我儿，你这般与国家出力，我甚欢喜。左右取酒来，我劝你三杯，壮你的英雄气。”丽卿跪下接饮三杯，谢了，立起笑道：“爹爹纵着孩儿野性，索性赏孩儿吃个畅。”希真笑道：“痴丫头，吃醉了，怎好厮杀？”丽卿道：“便是古怪，孩儿的本事好似藏在酒瓶里的，吃了酒便使得出。”希真笑道：“倒要看你。前日御赐的那坛真乙酒还未开用，赏你吃了罢。”丽卿大喜，拜谢。希真对永清道：“贤婿陪他，管着他，休叫十分

醉了。”永清领令。希真入后帐去了。夫妻二人就吩咐在中军帐后金龙大纛下排一张桌子，二人对面坐了，裨将们摆上按酒过来，二人畅饮，说些战阵上的事务。

却说林冲回营，扈三娘把丈夫用棺木殓了，浑身换了素服，祭奠了，痛哭了一场，着人送回城去。林冲已得希真批回，等天晚决战。扈三娘道：我不斩陈丽卿，誓不回营。”林冲道：“贤妹不要太气苦，将息些，好去鏖战。更且不可太猛，倘那厮诱敌，切不可追去。那小贱人好弓箭，也须防备。”扈三娘点点头，说不尽怨气冲到斗牛。看看天晚，东山推上那玉镜，林冲等饱吃战饭，领兵出阵，同邓飞、马麟押阵，扈三娘一马先出。到营外，把人马列成阵势，齐奔希真营来。希真营前小校飞报中军，丽卿正饮得高兴，听见了，立起身道：“玉郎，不要吃了。吩咐把残酒收过，待我擒了一丈青来祭他开刀。”当时希真出帐，传令开营迎战，叫永清道：“贤婿帮我押阵。”永清领命。朴通通号炮响亮，希真、永清领兵齐出，丽卿就中军帐前上马，众多女兵拥簇着随后出营。

到了战场，两阵对面，都把强弓劲弩射住了阵角，发擂已毕，品了三通画角。那边林冲阵上，邓飞在左，马麟在右，扈三娘在前面，居中立马，竖着一面大白旗，上面八个银字，写道：“地慧星美人一丈青”。那一丈青不戴头盔，把那万缕青丝绾着个朝天大髻髻，把一匹白绫齐眉上缠裹了头额，摘去了珥珥，洗去了脂粉，披一副本色白缎衬底烂银细鳞铠，系一条白罗粉蝶裙，骑着银鬃白马，背后四面白绉方旗，垂着两条清水绦的威风，右胯下斜挂着法宝囊，横着那两口鍔银熟钢绣鸾刀，浑身上下雪练也似的白。这边阵上

希真、永清左右分开，让丽卿出马。只见红旗飘动，丽卿从阵里纵马而出。那丽卿头戴闪云凤翅金冠，耳上垂着赤金点翠明月珰，穿着那副猩红衬底连环锁子黄金甲，背上四面三尖赤火飞豹旗，大红湖绉花绣着两条文武威风，系一条猩红紫微缎百摺宫裙，左手揽辔，右手倒提着那枝干红西缨梨花古定枪，左胯下悬着一口青镡宝剑，一张宝雕弓，右边麒麟袋内排着雕翎狼牙箭，坐下那匹枣骝火炭飞电马，醉颜微酡，笑嘻嘻的来到阵上，浑身上下好似洪炉里钳出一块赤炭，背后一面大红猩猩旗，泥金大书着：“敕授无敌折冲将军飞卫红娘子”十三个大字，字画飞舞遒劲，想是祝永清与他写的。

那时月色明亮，两阵上点起成千的火把，照耀如同白昼。只见战鼓响处，扈三娘出马，大骂道：“狠心毒肺烂坏五脏的小贱人，使出这般毒手来，不要慌，吃你老娘一刀！”丽卿笑道：“不知死活的贱丫头，将息好了，不要杀到半儿不结，又推甚么事故。”三娘凤目圆睁，拍马轮刀直取丽卿。月光之下，两个女英雄扭成一堆，搅成一块，鞍上四条玉臂纵横，坐下八盏银蹄翻越。这单枪好比神龙出海，那双刀好似快鹞穿云。那一个只为夫君报仇，不顾生死性命；这一个要替皇家出力，那管利害吉凶。两边阵上，战鼓震天，呐喊扬威。厮拼了一百多合，全无半点输赢，两边兵将都看呆了。希真、永清称赞不已，林冲等也都叹服。丽卿战够多时，不能取胜，心里焦躁，想道：“不这般诱他，如何得手。”便把那枝枪搅了花心，往后面吐出去，这个势子是杨家秘传，叫做“玉龙晾衣”。三娘也识得，正要他盖来，丽卿故意不用，反往下一捺。三娘见了破绽，忙使个

“金蛟劈月”，掠开那口刀，往丽卿嗓子上刷的喝着，横劈过来。只道着手，那知丽卿正要他如此，便把腰一挫，凤点头，霍地往三娘刀口下钻过。三娘劈个空，丽卿早钻到三娘背后，顺手抽转枪，拖篙势往三娘腰眼里便刺。三娘见劈空，吃了一惊，忙转马，把刀横往后面下三路扫去。说时迟，丽卿的枪已刺着三娘的护腰兜儿上，只争得未曾透入；那时快，三娘的刀掉转来，恰好当的一声，刀背格在枪的古定上，这叫做大勾手。丽卿吃他扫开枪，也抢了个空，往侧边打一个趺踉，豁地两匹马都分开。丽卿抢在林冲那边，三娘抢在希真这边，中间隔得不远，都兜转马头立定了，喘着气厮看。但见满地月华，露水明亮。希真、永清望见，都连叫可惜可惜。那边林冲替三娘捏了把汗，叫声惭愧。三娘喘呼呼地骂道：“险些儿着了贱人的手。”丽卿道：“造化你这婆娘。”两个又交马斗了二十多合，仍是一样，大家都不济事，都带转马回本阵去了。

丽卿到阵里下了马，解去了裙子，女兵接去收了，露出大红湖绉单叉裤，盘膝坐在月亮地上，说道：“且等马收收汗，再去战这婆娘，不赢他誓不回营。”永清也下马道：“姐姐何苦如此，再战时，待小弟放一枝冷箭，射倒他罢休。”丽卿道：“不要，不要。若是暗算赢了他，也吃人笑，这厮死了也不佩服。”希真道：“你也厮强，就着兄弟帮你打甚紧！”丽卿道：“不妨，我自己好射他。方才可惜，已诱得进了路，却被他溜撒滑了去。”说罢，便绰枪上马。军士们添换了火把，仍就起鼓出阵。扈三娘回阵也下了马，叫军士取水来吃了几碗，解下白绫缠头，抹抹汗，松下了背上方旗，略坐坐，喘息定了。听得对阵起鼓，仍提刀上马。林

冲道：“贤妹如果不见输赢，不如罢休，还是用计的好。”三娘道：“林哥哥放心，奴定要结果这小贱人。”当时纵马后出，丽卿已在阵上。

两个更不打话，交马便战，刀来枪往，枪去刀迎，又并了五六十合，毫不分上下。丽卿想着法儿诱他，三娘再不当。丽卿带转马头往斜刺里便走，三娘叫道：“识得你的臭弓箭，谁来怕你！”纵马追来。丽卿挂了枪，拈弓搭箭，回身便射。三娘月光下看得箭来，把刀去一隔，只听铮的一声，正射在绣鸾刀的龙口上，火光四迸，那时最快，说不了，丽卿第二枝箭又到。三娘却不防到丽卿的连珠箭，急忙躲闪，那枝箭从耳朵边擦擦的穿过，觉得箭翎拂着有些疼痛。三娘吃一惊，不敢追赶，回马便走。丽卿兜回马，第三枝箭对三娘后心射来。三娘听得背后弓弦响，使一个镡里藏身。丽卿又射个空，大怒道：“我射倒你马，看你走那里去！”

这分际，希真、林冲都放马过垓心界，各照顾自己的人。只见丽卿倒追三娘转来，正待放箭射那银鬃马，弓未开满，三娘早已将右手的刀挂了，取出那五爪锦龙套索翻的撒过来”丽卿闪不迭，忙把弓来隔，左臂上早被搭住，三娘便收了丝绦。丽卿撒了弓箭，要用手去夺，月光影里，看见丝绦上近身数尺都是利钩，手近不得，急抽出宝剑要去割那丝绦。吃三娘尽力一拖，丽卿用力一挣，两骑马都打了个蹭蹬。林冲见搭住了丽卿，骤马挺矛直奔过来。三娘见有帮手，便将左手的刀也挂了，索性两手用力来扯丽卿。正还两相凝住，希真早已挺矛出马，挡住林冲。丽卿却心生一计，便顺着三娘拖势直冲过去，手起一剑，向三娘面门劈去，三

娘急起左手，夺住丽卿的剑，丽卿左手便扭住三娘，三娘急撇丝绦回手相扭。那两马八蹄在场上打了几个团团。只听得丽卿喝声下去，两人一齐翻下马来。林冲大惊，急撇希真来救三娘。丽卿早已翻身上马，插剑取枪，与希真一齐刺林冲。林冲无心恋战，就地下抢了三娘，飞马逃回本阵。看那三娘，早已被丽卿颈上扼死。林冲大怒道：“丽卿这贱人，下出如此毒手，我今日不报此仇，誓不为人！”便教数卒舁三娘尸身回城里去。这里急挥全军，尽力掩上。

此时希真、丽卿已回到阵中，见林冲大队掩来，希真便吩咐众将道：“你们轮流抵御，只许败，不许胜，诱他数十里。待他自退，然后再追，自有妙遇也。”众将领诺。林冲已杀到面前，祝永清一马当先敌住林冲。林冲大叫：“那狼心毒计的贱人出来见我！”永清大喝：“贱配军，到此还不服输！”林冲大怒，振奋军威，挺矛直取永清。永清不慌不忙，展开画戟迎斗。一边计在诱敌，自觉安闲；一边志在报仇，独奋武怒。两边一来一往，斗到四十余合，永清诈作力乏，虚晃一戟，勒马而走。林冲骤马追上，左边邓飞，右边马麟，一齐挥众掩来，官军挡不住，纷纷逃走。林冲追上一段，栾廷玉挺枪骤出，挡住林冲，大喝：“贱配军，休得无礼！”林冲道：“你将毒心的贱人献上，便饶你不追。”栾廷玉道：“你且将王氏夫妻头颅还了我再说。”林冲听了这话，怒气填胸，不顾死活杀上来。栾廷玉斗了二十余合，林冲勇猛异常，廷玉只得拖枪而走。贼军喊声动地，蜂拥而来，官军不敢迎战，飞速前逃，此时西山月落，天已黎明，林冲望见丽卿在官军队里，大叫道：“贼婆娘转来，与你并三百合！”丽卿大怒，抡枪回马，直奔林冲，大叫：“你们两个

死得不够，还要来讨添头！”林冲咬牙切齿道：“我今日不戳杀你，誓不回城！”丽卿一味笑嘻嘻的迎斗林冲。斗不数合，丽卿回头见本阵已退远，急忙勒马奔回。林冲那里肯舍，与邓飞、马麟领兵狠命追来。丽卿马快，早已远远逃去。林冲又追上一大段路，只听得官军队一声鸣金，一齐立定，万年从左边杀出敌住邓飞，廷芳从右边杀出敌住马麟，希真从中央杀出敌住林冲。六人六骑，六般军器，扭住便斗，两阵鼓角喧天，呐喊震地。

大战了好一回，太阳离地三尺，已是辰牌，林冲早已追上六十余里。林冲忽然想道：“陈希真只望后退，必有诡计。我此刻人马大半在此，城中所留无几，却不稳便。”想至此际，大为着急，只见希真又退去了，林冲便止住军马不追，忙改后队作前队，叫邓飞、马麟断后，自己领一半人马飞速回城。希真见林冲一退，即便挥军掩杀过来。邓飞、马麟见官军杀转，即忙率众奋勇拦住。谁知起先盛气而来，此刻顾后而返，军心惶惑，锐气顿消。希真吩咐各队擂起战鼓，画角齐鸣，官军呐喊一声，杀气风生，二万名锐卒，风驰电卷而来，霎时间喊杀连天，贼兵纷纷溃散。邓飞、马麟严行约束，不能禁止。陈希真、祝永清、陈丽卿、祝万年、栾廷玉、栾廷芳一齐追上。娄熊忿被擒之耻，见邓飞在前，便骤马追去，邓飞急忙还斗。两人奋力相敌，狠斗数合，娄熊搥伤邓飞，邓飞却打死了娄熊。栾廷玉急忙追上，救娄熊不及，顺手一枪，刺邓飞于马下。马麟逃入乱军丛中，吃栾廷芳看见，骤马追入阵中。马麟急回头一看，廷芳一刀，早已头颅飞去。贼军鸟骇兽走，霎时溃散已尽。希真便命全军火速赶上，追击林冲。林冲一心记挂城中，那里还敢返斗，

况且此时离希真已远，便一口气赶到城下。到得城下，方才叫声苦，只见那城上已尽是广平府官军旗号了。

原来刘广领了苟桓、刘麒、刘麟、真祥麟、范成龙，由清水溪一直抄入，黎明时节已到濮州城前。当时领兵直逼城下。城内张横、张顺得了清水溪的伏路探报，早已晓得，见军官到来，悉力备御。刘广见贼军备御，便传令奋勇攻城。城上灰瓶石子，铁桶也似守住。刘广与苟桓踌躇商议，苟桓道：“我们既已到此，且只管尽力攻打。此刻贼人强打精神拒敌我们，我们休要让他。况且林冲那枝军马，我料陈统制必定破得。若此路一破，城内军心惶惑，此城立破矣。”刘广称是，又道：“我此刻可将兵马分作四队，其三队分攻东、西、北三门，留出南门，使他有条出路，他自然弃城得快了。我却用那一队人马伏在魏河渡口，邀击其归路，可令他全师覆没。”

当下计议已定，便派刘麟率领水军二千截住魏河，苟桓领兵四千陆地埋伏。这里真祥麟攻东门，范成龙攻西门，刘广领刘麒亲攻北门，一齐枪炮弓矢，卷上城去。自黎明攻起，到了巳牌时分，城中不闻林冲消息，果然人心惶惶。刘广见贼兵守法渐乱，便命布上云梯，刘广亲自当先登城。刘麒见父亲登城，即忙跟了上去。众将见主帅及公子俱已登城，便舍死忘生一齐冲上。刘广勇猛当先，一柄大刀横砍贼人，贼人大乱，登时官军布满城上，北门已破。贼兵不待主将号令，早已纷纷奔出南门。张横、张顺知不是头，也急忙从南门逃出。那边真祥麟已杀入东门，范成龙已杀入西门。刘广入城，城中贼兵溃散已尽。刘广便传令将旌旗插在城上，派兵登城守备，一面出榜安民，一面差真祥麟，范成龙

去追捉张横、张顺。

那张横、张顺逃出南门，身边尚有千余名从骑，一抹地奔到魏河。正还未到渡口，只听得林子里一声炮响，一彪官军杀出。为首一员将官，手提黄金双铜，正是刘麟，大喝道：“逆贼逃向何处”张横、张顺大怒，回顾众人道：“我们杀了这厮再去，走的不算好汉。”众人一齐奋勇迎杀。正在呼斗，忽背后一声呐喊，又是一彪官军杀来，乃是真祥麟、范成龙从背面杀来。众贼前后受攻，支持不得。张横、张顺一面苦斗，一面叫：“众儿郎休要走！”那众贼早已不由分说，纷纷溃散。二张即忙舍命杀出，夺条血路而走，身边从骑只剩三百。行不数里，林子里又是一彪官军杀出，苟桓跃马横刀，拦住去路。张横、张顺正欲迎敌，回头一看，那三百从骑已逃走不知去向了。张横对张顺道：“兄弟，今日我和你同死。”一齐杀奔苟桓。苟桓见他只得二人，便叫众军士打个圈子，团团围定，自己单刀匹马，直取张横、张顺。二人本是好手，更兼今日有死无生，拚命死斗，自然十分凶猛。幸系苟桓手下亦不平和，足足抵敌得住。当时围场三骑马，团花簇锦的斗了四十余合，不分胜负。此时刘麟、真祥麟、范成龙已到。苟桓战了多时，不能取胜，便又斗数合，诈作力乏，虚掩一刀，回马而走。张横骤马追上，张顺急叫：“哥哥休中他拖刀计！”话未绝，苟桓一刀劈去，张横急闪过。张顺救哥哥要紧，骤马赶上。苟桓刀劈个空，却又撞着张顺，苟桓便乘势刀背打去。张顺闪个不迭，翻身下马。张横急救张顺，刘麟一马早到，将张顺就地抓去。张横急追刘麟，苟桓便从后追上，摆开大刀，舒出左臂，将张横背后勒甲丝绦揪住，用力一扯。张横用力一挣，苟桓便用刀

柄尽力一敲。张横挡不住，翻身下马，众军一齐上前捆捉去了。苟桓便会合刘麟、真祥麟、范成龙，押解张横、张顺，一齐回转濮州，由南门进城。

那边林冲已在攻打北门。刘广接着苟桓等，解到张横、张顺，大喜，便将二张捆绑了，押到城上，指与林冲看。林冲大怒，恨不得跳上城来乱砍，奈贼兵早已志丧气尽，毫无斗心。希真大军已由背后杀来，刘便令开门出战。林冲到了此际，腹背受敌，饶你武艺通天，早已无能为力，更兼手下兵卒散亡已尽，官军四面杀来，如何抵挡得住，只得大吼一声，舞着一枝蛇矛，落荒而走。祝永清、刘麟见了，一齐追上。林冲一枝蛇矛，带招架，带逃走，溜脱了性命，身边只剩得几十个人。逃出濮州地界，暮色已深，栖身古庙之中，打了火食。渐渐月轮推上，照得殿庑明亮。林冲抬头看那庙中神灵，想起那年雪夜草料场之事，宛然这般景象，一阵心酸，不觉泪如泉涌。渐渐定了神志，看旁边几个兵丁伴着，也是没声没气。林冲前情后节想了一回，又想到今日之事，暗想：“这事怎好？公明哥哥把濮州交付于我，原是万金重任。我因王英夫妻死得太惨，急图报仇，却是鲁莽了些。不料陈希真串同刘广，袭取城池，直弄到兵散将亡，一败涂地，我林冲直如此命慳。如今欲图恢复，实实无计可施。若回梁山，有何面目。又不知山寨中被困情形，近日怎地模样，好生记挂，只有且回山去。”等到天明，林冲一路垂头丧气，意懒心灰。不日到了梁山，诉说濮州失陷之事，宋江、吴用等一齐惊倒。林冲自此终日长吁短叹，眠食减损，渐渐颓唐。按下慢表。

且说陈希真逐去林冲，与刘广会合兵马，一同进城。众

将见两日之内收复一城，无不欢喜。当将张横、张顺解往大名府监禁，谨将恢复事宜，申奏朝廷，这里开筵庆贺。不数日，朝廷恩旨下来，加封陈希真怀化将军、顺诚子，标下众将均各按功升赏，从优奖励，就敕兴兵进剿梁山。希真等谢恩讫，便回本任，简练军马。这一回已将濮州之事交代明白，下一回再说云天彪攻复嘉祥。

第一三一回 云天彪旗分五色 呼延灼力杀西门

话说云天彪收复泰安、莱芜之后，全军将士都在莱芜尚未发放，已奉到褒嘉圣旨：云天彪着升山东留守使，封忠勇伯，节制全省，移驻兖州，即命进攻嘉祥；傅玉、风会、毕应元等均加升衔，遇缺即补；庞毅授马陔镇防御使；李成追赠宣威将军；哈芸生给予都监职衔，俟养伤平复，再行就职。天彪及众人均各谢恩。此时天彪已将泰安、莱芜善后事宜办理清楚，都省已委员弁下来接理。天彪即将所有克复泰莱之将弁军马，即日起行。一路上军容阔大，武备威严，万队旌旗，雁行鱼贯，联行駟道，飞渡壕梁，端的是胜军之卒，勇气百倍，不日间浩浩荡荡直抵兖州。早有细作飞奔嘉祥，报知呼延灼去了。

且说呼延灼自那年嘉祥失守，幸蔡京潜地通谋，因而复得。呼延灼因想起前番因城小壕浅，以致官兵攻围，难以支持，便将城基拓大了一里多，又比旧城加高丈余，城壕也开阔了一丈，掘深了五尺。呼延灼亲自阅看，端的雉堞巍峨，连云蔽日，真个是金城汤池，万夫莫开。呼延灼心中甚喜：“这番官兵无奈我何了！”近闻云陈两处攻复梁山外郡，势如破竹，呼延灼倒也心惊，便教众兄弟们加紧防备。这日忽报云天彪已由莱芜起兵到来，呼延灼集诸将商议道：“云天彪新克泰安、莱芜，乘胜而来，锐气正旺，锋不可当，我们

只得严紧把守，再定计议。”韩滔道：“以小弟愚见，兄长所议恐有不妙。此刻他新战之后，劳乏未定，又复奔驰远来，是其失着。我们可速发精锐迎击，先打他个下马威。他锐气一挫，自然受我所制。若自保城池，他必四面攻围，我外面一无救援，直待旷日持久，粮尽力敝，束手就擒，悔之晚矣。”彭玘道：“韩兄议是。但发兵迎击，亦非胜算，不如屯兵城外，安营列寨。一俟他到来，营伍未定，我便纵兵掩击，这是以逸待劳，必然得胜。”宣赞、郝思文都称彭玘议是。呼延灼依议，便传令至南旺营，教单延珪、魏定国加紧防守。这里命宣赞、郝思文守城，自己与韩滔、彭玘精选雄兵二万，出城扎寨，分为三队：呼延灼领中营，韩滔领左营，彭玘领右营。分派已定，个个磨拳擦掌，等待官军。

这日傍晚，前面探报云天彪已到了卧龙山。呼延灼忙问：“已安营否？”探子答言：“方才到的，尚未列阵安营。”呼延灼道：“趁他尚未列阵，我们一鼓前行，先去袭击一场。”说罢，传令三军，一齐拔动，飞速进去。顷刻到了卧龙山，时已掌灯，只见官军方在安营。呼延灼便传令三军，呐喊一声，一齐冲去。官军慌忙迎敌。呼延灼勇猛冲先，早已杀到阵前。只听得官军阵后一声号炮，霍的竖起一枝海棠式的大灯矗来，当先一员虎将，手提九环泼风大砍刀，正是风会。大喝：“逆贼休乱闯！”一刀对呼延灼的面门砍来。此时呼延灼仗着冲驰怒气，也无回言，舞着双鞭，直斗风会。韩滔、彭玘见了，一齐上前相助。只见官军左边，又是一派蝙蝠式的灯矗，翻翻滚滚出来，直抄贼军右边来了。呼延灼看到此际，晓得官军有备，袭击无益，急忙与韩滔、彭玘收集军马，飞速退回。只见右边林子里又是一队葫芦式的

灯轟，声声呐喊，山岳动摇，贼兵个个惊骇，纷纷离乱。呼延灼严行约束，保军退走，只见官军也不追赶，那几队灯轟煌天绚地的收归卧龙山去了。

呼延灼、韩滔、彭玘收兵回营，安插了人马。呼延灼对韩滔、彭玘道：“我此番出去，原想乘他不备，得个胜仗，不料这厮仓猝应变，有如此纪律。我此计不成，如何是好？”韩滔、彭玘都踌躇了一回，韩滔道：“这厮经我此番冲突，必然盛怒而来，须得厚集其阵以待之。”彭玘道：“还须两翼都伏精兵。”呼延灼道：“且慢。方才我看儿郎们一闻官军邀击，早已纷纷惊窜，毫无斗志，这大非好处。我如今只得严申赏罚，约齐队伍，方可厮杀。至于天彪那厮要来，我也只得和他拚命一战，生死存亡尽在今日，更无他顾。”韩滔、彭玘都变色点头。当夜呼延灼传令三军，分派旗色：呼延灼用红旗，将中军，大纛、副纛、领队旗、门旗、牙旗尽是红色，大小将弁尽是红缨狮子盔、猩红衬底连环甲，枪上尽是朱缨，箭翎尽是赤羽；韩滔用青旗，将左军，大纛、副纛、领队旗、门旗、牙旗尽是青色，大小将弁尽是青铜兽面盔、青狮铁叶甲，枪上尽是青缨，箭翎尽是青羽；彭玘用白旗，将右军，大纛、副纛、领队旗、门旗、牙旗尽是白色，大小将弁尽是铺霜白铁盔、烂银细砌鱼鳞甲，枪上尽是白缨，箭翎尽是白羽。呼延灼申明号令，摆列队伍，鼓舞士气，等待官军。一夜部署，天已黎明。

云天彪在卧龙山部署营伍已定，聚集众将商议道：“呼延灼这贼，甚是鲁莽，今日进兵，当用何法破之？”刘慧娘道：“他背城列营，先期冲突，分明自知难以坚守，故为此力战之法。如今公公可拔寨徐徐前进，容媳妇看其列营之

法，便可设计取胜也。”天彪称是，当时传令三军拔寨，缓缓而行。不一时，已望见呼延灼兵马。天彪便传令众军扎住阵脚，教刘慧娘驾起飞楼，先行观看形势。

慧娘领令，就中军阵内驾起飞楼。慧娘在飞楼上闪开慧眼一看，只见贼人阵列三军，旗皆一色。看了多时，四周并无杂骑，暗点头道：“此乃春秋时夫差争盟之法。贼人用此，其背城死战之意，不问可知。”便下了飞楼，走上帐来，将这番情形告知天彪。天彪便道：“他既如此，我军亦可分为三队，严明旗鼓，与他鏖战一场。这里另派回部兵马分伏左右，如大军得胜，便一同协力攻城；如未能取胜，可诱他穷追过来，却教回部兵马从间道抄袭嘉祥，此城可破也。”慧娘道：“公公如要分三军鏖战，媳妇有一布阵之法，可以胜他。”天彪问何法，慧娘道：“他中军既用红旗，红乃火色，我中军可用黑旗以胜之；他左军青旗，青属木，我右军当其左，可用白旗以胜之；他右军白旗，白属金，我左军当其右，可用红旗以胜之。我每军装束也令与旗帜一色相同，只须每军各添向导兵一队。其向导兵旗帜，亦各如本军旗帜之色，但须边镶杂色为别。各军进退，全凭镶色旗为号。又另设三队间色旗，乃是紫旗、淡红旗、月白旗。中军用紫旗盖头，左军用淡红旗盖头，右军用月白旗盖头。紫者，水克火也；淡红者，火克金也；月白者，金克木也。这三色既与本军旗色各相似，而又有克制之妙。此三队正军，旗色如此。此外可设游骑数队，旗用绿色。回部伏兵可用杂色。公公以为如何？”天彪道：“吾儿真有神化不测之机也。但游军绿旗，不如老实用了青旗。你左军既用红旗，可即教回部为左军，不必另作伏兵。另换旗色矣。”慧娘称是。当

时天彪便传令众军列阵布旗，一一如议。天彪与傅玉、云龙以黑旗领中军，风会，闻达以白旗领右军，哈兰生、沙志仁、冕以信以红旗领左军，毕应元、庞毅、唐猛以青旗领游军。四队人马，整齐明肃。另派孔厚与欧阳寿通领五千人马保护刘慧娘，在高阜瞭望。

次日黎明，天彪传令三军一齐出营。三声炮响，号角悲鸣，杀气横飞。呼延灼闻官军出营，也传令三军一齐迎战。当时品了三通鼓角，两阵对圆。呼延灼见官军旗帜尽是间色，毫不为意。便一齐擂鼓震天，呐喊动地。呼延灼早领着红旗兵直取天彪中军，天彪紫旗兵大呼奋击。只见尘沙起处，戈甲齐明，这边红旗好一似飞扬烈火，那边紫旗好一似烂漫英霞。红紫二队历历分明，大呼酣战，足有半个时辰，不分胜负。呼延灼怒极，舞动双鞭直冲官军，只见官军队里那位总管傅玉，将枪往后一摆，紫旗队里一声鸣金，那群紫旗兵豁地分为两队，向中军阵后抄回去了。呼延灼定睛一看，只见官军队里露出一大队黑旗兵来。呼延灼见是黑旗，晓得官军以水克火，但心中毫无顾忌，只是挥动红旗兵卷杀过来。红旗、黑旗搅做一团，红旗冲黑旗，正是惊电穿云；黑旗裹红旗，却像浓烟蔽日。两阵中千人呼喊，万马奔驰，直杀得天旋地转，电骇雷崩。官军早已退了五六里，贼军也不知不觉的追了五六里。

呼延灼正待力追，忽报后面左军青旗兵来了。呼延灼大喜，便差人飞速传令到青旗队里，叫韩滔便将青旗兵抄入官军黑旗背后去。使人去讫，呼延灼得意扬扬，尽力追击黑旗。只听得自己后队一片声叫起苦来，原来那青旗兵竟把呼延灼的使者杀了，一派强弓劲弩单拣他红旗射来也。呼延灼

目瞪口呆，罔知所措，急救后队看望。又叫声苦，那青旗队里何尝有韩滔的魂灵，正是毕应元、庞毅、唐猛领着游军翻翻滚滚的杀来。呼延灼大惊，那队红旗早已大乱。云天彪、傅玉、云龙一齐领黑旗兵掩杀转来，前面黑旗，后面青旗，将呼延灼的红旗裹在当中，正是重虹斗彩，叠锦争光。呼延灼整整一队红旗，看看已乱行错伍。呼延灼严申号令，约齐了阵法，教众儿郎一齐立定，且看门户。只见官军青黑二队打个圈子，喊声振天，却并不掩杀过来。呼延灼看那官军西南角上队伍疏乱，便领全队红旗兵向西南冲去，一声呐喊，一带红旗透出重围。回看官军，那队青旗兵已不见了，只是大队黑旗扎住一个大方阵，鼓角怒号。呼延灼无心还斗，只领着那队红旗，望回嘉祥的路便走。行不数步，前面早有白旗挡路。呼延灼约定红旗，细细看认，前面旗色极像彭玕的白旗兵，便不管生死吉凶，直迎上来，走近前时，方叫声苦，只见是风会、闻达驱着那白旗掩杀过来。呼延灼大惊，急忙走转。那风会、闻达已领白旗兵追来，前面又撞着那队黑旗兵，急得呼延灼进退无路。只见那队黑旗只是不动，白旗队里一声鸣金，那群白旗顷刻云收雾卷的不知去向了。背后人喊马嘶，尘土障天，飞到一队青旗。

呼延灼此时已目迷五色，不辨风尘，只得押定红旗，且看来势。那队青旗已顷刻飞到面前，呼延灼定睛一看，方才大喜：“这番真是韩滔的青旗兵到也！”韩滔却大吃一惊，忙问：“呼延哥为何在此？”呼延灼忙问怎地了，韩滔道：“方才初交兵时，小弟见哥哥陷阵，小弟急忙冲进阵来，却吃官军白旗、月白旗裹住，混战多时，不能得出。等得他收兵而退，小弟却闻得后军飞报有一队红旗冲出官军阵里，奔

向嘉祥城去。小弟只道是哥哥突阵回城去了，为何还在这里？”呼延灼此时神昏气乱，不知所答，只问：“我那彭玘的白旗兵怎样了？”韩滔答言不知。呼延灼道：“不料云天彪这厮如此利害，我被他旗色一乱，弄得不知所为，不知他自己怎生认得。为今之计，只有他的黑旗一队我们没有此色，料他不能相混，我与你并力去击他的黑旗。”韩滔道：“适才向嘉祥去的那队红旗，不知是何路兵马。”呼延灼道：“云天彪大军在此，那红旗料不过是游骑之军，且是由他。”说罢，便将青旗、红旗并为一队，望着官军的黑旗尽力追来。

云天彪在黑旗队里望见贼军商议多时，忽然并力追来。天彪大笑道：“呼延灼果然追我黑旗，真没见识也！”便教傅玉、云龙拔寨齐退。呼延灼那里肯舍，与韩滔狠命相追。只见黑旗前走，青旗、红旗后追，又追上六七里。此时场上旗帜，净存青、红、黑三色。只见官军黑旗队里一声鸣金，军马一齐立定，阵边画角齐鸣，阵中战鼓好似数万雷霆一时并发，黑旗兵呐喊震天，云飞潮涌般卷上来。天彪居中，傅玉在左，云龙在右，一齐杀奔贼军。呼延灼慌忙敌住天彪，韩滔慌忙敌住傅玉，那云龙已挥两翼兵马直抄贼军。霎时间，四边鼓角喧阗，烟尘驰突，贼兵早已纷纷惊乱。韩滔在阵云中苦斗傅玉，瞥见自己兵马已乱，心中一慌，吃傅玉乘间一枪，刺中心窝，翻身下马。呼延灼斗天彪，本领原敌得过，怎奈佐将已亡，兵马已溃，到此也难为力，大吼一声，冲出阵云，一抹地向西北方去了。贼兵早已纷纷溃散，霎时间那班青旗、红旗的贼兵逃亡无踪。天彪、傅玉、云龙统领着黑旗大队，掌得胜鼓向嘉祥进发。到了城下，只见红旗、

青旗、白旗插满城上，果然哈兰生夺得嘉祥城也。

原来哈兰生、沙志仁、冕以信领着右军红旗兵，与彭玘白旗兵相敌。这边官军前队是淡红旗，先与彭玘白旗鏖战。哈兰生领红旗在后督战，背后却是毕应元的青旗游军。那前队淡红旗已与白旗战够多时，正值贼军红旗、青旗都已被官军诱入重地。毕应元在后面望见，便与庞毅、唐猛领青旗游军从空隙处冲出，抄击彭玘白旗。彭玘见是青旗，只道自己的人马，不防毕应元驱青旗兵冲直冲过来。贼人不知就里，大骇溃乱。毕应元青旗，哈兰生淡红旗，夹击彭玘白旗。彭玘慌得手乱，吃毕应元抽弓搭箭，飏的射来，彭玘闪个不迭，中箭落马。官军大呼掩杀，贼军白旗顷刻沉没。哈兰生便收过了淡红旗，单用了纯红旗，故意从毕应元青旗队里冲出支袭嘉祥城。毕应元见了，便聚集青旗兵转来掩击呼延，故尔呼延灼后队吃官军乱箭冲射。

再讲哈兰生、沙志仁、冕以信领着红旗，直取嘉祥城。宣赞、郝思文正在城上，见有一队红旗从官军队里冲杀出来，只道是呼延灼突阵回城，急忙开城迎入。哈兰生见了，便将红旗兵直入城中。进到城时，宣赞、郝思文大吃一惊，方知中计。回回兵早已尽入城中，城中贼军大骇溃乱。哈兰生铜人横扫，所向无前，沙冕二人长枪卷舞，回兵奋勇厮杀。宣赞还想抵御，吃哈兰生展开铜人，舒出左臂，龙探爪抓住勒甲丝绦，尽力一扯，宣赞翻身下马，众回兵一齐上前捆捉去了。郝思文大惊，急想逃出城外，恰吃沙志仁拦住了，一枪刺中肩窝，掀下马来，后面扑至冕以信，就地一抓，生擒去了。城中贼兵吃众回兵纷纷乱杀，早已有一大半向别门逃走了。嘉祥已破，贼兵已尽，哈兰生便命完封仓

库，点兵登城，等待大军。不多时风会的白旗兵，毕应元的青旗兵，都陆续进城。随后天彪黑旗大军也到，孔厚、欧阳寿通保着刘慧娘一同进城。天彪到了县堂，众将纷纷献功。天彪一一慰劳，记功录簿，传令众兵将就在城中休息一日，以便进攻南旺营。按下慢表。

且说呼延灼与天彪鏖战大败之后，单骑逃出重围，初意欲奔回嘉祥，仔细一想，此刻嘉祥必已失陷了，便拨转马头直奔南旺营。那单廷珪、魏定国在南旺营闻得嘉祥鏖战，正欲发人去探听胜负，瞥见呼延灼浑身血污，单骑奔来，二人都大吃一惊，一齐问道：“城中之事怎样了？”呼延灼将上项鏖战之事说了一番，便道：“我此刻全军覆没，单骑脱逃，城中之事，不知如何了。我此刻须得速去救嘉祥，宣郝二兄弟性命要紧，快取些干粮与我。我单骑先去，你二人尽发营中兵随后就来。”单廷珪劝道：“天色晚了，不如且请营中歇一夜再去。”魏定国道：“城中谅未必就至失陷。如果失陷，此刻赶去亦是无益。不如权歇一夜，从长计较。”此时呼延灼也觉有些头目昏目玄，筋力疲乏，只得依了二人的话，就在营中安息。

次日黎明，探子报到，嘉祥城已被官军夺去，宣郝二人遭擒。呼延灼、单廷珪、魏定国都一齐大惊。单廷珪、魏定国面面相觑道：“这怎生是好？”呼延灼道：“二位贤弟听我说，事已如此，我们死守南旺也是无益，不如尽发本营兵马前去尽力攻城，倒还有一层希冀，除此别无良策。”单魏二人想了多时，果然无法如何，只得听了呼延灼的话，尽数点起南旺营兵马，杀向嘉祥城来。到了北门，只见官军在城上，队队旌旗，青黄赤白，插满城头。城楼上端坐着一位天

神，丹凤眼，卧蚕眉，赤面长髯，青巾绿袍，正是云天彪。呼延灼一见，大怒道：“奸计匹夫，快快还我城来！”云天彪抚城温谕道：“呼延灼听者：去顺效逆，所以速祸。尔出身何等，竟乃丧尽天良，甘为强盗，玷辱祖宗，貽臭万世。似此毫无羞耻，一刀何足蔽辜。况今日身无立锥，尚不知自反，真所谓怙恶不悛。料尔等死期不远，本帅也不穷逼你了。这城中寸草尺土，皆天朝固有之物，你若想兴南旺之余党来此撒泼，你且看看，如此城高壕阔，那能攻打得下？梁山贼寨，失在目前，那有粮草接应与你？你细思量之！”呼延灼一听，又气又羞，又怒又悔，只在城下暴跳如雷，回顾单廷珪、魏定国道：“二位兄弟且随我尽力攻城。”单魏二人一齐答应，吩咐众军擂鼓呐喊，直冲北门。城上枪炮矢石，一齐打下，下面贼军喊声振天。足足攻打一个时辰，那里动得分毫。呼延灼只得收兵，且行暂时休息，再定计议。

呼延灼看着那城墙如此高大，壕沟如此深阔，越想越气，越想越悔，不料当年费尽心机，用了如许工程，竟被官兵来趁现成。想到此处，气上心来，便立刻传令军士再行攻打。众军一齐进攻，又攻打了一个时辰，那座城池依旧安然不动。呼延灼气坏了，又只得收军，与单廷珪、魏定国都坐在沙碛上，看着城池，只是叹气。只见呼延灼霍地立起身来，双鞭匹马，直到北门，大叫：“天彪匹夫！敢下来同我并三百合么？”天彪绰着美髯笑道：“量你鼠辈小贼，有何技量？本帅部下强将如云，你既要逞血气之勇，我便委员勇将下来，教你就在城下领死。”说罢，便教庞毅开城迎战。

庞毅骤马抢刀，直取呼延灼。呼延灼挺双鞭拦住，叫道：“且慢，你年老衰迈，可想有基本领，着换个壮年力健

的人来罢。”庞毅大怒，一刀劈下，呼延灼急忙挡住。那单刀如逸电流光，这双鞭如游龙盘彩，大战四十余合，不分胜负。傅玉看够多时，更耐不得，一条枪卷雪也似的冲来，只见对面也是一条枪流星价赶到。傅玉一看，正是单廷珪。傅玉便搦住单廷珪。当时北门外四人四马，搅做一团，酣呼厮杀。云龙在城上望见对阵魏定国横着那口熟钢刀，闪舞金花，大有纵马杀出之势。云龙便纵马飞出，一口大刀，平飞银练，直奔魏定国。魏定国见是云龙，即忙横刀敌住。三对儿在阵前厮杀，刀对刀，进万道寒光；枪搦枪，起一天杀气。城上官军，沙边贼众，齐声呐喊，鼓角喧天。围场上六位英雄酣战多时，天色已晚，两边只得收兵而回。

傅玉、云龙、庞毅回城，云龙禀天彪道：“贼人不守南旺，却空群来此争城，真是失算之甚。为今之计，何不派将领兵，从间道过去，取了南旺，使他进退无路，必然不战而走。”天彪笑道：“此等无谋鼠辈，何须如此算计。他屯兵城外，力战求胜，一鼓锐气，似乎锐不可当。由我看来，正如草上游魂，不久自散尔。我若间道袭他南旺，倒反示以不武。如今他高兴杀四门，就让他杀个四门。待他四门杀毕，我自有逐他之法。”便派傅玉、云龙、庞毅守北门，派风会、欧阳寿通、唐猛守东门，哈兰生、沙志仁冕以信守西门，毕应元守南门，闻达领铁骑游巡城外。分派已定，众将均各无话。

再说呼延灼、单廷珪、魏定国收兵回阵，三人商议不决，都说：“城池如此坚固，攻打不下，如何是好？”呼延灼道：“当初我造城时，这北门分外坚固，所以攻打不下。如今想来，只有东门还是旧城基，我当初不过略加些工。明

日我就去攻这东门，魏兄弟在此管看北门。我与单兄弟分兵一半前去。”单魏诺诺。当夜无话。

次日，呼延灼、单廷珪领兵，绕道到东门，只见风会早已立马横刀在吊桥边等待，一见呼延灼便大喝道：“贼子那里走，俺老爷等候已久也！”呼延灼大怒，拍马直取风会。风会也怒马相攻。只见银涛忽泻，这单刀乘势横飞；金电斜穿，那双鞭掣风还架。两个一来一往，斗到四十余合，不分胜负。单廷珪在后面正待出马助战，忽见南边一队铁骑兵奔雷掣电价冲来。单廷珪急忙押住了阵脚，那队铁骑早已冲到面前，为首一员大将，手提大刀，声如巨雷，大喝：“贼子，你认识大刀闻达么！”单廷珪也不回言，挺枪迎住。此时呼延灼正斗风会，不暇返顾，单廷珪独挡闻达。两个斗到三十余合，闻达暗想：“此人枪法却好，我当用计擒他。”便又斗了六七合，闻达勒转马头，慌忙便走。单廷珪随即赶来，追了一大程。闻达回头喝道：“你这厮不下马受缚，更待何时！”单廷珪挺枪直取闻达后心。闻达使出神威，拖起刀背只一拍，喝一声：“下去！”单廷珪翻身下马，官兵一齐上前捆住。闻达大骂道：“背叛庸奴，死恨晚矣！”廷珪默默无言，被官军剪着两手，解进南门去了。

呼延灼闻知此事，大惊，急忙撤了风会，来追闻达，早已影迹无踪。呼延灼懊悔之极，只得收兵而返。风会也不追赶，自回东门去了。呼延灼领兵绕道到北门外，魏定国迎见，问所事如何。呼延灼大叹一声道：“罢了，今日不惟不胜，反送了单兄弟。”魏定国大怒，道：“我今日不与单兄长报仇，誓不瞑目。”呼延灼道：“明日我和你出其不意去袭西门。”定国点头。

次日，呼延灼、魏定国领兵潜地移向西门，果然神不知鬼不觉，直抵城下。呼延灼暗传号令，众贼一齐布上云梯。只听得城里一声号炮，官兵一齐立出，城上枪炮卷驰，矢石齐下，贼人纷纷惊退。呼延灼大怒，骤马出阵，大叫道：“贼匹夫，来与我厮杀一场！”哈兰生开了城门，提着铜人打出。呼延灼即忙迎住。两马相交，军器并举，两个各使出本身神力，狠命相争。只见铜人一振，真是重鼎千钧；鞭影双挥，但觉寒光两道。两个一来一往，一去一还，也斗到四十余合。忽听得阵后人声沸乱，呼延灼只顾前不敢还顾，魏定国即忙转身押阵，闻达已冲入阵中。魏定国即忙指挥阵骑，豁地分为两队，两队积各用强弓劲弩射来。闻达那边冲突一回，不能取胜。闻达辨想道：“此人本是一勇之夫，不难取他，只是攻击得紧，他必死命相拒。看来此事，事宽则圆，急难成效。”便急领铁骑退出阵中。魏定国果然骤马追出，闻达转身迎住。斗到二十余合，闻达卖个破绽，勒马便走，仍使出那个擒单廷珪的手法来。说也不信，那魏定国果然照样上钩。闻达挥转刀锋，砍伤左腿，魏定国翻身下马，官军一齐上，捆捉去了。呼延灼正与哈兰生厮杀，忽闻报魏定国又被擒，大惊，急架住了哈兰生，纵出圈子，无心恋战，急领军马走了。闻达带领铁骑，押着魏定国，随了哈兰生，一同进城，天彪见连日获两将，大喜，对诸将道：“来日呼延灼若再不走，可用全军逐之。我看他兵卒离心，必不能相持也。”众将领诺。

到了次日，呼延灼果恶狠狠领兵来南门。天彪吩咐开门，倒提青龙偃月刀，一马先出。呼延灼正待迎敌，只听得城上接连九个号炮，擂鼓振天，官军呐喊齐出，势如潮涌，

疾如风生，骇如雷崩，奋如电掣，贼兵不及迎战，早已溃乱。呼延灼大惊，无心恋战，拨马飞逃。官军遮天盖地价杀来，贼兵纷纷四散，霎时间长风扫箨，开除净尽。呼延灼匹马落荒而走。

天彪收聚大军，掌得胜鼓回城，一面便差傅玉、云龙去收复了南旺营。这里天彪进城升厅，计功行赏，大开庆贺筵宴。众将见六日之内收复两城，无不欢喜。天彪计点生擒贼目四名：宣赞、郝思文、单廷珪、魏定国，均发往兖州府监禁，因将收复嘉祥、南旺事宜，申奏朝廷。不数日，朝廷明降，大加褒宠，云天彪晋封侯爵，众将或有锡爵，或有加官，均按功酬庸。天彪便备文咨会陈希真，起兵同剿梁山。按下慢表。

且说呼延灼匹马双鞭，从乱军中逃出性命，一路上饥餐渴饮，晓行夜宿，蓦地想起一件事，不觉仰天放声大哭。原来他的族弟呼延绰，自归降官军之后，曾寄一封书与他，言此时梁山势不可为，如依违不去，必至身败名丧等语。呼延灼当时大怪其忽投梁山，忽投官军，反复无常，今日丧师失地，单身脱难，想起从弟之言，大声叹道：“我悔不听兄弟之言，以至如此。但事至今日，有何面目再投官军，不如死也跟着宋公明休。”一路垂头丧气到了梁山，从后山洞进去。看官，须知这时节，正是林冲前一脚到，呼延灼后一脚来，彼此同见宋江，真叫做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看断肠人，也算得豪杰伤心，正是个英雄失路。从此梁山外郡全无，仅存山寨，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三二回 徐虎林捐躯报国 张叔夜奉诏兴师

话说林冲失了濮州，呼延灼失了嘉祥，一齐奔回山寨。此时宋江正失了二关，一闻此报，正是祸患频乘，忧惊迭至，嘴里叫不出那连珠箭的苦。吴用及众头领都个个目瞪口呆，罔知所措。林冲、呼延灼一齐伏地请罪。宋江略定定神，急忙扶起，道：“贤弟休如此说。二位失了城池，便要问罪，我宋江失了泰安三城，向谁请罪？”林冲、呼延灼都谢了，就坐。宋江、吴用以目相视，想到外郡全失，云陈两处乘势进攻，徐槐如当门巨虎，刻不容宽，真是急极万分，计较毫无。

这晚宋江且教置酒，众头领相聚，大众同吃闷酒。席间，吴用说起兵卒溃散，大为不妙。呼延灼道：“目下儿郎们不知怎的，不比从前。即如我嘉祥，和官兵对阵的时节，看见胜仗，尚肯奋追；但只前阵一失，后面随即慌乱，立时溃散，军令都弹压不住。”林冲道：“我濮州正是这样。追奔之时，大众踊跃；前锋一挫，立刻都溃散了。”宋江听到此际，凛然变色，想到自己逃出泰安时也是这样，兵马整整四万，吃傅玉一追，顷刻散了三万；再被刘广一邀击，便一人一骑都不见了。那吴用听那二人所说情形，正与二关溃散相同，口中不说，心中惶急，便叫：“众兄弟休提！”

大众听了，均各无言，个个闷闷而散，仅存几个机密头

领，乃是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林冲、呼延灼。宋江传谕，叫裴宣查点现在实存兵马数目。传谕去讫，六头领在堂上相视无言。须臾，裴宣进来禀报道：“自兄长分驻泰安时，本寨人马实存十二万。后与徐官儿屡次交锋，我军失利居多，所有人马，随丧失，随补缉，到今通盘查核，却只得八万有零，不能符合原数了。”六头领听了这话，个个心中着急。宋江叫裴宣退去。裴宣退出了，宋江便教左右都退去。

宋江看着吴用道：“这事怎好？”吴用只是沉吟，不发一言。卢俊义开言道：“为今之计，进退两难。若再如俄延过去，必遭奇祸。但儿郎们数万生灵命悬呼吸，就是我们弟兄，难道竟如此了账不成？军师有何妙法？”宋江未及回言，呼延灼早说道：“我们到了此刻，难道从新去受招安不成？我们好弟兄死亡无数，我们厚着面目倒去乞哀，却于心有所不甘。”林冲道：“事已如此，说他做甚。”宋江正色道：“众兄弟何如此颓唐！古人一成一旅，尚可中兴。今我虽丧师失地，而现存人马尚有八万，岂不可以有为？为今之计，但求军师设法打个胜仗，便好固住众心了。”公孙胜道：“此事胜则为王，败则为贼。归诚的话，尽可不必。只是人心如何收拾，须得速定大策。”吴用道：“众兄弟何用纷争，我们素来替天行道，岂有不邀天佑。只须尽人事以待天命罢了。”宋江听罢，默然无言。众人各默坐了一歇，见吴用只是沉吟，不发一言，夜分已深，各归寝室。宋江留住吴用，重复入内，商议良久。又请公孙胜进内共商。商毕，也各就卧。

不多时，天已黎明，宋江起来到忠义堂，仍聚众英雄商

议。吴用道：“迩来山寨被兵有年，儿郎们辛苦已极，自今以后，须立个抚恤章程。凡儿郎们在关上供役一年者，令其归内寨休息。并分别有功无功，有功者除例应赏给之数外，再加奖赏；其无功者，亦酌有贍给。其在关战守兵丁，所有关领粮食，与主将不分粗细。有受伤者，与主将一体调治。所有阵亡军士，均厚恤其家属，并为设醮追荐超度，主帅亲自拈香，以示肫诚。”宋江称是，便即起身亲到各营，将此意宣谕了一番。回转忠义堂，先将抚恤经费筹划了，随议及设醮之事。宋江对公孙胜道：“此事须得贤弟亲自临坛，方有利益。”公孙胜道：“这个自然。但我们遵奉九天玄女多年，我想不如先在玄女宫设坛大醮，公明哥哥虔祈赐兆，以卜本寨气运。然后再行另设一醮，追荐儿郎。”吴用称是，众人无不称是。只见宋江道：“我既先说追荐儿郎，自然应得先做。所有祈兆之事，后举不妨。”大众都遵从宋江，便先将追荐的醮设了。公孙胜便密传那玄女宫司殿头目包灵，暗暗谕话，着其打扫收拾。

原来宋江那年自得了天书之后，即于寨内后建一座玄女宫，正在忠义堂背后，特派头目专司香火。宋江每月行香，十分致敬，至今不怠。当时公孙胜选择了一个设醮吉日，大众先期都沐浴持斋。到了这日，玄女宫内道士，已将香花、灯水、钟磬、铙钹一应法器，摆列得整整齐齐。公孙胜入坛主醮，宋江及众人随班行礼。七日醮事圆满，宋江及众头领都宿在殿下，虔祈赐兆。次早醒来，都叩谢了玄女娘娘，同到忠义堂。宋江自言无梦，吴用、公孙胜亦言无梦。众头领或有梦，或无梦。其几个有梦的，说出梦来各各不同，而且模糊影响，难以凭断，众人都狐疑不决。宋江道：“莫非我

等祈祷不诚，以至于此。”公孙胜道：“今日容贫道再去拜祷，容我独一人再祈祈梦看。”宋江称是。

公孙胜当日在忠义堂吃了素斋，便独自一人到玄女宫去。直到次日早上，宋江及众头领都在忠义堂等公孙胜转报。忽见那头目包灵径上堂来，跪禀道：“昨夜三更时分，小人遇一奇兆，本要就地禀公孙军师，因公孙军师吩咐，不许惊睡，所以特到这里来禀告。”宋江惊喜，忙问何兆。包灵道：“昨夜……”宋江忙叫道：“你且站起来说，这是圣母金言，岂可教你跪说。”包灵站起来，宋江也立起身来。众人见宋江起身，也都立起。只见包灵说道：“昨夜三更时分，小人正在廊下，忽见正殿大放金光。须臾间，变作金银宫阙。宫阙中现出玄女娘娘法身，仙童彩女，侍立两旁。只听娘娘传谕，教小人进去谕话。小人便走近阶前，俯伏恭听。娘娘因教小人传告各头领，并令大小喽啰，即日各赴殿前，叩首明心，又须备一百单八只水缸，满盛净水，娘娘自来洒入法水。众人领了法水，各回本室。夜间用右手三个指头，在左肋下搭三千下，次早共看有无字迹。如有主帅名讳现出者，定卜主帅隆隆日上，大众毋许稍有异心。如无字迹者，去留听之。”众人闻听骇然。宋江勃然大怒道：“大胆匹夫，擅敢造这谣言！左右斩讫报来！”吓得包灵只是磕头。卢俊义道：“这话似是而非，再须问个明白。”宋江道：“何须问得！凡人身体之中，岂有现出字迹之理？分明捏造怪事，惑乱军心，断不可容留。”吩咐速斩。吴用踌躇不下，左右早将包灵推出。须臾间，一颗首级献于阶下。众人均各无言，宋江兀自怒气未平。

忽听得玄女宫里大风怒吼，尘雾蔽天，宫殿中瓦片檁桷

凭空飞起，直打到忠义堂来。公孙胜面如土色，飞奔而来。宋江忙问怎的，公孙胜道：“小弟方才朦朦睡去，似梦非梦，忽听得大声喝道：‘何故不听吾言！’小弟蓦地窜醒，不料起此怪兆。”宋江听罢，也面如土色。吴用道：“莫非包灵这厮实是真言，兄长杀了他，干动神怒也。”公孙胜惊问：“怎杀包灵？”吴用略答几句，急得宋江望空跪求，不知所为，只是跪在尘埃，自陈鲁莽冲犯之罪，并重重许下愿心。吴用、公孙胜及众头领一同跪求，好半歇方才渐渐风息。众人神定，大众共议，欲依包灵之说。宋江只是口中呐呐，答应不出。吴用也踌躇了一回，方才开言道：“我看玄女娘娘如此显应，此法必然可行，兄长不可过疑。”宋江没奈何，只得依了。当时先到玄女宫里叩头无数，告罪谢恩。”

次日，便依了包灵的话，到玄女宫安排停当，教关内所有大小头领头目，一切军士人等，派定班数，以次到玄女宫内行礼，五日而毕。是夜，各领法水，回去照办。说也奇极，次日一早，哄然群集，裸体相示，果然每人身上都隐隐一个红文反写的“江”字，数万人一式无二，大众无不称奇。自此以后，共信玄女真灵，一心归向宋江，有死无二。宋江将上等头领之礼安葬了包灵，亲身拜奠，抚棺痛哭，又择日在玄女宫建坛设醮，谢答鸿恩。

看官，这件事到底真的假的，我却不必要直说。缘列位看官中，尽有见识高远的，一望了然；其次，也但须略一思索，便早已领悟。我若务要说明，反觉瞧低了看官了。至于像罗贯中这班呆鸟，却一万年也猜不着，我说明了，也是无益。

闲话休提，言归正传。当日宋江暗对吴用道：“军心已固，能趁此打一胜仗便好。”吴用道：“且与他开关厮杀一场再看。”宋江称是，便整顿戈甲，调派人马。宋江按队去亲自抚谕一番，众军士个个都感激非常，沾襟涕泣，愿为效力，死而无怨。宋江心中暗喜，便派徐宁带领八千名精锐军士，开了三关，冲杀出去。徐槐官军正在二关土_闾之内，贼军呐喊一声，杀气飞腾，直奔官军。任森、颜树德即忙迎敌，两军大战一阵。徐槐见贼兵个个舍生，人人拼死，使鸣金收军，退入土_闾。贼兵拼死攻_闾，徐槐严紧守住。这一场幸亏徐槐军政素有准备，不然当日便被贼军抢入土_闾，夺去二关了。宋江见自己儿郎们被官军枪炮矢石打死无数，却毫不退却。吴用对宋江道：“此番不如鸣金收军为妙。我看这徐官儿守法严密，一时未必攻得破，儿郎们如此舍生忘死，必然被他杀尽。不如收回来，再行设计破他。”宋江依言，便传令收军而回。

徐槐见贼军已退，便传令修筑土_闾，列兵严守。徐槐巡阅一番，退归帐中。任森入帐密禀道：“贼军与我相遇，大小战阵已不下百余次，从未有这一次的凶猛，却是何故？”徐槐道：“此必宋江行了甚么要结之术，买服了众心，以致于此，但我也怕他。我当初做郢城县时，原不过想力守城池，障蔽狂寇，拚着一死以报皇恩。如今邀天之福，竟得头关，贼人大势已去，想大经略不日到来，进取容易，现在总以严守为要。”说罢，便派韦扬隐、李宗汤把守头关，自己与任森、颜树德镇守二关，昼夜巡绰。那宋江这边却有七日不见动静，徐槐只是吩咐各营当心防备。

这日正在帐中默坐，不觉矍矍睡去，到了一所宫殿，朱

门黄壁，炫丽巍峨。徐槐走进大门，只见左右廊庑诸神列坐，看那殿阁之上，端坐着一位冕旒王者。徐槐便走近阶前，伏地叩首，王者命青衣童子扶起赐坐。只见那王者默无言辞，徐槐起立敬问：“梁山狂寇何时殄平？”王者颌首，便着那青衣童子领至一所，乃是一座楼阁，彩画壮丽。青衣引徐槐登阁，只见两旁排列书架，架上叠叠书卷，尽是牙签玉轴。童子问了徐槐名姓籍贯，即至架上拣了一幅，递与徐槐。徐槐接展看视，幅中四个大字，字画纵横，龙蛇飞舞，乃是“成功者退”四字。览毕，忽回头一看，屋宇都冥然无迹，连那青衣童子也不见了，只见有几对执旛童儿在前，前面化为一片青山绿水。徐槐正欲前行，忽听得背后有人叫道：“后稟相公！”徐槐一惊，蓦地甯醒，乃是南柯一梦。只见颜树德在旁道：“后稟相公：关上蓦然烟雾迷空，三关上有兵马喊声，请令定守。”徐槐急令备马，带兵与颜树德亲登土阨，任森已在关上督兵备御。只见关上妖雾迷漫，雾中贼兵喊呼不绝，乃是公孙胜作的妖法。

原来公孙胜自汶河渡与希真斗法，被希真用诀镇压之后，罗真人授他的五雷天心正法，竟从此呼唤不灵。今日只得将他起先学得妖法，用心祭炼了七日，特来兴雾作怪，袭取二关。徐槐见是妖术，急令堵御，吩咐将镇关大炮五座，直向黑雾中打去，那雾中贼兵兀自喊声不绝。忽然几阵狂风扑关而来，最后一阵有一股恶臭腥膻之气实不可耐，这边官军被臭气扑倒数十人。只见徐槐一个寒噤，浑身飞出万道红光，直向黑雾中射去，黑雾纷纷尽散。颜树德急前一看，那徐槐两目已定，鼻息全无，原来浩然丹气已归太虚了。颜树德大惊。任森急叫休乱，便教颜树德掖住徐槐，自己只顾督

兵抵御。只见贼兵连声呐喊，云梯满布，翻翻滚滚杀上土
闾。为首一员贼将，乃是金枪手徐宁，指挥众贼奋勇喊杀。
任森料知难支，便叫树德道：“我在此挡御一阵，你快保主
公回头关去，并通过韦李二将严守头关。”树德应了，急忙
扶了徐槐，带兵八百名，奔入头关去了。

这里任森挺着单枪挡住徐宁，徐宁舞动钩镰枪直取任
森。两个就在关上奋勇厮并，两枪卷舞好似两条怒龙，挥挥
霍霍的左右盘旋。关上天摇地动，贼兵已纷纷布满，官军奋
呼喊杀。贼兵后队李应、张清也纷纷杀到闾下。此时任森、
徐宁已力战了三十余合。任森因势危拚命，情愿有死无生；
徐宁因兵胜逞强，定道有赢无败。这一边任森的枪怒如雷
发，只有攻取，绝无遮拦；那一边徐宁的枪痴如云飞，但顾
钩攒，却忘挑拨。两个又斗了数十合，徐宁吃任森一枪刺中
咽喉，任森吃徐宁一枪刺入腰肋，说也凑巧，两杆神枪交
棚，两员勇将齐休。官军、贼军各抢尸身而回。贼军乘势杀
入二关，官军退守头关去了。

且说颜树德保着徐槐尸身入了头关，韦扬隐、李宗汤接
报，一齐大惊，急忙点齐兵将，登闾守备。不一时，二关上
官军都纷纷奔来，数卒舁着任森尸身，与众兵一齐到了闾
下，韦李二将开闾迎入。官兵进毕，韦李二人正待闭闾，只
见宋江领着李应、张清，大队人马已乘势来抢头关。韦李二
将在闾上悉力守住，与贼军足足相持了一日，不分胜负。里
面随营军弁，将徐槐及任森均如礼安殓。颜树德哀毁之余，
跌足捶胸，神丧色沮。忽到自己帐中，敲开一瓮陈酒，连吸
数斗，趋入徐槐棺旁，大哭道：“君在我听用，君死我心
痛，从今无知己，地下永相从。”言毕，以头触棺而死。众

皆流泪，当时亦为安殓了。韦扬隐、李宗汤在土阨上彻夜防堵，不敢轻离。贼兵亦在阨下彻夜哨探。

次早，宋江又策众贼军努力攻打，自辰至午，一片枪炮之声，轰阖盈耳。贼兵愈斗愈奋，官军渐渐不支。韦李二将正在慌急，忽然贼营内人声沸乱，二关上忙乱鸣金。宋江急忙收聚兵马，纷纷退回，急问何故。大众俱称三关上有一支人马自天而降，见是徐槐手执令旗，颜务滋横刀跃马，挥刀杀来，故尔兵心惊乱。宋江急令查明，寂无影响。但二关上大众万口同声都说如此，宋江也无可如何，只得保守了二关，再行定议。

那韦扬隐、李宗汤保守头关土阨，见贼人无故自退，不解其故，也不敢追击。只将防守事宜一经理了，便下阨入帐，向徐槐棺前行礼举哀，痛哭一场，又痛哭了任森、颜树德，便派营弁将三枢护送郛城。这里韦李二将协力保守头关。慢题。

且说徐青娘在郛城接报大惊，当时随同徐府官眷齐来迎丧，尽哀痛哭。待到治丧事毕，青娘叹道：“我在此，所以助吾叔也。吾叔志愿已成，我自今亦无事矣。”便去往访汪恭人。恭人接见，谈起徐虎林捐躯报国之事。恭人道：“令叔因公积劳，此日捐躯报国，梁山大事，业已三分有二。将来经略到来，不日凯旋，令叔之功亦序列不朽矣！惜乎我生多病，不及见贼人授首。”青娘道：“恭人近来多恙，宜养息安神，不可过劳。至家叔为国捐躯，虽死犹生，诚有如恭人所云名垂不朽者。即恭人伟谋卓识，亦当名列青史，万古传流。婢子自今无事，追忆溶夫家叔授我净土法门，至今不忘，拟即日退居高平山，遵依溶叔所教，持名修观，以终其

身。异日有缘，再当拜谒。”恭人道：“小姐有志退修，定当早证妙果。刻下且请在舍间盘桓月余，然后告别何如？”青娘依从。当时在恭人家中聚谈月余，恋恋不舍而别。从此徐青娘依于高平山，与徐娘子同修净土，后来青娘与徐娘子先后月余，都是先期三日自知时至，沐浴更衣，西向念佛，自称“莲花满室，佛来迎我”，泊然而游。这是后话。

且说云天彪大军在嘉祥，陈希真大军在濮州，各自办理抚恤事宜，正拟择日进兵，与徐槐协力同剿梁山。忽接到二关失守，徐槐阵亡之信，都吃一大惊，不待抚恤事完，便各自起兵赶赴头关。韦扬隐、李宗汤闻云陈两路兵到，急忙迎接参见，天彪、希真也各相见了，共问韦李二将备细情形。韦李二人细细说了一番，天彪、希真齐叹道：“徐虎林真人杰也！”当时会议，将徐槐赴难之事，与山东安抚使盖天锡会同具奏。这里一面派兵严守头关。天彪部下傅玉、云龙、刘慧娘、风会、闻达、毕应元、欧阳寿通、哈兰生、孔厚、庞毅、唐猛。其沙志仁、冕以信，因攻城受伤，回村将息，故不在列。希真部下刘广、祝永清、陈丽卿、苟桓、祝万年、栾廷玉、栾廷芳、真祥麟、范成龙、刘麒、刘麟。天彪、希真各自分派将佐，各路防守，一面相机攻取梁山，一面等候天兵。不数日，朝廷降旨下来：徐槐功绩最深，此日捐躯，不胜震悼，着赠太子太保，锡爵定远侯，赐谥忠武；任森锡元功伯；颜树德锡威烈伯。云天彪、陈希真着纘徐槐前功，镇住梁山，统俟大经略张叔夜率领天兵征讨时，协同进剿巨寇。云陈奉旨，便一同围住梁山，静候天兵。慢题。

且说张叔夜自上年七月奉旨征讨方腊，八月到了睦州，方腊抗命迎敌。可想方腊如何对付这位张天神？但与官军一

遇，动辄败衄。那张伯奋、张仲熊、邓宗弼、辛从忠、张应雷、陶震霆、金成英、杨腾蛟八员大将，雷轰电击，云卷风驰，不及五个月，早已扫平贼寨，方腊就擒。本年正月奏凯回京，天子郊迎慰劳，告庙献俘，举行一切大典。张叔夜封燕国公，从征诸将均各按功锡爵，从征军士均从优分别赏恤，大赉天下，百姓大悦。天子谓群臣道：“朕凉德藐躬，抚驭失道，以致盗贼蜂起，生灵涂炭，此皆朕之罪也。今幸赖祖宗积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浙江巨寇，尽已扑灭；山东残贼，亦将荡平。朕承兹天赐，敢不祗惧，可降罪己之诏，以使中外臣庶，咸知朕悔悟自新之意。”群臣咸称圣明。天子乃下诏道：

“朕获祖宗之德，仰蒙苍昊之庥，首出四民，于兹一纪。虽兢业惕于中心，而过咎形于天下。盖以寡昧之资，藉盈成之业，言路壅闭，导谏日闻；恩幸恃权，贪饕得志。缙绅贤能陷于党籍，政事兴废拘于纪年。赋敛竭万姓之财，戎马困三军之役。多作无益，侈靡成风。利源枯竭已尽，而牟利者尚肆诛求；诸军衣食不时，而冗食者坐享富贵。灾异叠见而不悟，闾阎怨怒而罔知。追溯已愆，悔之何及。自今以后，有各直省官员，能率众勤王，捍边立功者，优加奖重，不限常制；草野之中，怀抱异材，能为国家建大业，定大计，出使疆外者，不次任用。中外臣庶，并许直言，虽有失当，亦不加罪。

朕惟仰副上苍，俯恤下民，毋敢逸豫。宣和三年正月诏。”

诏下之日，士民称颂，咸仰圣德。

次日，有一太学生，姓陈名东，应直言之诏，挺身上疏。天子闻有谏疏，甚喜，看其疏中写道：“今日之事，蔡京坏于前，梁师成阴贼于内，李彦结怨于西北，朱觐聚怨于东南，王黼、童贯结怨于辽金，败祖宗之盟，失中国之信：惟此六贼，罪恶贯盈。今蔡京、童贯既已伏诛，而梁师成等四人犹在，愿陛下明昭睿断，速正典刑。”天子览毕，便传张叔夜、贺太平进宫，问：“此奏何如？”张贺二人极言陈东所奏甚是，因共陈六人劣迹。天子叹道：“朕为此辈欺蒙久矣。”便传旨将梁师成、李彦、朱觐、王黼尽行正法。叔夜因奏：“朝中尚有一贼，望陛下去恶务尽。”天子问是何人，叔夜便将高俅劣迹一一陈说。天子道：“纵此人于朝端，皆朕之不明所致，今日岂可尚道典刑。”便立将高俅拿下，将家私尽行抄没，不日将高俅发配沧州去了。此时奸邪尽去，君子满朝，士民欢呼相应。贺太平进言道：“今日之事，恭逢陛下圣明神武，睿断严明，小人道消，君子道长，四海升平，万年康乐，实基于此。惟有梁山一区，群盗盘踞，积恶贯盈，所宜速行扫除，庶使宇内清平，万民乐业。”天子道：“上年朕本有着张叔夜统军征讨梁山之命，嗣因方腊事急，遂命移征方腊。今方腊既除，宋江未灭，可即着张叔夜领兵往讨。”说罢，便传谕兵部先行调集兵马，以备攻讨。数日后，兵部尚书奏称二十万兵马均已调齐。

次日五更三点，景阳钟响，百官各具公服，齐集丹墀。天子升殿，净鞭三下响，文武两班齐。天子命宣张叔夜升阶谕旨。叔夜趋进丹宸拜跪，天子开言道：“嵇仲，率事公忠，戎行宣力，经谋伟划，朕实依赖。前者方腊猖狂，命卿征讨，役才五月，遂奏朕功。今梁山宋江，肆逆已甚，特命

卿率师往讨，尚其敬慎，以襄大事。钦哉！”叔夜稽首承命谢恩。天子便传谕，于二月十五日躬行大阅，兵部尚书领旨。当日退朝无话。

到了这日，张叔夜全装披挂，五更上朝，伺候官家大阅。只见那左右羽林军、龙武军、神武军，各自按着班次，摆列在魏阙之外。旌旗明丽，剑戟如林。里面御道两旁，都是神龙卫兵马，豹尾枪排得密麻也似。那些驯象也一对一对的侍立在御道旁边。左右金枪班将官，都个个披挂着，执持军器，排列两旁。四员陪辇大臣，早已全装披挂，从立龙墀之下。殿上黄罗伞盖，龙凤仪仗，无数内官擎着提炉，燃着龙涎，香烟缭绕，簇拥着九龙宝辇。那三十六个校尉，都齐整整侍立着，伺候车驾启行。须臾间，只听得殿上撞钟伐鼓，奏动起一派仙乐，殿头官引嚶传出午门，扑通通九个号炮响亮，午门外前站军官纷纷起行，天子出殿升辇，四员陪辇大臣都趋出阶旁。车驾启行，张叔夜在车驾前面旁阶趋行，众扈从护着龙辇徐徐的出了宫门。张叔夜在宫门外上了马，做那车驾的前驱。一路上卤簿庄严，天威肃穆。不移时到了御教场，只见那将台大吹大擂，鼓角齐鸣，兵部尚书率领部属，并那二十万大军，早已在御道两旁俯伏接驾。天子法驾直上正殿，转身朝外大座。张叔夜等众人臣都上金阶，依班蹈舞，分列左右。兵部尚书献上阵图册本，天子命张叔夜传旨开操。两员大臣捧了令旗，传谕兵部。须臾间，那将令号炮响亮，鼓角齐鸣，二十万貔貅遵令开操，端的威严出常，武怒超群，说不尽那旗旆招贴，枪炮轰闹，马嘶人喊，动地惊天。那些龙虎杂阵，云梯技击，都依次操演。群臣看那操演步伐整齐，进退有方，端是有制之师，都以必胜为天

子贺。天子大悦，当时传旨发放，着户兵二部遵制赏赉。车驾回銮，号炮明动，鼓乐悠扬。兵部官员并二十万天兵，依就俯伏送驾。张叔夜仍旧陪辇还宫。群臣嵩呼。退朝，天子与张叔夜论议军机。

次日，天子传旨，命张叔夜为经略大将军，贺太平为参赞，十九日告庙誓师，二十日辰时出师。张叔夜蹈舞谢恩。到了这日，天子亲诣太祖告庙，遵依古制，陈设辉煌，仪度谨慎。张叔夜受了兵符印信。到了二十日，天子出郊行御饯礼，送大经略祭纛兴师。满朝文武官员随送出城。一时震动京都，异常炫耀。其时天日晴和，风光明丽，士民聚观，欣欣色喜。只见那旗旆连云，戈矛耀日，祥光万道，飞上九霄，须臾间天上庆云聚集，五色缤纷，结成“天下太平”四个大字。万目共观，欢呼震动，群臣齐庆圣德，天子感仰天恩，龙颜大悦。当时教场上九声号炮，经略大将军张叔夜叩辞御驾，与参赞贺太平，率张伯奋、张仲熊、邓宗弼、辛从忠、张应雷、陶震霆、金成英、杨腾蛟、康捷诸大将，并二十万天兵，一齐起行。

不说天子还宫，只说张经略统领大军，浩浩荡荡出了京都。一日行到归德府遇贤山地方，忽报种经略相公有书呈上。张经略接展看视，原来荐一勇士。张公大喜，即令进见。只因这一个人来，有分教：三十六员雷将，齐辅天朝；一百八道妖气，仍归地窟。毕竟不知种经略所荐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三三回 冲头阵王进骂林冲 守二关双鞭敌四将

却说张经略统大军行至半途，接阅种经略荐书，原来荐到一员勇将，乃是曾做过东京殿帅府下八十万禁军教头的王进。因高太尉要寻事陷害，便见机逃避，奉母出走，投奔种经略，大为禄用，屡立战功，已奉旨给与兵马都监衔。种经略因闻得张公征剿梁山，料其用武需人，特此荐来。张公甚喜，传令进见。王进参见了，张公见他仪貌堂堂，仪表非俗，心中愈喜。王进略述履历毕，张公道：“你来此甚好。但查种老相公发信月日，何以延至此刻才到？”王进道：“末将因奉侍老母到京，因此迟了三日，这是乌乌私情，求恩恕罪。”张经略道：“这也是个要事。移孝作忠，定然不负种公之举荐也。”当时将王进收入帐下，仍复一路大刀阔斧向山东进发。

不日到了梁山，二十万天兵直抵头关，驻扎行台。云天彪、陈希真齐来接见，张公相见了，叙坐。张公道：“梁山寇盗猖獗有年，二位将军久经攻讨，徐总管捐躯报国，共建殊功。今贼人大势就衰，扫除在即，皆诸君戮力之功也。徐总管攻克二关，惜其复失，今二公驻兵于此，必悉其详，现在贼人形势如何？”天彪答道：“论贼人形势，其初盘踞梁山，剪屠州郡，锐不可当。赖有徐总管出身犯难，制其心腹，天彪始得与陈将军分军攻剿，乘势迅扫。今梁山占据各

郡，俱已恢复。惟此地头关虽得，二关复失，尚成得半之势，贼人险阻尚多，克复犹需时日耳。”张公道：“贼人徒党何如？”希真答道：“贼人徒党，桀骜悍之才，颇亦不少。自徐总管直捣贼巢后，贼人大势分崩，所有贼目陆续就擒斩获。然现在贼目中，犹有强且桀者，须先设计擒拿，方可扫平贼寨。”张公道：“贼人兵力何如？”天彪答道：“自徐总管制胜之后，贼人势蹙，人心涣离，天彪与陈将军兵戈所指，无不奔溃。今日攻及梁山，贼人情形迥与前殊，人人舍命死战，无有异心。似此死命抗拒，我军攻讨，尚费周章。”张公道：“贼人粮草何如？”希真答道：“贼寨被徐总管攻围年余，所有粮草，既无增添，谅必匮乏，然其中备细真情，却难悬揣。”张公听了，一一点头，因叹道：“徐总管真天下奇才也。为今之计，可先将贼寨四面围困起来，再看动静。”天彪、希真都称是。当时张公便请云天彪领所属部将兵丁作左军，攻围右关；陈希真领所属部将兵丁作右军，攻围左关，自己领众将驻扎头关，攻围二关。云陈各领令而去。

张公便传徐总管旧将韦扬隐、李宗汤进来，细问徐总管攻守的章程。韦李二将一一具答，张公甚喜，便教仍依原章程办理。张公与贺太平部署人马，贺太平因言安抚使盖天锡智略过人，张公便即移请盖天锡共来参议军务。不数日，盖天锡到来，相见礼毕，分军办事。张公与伯奋、仲熊统领亲兵，监督三军。贺太平、盖天锡与邓宗弼、辛从忠、张应雷、陶震霆、金成英、杨腾蛟、韦扬隐、李宗汤、王进、康捷，督领中军人马，就二关外相度地宜，安营下寨。那边云天彪、陈希真已各领人马，分屯左右关外。三军联络呼应，

将贼人进出口，都密密层层地守住，只是按兵不动。

且说忠义堂上群盗，闻得朝廷点大经略张公统兵到来，把个宋江吓得尿屁直流，寝食俱废。真个是人人咋舌，个个摇头。宋江与吴用到二关上登高一望，只见旌旗蔽日，杀气腾空，四面八方，重重密密，都是官军旗号。宋江看着吴用道：“这事怎处？”吴用只是皱眉，一筹莫展。当时只得将各关隘严紧守备，忠义堂上日日早聚晚散，咨嗟不决的议论。看看一个月来，不见官军发作，吴用大惊道：“不好了，这经略真正了得！我等粮食将尽，若照如此情形，他可以一不折一兵，一不烦一矢，使我等束手就毙。为今之计，好在儿郎儿个个乐于效死，可趁此决一死战，方好集事。”宋江便请吴用定计。吴用便令林冲领头阵，朱富作副将；呼延灼领二阵，李云为副将；张清领三阵，汤隆为副将。每阵带兵一万。头阵出战，二阵守二关，三阵守三关，层层策应，更番替换。众皆领命。

次日，林冲、朱富带领一万人马，三声号炮，杀出二关。原来林冲自失了濮州之后，志气颓唐，吃宋江好言安抚，吴用巧言激劝，便拨开愁怀，勉强振刷起精神来。此时牵着将令，便直趋经略大营，当先搦战。早有营门小校报入中军帐里。那张经略正与贺太平、盖天锡坐在帐内议事，忽闻贼兵杀来。贺太平道：“贼兵果然耐不得了，其粮尽食竭可知。”盖天锡道：“贼人志在死战，我等且宜坚守，仍照经略原主意，干封杀他。”张经略道：“非也。我原意不过要探看贼人粮竭与否，今贼人既来求战，粮竭之情被我探得了。只是贼粮虽竭，未必竭尽无余。倘再相持一年半载，我军劳师费财，亦非善策。今可乘他来战，就与决战一场。”

便问那小校道：“来贼是谁？”小校道：“是个姓林名冲的，绰号豹子头。”张公点了点头，便传王进入帐谕话。又点起金成英、杨腾蛟两员勇将，同王进领一万人马，张公亲自押阵。

三声号炮，金龙大纛下无数猛将精兵，簇拥着大经略张大元帅出营列阵。只见对阵上林冲全装披挂，挺着丈八蛇矛，立马阵前。张公回问左右道：“这人便是林冲么？”左右答言：“正是。”张公便叫王进道：“王将军可当先出马。”王进领令，挺着浑铁笔管枪，一马纵出阵前。林冲见王进出马，便定睛一看道：“来者莫非王武师么？”王进道：“原来正是林兄。咳，我久闻得你本事高强，为何这等没有见识？如今你既为强盗，虽有万夫不当之勇，也只算丢在粪窖里了。”林冲怒道：“你未知其详，擅自出口伤人，是何道理！”王进道：“道理不道理，我且生擒你，放马过来！”言毕，挺枪直刺林冲，林冲奋矛相迎。两个本来都是八十万禁军教头出身，本领岂有高下。但见枪来矛挡，矛去枪迎，两人各奋神威，各逞本领，来来往往，翻翻滚滚，斗到四十余合，杀气飞扬，人影倏忽不见，但见两条神龙飞腾变化，银光穿乱，金彩盘旋。两阵上都暗暗喝采。阵云影里，鼓角声中，两人酣斗已有一百余合，兀自不分胜负。忽见白光一闪，王进一枪飞出，将林冲蛇矛压住，厉声喝道：“且住！你我同是教头，忽分一官一贼，今日既已相见，岂可无话。”林冲横矛勒马高声道：“有甚话说！再战一百合，我与你定分胜负。”言毕，挺矛直刺王进。王进大怒，持枪直搦林冲。两英雄扭住，重复狠斗。王进心生义愤，一条枪武怒直前；林冲心已焦烦，一枝矛飞腾相架。一来一往，一去

一还，又斗了五十余合，王进托地拖着长枪，纵马跳出圈子，急勒马回身，用枪指着林冲，正待开言，林冲已一马冲到，挺矛直刺。王进举枪相迎，合拢又斗。斗到十余合，王进暗想道：“主帅教我出马，原要我指陈大义，先行斥骂一顿，以宣朝廷顺逆之意。如今这厮死战不休，只好搦杀他罢了。”便抖擞精神与林冲厮杀，足足的又战了一百余合，两人勇气未衰，两马筋力已疲。又交了数合，林冲只得托地跳出圈子。

王进见他走出，也不追赶，立住了马厮看。林冲怒气未平，看见王进不退，便也勒转马头看着王进道：“且待我换了马来，再与你分个胜负。”王进哈哈大笑道：“今日胜负已分，何须再分胜负。”林冲圆睁两目道：“此话怎讲？”王进道：“有甚怎讲！当初我在东京，闻得你有些本事。后来我在延安，闻得你充当教头，又说你犯了王法，刺配远方，又说你投奔梁山，做了强盗。我只道你是个下流，不过略懂些枪棒，今日看你武艺，果然高强。只可恨你不生眼珠子，前半世服侍了高二，吃些军犯魔头；后半世归依了宋江，落个强徒名望，埋没了一生本事，受尽了多少腌臢。到如今，你山寨危亡就在目前，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王进作朝廷名将，你林冲为牢狱囚徒，同是一样出身，变作两般结局，可惜吓可惜！”林冲道：“这事都休提了。朝廷用了奸臣，害尽良人受苦，直到无路可投，只好自全性命。你不曾亲尝其境，还来说些甚么。”王进哈哈大笑道：“好个自全，如今全得全不得，只教你自己思想！至于你说我不曾亲尝其境，足见你糊涂一世。你做的是殿帅府教头，我做的也是殿帅府教头；你受高俅的管束，我也受高俅的管束；高俅要生

事害你，高俅何尝不生事害我？我不过见识比你高些。不解你好好一个男子，见识些许毫无：踏着了机关，不会闪避；逼近了陷阱，尚自游衍。以致拷打监囚，受尽许多苦痛；贬解收管，吃尽无数羞惭。贼配军，人人骂得；好家声，个个羞称。即此一事，你我比较起来，天渊悬隔。如今事已到此，且休来责备你。可怪你一经翻跌之后，绝无显扬之念，绝无上进之心，不顾礼义是非，居然陷入绿林。难道你舍了这路，竟没有别条路好寻么？就说万不得已，暂时容身，也当早想一出离之道。朝说招安，晚掠州郡；晚说招安，朝抢村落，这等处所，岂有出头之日？你又不生眼珠，死挨不去，随着那般不肖狂徒，不轨不法，横行无忌，豺狼野性，日纵日长。到如今天理昭彰，强梁必灭。你但思想，你山寨中和你本领一样的，吃我天朝擒斩无数，谅你一人岂能独免？你想逃罪，今番罪上加罪；你想免刑，今番刑上加刑。不明顺逆之途，岂有生全之路？种种皆你自取之咎，尚欲衔怨他人，真是荒谬万分。今日你也乏了，不须再战了，回去细思我言。”林冲听到此际，大吼一声，面色登时雪白，两眼下插，手中蛇矛不觉抛落在地，仰鞍而倒。朱富即忙出马来救林冲。

张经略见林冲果被王进骂倒，便教金成英、杨腾蛟挥军杀上。贼兵见主将如此，个个心慌。金成英、杨腾蛟分两翼直抄贼军。朱富早命几个喽啰驮了林冲回去，自己挺身迎敌官军。金成英、杨腾蛟已奋勇大呼杀入贼军阵里，逢人便砍，逢马便搠，贼军大乱。乱军中，朱富正遇着王进，谅一个朱富如何抵敌得王进，幸而王进已与林冲苦斗力乏，所以两下交锋，到也战到二十余合。朱富见自己军阵已乱，无心

恋战，急欲抽身退回，却被王进得了破绽，一枪洞胁而死。呼延灼在二关上，急救李守关，自己领兵开关出去接应，遇着金杨二将，大战一阵。呼延灼毫无便宜，只得收聚了头阵的败残人马，急回二关去了。金成英、杨腾蛟合兵一处，斩获无数，掌得胜鼓回到大营。王进已在营门边卸甲息马，坐了好一歇了。当时一同进中军帐，到经略前献功。经略大喜，当时与贺太平、盖天锡查点了首级，安插行伍，一一记功慰劳，便商议进攻二关之策。按下慢表。

且说林冲回到忠义堂，已是奄奄一息。宋江闻得头阵沉没，大吃一惊，急忙问：“林兄弟缘何如此？”林冲早已神气溃散，不言不语。宋江便教送林冲归到卧室，急召寨中医士前去诊看，一面传谕呼延灼严紧把守二关，一面召那林冲的随阵军士上来细问缘由。军士具说王进如此如此辱骂，以致林头领忽然气翻。宋江听罢大怒，看着吴用道：“叵耐王进这厮，出言无状，挠乱人心，林冲兄弟竟被他气坏了，我今誓必设法驱除了他。”吴用道：“林兄弟是个直性人，一口气回不转了。待他稍定，小可去慰劝他一番罢了。”当时宋江、吴用先到二关上巡看了一转，回途时已二更，说些官军形势，忽一喽啰迎上来报称：“林头领口吐鲜红，势已危急。”宋江大惊，即忙与吴用飞马赶入寨中，急到林冲卧室，只见林冲卧在床上，神气毫无。宋江忙问医士是甚缘故，医士都说这是神志之病，药食难疗。宋江听罢，泪如雨下。吴用上前止住宋江哭泣，便到林冲床头向林冲劝解了一回。林冲勉强点头，泪如雨下，只是无言。宋江、吴用各散去。次日，宋江又来看林冲。林冲仍然吐血，饮食不进，痿顿异常。宋江无言可慰，只得走回来，到了忠义堂上，与吴

用及众头领商议退官军之策。又因林冲病情，也有些挂肚牵肠，说不出那心中的焦急。正是日月如飞，略眨眨眼不觉已有十余日，官军毫无动静，林冲的病日重一日，竟无起色。

这日，宋江正在忠义堂议事，忽报朱全、雷横自盐山回来。宋江急令进见。朱全、雷横一齐进来，与宋江及众人相见了。宋江开言问道：“近日盐山之事何如？”朱全、雷横齐道：“仗哥哥洪福，盐山近日倒十分兴旺。缘邓、辛、张、陶四将都调开了那里，我们因得联络了蛇角岭、虎翼山两处人马，借粮屯草，招兵买马，重复整理事业。近闻大寨被兵如此紧急，小弟们却日夜记挂。若非戴院长到来，说出后山小洞之路，弟等正无从进来。不识寨内情形如今怎样了？”宋江叹口气，将所有情形一一说了。朱全、雷横都道：“如此怎好？”吴用道：“二位兄弟休要着急，小可自有调度。只是二位兄弟来得正好，就在寨中办事，不必回盐山去了。”宋江便吩咐开筵为二人接风。席间，朱全、雷横捧出一个大圆包来。众人后看，乃是一颗首级，细细一看，正是高俅。众人齐问何处取来，朱全、雷横道：“小弟在盐山时，闻得这奸贼犯了事发配在沧州。小弟因与邓王二兄弟商议，起了兵马，去打沧州，活捉了这个贼来，照那年林兄长处治小贼的法儿处治了他。因想林兄长与他切齿深仇，特地取来与他舒气。”众人嗟叹不已。吴用道：“这颗头来得正好。林兄弟现在患病，大半由于旧时的怨气，难得二位兄弟取了这高贼的头来，何不与他看看，以解其闷。”朱雷二人忙问：“林兄长患了甚病？”宋江将王进辱骂的情由说了。朱全、雷横道：“既如此，这颗头与他一看，必定霍然病愈。”大众称是。

当时吃了酒饭，同到林冲房内。林冲卧床半月有余，仅存一丝一息，不能起床。忽闻朱雷二人来探病，便勉强应酬了几句。朱雷二人齐道：“恭喜林兄长，有一件事，小弟们报得仇来。”林冲问是何事，二人便将高俅首级捧上道：“这是高俅的头，小弟如此如此取来，特为兄长解闷。”林冲一见，呼的坐起身来，接了高俅的头，看了一眼，咬着牙齿道：“我为你这厮身败名丧，到今日性命不保，皆由于你！”言毕，将头掷出窗户之外，攒为齑粉。林冲狂叫一声，倒身仰卧而绝。众人大吃一惊，急前看时，果然气息毫无，认认真真的死了。大众痛哭一场，惟宋江哭得个死去还魂。当时收殓安葬了，宋江仍与吴用等商议拒敌官兵之策。

却说张经略自掩没梁山头阵之后，收军回营，与贺太平、盖天锡商议，再按兵数日以观动静。见贼兵也不出来，张公便道：“贼人经此一跌，死守巢穴，不敢出来，当用何法以挠之？如今可将中、左、右三军，分派队伍，轮流攻关，四面迭击，方可集事。”贺盖二人称是。当时先将中军分为六队：张伯奋、张仲熊领第一队，邓宗弼、辛从忠领第二队，张应雷、陶震霆领第三队，金成英、杨腾蛟领第四队，韦扬隐、李宗汤领第五队，王进、康捷领第六队，每队一万五千人马，按日攻打二关。每前一队攻关，后一队作策应，六日轮流，周而复始，移前作后。移咨左右军照样办理，云天彪、陈希真各领令去。云天彪将左军分为五队：云天彪领云龙为第一队，傅玉、风会领第二队，毕应元、庞毅领第三队，闻达、欧阳寿通领第四队，哈兰生、唐猛领第五队，只留刘慧娘、孔厚在营中协理事务。这里五队轮日攻打右关。陈希真也将右军分为五队：陈希真领祝永清、陈丽卿

为第一队，刘广、刘麒、刘麟为第二队，苟桓、祝万年领第三队，栾廷玉、栾廷芳领第四队，真祥麟、范成龙领第五队，每日轮流攻打左关。统计数十万大军，三面合围，轮日攻打。

梁山二关、左关、右关，枪炮轰击之声，彻日不绝。惊得宋江面如土色，看着吴用道：“这事怎处？他分三面环攻，分明弄我三面防备，他却好乘我力薄之处杀入也。”吴用皱眉道：“还有那后面一关，他留出不攻，大有毛病。如今先传令教后关水泊军士小心防守，更派李应去守后关，侯健为副将，速去紧紧把守，这里再商议环应三面之策。”宋江依言，派李应、侯健去镇守后关，宋江、吴用亲去策应二关、左关、右关。可怜那宋江、吴用，弄得如热锅蚂蚁一般。忽听得右关被哈兰生、唐猛几乎攻破，便急忙去策应右关；急听得左关被栾氏兄弟险些杀入，便飞速去顾救左关。

就中单表前面二关，被中军攻打，最为紧急。这一日，正轮着第二队邓宗弼、辛从忠率众攻打，第三队张应雷、陶震霆为后应。关上呼延灼、李云悉力守备，自辰至午，枪炮之声不绝。邓宗弼、辛从忠见关门将破，便教后队张应雷、陶震霆齐来攻关。那边张清、汤隆在三关上，闻得二关危急，急来策应。此时二关枪炮已绝，矢石一空，楼垣雉堞尽行毁坏，眼见顷刻难保。呼延灼见张清到来，便叫：“张兄弟，你和汤兄弟领三阵守住这关，赶紧修筑城墙，我同李兄弟领二阵开关出战，拚着一死，以冀保关。”张清应了，呼延灼便与李云领兵杀出关去。呼延灼挺着双鞭，匹马当先，众贼军大呼振天，奋勇冲杀。直杀得天旋地转，海覆江翻，官军被他冲退三百余步，两下列成阵势，对仗厮杀。

邓宗弼大怒，对三将道：“今日二关业已唾手而得，叵耐这厮冲突出来，如今我与众将军协力，斩了他再说。”三将称是。邓宗弼一马当先，直奔呼延灼。呼延灼已起了必死之心，那管你来将骁勇，大吼一声，敌住邓宗弼。两英雄怒马相交，军器并举，一边惯使双鞭，一边善舞双剑，酣斗拢来，却是两将两骑，使着四条军器，化作一片寒光，挥挥霍霍，翻翻滚滚，斗到五十合以上，不分胜败。李云见了，便拍马舞刀前来夹攻邓宗弼。邓宗弼展开双剑，敌住二人，不慌不忙，又斗了十余合。只见陶震霆舞着双锤，骤马上来，大叫：“邓将军少住，看我来擒捉这厮！”邓宗弼听了，忽然虎吼一声，剑光飞处，李云头颅倏的滚落。邓宗弼取了首级回阵去了。陶震霆敌住呼延灼。呼延灼愤怒已极，舞着那两条闪电也似的钢鞭，直上直下打进来。陶震霆耍着两柄卧瓜锤，正似两团火球，敌住钢鞭。两个又斗了五十余合，陶震霆使尽两臂神威，呼延灼也用尽一身勇力，却只得个平手。两人各起斗心，死不相让，一来一往，一去一还，又斗了三十余合。背后张应雷看够多时，更耐不得，舞动铜刘，拍马过来，高叫：“陶将军少歇，看我战三百合却理会。”展开那扇铜刘，直奔呼延灼。陶震霆勒马回阵去了。这里呼延灼独战张应雷，两个又是对手，征尘影里，杀气阴中，大战六十余合。呼延灼急切赢不得张应雷，心中焦躁起来，急卖个破绽，把双鞭分开，回马便走。张应雷纵马追上，一铜刘横飞过来，呼延灼只一闪，那面铜刘却直向呼延灼的面门，恰恰的劈过。呼延灼便把双鞭一旋，旋到张应雷面前，提起右手钢鞭，望张应雷顶门上打下来。张应雷眼明手快，早将铜刘收转来，旋风也似的卷到，刘口正与钢鞭遇着，铿

的一声响亮。张应雷就此送进一刘，顺着鞭势削去。呼延灼手指几乎割断，急忙收回右鞭，那左鞭却早已叶底偷花打进来。张应雷急将铜刘一压，跃马跳出圈子。辛从忠在阵前，立马多时，看看天色已晚，心内焦躁，使大吼一声，拍马纵到垓心，一枝蛇矛分开双鞭，直取呼延灼当胸。呼延灼急忙叉鞭敌住，张应雷已回阵去了。辛从忠搦住呼延灼，大奋神威，酣呼厮杀，枪来鞭去花一团，鞭去枪去锦一簇。两个足足的斗到一百余合，呼延灼虽然力乏，尚能招架，辛从忠一时不能取胜。

天已昏黑，杀气弥漫，愁云惨淡，星斗无光，神号鬼哭。呼延灼看那二关尚未修筑完就，只得仍就拚着个死力并辛从忠。辛从忠怒极，使出浑身的本领，一枝蛇矛龙飞虬舞，攻取进来。怎奈呼延灼两条钢鞭，兀自挡御得定，算来还差一分火候。辛从忠却等不得，心生一计，霍的把矛一晃，勒马便走。呼延灼不顾死活，骤马追来。辛从忠待他追到之际，便将右手去豹皮囊内取出一枝标枪捏在手里，呼延灼轮舞双鞭，早已追来，昏黑中，只听得唰的一声，辛从忠喝一声：“着！”呼延灼志急心慌，不及备防，一标飞到，急闪不迭，正中咽喉，落马而死。

邓宗弼早已传令军士们点起成千成万的火把，大呼振天，潮涌般杀过来。贼兵抵挡不住，纷纷大败。官军个个奋勇，杀人如斫瓜切菜。贼兵叫苦不迭，已杀死了一半，那一半纷纷逃入二关。邓宗弼、辛从忠、张应雷、陶震霆乘胜驱兵抢夺二关。邓宗弼、辛从忠攻击关门，贼人将败残兵马放入，即忙闭门抵御。张应雷、陶震霆领兵急抢，关上张清急将那新运到矢石打将下来。火光中，喊杀连天。这番幸赖张

清将城垣楼堞粗粗修好，官军几次三番攻打不破。张经略在后面看见，便传令鸣金，收回官兵，回营休息。邓宗弼等得令，便领着官军回转大营来。

张经略与贺太平、盖天锡升帐，众将兵士都纷纷上来献功。张公一一查点了，与贺盖二人记功录簿，分别犒赏，谕令各回本营养息，一面将首级号令了。邓宗弼禀道：“末将等今日攻关，眼见此关必破，可惜被这呼延灼出关死战敌住。我们待得斩了呼延灼，那二关早吃贼人修好，这个机会失了，实是可惜。”贺太平道：“如今虽不得关，但贼人上将已吃诸位将军斩得，却是一场大功劳，日后攻关定容易了。”盖天锡道：“但使贼人有败无胜，取关定必易易。”张经略道：“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此番关之不破，总由我不善攻之故也。”贺盖二人齐问其故，张公不慌不忙说出一条计来。正是：求己不责人，的是圣贤之学；知彼兼知此，定是战胜之师。不知张公说出甚么计来，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三四回 沉螺舟水底渡官军 卧瓜锤关前激石子

话说张经略对贺盖二人道：“我把贼人三面攻围，独留后关，原有主见在内。贼人尽力顾我三面，那后面必然空虚，可从此进攻，必然得手。”盖天锡道：“贼人吴用，智计殊胜，未必不防及此。为今之计，可用一声东击西之法，遣偏师数队去击后泊，他必然增备后面；后面增备，前面力薄了，然后我用全力破他前面。”张公道：“盖兄之言固是，但我料贼人后面必然空虚。缘他前关如此攻击不破，其重兵严守可知。因其前关之力守，可卜其后关之无备。即使有备，料不过数千兵卒而已，与空虚无备何异。为今之计，可一面令中军加紧攻打前关，一面分拨左右两军兵马，出其不意，去袭击后关：如此两路齐攻，贼人招架不及，必有失手之处。无论前关、后关，但被我破得一处，便可直捣贼巢矣。”贺太平道：“经略欲攻后关，可与左营云将军商之。他营内刘慧娘，善制攻守器械。后关水泊，险阻最多，非器械不济。”张公称是，便吩咐左右：“速去请左营云将军前来议事。”

不一时，云天彪到来。张公接见叙坐，便将上项谋划向天彪说了。天彪道：“此事在天彪身上，只须请舆图细细一看，便可施行。”张公便取出那徐总管遗下的梁山地图，拣出后泊一册，授与天彪，便道：“此事悉请将军调度。惟攻

关之日，须前后约定时刻。”天彪应诺，受了地图，退回本营去了。

不说张公部署中军，且说天彪回到左营，便与刘慧娘共看地图。原来梁山形势，四面水泊环绕，但前、左、右三面，与后面水泊情形迥别。前三面水泊，系一水相连，里面陆路也一望相通，所以徐槐攻进前泊，分抢左右两关，官军都在水泊以内，那左右两水泊早已虽有如无。惟有后关，有东西两座大山，抱住一所水泊。那东山一带直接运河，那后山洞就在此山之内，图中不载，所以官军都不晓得。只是此山横截水泊，水陆两路都不通。就是西山水路，也都是浅溜急滩，舟船难行，陆路自不必说。天彪看到此处，对慧娘道：“若要攻打后关，惟有移军到后水泊，从泊外杀进去，先破了水泊，然后可达后关。”慧娘道：“正是。但既攻水泊，那白瓦尔罕沉螺舟之法，可以水底潜行，今日正好应用。”天彪喜道：“有此妙器，何愁水泊不破，便传令分派众将移军后泊。”慧娘道：“不可。经略之意，要乘贼人不备袭取水泊。我若先行移军到彼，待得沉螺舟造成，然后进攻，极快也须十余日，贼人岂有不觉之理。”天彪道：“你说固是，但我在这里将船造成了，舁到彼处，岂非笨事。”慧娘道：“不妨。可先将舟中所有散料，一一做好了，然后携到后泊去，一凑好便可落水。如此计算，到彼不过一日之期，仍出敌人不意也。”天彪称妙，便传令就右泊里面择一空地，搭起庐厂，制造舟船。天彪对慧娘道：“此事本可委白瓦尔罕监督，今白瓦尔罕已死，只有你亲去监督。”慧娘道：“正是。”当时天彪派慧娘作监督，云龙作提调，率领工匠三百五十名，都关在厂内昼夜并工赶造，限十二日须造

齐沉螺舟六十号。又派庞毅、唐猛领五百铁骑，绕厂外昼夜巡绰，端的号令机密，毫无泄漏。

到了十二日上，六十号沉螺舟早已办齐，却只是散料，尚未装成。慧娘与云龙同来禀告天彪。天彪早已把兵将分派停当，傅玉、毕应元、风会、孔厚领一半人马，仍留在右泊攻击右关。天彪自领云龙、刘慧娘、闻达、欧阳寿通、哈兰生、庞毅、唐猛，领一半人马，带了沉螺舟散料，悄悄地由西山外移到后水泊。又去右营里移调刘麟同来。当时在后关泊外安营下寨，一面差人去告知张经略，一面教刘慧娘监督工匠，将六十号沉螺舟一齐装好，又办齐杉板船只，派拨了队伍。天彪按览舆图，见那后泊有四条港口：一名红荷荡口，进去是红荷荡，转采荷湾，直南进西口渡；一名螺蛳港，进去有两条路，一条过新开港口，转西与采荷湾相通，一条从新开港分路，向南过鸳颈荡西口，由西南进大中渡；一名穿心港，进老庙湾，过鸳颈荡东口，直南进小中渡。这三条港各有对渡，其中来往相通。还有一条名为单渡港，两边虽有汊港，不通别处，只直达梁山东口渡。东口渡在后关之东岸上，地势散埏。天彪料此处贼兵必不把守，便于次日黎明，先派哈兰生领沉螺舟四十号，每号一百人，共四千人，先由单渡港水底进去，直到东口渡岸下伏住，静候外三路炮响，便突出岸上，直抢后关。哈兰生领令去了。随派闻达带领杉板船五十号，每船兵丁五十名，共二千五百人，杀进单渡港，遇贼兵即便厮杀。如贼兵战败，便去接应哈兰生。闻达领令去了。又派刘麟领沉螺舟十号，兵一千名，由穿心港进去，一到鸳颈荡东口，便出岸袭击贼人水寨。刘麟领令去了。又派唐猛领杉板船四十号，每号兵丁六十名，共

二千四百人，进穿心港接应刘麟。唐猛领令去了。又派欧阳寿通领沉螺舟十号，兵一千名，由螺蛳港直到鸳鸯荡内，助刘麟夹击贼军。欧阳寿通领令去了。又派庞毅领杉板船八十号，每号兵丁一百名，共八千人，由螺蛳港进去，直取鸳鸯荡西口。庞毅领令去了。天彪委刘慧娘看守大营，自己与云龙统领大军二万，驾齐大小兵船，直取红荷荡。七拨军马一齐起行。

原来吴用防着官军进攻此路，早已派水军在各港把守。派李应、侯健镇守后关，督察水军事务，嘱咐小心防御。吴用因保二关要紧，不暇兼顾，诸事尽委于李应。李应便点起四员头目，乃是张鼐、王鼐、李蛟、赵龙。这四人乃是童威、童猛的徒弟。当时奉令，各带兵一千，分守各港。张鼐守采荷湾，堵住红荷荡；王鼐守新开港，堵住螺蛳港；李蛟守老庙湾，堵住穿心港；赵龙守顺水湾，堵住单渡港。依傍水草处，安营下寨。

到了这日，张鼐正在采荷湾瞭望，忽听得红荷荡口炮火连声，喊呼振天，云天彪亲统大军杀进红荷荡了。张鼐大惊，急忙约齐那一千喽啰，枪炮弓矢，密排在采荷湾口，等待官军。只见官军巨舰百余号，已排列在红荷荡内。贼军望见，个个心惊，谅一千水军，如何敌得二万雄师。张鼐一面提心备御，一面飞速去报知李应。这边官军看见贼兵势弱，都要一齐杀过去。天彪止住道：“且慢！”便传令兵船都约齐了，一字长蛇势，鼓角怒号，只是按住不进。云龙请问其故，天彪道：“你怎地不知兵机？只得这几个贼兵，杀尽何难。所贵待他少须，守关之兵齐来策应，方可乘虚抢关也。”果然张鼐吓得几乎要死，一叠连差人去催李应去了。

那穿心港，唐猛领着二千四百名官兵杀入。李蛟在老庙湾看见，即忙迎敌，唐猛已领兵杀到。原来这老庙湾水面最狭，七八只兵船早已挤满。唐猛在舟中与李蛟厮杀，却教后队登岸；李蛟也教后队登岸。岸上对岸上，舟中对舟中，两下喊杀。李蛟不知就里，只顾向前狠斗，不防后面水底杀出一彪官军，正是刘麟，大驱那沉螺舟里一千官军，呼喊振天，从贼人背后掩杀过来，贼人大惊。李蛟一个手慌，吃唐猛一剑砍入水中，贼军大乱。刘麟与唐猛齐力夹攻，不一时将贼兵扫除净尽。欧阳寿通已由鸳颈荡杀出东口来，见刘麟业已得胜，便道：“闻得庞将军在新开港口，被贼人阻住，进不得鸳颈荡，我们何不齐转鸳颈荡去接应他？”刘麟、唐猛一齐称是。当时三路兵将合齐，杀转鸳颈荡去。出得西口，只见波涛汹涌，鼓角喧闹，贼目王鼐正在奋力与庞毅大战。原来王鼐本领胜于李蛟，所以庞毅一时不能取胜。刘麟、唐猛、欧阳寿通见了，一齐喊上去。王鼐正在苦斗庞毅，不防背后掩到一支官军。王鼐抵敌不住，一时全军覆没。王鼐被庞毅一刀挥为两段。这两处贼兵，都是前后受敌，吃官军掩杀罄净，无一脱命，所以没人去报后关。

那李应在后关，只闻得张鼐急报，心中早已大惊，暗想：“那年卢兄长守前关，因兵马不早出水泊，以致水泊失利，我今日不可蹈其覆辙。”便教侯健守关，自己领兵一万二千名，飞速出关，杀到采荷湾来。天彪见李应果然到来，便传令全军杀上。李应与张鼐合兵一处，杀出采荷湾来。两军就在红荷荡内，摆列战舰，桅樯蔽日，旗帜连云，两边枪炮矢石，如卷如扫，如撒如驰，直杀得天崩地裂，海覆江翻。李应吩咐众儿郎道：“今日若被官军杀进采荷湾，我也

不要性命了。”众儿郎听了，个个舍死忘生，力战官军。官军也个个奋勇，迎杀贼军。

洪涛中喊呼振天，杀气飞扬。忽听官军坐船上一个号炮，官军战舰豁地分开，露出中间一只大坐船，船头立出一员大将，青巾绿袍，倒提青龙偃月钢刀，正是云天彪，大喝：“李应叛国庸奴，敢与吾决一胜负么？”李应见是天彪，也不答话，便取出背上一口飞刀，觑准天彪头颈飞也似标过来。天彪提起大刀一扬，那把飞刀激起丈余，滴溜溜的堕入水中。李应大惊。云龙大怒，张弓搭箭，对李应的咽喉射去。李应急闪，那枝箭从李应盔旁拂过，却射杀背后一员头目。李应大怒，又一飞刀向云龙标来，云龙也闪过了。李应正待再取飞刀，两船早已逼近，两边将对将，兵对兵，长戟短剑，切近攻杀。阵云中云龙提刀直取李应，张鼐见了，即忙跳过船头，举枪来迎。战不数合，吃云龙一刀，挥于水中。李应怒极，举枪直刺云龙。此时官军贼军，已逼近相杀。云龙在剑戟林中转斗李应。

李应正待厮杀，忽听得后队人声沸乱。原来是刘麟、欧阳寿通领兵由采荷湾掩杀过来，那庞毅、唐猛已分头去抢大中渡、小中渡了，西口渡汛兵雪片也似的报来。李应惊得不知所为，此时采荷湾已被刘欧堵住，回去不得，只得率领众军，且战且走，逃回西口渡去。云天彪、云龙与刘麟、欧阳寿通合兵一处，紧紧追上。李应那敢恋战，只得督众船驾橹飞逃，等得逃到西口渡，天彪大军已追到西口渡了，庞毅、唐猛早已在岸上邀住。李应进退无路，只得上岸率众舍命死战。官军前后掩击，贼兵死伤无数。李应一条枪奔驰冲突，夺出一条血路，望后关而走，身边已只有百余人随从。到得

关下，方叫声苦，乃是哈兰生、闻达已在那里攻关也。

原来哈兰生领四十号沉螺舟，进伏东口渡，却分了两号在顺水湾头。闻达领军由单渡港杀入顺水湾，那赵龙慌忙迎敌，水中交战。不到半个时辰，那水底沉螺舟中一百名水军，已分头走出，掘通船底，赵龙和一千水军尽行淹没。闻达便领兵船与哈兰生登岸，一路如入无人之境，直逼关下。李应见到此际，只得奋勇突围。那侯健在关上望见李应突围，便开关出来接应。方才杀出关门，早被闻达邀住，斗不数合，吃闻达一刀，挥于马下。关内早有卢俊义、燕青急来守备。关外李应尽力冲突，云天彪在后看见，抡刀追上，大喝一声。李应吃了一惊，回头一看，刀光飞下，头颅已去。天彪已得水泊，便一面移大军尽入水泊，一面乘锐攻关。卢俊义、燕青系仓猝到来，手脚忙乱，后关渐渐难支。卢俊义把守不住，只得差人飞速报知吴用去了。谁知扑天雕后泊阵亡之际，正没羽箭前关鏖战之时。

且说张清与汤隆保守二关，宋江、吴用亲临关上，昼夜守备。张经略大军攻打，已非一次，宋江、吴用、张清、汤隆死守不下。这日，张经略知云天彪已定计于是日潜攻后关，便命邓宗弼、辛从忠、张应雷、陶震霆四员大将，率领二万人马，加紧攻打二关。贼兵不防后关有事，只见前面来势汹涌，便十分提心抵挡。那邓宗弼、辛从忠、张应雷、陶震霆已领兵直到关下。宋江对吴用道：“官兵似此攻围不解怎好？”吴用踌躇无计。只见张清开言道：“我看他们兵将个个骁勇，我们端的敌他不过。为今之计，小弟拟开关与决其战一阵。小弟自问这手石子百发百中，且把他勇将个个打伤了，便好用计进取。”宋江听了，看着吴用道：“张兄弟

此议如何？”吴用沉吟一回，也定不出别样计较，只得应道：“张兄弟此议亦好。只是此去，切须善觑方便，不可因得胜而大意，亦不可因失利而胆怯。”张清应诺，当时请令开关出马。

邓宗弼见贼军杀出，便与辛从忠等约齐阵势等待。张清将兵马背关列阵，右提长枪，左悬锦袋，一马纵到阵前，指着四将道：“河南没羽箭张将军在此，敢来决一战么？”邓宗弼大骂：“反叛庸奴，何足道哉！”舞剑骤马，直取张清。张清见他来势勇猛，便急去锦囊中取一石子，呼的打向邓宗弼面门过来。邓宗弼眼明手快，急起右手用剑一拨，石子爆开丈余，咕碌碌滚向草地里去了。张清见一石不中，心内早有几分焦躁，便骤马挺枪直取邓宗弼。邓宗弼舞剑直劈张清。两马相交，枪剑并举，一来一往，斗到十三四合，张清勒马便走。邓宗弼纵马相追，晓得张清又要掷石，便大叫：“掷石小儿，何足为道！”话未绝，一石子已到面前，邓宗弼急急伏鞍，那石子却从背上四面令旗缝里打过，抛向马后去了。邓宗弼愈怒，挺身抡剑直奔张清。张清见两石不着，怒气填胸，兜转马来，挺枪直刺。邓宗弼举剑相迎，又战二十余合，不分胜负。邓宗弼卖个破绽，勒马便走。张清故意立住了马，不来追赶。邓宗弼见张清不追过来，霍的勒转马头重复杀转。张清早已手藏一石，急忙照着邓宗弼颈脖子上一石飞来。邓宗弼看见石子过来，急使个镗底藏身，那颗石子果然又落了空际了。邓宗弼大喝：“无知小儿，弄砖抛石，成何事体！敢挺身与我斗三百合么？”说罢，舞剑直奔过来。张清此时正没好气，便举枪相迎，重复狠斗。

此时宋江、吴用在关上，见张清三石不着，心中大为懊

躁，又不便收回张清，只得凭关看战。那边张大经略也立马在阵前，正是胸有定见，气暇神闲，左捧令箭，右挽紫缰，闲闲地看那二将鏖战。那邓宗弼舞动双剑，武怒非常；张清一枝长枪，却还对敌得过。两个一来一往，一去一还，足足的又并了七十余合。邓宗弼一心要砍杀张清，却寻不进破绽。张清见邓宗弼双剑神出鬼没，不能攻取，便想又用石子，却被邓宗弼逼得极紧，无从偷空。

两人斗到兴起，正难分舍，只见官军队闪出一员大将，舞动铜刘，飞马向前，大叫：“邓将军少住，待我来杀这贼人！”邓宗弼大吼一声，跳出圈子，勒马回阵。张清得了个空，急起一石子飞来。邓宗弼急忙一闪，那颗石子却从肋缝飞过，抛向草地去了。张清接连一石，向张应雷眉心打来。张应雷早已防备，用刘一挡，只听得镗的一声，那石爆起一丈多高，向后面空地上跌过去了。两马已交，铜刘直进。张清正待用石，铜刘早已卷到面前，张清藏石袖底，急忙举枪相迎。两位英雄怒马盘旋，枪刘飞舞，大战二十余合。张清深恐力乏，不敢恋战，抽身待走，却被张应雷铜刘一步步逼进来。张清心中焦躁，只得一手提枪招架，一手早取那袖底的石子出来。张应雷见他一手提枪，便急忙照顾石子。那石子早已飞出，直从下三部向张应雷马头打来。张应雷急忙倒提铜刘护住马头，向外一拦，石子打着刘背爆落在地。张清乘势一枪，向张应雷面门刺来。张应雷急起一刘挡住，便乘势卖个破绽，回马而走。张清挺枪跃马追来，一面早已就锦囊取得石子。张应雷一面诱敌，一面提防着石子。张清故意延了少刻，却飞起一石子，觑准张应雷脑后打来。张应雷向左边一闪，那石擦耳根过去了。张应雷在马上未及闪正，张

清一石又到。看官，须知张清石子非比寻常，今日为何不济？原来张清七石不着，心中早已慌乱，心内一慌，任凭你高手，那准头早已减了成色。只见那石子准准地从张应雷后面打来，却无故高了些许，张应雷将头一俯，那石子早从盔上高飞过去了。张应雷大怒，急转身还斗张清。

两马重复扭住，大战二十余合，官军队里早有一员大将骤马而来，大叫：“张将军请住，看我与这厮拼三百合！”张应雷见是辛从忠，便将铜刘一幌，让辛从忠蛇矛飞入，张应雷勒马回阵去了。辛从忠搦住张清，枪矛并举，只得三合，辛从忠手内一标枪飞出。张清急闪不迭，那标枪早已穿在头盔凤翅上。张清大惊，不敢恋战，即忙回阵去了。辛从忠料他必然复出，便立马横矛，等待厮杀。那张清回入阵中，除下那盔上飞标，所喜并不受伤，便下马略定喘喘，心中暗想：“这番怎好？我此出原想用石子打坏他几员大将，不料如此不得手。”想了一回，便咬牙道：“只得且向前杀去。”便讨口水吃了，提枪上马。

那关上宋江、吴用见张清不能取胜，却不肯入关，便商议收张清回来，却又不甘心退避，拟议未决，只见张清早已提枪出阵，大叫：“对阵辛将军，我与你力拼三百合，休得使用暗器！”言毕，骤马挺枪，奔出垓心。辛从忠知他是诈，便高提蛇矛提防石子。果然张清奔至三十余步，手中一石子早已打来。辛从忠眼明手快，用矛尖只一拨，那石子早已横飞到空地上去了。辛从忠大喝：“无知小厮，安敢行诈！”骤马挺枪直取张清。张清举枪相迎。两条枪阵上交加，四只臂环中撩乱，约斗了十六七合，张清怕有飞标，不敢偷空。辛从忠生力手，张清却因连战数将有些疲乏，只得

虚晃一枪，跳出圈子，带转马头便走。辛从忠骤马追赶，大喝：“贼子休要行诈，我岂怕你的石子！”言未绝，一石子早已飞到。辛从忠早已备防，不慌不忙，将那石子闪过，却顺手一标飞去。张清也预先提防，飞标到处，张清也闪过了，去锦囊中摸一个石子，对准辛从忠的马颈打来。辛从忠急将缰绳一兜，那马凭空一跃，石子往马腹底下恰恰的过去，贴着地滴溜溜的打向青草堆里去了。辛从忠的马早已扑到张清背后，张清已到了自己的阵前。辛从忠提起蛇矛，望张清后心便刺。张清急忙一闪，辛从忠的矛搠了个空，那矛直搠过张清面前。张清急忙回转身来，将矛夺住，两个一拧。张清急将那手中枪平搠过来，也被辛从忠顺手夺住。两人尽力一拖，那两匹马早已旋风也似的打了几个团团。

官军阵上早恼动了陶震霆，舞动双锤，大叫：“贼子不得无礼！”一马飞到。张清知不是头，急切与辛从忠分拆不开，只得撒了两枪，空手逃入阵中。辛从忠掷去张清的枪，舞蛇矛直追入阵去了。张清见他追来，急取一石在手，待他马近，一石飞去。辛从忠忘却提防，瞥见石子打来，急忙一闪，那石子打着左肩狮兽鼻上，^碌转脑后去了。辛从忠急忙勒马跑回本阵。陶震霆杀入阵来，张清急忙换一枝枪，杀出阵来。两马交锋，斗不五合，张清早已手藏一石，觑准陶震霆咽喉打来。陶震霆见石子过来，急忙将身一挫，高提卧瓜锤迎准石子一击，那石子打了转去，飞过张清头上五六尺，^碌回贼军阵里去了。张清吃了一惊，咬一咬牙齿追杀过来，陶震霆迎住便斗。两人各奋神威，战了十五六合，陶震霆勒马便走。张清藏石在手，骤马追赶。陶震霆正待挂锤，取那洋枪，背后一飞石已到。陶震霆急忙一闪，石子飞到左旁，

陶震霆顺起右手瓜锤一击，石子往左边去了。陶震霆急回转身来，张清手起一石猛飞过来。陶震霆看得极准，急起左锤向右一击，石子往右边去了。张清急去袋中一摸，只得一颗石子。张清提石在手，眼睁睁只望这一石成功，忽听关上一声鸣金，后关急报已到。吴用急忙止住宋江休要鸣金，张清心中早已惊乱。

那番急遽之态，早被张经略看见，便传令教金成英、杨腾蛟从左边抢关，韦扬隐、李宗汤从右边抢关，张伯奋、张仲熊、王进、康捷随着大军一齐掩上。宋江、吴用心慌意乱，急急嘱咐汤隆严守二关，自己早已飞速赴看后关去了。关下张清急得不知所为，邓宗弼、辛从忠、张应雷一齐杀到。张清手中一石不觉自发。陶震霆在阵云中见石子飞来，急提那卧瓜锤追准了一锤击去，那石子回势愈大，不偏不倚，碌转去正着在张清鼻尖上，血流满面。张清几乎跌倒，勒马逃转。陶震霆急挂双锤，取出洋枪，扳开火机，砰然一响，正中张清后颈，翻身落马。

张经略早已统押大军，潮涌般杀到二关。关外贼兵如何抵挡，如汤沃雪，如火燎毛，登时杀尽无余。金成英、杨腾蛟从左边，韦扬隐、李宗汤从右边，均已上了二关。王进随邓、辛、张、陶也杀上关去，汤隆一人如何挡得住。王进登上二关，遇着汤隆，交手不三合，王进一枪搠入胸前，早已了账。伯奋、仲熊、康捷拥着张经略，尽行登关。二关已破，众将无不大喜。张经略到了关中，日方挫西。张经略急召韦扬隐、李宗汤，问徐虎林在二关内安营立寨之法。韦李二将一一具对，经略便命照此章程安营。众将纷纷献功，经略一一慰劳，记功录簿，大行犒赏，便议明晨进攻三关。按

下慢表。

且说宋江、吴用从二关奔到后关，急与卢俊义、燕青守住后关。云天彪率大军攻至傍晚，不能取胜，只得在关下安营立寨。宋江、吴用闻得二关已失，只叫得苦，且将后关守备事宜安排停当，委燕青当心督守，宋江、吴用、卢俊义都回转三关。公孙胜已带领鲁智深、樊瑞在三关守备。宋江、吴用、卢俊义将守备事务督看了一番，便教公孙胜等三人在关上看守。宋江、吴用、卢俊义都回忠义堂去，策应四面事务。不误。

且说公孙胜在三关上，又各处巡阅了一转，时已三更，退入帐中，提心吊胆，那敢就睡，只得带了衣甲躺在交椅上。正欲朦胧睡去，忽见帐前黑影一闪，走进一个人来。公孙胜立起身来定睛一看，吃了一惊。正是：仙机指引当回首，业障昏迷错用心。不知公孙胜所见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三五回 鲁智深大闹忠义堂 公孙胜摄归乾元镜

话说公孙胜坐在帐中，正欲朦胧睡去，忽见一人掩入帐来。公孙胜急忙定睛一看，更非别人，原来就是二仙山内，同道师弟兄，双姓东方，单名横的便是。公孙胜吃了一惊，急问：“师兄何来？”东方横道：“清师兄别来无恙否？今有要言奉告，请屏左右。”公孙胜便教左右退去，与东方横逊了空。东方横道：“咳，清师兄还记得那年紫虚观前，临行时，令师怎样嘱咐，小弟亦有数言奉劝，今日师兄为何还在这里？那年小弟曾奉令师钧旨来取玄黄吊挂，令师又教小弟寄语劝驾。今日令师又教小弟特地来此，余言说不得许多，只有四个大字，叫做‘速离火坑’！”公孙胜道：“小弟受宋公明厚待一场，今日事急，与他丢手，自问心上过不去。帮他复了二关，我即退归矣。”东方横微笑道：“师兄既要复二关，小弟有数言奉赠。”公孙胜道：“愿聆教言。”东方横道：“二关复在眼前，关上无须厮杀。不必剑戟刀枪，能使官军退却。复得二关之后，了手当为上着。”言毕，袖中取出一方青罗帕，铺于地上。东方横踏上了，变成一朵青云，冉冉腾空而去。公孙胜欲送无从，因细细将他六句谶语思索一番，恍然道：“东方兄此言，莫非教我用法取胜？这倒也是一条正路。”便一面去密告宋江，一面与樊瑞商量用法。立法未定，忽报官军大队杀来。鲁达便要开关迎战，公孙胜

忙止住了，传令众兵将把三关严紧保守，一面去报知宋江、吴用。宋江、吴用急极无计。

原来此时梁山已四面攻围。云天彪委云龙、刘慧娘、刘麟、欧阳寿通、唐猛留攻后关，并移调右营苟桓、祝万年、真祥麟，领右营兵马三分之一，同来攻关。天彪令刘慧娘总督全军事务，于后关外东山上建立行台驻扎。云龙统领众将，指挥全军。云天彪领闻达、哈兰生、庞毅回到右关，与傅玉、风会一同攻打，派毕应元、孔厚随后策应。陈希真领刘广、祝永清、陈丽卿、范成龙、栾廷玉、栾廷芳、刘麒攻打左关。张经略请贺太平、盖天锡坚守头关、二关，自己领伯奋、仲熊、邓宗弼、辛从忠、张应雷、陶震霆、金成英、杨腾蛟、韦扬隐、李宗汤、王进、康捷攻打三关。扩大军威，兼着新胜锐气，贼兵如何敌得。宋江、吴用亲到三关来看了一转，与公孙胜略议了几句守备之法，又转到别关去了。这三关上委公孙胜一人主政。公孙胜奉宋江嘱咐，督领群盗，拒敌官兵。张经略金盔银甲，佩弓插箭，立马阵前，亲司旗鼓。众将奉元帅之命，舍生忘死，攻击三关。自辰至午，枪炮震天，矢石蔽地，贼兵死伤无数，只是坚守不下。经略见贼兵如此，便传令权将兵马收回。

鲁达提起禅杖，向公孙胜大叫道：“鸟耐烦再让那厮，洒家开关出去，活打杀那班撮鸟！”公孙胜道：“贤弟请坐，且听……”鲁达睁起怪眼道：“直娘贼，洒家偏要去！死也要和那厮并三百合！”说罢，抡起禅杖，飞步到关，大喝：“开门！”公孙胜约勒不定，只得开关，派兵送他出去，一面飞报宋江去了。

且说鲁达杀出关外，张经略正在收兵，见有贼将杀来，

便教伯奋、仲熊出去迎战。旗门开处，二人一齐出马。众将共看，两位公子一样装束，各具神威：伯奋头戴喷银束发紫金冠，凤翅闪云盔，后面一挂五福攒寿银牌，垂着五寸长短紫红流苏，披一副白银细砌鱼鳞甲，衬着月白紫微缎子战袍，系一条束甲狮蛮带，穿一双绿皮卷云战靴，骑一匹银合白马，手提一对赤铜溜金大瓜锤；仲熊也是头戴喷银束发紫金冠，菊瓣细钩软砌盔，后面一挂福庆银牌，垂着五寸长大红流苏，披一副连环锁子甲，束一条镜面镀金带，穿一双青皮卷云靴，骑一匹嘶风赤兔马，手捧一对厚背薄刃雁翎刀。两位少年英雄立出阵来，真个是天生一对玉孩儿，人间上得无三谱。只见那对阵一个莽和尚舞着禅杖，口出喊声，飞奔而来。伯奋舞动双锤，骤马而出，大喝：“贼秃驴，休得乱闯！”鲁达大怒，抡起禅杖便打。伯奋见他来势莽撞，使急将身子一闪。鲁达一枝禅杖和身子打进伯奋怀里来，却早打了个空。伯奋眼明手快，早提起右手大铜锤，照鲁达光脑袋上打将下来。恰好鲁达一禅杖飞起，将那铜锤格住。伯奋却早已左手一锤打进鲁达腋下，鲁达大吼一声，托地跳开了数丈。伯奋骤马追去，鲁达舞动那枝禅杖，神出鬼没的打转来；伯奋也使圆那两柄铜锤，天旋地转的打过来。马步交加，杖锤并举，两人各奋神威，大战五十余合。伯奋使出平生大神力对付鲁达，鲁达也狠命相搏，打个平手。

仲熊在阵上，看够多时，更耐不得，便舞动双刀骤马而前，大叫：“哥哥且住，待我来斩这秃驴！”说罢，展开双刀，好似两条白练冲杀进去。伯奋一马跳出圈子，却不回阵，只立在垓心边观看。只见仲熊双刀已从鲁达禅杖底下直透进去，鲁达险些被他戳着，急忙跳开，便抡转禅杖对仲熊

鹵门打来。仲熊眼快，早已飞起双刀交叉架住。两人便展开解数，奋勇大斗，杖来刀迎，刀去杖挡，又斗到五十余合。鲁达神力未衰，仲熊一身武艺也尽够敌得过。杀气影里，战斗愈酣，只见伯奋骤马又来，大叫：“兄弟且住！你我二人索性用车轮战，战杀这厮。”仲熊退回，伯奋杀入。

此时宋江、吴用已到关上，见来将如此骁勇，便教鸣金收回鲁达。谁知关上一片鸣金，鲁达只是一片呼喊，和伯奋扭住便斗，足足又斗了三十余合。仲熊重复杀入，替出伯奋，合拢又斗。宋江对吴用道：“鲁兄弟住居山寨有年，颇知纪律，今日为何几番鸣金收他不回？”吴用也不解其故。只见仲熊与鲁达斗到三十余合，伯奋又杀过来，伯仲二人，循环轮替，直战到日下西山，暮色朦胧。张经略在阵前看够多时，见天色已晚，二子不能取胜，只得鸣金收回。

鲁达倒拖禅杖，大吼而回。宋江急命开关迎入。鲁达一见宋江，撒下禅杖，向宋江唱个大喏，道：“兄长要杀上东京，洒家明日先杀张家两个娃子，后杀张家老儿，一路打进东京，拆毁了金銮殿，回来同你吃酒。”宋江回顾吴用道：“今日鲁兄弟为何精神异常，语言不伦？”吴用道：“想是力战了半日，力疲神乱也。且取酒肉来与他接力。”左右捧上牛肉十斤，陈酒一大桶。鲁达坐下便吃，气呼呼的吃一碗，又是一碗，不一时，一桶酒完，又添了一桶，直吃得沉沉睡去，送他归帐。宋江、吴用就歇在三关上，商议守备之事，便教调朱仝、雷横来同守三关。公孙胜、樊瑞归入自己帐中，同去祭炼符法。

且说张经略收兵回营，众人共论本日战阵之事，贺太平道：“方才这莽和尚，即是鲁智深。贼人勇将，仅此一人。

倘能除得此人，破贼寨易如破竹。”盖天锡道：“此人鸣金不住，足见莽撞。明日交锋，可用计擒他。”伯奋、仲熊齐声道：“这莽和尚果是英勇，但战到后来，乱喊乱叫，破绽迭出。明日交锋，孩儿必斩得他。如若不能，再用计诱他不迟。求爹爹明日仍委孩儿出去。”张公颌首。当夜无话。

次日黎明，张公传令起兵攻关，仍命伯奋、仲熊叩关搦战。宋江、吴用闻官兵又来，急忙登关守备。伯奋、仲熊在关下大叫：“贼秃驴出来纳命！”原来鲁达此时还醉卧帐中。宋江与天兵相拒，伯仲二人叫骂万端，宋江只是不出。忽报后关被官军攻得十分紧急，势在垂危。宋江、吴用大惊，急教公孙胜好生看守三关，宋江、吴用急赴后关，又回顾公孙胜道：“鲁兄弟如要出战，烦贤弟相机定夺，横竖死守关内亦无益也。”公孙胜应诺，宋江、吴用赴后关去了。

公孙胜、樊瑞、朱全、雷横严守三关，与官军足足相持了两个时辰。鲁达忽由关内手提禅杖飞奔出来，见官军攻关，便向公孙胜大叫道：“为甚么不杀出去？”公孙胜未及回言，鲁达早已抡起禅杖，大叫：“你不去，洒家一人自去！”飞奔下关，喝令开门。公孙胜禁止不住，鲁达已飞奔出去。伯奋、仲熊见鲁达出来，便约齐后面人马等待。鲁达大吼一声，早已直冲过来。伯奋、仲熊双马敌住，酣呼大斗。斗到一百余合，鲁达果然禅杖忙乱，看他只是乱划乱打，绝无法门。那伯奋得个破绽，一铜锤打着左腿，鲁达狂叫一声，跌倒在地。仲熊急前一刀砍去，鲁达早已霍然跳起，却吃仲熊一刀砍入乳肋，仲熊也险些被鲁达禅杖削着。鲁达霹雳般一声狂吼，跑回三关，便将禅杖向关上一掷。那禅杖好一似稻草般飞上关去，打死了关上贼兵三四个。旋转

身来，赶到阵上，乳肋下鲜血迸流，若无其事，口中大叫道：“儿郎们随我来！”那些随阵喽啰跟他上来。伯奋、仲熊见他杀转来，正要迎敌，只见鲁达霍地将自己的儿郎，一手一个，提起两个，向这里抛来，接连抛了十余个。喽啰着慌，叫苦连天，逃回本阵。关上众人见了，都一齐叫苦。伯奋、仲熊见他如此，也大为诧异，只得远远招架。可怜那些攒出的人，个个脑浆迸裂。经略在后望见，道：“此人神气，是着了疯魔，不可与战。”便鸣金收军而回。

鲁达见官军退阵，便哈哈大笑道：“原来败了，洒家趁此杀上东京去也！”便回到关上道：“拿我禅杖来。”左右只得将禅杖捧上。公孙胜见他着疯，便温语道：“鲁兄弟请少歇。”鲁达大喝道：“放屁！我奉智真长老法谕，要帮宋公明杀上东京。”言毕，提杖直奔忠义堂去。

恰好宋江、吴用安顿了后关，正在忠义堂议事，瞥见鲁达提杖浴血而来，大吃一惊，忙问甚事。鲁达大喝道：“洒家要帮宋公明拆毁金銮殿。”便将忠义堂摆设的桌椅乱打乱搅，便指吴用道：“你是高俅么？今日洒家打杀了你，为民除害。你们这班狗才，教你们死个爽快！”说罢，提杖直打吴用。吴用急躲，忙叫道：“鲁兄弟疯了，那个去按住他？”此时山寨中有些力气的头领，公孙胜、樊瑞、朱全、雷横现在守三关，燕青现在守后关，张青、孙二娘现在守左关，段景住现在守右关。忠义堂仅有柴进、裴宣、萧让、金大坚、宋清、蒋敬、皇甫端、戴宗、蔡福、蔡庆，一班没甚力气的人，单靠着卢俊义一人，如何抵挡得住。只见鲁达一条禅杖，在忠义堂横冲乱打。众人跌跌踵踵，急忙闪避，叫苦不迭。鲁达禅杖早已将忠义堂上所有物件尽行打得粉碎。卢俊

义见他凶猛，心胆已怯，因见众人没个上前，只得硬着头皮抢上前去。只听得天崩地裂的一声响亮，忠义堂已打倒了一角。卢俊义赶将入去，鲁达见了大吼一声，一禅杖打来，卢俊义险些着手。众人见了，一齐叉钯棍镋打上前去，忠义堂喧得一团糟。卢俊义已将鲁达禅杖夺住。鲁达见众人上来，便撇了禅杖，去拾了两根折椽子，大喊一声，打将出来。卢俊义就把禅杖将他拦住。鲁达舞起两根椽子，直打卢俊义。众人一齐呐喊，却又不敢伤他。鲁达狂奔酣呼，不觉绊着地上折木，扑的跌倒在地。众人急待前去按住，只见鲁达霍地立起来，刀伤迸裂，面色改变，大叫道：“洒家今番大事了也！”仰后而倒。众人急前一看，早已圆寂了。宋江长叹一声，绝无言语，便与吴用入内议事，一面收殓鲁达。吴用又教卢俊义去各处弹压军心，休教惊乱。按下慢表。

且说张经略收兵回营，发放军马。伯备、仲熊卸甲安息，众将竟赞二位公子神威。张公对众将道：“今日我看这莽和尚确是着疯，又兼受伤深重，无论他回去死与不死，终不可用。据贺参赞说，贼营勇将，仅此一人。今此人既除，来日破关易易矣。众将军及兵丁，各各饱餐安息，准备明日努力攻关。”众将领令，又去传谕左右两营去讫。张公在帐中与贺太平、盖天锡计议攻关之事，分派兵将。正在议论，忽见皂衣二人阶前跪报道：“有贼人劫营，请相公速去巡视。”张公道：“奇了，你何人？”那二人忽然不见，左右皆骇然。张公便与贺盖二人一齐立起身来，道：“速至外营查看。”离座不数步，只听那原座交椅上，砰然一声响亮，一块磨盘大的石头，当顶打下，将交椅打得粉碎。众人皆惊，张公大悟道：“此神人赐我离座也。”左右齐称：“相公

洪福！”张公谢了神明，重复换把交椅坐下。贺太平道：“贼营内有一名公孙胜，善会妖法，此石必是他运来。如今邪不干正，妖人枉用心机。但此妖也必须除灭了他，方可集事。”张公问何人能除，盖天锡道：“右营陈将军深明仙术，可请来与之商议。”经略便传令：“去右营速请陈将军来。”

少顷，陈希真自右营到来，经略迎入相见，礼毕叙坐。经略告知妖人运石之事，并须收伏等语。希真道：“明公一代正人，奉天讨逆，何惧邪魔！即不先除此人，来朝鼓行而前，谅此贼亦不能为害。今明公既有钧谕，不敢推辞，待明日与他斗法，收伏了他。”张公道：“闻得道家追魂摄魄之法，吾兄能行之否？”希真沉吟道：“这倒也可。此法只须静室中为之，免得阵上惊世骇俗。”又沉思了一回，便道：“尽可，尽可。此法今夜便可行得，无俟明日也。容回营遵办，明晨即来报命。”张公甚喜。希真当即辞归。

不说张公部署人马，且说希真回营，刘广、祝永清迎入帐中坐下，便问：“经略有何密谕？”希真便将用法摄公孙胜魂魄的话说了。永清道：“闻道家追魂摄魄，须要本人生年月日，今公孙胜的生辰何处探听？”希真笑道：“这厮的生辰，我却已探听得也。”永清忙问从何处探来，希真道：“我在大名府时，无意中得了他来。那大名府城内龙华寺的主持大圆，曾经到梁山做过道场的。我到任后入寺行香，据他的徒弟妙果说起，那年晁盖死时，他师父在山设荐，他亦在列，因说到晁盖生死年月日时。我当时便蓦然想到公孙胜，探问一句，果然被我探得。原来吴用、公孙胜、刘唐、三阮，与晁盖情意最深。彼时晁盖病笃未死，吴用等六人都开列自己生辰，具疏借寿。尚未举行，晁盖已死。因此疏章

未曾焚送，却吃这妙果僧看见。因内中公孙胜八字最容易记得，所以至今不忘。说来乃是庚申年辛酉月壬戌日癸亥时。”刘广、永清都大为惊异，因叹道：“事非偶然也。”

希真便吩咐将后营帐内打扫清洁。希真即去安排法器，按着十二雷门，挂起十二面大圆镜，中间设起香案，按八卦摆列八面方镜，就正中焚起一炉旃檀。希真诵起净坛诸咒，四围都洒了法水，然后将那面乾元宝镜正中供起，摆列了香花灯果。希真叩齿念诵真言，拜跑行礼毕，走出帐来，暮色已苍。希真便教永清就营中选十二人，都要命带丁甲的，前来听用。当时在前营吃了素斋，只见永清已将丁甲命的十二人带上来。希真便书了十二道丁甲符，分与十二人佩戴了。传谕刘广、永清监营，自己却带那丁甲人入帐登坛。那十二丁甲手执五色旗幡，按着方位侍立帐门之外。帐内坛上星烛灿烂，宝镜光明。希真登坛，将那备好硃笔黄纸，摆在坛上，口中念念不绝，书成了数十道符篆。只见希真叫侍从人进来，收去了香案。希真将那所书的符，向左右前后，坛上坛下，一一诵咒焚化了，便披了头发，右手执持宝剑，左手高提起那面乾元宝镜，念念有词。少刻，希真忽地将宝剑插于地上，便从袖中取出公孙胜的生命一纸，并一蓬乱发掷下来，急将右脚踏住。重复拔起宝剑，念声愈厉，只见四边灯光镜光，都霍霍闪动。念够多时，喝声道：“疾！”那四壁光芒，一齐射向公孙胜命纸上来。希真急将乾元镜一照，愕然道：“咦！”疾想片时，便将那宝剑放于地上，右手捏起一个剑诀，向那乾元镜上不住的书符，口中不住的念咒。约有许多，便又向镜上嘘了一遍罡气，放了剑诀，重复提起宝剑，左手高提着乾元镜照于地上，凝然不动，寂然无声。不

多时，只见那乾元镜内，蓬蓬勃勃金光发现，泻如泉流，逸如电发，明如硫焰，响如雷鸣。希真用右手宝剑东点西指，那光便东飞西迸。又是许多时，那团火渐渐淡去。希真向地上一看，又向镜中一看，目定口呆，半晌道：“这厮真个如此难捉！”良久道：“我晓得了。”便将宝剑与乾元镜一齐放下，挽了头发，重复叫帐外从人进来，摆设香案，并叫那十二丁甲命人都进坛来。香案摆毕，希真命从人都出帐外，只叫那十二丁甲命人依班侍立左右。希真就案上写起一张疏牒，又书了几道符，便于案前拱手诵起九天玄女宝诰。诵了九遍，稽首九拜，便跪在案前，将疏牒念诵一遍，就于烛上焚送，又再拜稽首。立起来，便将那所书的符四面焚化，便叫侍从人进来收去香案。希真重复披发仗剑，左提宝镜，照前作法。不多时，只见那乾元宝镜神光三闪。希真定神一看，喜形于色，道：“在矣。”便命那十二丁甲解下坛中所有的镜，都移入坛心，将公孙胜的命纸重重叠叠压住，便将乾元宝镜镇压在上面，宝剑插在坛前。

希真带那十二丁甲齐出坛来，将那十二人发放。时已四更，希真就在前帐内默坐定神。少刻，已转五更，希真便传令请刘广督理本营事务，凌晨攻击左关，自己带领范成龙径到大营来通报经略。经略闻报，即忙传令开营迎入。希真进见，禀告公孙胜魂魄已经摄得，张公甚喜。希真又道：“此时尚镇在坛中，未曾处斩。若斩了他的魂魄，此人可以立死。不识经略意中何如，特来请令。”张公道：“此人亦系贼魁，理宜生擒他来明正典刑，方为不错。”希真道：“既如此，须希真随营攻入关中，亲去擒他。他还有一个徒弟，虽无甚利害，也须希真去擒。”张公称是，便拨中营兵马一

万，交与陈希真，同范成龙率领了。从关左袭入。

张公传令安派中营兵将：贺太平系文人，请他弹压游骑，在关外巡捉逃贼，无须入关；盖天锡本有武艺，便随同大经略督押中军；张伯奋同邓宗弼、辛从忠为左翼，张仲熊、张应雷、陶震霆为右翼，王进、康捷为前锋，直抢中路；金成英、韦扬隐为左队，抢关右；杨腾蛟、李宗汤为右队，抢关左，一面接应陈希真。陈希真与范成龙领了经略号令，又去传令右营：刘广与祝永清、陈丽卿攻左关正面，栾廷玉、栾廷芳攻左关之左，刘麒攻左关之右。那边左营云天彪也得了经略的令，天彪与傅玉亲攻右关正面，风会、哈兰生攻右关之右，闻达、庞毅攻右关之左，毕应元、孔厚在后策应，巡捉逃贼。一面传谕后关。云龙等得令，便也派拨队伍：刘麟护着刘慧娘，在东山看望，云龙、欧阳寿通、唐猛领左队，苟桓、祝万年、真祥麟领右队，分头抢击后关。分派已毕，天已大明，霞光灿烂，一天瑞色，祥光捧出那轮红日，战鼓渊渊，人马欢呼，四关枪炮之声，如数百万雷霆同时并发，官军一齐攻关。

且说公孙胜自昨夜初更巡阅三关，回入帐中，正与樊瑞再议用法，忽觉得头晕眼花，精神恍惚，便诧异道：“今日我为何如此眩晕？”樊瑞道：“想是老师用心太过，精神疲乏也。”公孙胜道：“既如此，待进静室中去定一定神。你替我去弹压军务，休来惊我。”樊瑞领令而出。公孙胜退入静室，掩上了门，急忙入床定神默坐，不觉头痛如劈，元神渐渐飞扬出舍。公孙胜大惊道：“这是为何？”又思索了一回道：“必是陈老道在那里撮弄我也。”便急念起秘咒，特行内观之法。原来这法门是罗真人传他的，今日幸未忘记。

当时修持起来，元神渐渐定了。暗想道：“陈希真这厮好利害！此番吃我守住了，难保其不复来。”便诵咒召集神将，在室内室外密密层层保护。安排方毕，精神又复昏乱，较前更甚，险险凝持不定，幸亏那些神将协力保守，争持了足足有一个更次，方得渐渐安定。公孙胜心中焦急道：“如此相持怎了？”正想法，想了一回，不得计较。忽听得耳畔有人告道：“我们奉法旨在此保护，奈九天玄女圣旨降来，责我等弃顺助逆，要治我等之罪，如今只得舍了吾师去也。”公孙胜大吃一惊，正欲再持禁咒，不觉一灵神光霍的飞去，悠悠扬扬不知去向了。公孙胜在室内僵倒，樊瑞、朱全、雷横在外面绝不知觉，轮更守关。

比及天明，官军杀气振天，枪炮震地，大阵杀来。樊瑞、朱全、雷横一齐大惊，樊瑞急去请公孙胜的号令，朱全、雷横登关迎敌。王进、康捷当先攻关，关上贼兵霎时间都已得知公孙军师僵毙的信息，乱兵无主，人情汹汹。王进奋勇先登，力杀百余人，破关而入。康捷随上，大军一齐登关。朱全遇着邓宗弼，即忙迎战。邓宗弼就在关上展开雌雄双剑，奋勇大斗。张经略已与盖天锡、张伯奋、张仲熊杀进关内。雷横挡不住，正遇着张应雷。张应雷舞动铜刘，直取雷横。辛从忠、陶震霆见朱全、雷横死战不退，便各去相助。辛从忠助邓宗弼战朱全，朱全敌不住，邓宗弼飞起长剑，砍着左腿，朱全跌倒在地，邓宗弼就地一抓，生擒过来。陶震霆助张应雷战雷横，张应雷神威愈奋，忽地摆开铜刘，就势卖进左手，抓住雷横，尽力一拖，生擒过来。邓、辛、张、陶四将会齐了杀入关中，三关已破，张经略大军已在前面。陈希真、范成龙早已擒得公孙胜、樊瑞献上。原来

樊瑞见公孙胜僵卧，大惊无措。陈希真、范成龙已带领兵马，从关右乘乱杀入。范成龙抢入公孙胜帐中，缚出公孙胜。樊瑞正想用法，早吃希真用真武诀镇定，众兵捆捉过来。杨腾蛟、李宗汤已随后杀入，那边金成英、韦扬隐也从关右破进，贼兵均已杀尽。张经略会齐大军，日方已牌。张经略便传令乘势攻寨。陈希真将公孙胜、樊瑞交与经略，便领范成龙带兵杀向左关去，接应右营兵马去了。

早有喽啰飞报入忠义堂，众人闻得三关已失，一个个面面相觑，急得手足无措，大众一齐看着吴用。只见吴用眉头一纵，道：“不妨，众兄弟齐心守着，戴院长随我进来，自有妙计。”众人闻听，各执器械，带了在山喽啰齐出迎战。戴宗跟了吴用进内，不知吴用说出甚么计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三六回 宛子城副贼就擒 忠义堂经略勘盗

话说梁山忠义堂上群盗，各执器械，分头杀出，与官军死拚，独戴宗跟了吴用进内，一直到了吴用卧房。戴宗道：“军师有何驱策？”吴用一言不答，只是忙忙碌碌，凑集些散碎银两，打了一小包，递与戴宗，便道：“你的神行符随身有否？”戴宗道：“尽有。”吴用用手一招，急走出房外隙地上，附耳道：“大事去矣。我同你还在这里做些甚么？快把神行符来，我带你另寻别路去，否则性命难保了。”戴宗呆了一回，问道：“公明哥哥三日不见，不知何往。”吴用道：“你跟了我去，自会见面。”戴宗无可如何，取出神行符与吴用缚好了，飞也似偷到后关。官军正在攻打，燕青正在把守，见了吴用、戴宗，急问：“军师、院长何往？”吴用道：“你在此牢守，我去探看一回形势就来。”说罢，从关旁僻处缒关而出。正欲走洞，却叫声苦，原来官军大队进来，各处都屯了兵马，那条趋洞的路，也被官军占住了。戴宗道：“怎好？”吴用立定了，踌躇一回，道：“不妨，且随我来。”便与戴宗故意慢慢地行走，看望官军空隙处曲曲湾湾走出。官军望见他们慢走，误道他是自己的人，不是逃贼，又因攻关要紧，不来追查。吴用、戴宗一抹地溜出官军营后，作起法来，飞也似的抹过东山脚下去了。却不防刘慧娘在东山行台上瞭望，瞥眼看见，便道：“久闻梁山有神行太

保戴宗，前面走的必定是他，同走的必定是宋江。”急救刘麟骑匹快马，飞也似追去，“如追不着，便飞速去报知大营，教康捷即速追拿。”刘麟听罢，提起双铜，飞也似追去了。

云龙已与苟桓督率军士，亲冒矢石，力攻后关。燕青见吴用出去，本来疑惑，忽闻得三关已失，急得天无路，入地无门。云龙、苟桓已各率本部人马杀上关来，欧阳寿通勇猛先登，正遇燕青，力战数合。燕青心慌意乱，那袖弩也无从发，早被欧阳寿通一鞭打着卤门，脑浆迸裂。官军潮涌登关，后关已破。云龙、欧阳寿通、唐猛领左队，苟桓、祝万年、真祥麟领右队，一齐杀到关中。六将一齐奋呼杀贼，逢人便砍，逢马便搠，一路杀到梁山内寨后门。

再说陈希真领范成龙从三关内杀到左关，去接应自己的兵马。范成龙仗着铁脊矛当先开路，遇有贼人游骑军马，立时斩获。顷刻到了左关，刘广已身先士卒，破关而入。祝永清、陈丽卿一齐入关，张青、孙二娘死命敌住。陈丽卿一条梨花枪飞花滚雪，战斗孙二娘。孙二娘究竟力气平常，交锋不上十余合，丽卿得个破绽，刺中腿跨。孙二娘翻身下马，众军一齐上，捆捉过来。张青正在苦斗祝永清，忽见浑家被擒，一个心慌，吃祝永清摆开画戟，轻舒猿臂，只一提，脱离雕鞍，生擒过来。背后栾廷玉、栾廷芳、刘麒都杀进关来，正似三只猛虎，狂吼畅杀，登时贼兵扫尽无余，左关已破。刘广与陈希真合兵一处，杀到梁山内寨东门了。

再说云天彪率领左军，亲司旗鼓，策众攻击右关。段景住不知就里，正欲死命相敌，忽闻得三关已失，贼兵一齐大乱。闻达已从关右云梯攻上，力斩百余人而入。庞毅登关，

直抄中段。段景住措手不及，吃庞毅刀背一敲，扑的跌倒在地，众军上前活捉过来。风会、哈兰生已从关左杀上，二人奋勇当先，杀贼无数。天彪、傅玉也领兵杀入，傅玉长枪卷舞，杀贼无数，右关已破。天彪领兵直杀到梁山内寨西门了。

且说张经略领大兵直攻梁山内寨前门，伯奋、仲熊两马当先。正遇卢俊义，挺着朴刀，把住门中。伯奋、仲熊大怒，一齐奔上前去。此时梁山大事已去，卢俊义也明知难活，只是不甘心白死，便挺朴刀直斗伯奋、仲熊。二子一齐大喝道：“贼子到此，还不下马受缚！”卢俊义也无言回答，挺刀直砍过来。伯奋急用双锤架住，仲熊已一刀搠入。卢俊义不慌不忙，轮转刀来，敌住了仲熊。伯奋又一锤打进，卢俊义托地跃马跳出圈子，展开了朴刀，重复杀进来。伯奋、仲熊一齐迎敌，三马盘旋，大斗六十余合，不分胜负。张经略、盖天锡都在后面，看那伯奋、仲熊力战卢俊义，杀气飞腾，神威酣畅。卢俊义舍死忘生，兀自转战不衰。

盖天锡便对张公道：“经略在此督战，我不如分兵去袭他寨子去。”张公称是。盖天锡便率领金成英、杨腾蛟、韦扬隐、李宗汤、王进，分兵一半，抄击贼寨。韦扬隐、李宗汤得令，一来为皇家出力，二来为故主报仇，便率众抢寨，奋呼杀贼。金成英、杨腾蛟、王进也鼓舞锐气，大呼而前。五员上将杀上寨去，寨上仅有蔡福、蔡庆把守，如何敌得。五人奋勇入寨，金成英顺送一枪，搠死了蔡福；杨腾蛟斜劈一斧，砍杀了蔡庆。韦扬隐、李宗汤、王进杀贼无数，夺门而入。盖天锡也驰马进去了。

卢俊义已与伯奋、仲熊力战到一百三十余合，忽见寨子

已破，却不慌乱，只顾死斗。伯奋心焦，想道：“只好诱他一诱。”便展开双锤，摆出那擎天按地的势来。卢俊义如何不识得，便将计就计，一刀捌将进来，原想他一锤打下，便闪过去砍他背后。伯奋却故意不打，托地退回数丈。仲熊眼明手快，便使个旋天转地势，一刀觑准卢俊义左肩砍来。卢俊义刀捌个空，急忙掉转刀来，扫转左三路，却好将仲熊的刀架住。伯奋、仲熊立意要擒拿此贼，力战不舍，卢俊义此时也拼出了性命，三骑马不住的恶斗。背后邓宗弼、辛从忠、张应雷、陶震霆已将三关上的游贼，都搜捉净尽，押解了朱全、雷横及一切群盗，并无数首级，随后上来。见伯奋、仲熊力战卢俊义不下，便要一齐上前去帮。张公道：“无须也，看本帅亲去擒这贼。”便提鞭策马，飞出垓心，取出左边麒麟袋内一张铁胎桦皮宝雕弓，右手便去飞鱼壶中抽出一枝修干雕翎狼牙箭。只看那伯奋、仲熊和卢俊义奔雷骇电厮杀，张公搭箭弦上，暗想：“若要射杀他不准，只是生擒正法为是。”便举起雕弓，拽开来正似一轮满月，端的右手如抱婴儿，左手如托泰山，觑定了卢俊义，撒放过去。弓如霹雳鸣，箭如逸电飞，不偏不倚，正中着卢俊义右肩。卢俊义狂吼一声，往后便倒。伯奋急忙下马，奋勇按住，仲熊一同下来协捉。张公大喜，便统大军杀进寨内。

此时左军云天彪、傅玉、风会、云龙等将，右军陈希真、刘广、祝永清、苟桓等将，都一齐打破了寨子。盖天锡率金成英、杨腾蛟、韦扬隐、李宗汤、王进，一路杀贼而入。刀如猬集，箭若蝗飞，官军喊杀之声，贼兵号哭之声，并作一片喧闹。刀斧丛中，血尸堆里，左右指着一人，对盖天锡道：“前面那个穿黄金甲的，便是小旋风柴进。”盖天

锡一听得“小旋风柴进”五字，便止住左右，休得乱杀，挺着父亲遗留的那口佩刀，骤马追去，大喝：“柴进逆贼，快快下马受缚！”柴进此时已是三魂出舍，七魄离身，再经盖天锡一喝，早已撞下马来。盖天锡亲手抓来，掷与众军士捆了。裴宣见了，挺着双剑，骤马来救。王进早已挺枪拦住，单枪双剑，合拢便斗。可想裴宣是不是王进的对手，不上三合，王进顺手舞枪进去，拣他不致命的左腿上一枪搠着，搠于马下，众军士上前捆捉过来。云天彪统左军杀入，正遇着蒋敬，持了一束账簿，意在潜逃。被云龙手起一刀，挥为两段。众军大呼杀贼而入。陈希真统右军杀入，陈丽卿骤马当先。皇甫端正抱头飞逃，猛回头看见那匹枣骝马，称赞道：“好一匹马！”早吃刘广一刀砍去，头颅滚落。众军杀入，时维宣和三年七月初六日申刻，殿帅府掌兵太尉、经略大将军、燕国公张叔夜，统领中左右三营并二十万天兵，杀到梁山泊忠义堂上。

且说宋太公在上房内，宋清侍立，闻得外面喊杀振天，吓得魂不附体，遍问左右，均说官军已杀进寨内，主帅不知何往。太公道：“昨日他们都说我的儿子在前关打仗，此刻不见，莫非有三长两短了么？”大众慌忙之中，也没有半个人理他。太公急叫宋清出去探看。宋清去了一回，面如土色，抱头鼠窜而来，道：“爹爹，不好了！官军杀进来了，我哥哥谅来已死。外面杀人如切菜一般，怎生是好？”太公放声大哭道：“我的江儿呀，我害了你了！那时节，我大不该依你来此。到如今，你死我亡，懊悔不及。”说未了，只听外面喊杀逼近，已到忠义堂下。宋清不住的发抖，口中只叫：“怎好，怎好？”太公情急，拄了拐杖走到后面院子里，

大叫一声道：“天呀，保佑我儿好好的，我今朝代他死了罢！”言毕投井而亡。宋清见父亲入井，官兵已到，没奈何，只得一灵儿相随着老父去了。

忠义堂上千军万马奔驰而入，张经略已与盖天锡、云天彪、陈希真同登忠义堂上。张公急问：“盗魁宋江，何人获着？”只见众将齐到阶下，纷纷献功，或首级，或俘虏。张公一一查点，内中却不见宋江。张公急令众将军士，在寨内寨外，分头细细的搜查。须臾间，只见左军部下毕应元、孔厚率领部众押解了三百余名逃贼，并一百二十余颗首级，进来献功。张公又一一查点了，却又不见有宋江。贺太平也督领无数将官，押解了无数俘虏、首级进来，张公起身迎入忠义堂。张公问：“获得宋江否？”贺太平道：“只是小贼，不见渠魁。”当时忠义堂上设立起五公座来，五副公案：正中一位大经略张公坐下，左边上首贺太平，右边上首盖天锡，左边下首云天彪，右边下首陈希真。众将士堂上堂下分班侍立。簇新新旗旆飞扬，明晃晃戈矛排列。张公叫传现在所有擒获的一齐上来，左右轰雷也似一声答应。不一时，只见左右驱着那班贼目，一个个绳穿索缚，推到阶下，向忠义堂上跪着。内中卢俊义看到此际，宛然是那年梦中景象，不觉心酸泪落。公孙胜却形同木偶，不言不语。直待后来希真将那法坛神将发放，收了乾元镜及诸法器，方能言语，所以此刻勘审不及。经略见贼目已齐，便勘问宋江逃向何方，一一问来，众盗都供称三日前已不见宋江，实不知其去向。

经略正要用刑，刘麟从前关进来，禀称：“小将见二贼从东山下飞奔而去，必是宋江、戴宗。小将急追过东山，看其踪迹，实向东平府一路逃去。小将追不上，即忙回转来。

因后关道路不通，又未知大军已破贼巢，故不回后关，却从泊外绕转来，以此来迟。”张公听了，便急叫康捷向东平府追去。康捷领了令箭，飞速去了。张公便教将卢俊义、公孙胜、柴进、朱全、雷横、裴宣、樊瑞、张青、孙二娘、段景住，共十人，一概拘入陷车。

张公正待退座，只见刘广捉了两名贼目解上来。诘问名姓，乃是萧让、金大坚。左右禀称：“这两个人，一个会描仿笔迹，一个会假雕印信。”张公道：“既如此，且就把两贼勘问一遭。”只见陈希真道：“此刻不但宋江逃逸，即吴用亦尚未获。据刘麟禀称，眼见逃贼只得两人，或就是宋江同吴用，均未可知。此事必须再行勘讯。”云天彪道：“久闻贼人有天降石碣一件妖事，大有可疑。今此萧让、金大坚二贼，既一系善写，一系善刻，这桩妖事，定于二贼身上有些交涉，也须勘问。”张公称是。

此时天色已晚，堂上堂下，点起无数火把蜡烛来，提萧让、金大坚上来勘审。先问宋江逃向何处，萧金二人供称不知。再三推问，实不知情。张公便叫：“抬过那石碣来。”盖天锡看那二人听到这句话，面色顿然改变。盖天锡早已心中瞧科。只见那块石碣抬到面前，张公与贺盖等四人一齐观看。贺太平道：“此非古迹，确是新镌。”张公道：“不但此也，上面‘忠义双全，替天行道’八字，果系天言，岂有如此荒谬绝伦？”便喝叫将石碣抬在二贼面前，厉声问道：“此石碣从何而来？从实招供，免用刑法。”萧金二人疙搭搭的将那番虚皇坛设醮，宋江祈晴感应，是夜天上开眼，射落一团火光，变为石碣的话说了。

盖天锡便喝叫左右用刑，萧金二人叫起撞天屈来。盖天

锡对张公道：“这班贼骨头，不打如何肯招！”张公便喝左右动手。两旁转过数名兵卒，将二人一索捆翻，各打了一百讯棍，早已皮开肉绽，血流满地。萧让熬刑不过，只得从实供道：“这石碣上字是小人写的，因楷书恐人识得破绽，所以改写古篆。又特访得那道士何元通善识蝌蚪，所以特写蝌蚪古篆，又特邀他设醮，以便认识。至于那年天上认真开眼，认真有火光翻落，万目共睹，却不解其何故。”金大坚也将怎样密镌石碣的话说了，又道：“这是宋江想与卢俊义争位，故与吴用、公孙胜议得此法，特将卢俊义名字镌在第二。此碣自卢俊义一到山泊之后，就已镌定。彼时张清、董平等尚还未到，原想就部下头目中选出几个，以满一百八人之数。后因张清等到来，却好天罡数内余第十五、十六两行未镌，因将张清、董平镌入。所以董平在五虎将之列，名次却在十五，顿与关胜、林冲、秦明、呼延灼离开，实为镌刻已定，难以改易故也。”贺太平又问道：“那董平、张清本位，原拟镌刻那个？”萧让道：“一个拟刻孙立，一个未定。至于地煞数内多有未定，所以龚旺、丁得孙尽有空缺可填。就是蔡福、蔡庆、郁保四、王定六等，也都是临时填上去的。此一事，惟有宋江、吴用、公孙胜及小人等知悉，余人都不晓得。”张公大笑道：“妖言惑众，一至于此。”陈希真道：“你二人同做此诡密大事，那宋江、吴用逃走之处，岂有不晓得之理？”二人都叫：“实不知道。”经略喝打，萧让、金大坚磕头求饶。左右不由分说，拖下去一顿拷打，二人登时毙命。

云天彪道：“这石碣是妖盗来源，速宜碎之。”张公道：“便叫那位将军为我一击而碎。”只见左军队里闪出一员大

将，正是哈兰生，提起独足铜人，猛力向前，砰然一击，那块石碣应手而碎。左右搬了出去，抛入河中。张公道：“宋江逃处，看那二人打死不招，必是宋江瞒着群盗私行先逃了。且俟康捷回来，再定计议。料渠魁指日可获，一面先行报捷。”众皆称是。当时会议了报捷奏本，九声炮响，张公率领贺太平等拜本，差官赍奏上马，飞速往东京去了。

张公等俱退了堂，时已黎明，各进茶点毕，忽报康捷到。瞥见康捷如飞而来，两胁下夹了两人，上前道：“未将擒得两贼在此。”手指一个道：“这是戴宗。”又指那个道：“这是吴用，不是宋江。”经略笑向天彪、希真道：“这果是吴用、戴宗否？”二人同声称是。经略便吩咐一齐禁押了。

原来康捷出后关，直向东平路上追去，逢着村坊小市，便向人问讯道：见有如此如此服色的二人过去否？乡人或言不见，或有几处说看见的，也是模糊影响，似是而非的话。更兼康捷相貌古怪，遇着几个胆子小的，不待他开口，早已跌跌撞撞，抱头鼠窜而走，因此无从查究。康捷只得飞速前行，向一路关隘盘问，也无影响。走到傍晚，约行了四百余里，又趁着月光下走了八十余里，月色渐落，心中想道：“黑夜追寻，料想难得。不如权且安歇，待到天明，再作区处。”便趁那月光未减，又走了二十余里，遇着一所小小市镇，见有一片饭店，正在上排门，里面灯光明亮。康捷走上前去，正要开口借问，那店小二狂叫一声，吓得跌倒在地。康捷忙叫：“休慌。我是经略麾下康将军，公干过此，到你店里歇宿。”店小二闻听，方才定了神，爬起来，请康捷进内坐地。店小二问了茶饭，当即安排上来。康捷一面吃，一面暗想道：“问服色枉是无处寻觅，况且我过了几重关隘，

无处捞摸，一定是那厮改换了服色了，不如问走得快的，定有下落。”想到此际，便向店小二问声道：“你们今日见有走路极快的两个人，经过这里么？”店小二答言不见。康捷道：“你听邻舍有人说起么？”店小二道：“不听见说起。”康捷也不再问，吃完了饭，对店小二道：“我黎明便要动身，先会了房饭钱。”店主应了，忙去着叠一张床铺。

康捷和衣而睡，一觉醒来，恰好黎明，抽身便起。店小二道：“官人稍坐，就有热水了，净了面，吃盏茶走罢。”康捷道：“无须了。”背上包袱，插了令箭，拔步出了店门。走了数步，觉得口有些燥，便走转来，到了店门口，便道：“吃口热茶也好。”店小二应道：“就有了。”康捷进内，放了包袱，复出门外空地小便。小便未了，望见西边两个人如飞而来，眨眨眼已过了店门。康捷大疑道：“这两个人服色不是，为何走得这般快，却又落在我后头？休管他，且追上去。”便掇了裤子，也不转店中，迅速赶去。只见二人前面速走，康捷大叫道：“宋公明慢行，有话相谈！”二人同回头一看，一个青面獠牙的追来。就是常人，也当两脚飞跑，何况脚下有神行甲马，便射箭也似的去了。康捷赶上几步，早已追过二人，前面转身拦住，道：“二位慢行，张经略有话面谈，特请二位转去。”内中后走的一个开口道：“各走各路，甚么张经略李经略，你不要认错了人。”康捷道：“我不认错，但是行路快的，便要同我转去。”言毕，便将二人一手一个揪住，厉声道：“我奉谕严拿宋江，不容稍缓。”那前走的人道：“将军不要啰唆，我们二人并无宋江在内。”康捷道：“你二人姓甚名谁？如果是梁山散头目，不是宋江，我便放你。”二人慌急已极，前走的道：“我叫

戴宗。”吴用见戴宗叫出真名姓来，忙接口道：“我叫张三，宋江在后面便来。将军如要拿他，在此稍等就到。”康捷哈哈大笑道：“与其等他，不如同你转去寻寻罢。”两人那里肯走，恼得康捷性起，一手一个夹在腋下。飞转身走到客店门内，将二人放下，取了包袱，对店主道：“我昨夜问走路快的，就是这两个。今已捉得，不停留了，改日再会罢。”言毕，夹了两人飞也似走了。一路上康捷问戴宗道：“你这同伙到底是谁？”戴宗道：“他叫李四。”康捷笑道：“他说张三，你说李四，究竟是谁？若不实说，立取你命。”说罢，将臂膊一紧，戴宗夹得痛极，便狂叫道：“阿呀呀，他是吴用，他是吴用。”康捷方才松手，便飞也似回大营来。

贺太平见宋江未获，便道：“渠魁漏网，怎样办理？”张公道：“且将贼党名数查核一番，看还有几个漏网。”便将搜得之梁山忠义堂、招贤堂两本名簿，并向阵云二处吊提历年战阵册子，并传上现捉的小贼兵，齐到忠义堂讯问查核。

先将招贤堂名目查来，计查：冷艳山贼目四名：卞金龙、沙摩海、邓云、诸大娘，均被陈丽卿斩讫。清真山贼目六名：马元、皇甫雄业已归诚，周兴为哈兰生斩讫，王伯超为风会斩讫，来永儿为欧阳寿通斩讫，赫连进明为沙志仁斩讫。青云山贼目四名：狄雷为栾廷玉、王天霸斩讫，狄云中伤身故，姚顺为栾廷芳斩讫，崔豪为陈丽卿斩讫。盐山贼目四名：施威为邓宗弼擒获，解送京师正法，杨烈为辛从忠斩讫，惟邓天保、王大寿现存盐山。蛇角岭贼目三名：秦会、张大能现存蛇角岭，万俟大年为辛从忠斩讫。虎翼山贼目三名：赵富、王飞豹现存虎翼山，赵贵为邓宗弼乱箭射死。紫

盖山贼目三名：火万城为祝万年斩讫，王良为祝永清斩讫，白瓦尔罕业已归诚，现经身故。梁山本寨散贼目四名：范天喜逃亡自尽，呼延绰业已归诚，戴全为傅玉、云龙斩讫，张魁在郓城县逃亡自尽。统计招贤堂贼目，除归诚、斩讫、自尽、病故外，净存邓天保、王大寿、秦会、张大能、赵富、王飞豹六名，现占盐山、虎翼山、蛇角岭等处。

再将忠义堂名目查核，计查贼目一百单八名：卢俊义为张伯奋、张仲熊擒获；吴用为康捷擒获；公孙胜为陈希真擒获；关胜中傅玉飞锤，回寨病故；林冲与王进战后身故；秦明为颜树德斩讫；呼延灼为辛从忠斩讫；花荣为陈丽卿射死；柴进为盖天锡擒获；李应为云天彪斩讫；朱全为邓宗弼擒获；鲁智深中伤，疯狂身故；武松在秦封山打仗，力尽自毙；董平为金成英、韦扬隐斩讫；张清为陶震霆斩讫；杨志为李成斩讫；徐宁为任森斩讫；索超为云龙乱箭射死；戴宗为康捷擒获；刘唐为毕应元、孔厚、庞毅擒获；李逵为唐猛、召忻、高梁协擒；史进为哈兰生擒获；穆洪为召忻、高梁协擒；雷横为张应雷擒获；李俊为真祥麟、范成龙、唐猛协擒；阮小二、小五、小七为云天彪将佐擒获；张横、张顺为苟桓擒获；杨雄为真大义乱箭射死；石秀为真大义斩讫；解珍为栾廷芳斩讫；解宝为祝万年斩讫；燕青为欧阳寿通斩讫；朱武为云龙擒获；黄信为东丽卿擒获；孙立为栾廷玉斩讫；宣赞为哈兰生擒获；郝思文为沙志仁、冕以信协擒；韩滔为傅玉斩讫；彭玘为毕应元射死，单廷珪、魏定国均为闻达擒获；萧让为刘广擒获杖毙；裴宣为王进擒获；欧鹏为栾廷玉、栾廷芳协擒；邓飞为栾廷玉斩讫；燕顺为李宗汤擒获；杨林为栾廷玉斩讫；凌振在郓城县炮炸自毙；蒋敬为云

龙斩讫；吕方为云龙擒获；解赴都省正法；郭盛为陈丽卿擒获，解赴都省正法；安道全患病身故；皇甫端为刘广斩讫；王英、扈三娘均为陈丽卿斩讫；鲍旭为刘麟擒获；樊瑞为陈希真擒获；孔明为欧阳寿通斩讫；孔亮为陈丽卿斩讫；项充为刘麒斩讫；李衮为真祥麟斩讫；金大坚为刘广擒获杖毙；马麟为栾廷芳斩讫；童威为韦扬隐斩讫；童猛为李宗汤斩讫；孟康为傅玉斩讫；候健为闻达斩讫；陈达为风会斩讫；杨春为云天彪斩讫；郑天寿死山泊头关闸下；陶宗旺为闻达斩讫；宋清投井自尽；乐和为王天霸斩讫；龚旺、丁得孙均为陈丽卿斩讫；穆春为沙志仁、冕以信斩讫；曹正为李成斩讫；宋万为哈芸生射死；杜迁为冕以信斩讫；薛永为哈兰生斩讫；施恩为庞毅斩讫；李忠为李成擒获；周通为云龙斩讫；汤隆为王进斩讫；杜兴为范成龙斩讫；邹渊、邹润中飞虎寨地雷死；朱贵为傅玉擒获；朱富为王进斩讫；蔡福为金成英斩讫；蔡庆为杨腾蛟斩讫；李立为任森擒获；李云为邓宗弼斩讫；焦挺为金成英擒获，解赴都省正法；石勇在郓城县就擒；孙新为陈丽卿、真祥麟斩讫；顾大嫂为陈丽卿斩讫；张青为祝永清擒获；孙二娘为陈丽卿擒获；王定六、郁保四均为杨腾蛟斩讫；白胜为孔厚拿获，死沂州府狱中；时迁为康捷擒获，解赴京师正法；段景住为庞毅擒获。通计忠义堂贼目，或斩戮，或擒获，或病故，得一百单七名，惟有盗魁宋江一名在逃未获。

张公便向云陈二人道：“元恶渠魁，岂容漏网，公等剿捕有年，可知其出没否？”云陈二人不慌不忙，说出一番话来。有分教：万里江山，从此江山成永固；一生忠义，居然忠义了残生。不知云陈二人说出甚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三七回 夜明渡渔人擒渠魁 东京城诸将奏凯捷

却说张经略查点梁山贼目，或斩戮，或擒获，或病故，却是一百单七人，只不见了一个盗首宋江。张公对云陈二人道：“这是元恶渠魁，岂可漏网，公等可知其出没否？”云天彪道：“贼党惟有盐山一处，料此贼必然逃向北方，可速向此方追捕。”希真道：“此贼射瞎一目，最易辨识。”张公称是，便图绘宋江面貌，差康捷飞檄东平一路关隘，严行查缉。康捷领令去了。随命邓宗弼、辛从忠、张应雷、陶震霆领兵四万名，飞速前去，剿灭盐山，沿途查访宋江。邓辛等四将领命去了。

原来宋江自那日鲁达疯死之后，便邀吴用入内议事。二人密室对坐，宋江长叹一声，隐隐的流出一行泪来，道：“军师，你看大事如何结局？”吴用默想一回道：“但凭天数。”宋江道：“依我看来，天之亡我，不可为也。先生作速为我划策。”吴用又沉吟良久，目视宋江，将中指在桌上书一“走”字。宋江摇头道：“这个断断不可，我一走如何对得住众兄弟。若挈了大众同走，官军必然追来，仍与不走何异。”吴用道：“兄长且去，只要我不走就无害了。”宋江道：“这便更荒唐了，岂有我得保全，先生受累之理。”吴用道：“兄长且去，小弟见机而作。至于众兄弟，亦只好付之大数而已。”宋江道：“还有一事甚难，我此刻单身出走，

老父在堂，断难窃负而逃。若不禀知老父，于心何忍；若说明了，老父必然牵挂，如何是好？”吴用道：“这也只好从权。太公面前，万无说明之理。兄长且去，太公如果问起，总说兄长在前关就是了。”宋江道：“我兄弟老清，与我同胞，此刻远别，须得告知他方好。”吴用道：“这个更可不必要，兄长且去。老清是纯厚人，易于安慰，可以放心。”宋江道：“万一事变，这些儿郎们我不能照顾，如何是好？”吴用道：“古人说得妙：慈不掌兵。兄长且去，此刻非慈悲之时节了。”宋江浩然叹道：“盐山情形，据朱全、雷横说起，十分兴旺。如果如此，尽可去得，我且先去。”吴用道：“兄长须带一人同去，以便沿途服侍。我看兵目中史应德，乃是小窃出身，兄长带去大利。出后关时，也省得告知燕青。”宋江称是，急忙收拾，带了史应德去了。故尔梁山内外寂无知觉。

且说宋江同史应德由洞内曲曲折折爬出洞外，只见一片乱石纵横。幸喜史应德穿山蓦涧，如履平地，一路扶掖了宋江过去。过得乱石，又是一道山隘，两边陡壁，中间仅有只身可过。过了山隘，又是细路一条，两边都是深塘及烂泥潭。又接着一片荒山，四周榛棘。宋江到了此处，时已黄昏，便道：“今夜无处栖身，怎好？”史应德道：“渡过此山，山脚下便是运河。更喜昏黑渡河，无人辨识面貌。渡得运河，那岸便有宿头。”宋江依言，随了史应德，跨过荒山，早已昏黑，不辨人迹。史应德敲火觅路，到得河边，茫茫白水，无船可渡。宋江立在岸边，踌躇无计，想了半晌道：“我竟昏了，此路戴院长进出多次，曾说自造一只小船，藏在山洞里，今日何不取来一用？”史应德也恍然大

悟，便去寻着了那山洞里的小船。宋江上了船，史应德划船，平平安安，稳渡中流，登了东岸。

宋江与史应德上岸，黑路中又行了一程，遇着一个小小桑村。时已夜半，那些人家尚在织麻，灯火未熄。史应德上前去敲一家的门，里面一老妇人问是谁。宋江答言：“过路客人，特来借火，恳求方便。”那老妇人开了门，宋江同史应德进去了，故意坐着与老妇攀谈，方知此家只得一婆一媳居住。宋江看他情形朴陋，是真实乡村人家，料不致踏着甚么机关，便取出二两来重一锭银子道：“告求老奶奶造饭借宿。”那老妇接了这锭银子，欢欢喜喜的应允了，便与媳妇去厨下烧茶煮饭。须臾间搬出来，请宋江主仆吃了。

宋江深恐露出破绽，只推害眼，背灯光坐了。吃了饭，又推困倦，那老妇急忙让出床铺，宋江先去睡了。史应德也进去睡了。婆媳自在堂前绩麻。宋江心虚胆怯，那里睡得着，只听得隔板壁有人说话道：“这遭天下太平了。宋江那厮何等了得，今番也要吃张将军拿了。”一人道：“宋江到底为射瞎了眼睛，一路倒运，直到如今。看来凡有一人破了相，终不讨好。”一人道：“若拿着了宋江，把来千刀万剐，方泄吾恨。那年我外祖家好端端住在沂州安乐村，吃他杀得不知去向，至今提起来头发直竖。”宋江听了这番话，分明如卧针毡，周身冷汗，心中跃跃，提起了耳朵，离着枕头三四寸，听他们说，却渐渐说到别件事去了。须臾间，堂前婆媳熄灯就寝，四邻亦寂静无声。宋江提心吊胆，如何睡得着，望到窗格微明，一咕碌爬起来。喜那乡村人家起早惯的，那婆媳两个早已起来。宋江托言赶路，向那老妇讨些汤水茶饭，道声打搅，同史应德走了。一路平安，无人盘问。

主仆二人过了东平，满耳朵听得街坊村落间，纷纷的讲梁山讲宋江。宋江心中十分虚怯，同了史应德只拣僻路走，夜间仍就小僻村落歇宿。宋江心中提挂，又是一夜不睡。天亮又行，行至申牌时分，走过肥城县界的陶山，忽听得路上纷纷讲动，张经略大将军查拿宋江的文书到了。宋江暗暗叫苦道：“想是我的梁山休也。我到此进退不得，如何逃命？”便引史应德到僻处道：“今日怎好？”史应德道：“休管他，有路且走。”宋江只得依了，一路不问山高水低，荒榛丛棘，只拣僻路便走。天已晚了，看看四边无可栖宿。时方七月初八日，前半夜有月，宋江、史应德趁着月光下，脚不暂停的只顾走。走至半夜后，已是长清县地界。宋江困乏已极，松树下栖息了，打个盹，不觉东方已白，主仆二人急忙又走。一路湾曲荒僻之径，又走了一日。宋江道：“我实在走不得了，今夜有可安身之处，遮莫稳睡一宵再走。”史应德连打呵欠应道：“正是。”

二人说说走走，时又黄昏，到了一处野渡，一水茫茫，又无舟船可济。二人同立岸边，徘徊四顾，忽远远望见芦苇丛中灯火之光。宋江与史应德奔去，乃是一只渔船。宋江便上前叩篷，问：“此处是甚地名？”篷内渔人转问道：“客官是到何处去的？”宋江道：“我们是往大清河去的。至此失路，故借问声。”只听得又一个渔人道：“这条河是直通大清河去的，客官多与我们些酒钱，便直送你到大清河。”宋江喜极。只见篷内两个渔人开篷出来，宋江疲乏已极，也不顾吉凶祸福，一脚跳进舱来。史应德也随了进来。宋江讨口水，吃了干粮，在舱内铺席便睡。史应德也睡了。两渔人撑篙离岸，驾橹搭桨，哄哄哑哑的摇出中流。

原来这两人是两兄弟，专靠打鱼为业，兼以济渡客商，却是循良百姓，并非歹人。此番合当有事，那哥子在船头，兄弟在船稍，正当转汇之时，史应德忽立出船舷小便。那哥子将篙子打转来，却打在史应德背上。史应德瞌睡正深，立脚不定，不觉一个筋斗，翻下水去。两弟兄齐叫声“阿耶”，急要赴水捞救，苦于河水急溜，那史应德已影迹无踪了。听那舱内，客人兀自鼾声连绵。两人把船停了，商议道：“此事若被这客人晓得了，怎肯与我干休？”哥子道：“他和我前生无冤，今世无仇。不然，我今夜若一发做了他，倒是安耽无事，只是天理难容。”兄弟道：“我得个计较在此：我看他困倦已极，未必就醒，管他娘，摇出了大清河市镇去。待他醒来，只诳说那人因叫你不醒，自先上岸去买物事，在某店等你。但只赚得他几个酒钱，哄他上了岸，我们便走他娘。”

正说间，忽听那客人做声起来。两人大惊，提耳静听。只听那客人哼道：“军师，你看从盐山兴兵杀来，还是逃出海外？”兄弟道：“兀自说梦话哩！”那哥子忽然福至心灵，便问道：“兄弟，这客人落船时，我在后篷，看不仔细，你看是恁样人？”兄弟道：“是个黑矮子，一只眼睛瞎的。”哥子道：“想是我们合当发迹，天送这大利来也。”兄弟道：“怎见得？”哥子道：“你不晓得，我今朝进长清城卖鱼时，听说张经略大将军有文书到此，说有人捉得宋江，赏钱三万贯，而且还有甚么官做。今日这客人，莫非就是宋江？”兄弟道：“咄，你休痴想！那有这块肥羊肉落来你嘴哩！”哥子道：“运气来了，那里论得定。方才我听他的梦话，又听你说出他的面貌，这人定是宋江，端的十不离九。我得个计

较在此：我进去如此如此，你进来如此如此，管赚出她真姓名。”

两人计议停当，那兄弟便上了岸。哥子便取了绳索，轻轻的走进舱内，将宋江一索捆了，便大叫：“兄弟快来！”宋江睡梦中惊醒道：“你们是甚么人？怎么捆我？”那哥子喝道：“咱老爷生在江湖，一生只爱银钱，你问做甚？兄弟快来！”宋江急极叫道：“好汉，我身边银钱尽行奉送，只求饶我一命。”哥子道：“闲话少说！兄弟快来，帮我抬出去。”只听那兄弟从岸上叫来道：“我已将那个牛子捆在泥潭里了。”一面说，一面持火进来。宋江哀告饶命。那兄弟将火一照，忙叫：“阿耶！哥哥休鲁莽，不要伤犯好人！这位客官，好像是及时雨忠义宋公明。”哥子道：“胡说。忠义宋公明，现在梁山做大王，今夜单身来此做甚？”宋江到得此际，不知虚实，想左右终是一死，因回忆那年浔阳江、清风岭等处，曾经得过此等侥幸，今日说出名姓，或者尚有生路，便开言道：“二位好汉，何处认识宋公明？”那兄弟道：“哥哥，你快把绳索解了。你此番得罪了上天星宿，大有罪孽。”哥子道：“且慢。你说他好像是宋公明，到底是不是宋公明？万一不是宋公明，我两人着了这个鬼，倒是一场笑话。”宋江忙接口道：“我真是宋公明。”那哥子道：“客官，你休要冒认宋公明！宋公明现在梁山堂堂都头领，单身到此做甚？”宋江道：“不瞒二位说，我梁山被官兵攻围紧急，十分难支，我想逃到盐山，重兴事业。路上怕人打眼，特拣僻路走，所以走到此处。今恳求好汉……”话未说完，那两人呵呵大笑道：“你原来真是宋公明！你休要慌，那张经略大将军等你已久，我们一俟天明，便直送你到

他营前。”宋江听得这话，方晓得着了他们的道儿，惊得魂飞天外。那两人便加了一道绳索捆绑了他。

宋江半晌定神，剪着两手，瞪着单眼，看那两人。那两人坐在舱内，扼不住心中欢喜，笑嘻嘻的看那宋江。宋江叹了一口气道：“不料我宋江今日命绝于此。”便问那两人道：“这里是的甚地名？”两人答道：“老实对你说，这里长清县管下北境夜明渡。这里有件奇事，水中石壁到五更时便放光明，因此唤做夜明渡。”宋江一听得“夜明渡”三字，便长叹一声道：“宋江该死久矣。笋冠仙，笋冠仙，我悔不听你言，致有今日也。你那八句谶语，分明是‘到夜明渡，遇渔而终’八个字，我迷而不悟，一至于此。”说罢，一口气悔不转，竟厥了去。那两个人忙替他揪头发，掐人中，摩胸膛，摆布了好歇，方醒转来。那兄弟忙去烧口热茶与他吃了。

三人各相呆看了一歇，天已黎明。宋江又开言问道：“你们二人是甚名字？”那哥子笑着答道：“咱老爷三更不改名，四更不换姓，咱老爷姓贾，唤做贾忠。”指那兄弟道：“这是咱兄弟，唤做贾义。”宋江听罢，又浩然长叹道：“原来我宋江死于假忠假义之手。罢了，天然已明，你们送我去罢。”

两人汲水烧饭，各自吃饱了。二人将船摇出大清河，只听得西边炮火连声，鼓角齐鸣，大队兵船到来。贾忠忙教贾义将船退入港内。贾忠道：“兄弟，这兵船不知那里的，你紧紧在此看守，待我出去探听明白了再来。”贾义应了。贾忠便上了岸，走出港来。原来这贾忠本是识字的，当时向兵船旗号一望，只见上写着的经略大将军左右翼旗号。贾忠暗

喜道：“原来果是官兵也。”便立了一歇，等得前队兵船到来，便在岸上跪禀道：“长清县渔户贾忠禀报大将军：那梁山盗宋江已有了。”船上先锋官一闻此报，便叫小船接渡贾忠。上船问了缘由，便教将贾忠送到大船去见大将军。那邓宗弼、辛从忠闻报，便叫传贾忠进来。贾忠禀说了缘由，邓宗弼、辛从忠等皆大喜，便差一小校同贾忠去取宋江来。须臾，贾忠、贾义随了小校，押解宋江前来。邓宗弼一看，果是宋江，大喜，便先取两副金帛赏了贾忠、贾义，随将宋江上了靠锁，推入囚车，派一员随营官押送大营，并将贾忠、贾义亦送往大营。随营官领命。贾忠、贾义叩谢了，一同前去。

这里邓宗弼依旧同辛从忠、张应雷、陶震霆催动人马，杀向盐山。不日到了盐山，邓宗弼传令安营下寨，与辛从忠、张应雷、陶震霆商议攻取之策。辛从忠道：“这盐山有虎翼山、蛇角岭两处羽翼，须先破其羽翼，方可直捣盐山。”张应雷道：“如此，恐盐山贼兵来救，反生牵制。今我们现有四万人马，不如四人分领了，三处一齐下手。”陶震霆道：“分兵恐怕势弱。如果要三处齐攻，可再檄调天津、河间等处兵马前来助战。”邓宗弼道：“我看无须，不如仍依辛将军原议。只须分别奇正接应，假作三处齐攻之势，盐山畏我齐攻，必不敢出兵来救。而我兵有奇正接应，亦不忧势弱也。”众人称是。张应雷愿攻虎翼山，便领兵一万，杀向虎翼山去；陶震霆愿攻蛇角岭，便领兵一万，杀向蛇角岭去。这里邓宗弼领兵一万，守住盐山西北要路，接应张应雷的兵马；辛从忠领兵一万，守住盐山东南要路，接应陶震霆的兵马。

先说张应雷领兵到了虎翼山，传令一字按队扎营。那虎翼山头领拔山熊赵富、索命鬼王飞豹，闻官兵杀来，大怒，便尽数点寨兵，杀下山来。张应雷早已布阵等待，倒提铜刘，立马阵前，大叫：“虎翼山栖霞游魂，速就扫除！”王飞豹大怒，舞着狼牙棒一马飞出，直取张应雷。张应雷舞刘敌住，大战十五六合。赵富在阵上望见王飞豹不是张应雷的对手，便拍马舞刀来助飞豹。张应雷不慌不忙，展开铜刘，敌住二人。只见阵云影里，那面铜刘耍圆来，变成一团大金光，赵王二人目眩心骇。只听得张应雷一声铜刘过去，王飞豹嗓子割断，倒于马下。赵富大惊，拖刀便走。官军一齐大呼杀上，杀得贼兵大败。赵富急忙领后半人马逃上虎翼山，张应雷率众直逼山下。天色已晚，张应雷传令，就山下安营，一面报与邓宗弼。次日策众攻山，接连攻了三日，赵富坚守不下。

那邓宗弼闻张应雷得胜，正拟前去助战，忽盐山头领截命将军邓天保、铁枪王大寿率兵六七千杀来。邓宗弼大怒，一面报与辛从忠，这里一面传令迎战。贼兵已到，两阵对圆。邓宗弼出马阵前，高叫：“杀不尽的草寇，速来纳命！”邓天保、王大寿一齐大怒，两马并出，敌住邓宗弼。邓宗弼展开雌雄双剑，虎吼般杀出。邓王二人曾吃过邓宗弼的利害，今日见了十分当心，抖擞精神，并力厮斗。大战六十余合，不分胜负，两阵各自收兵。次日交锋复战，连战了三日。

那辛从忠接了邓宗弼的报，便一面报与陶震霆，一面点齐人马，直攻盐山。山上几员头目，策众死守，礮木滚石齐下。辛从忠一马当先，抢上山来，一枝蛇矛龙盘虬舞，拨开

礮木滚石，直到关门，纵身上关。关上只得几个二三等的头目，如何抵敌得住，吃辛从忠一矛一个，掀稻草也似攒落山下。关上贼兵大乱，官兵一齐大呼杀上，杀得贼兵尸满关上，血流山下。辛从忠指挥众兵开关齐入，盐山大破，山内贼兵尽行杀绝。

那陶震霆正在攻击蛇角岭，那蟠海龙秦会、喷雾豹张大能死命抵住，不敢出战。陶震霆正欲设计攻击，忽接到辛从忠的报，便率众退去，假作助攻盐山之势。那秦会、张大能见官军退去，便领兵杀出。只见陶震霆兵马已退远了，秦会、张大能便并力直趋盐山。不防半路上陶震霆兵马截杀出来，众贼大惊，方晓得中了陶震霆的计。陶震霆两柄卧瓜锤，流星驰电般当先杀入贼军。秦会、张大能死命敌住。战不数合，两人知不是对手，带兵马退转，官兵已潮涌般杀上。陶震霆见秦张二贼去远，便挂了双锤，取下那杆溜金火枪，扳开火机，只听朴通一声，阵云中张大能中枪落马。秦会大惊。官兵紧紧追上，秦会领败兵退入蛇角岭。官兵已到山下，四面攻围，秦会死命守住。陶震霆正拟悉力攻打，忽接到辛从忠破盐山的捷报。陶震霆便传令军士少息，次日再行攻打。

却说辛从忠破了盐山，便委偏将守山，自己领兵五千去接应邓宗弼。那邓天保、王大寿两员贼将，日日苦斗邓宗弼。邓宗弼天生神力，转战不衰，那二人兀自筋疲力尽。这日重复交锋，邓宗弼见他二人力气已尽，便大奋神威，展开双剑，分明双龙飞舞，卷入贼军。邓天保措手不及，剑光撞着，头颅早已飞去。王大寿大惊飞逃，邓宗弼驱兵杀上，贼兵大败。王大寿逃出阵云，恰好辛从忠大队兵马掩来。王大

寿舍命冲突，辛从忠见了，一飞标过去，正中咽喉，撇下马去。邓宗弼、辛从忠合兵一处，杀得贼兵一个不留。忽报张应雷带领得胜兵，持着赵富首级转来。

邓辛二将皆喜，忙问缘由。张应雷道：“小弟攻虎翼山，连攻了七日，贼人坚守不出。小弟使个见识，教偏将假扮救兵，冲入重围。这赵富果然杀出，吃小弟诱入阵中斩了，便驱兵杀入虎翼山，将贼兵杀尽，寨棚尽行烧毁，得胜回来。”众人齐声称妙。

当时邓宗弼、辛从忠、张应雷合兵一处，回到盐山。忽报陶震霆持着秦会首级，带了得胜兵转来。众人喜问其故，陶震霆道：“小弟攻蛇角岭，只攻了一日，贼人锐气已尽。小弟见了，便策众奋力攻关。关上贼兵守了山，小弟破关而入，秦会情急自刎。小弟挥众杀尽贼兵，焚毁寨棚，得胜回来。”众人都叹服。当时邓、辛、张、陶四人共议，檄天津、河间、武定三府官员前来妥办善后事宜。这里盐山寨棚，亦烧毁净尽，四人统领人马，大掌得胜鼓，回大营去了。

却说张经略在梁山，接到邓宗弼等送来盗魁宋江，并擒贼有功之渔户贾忠、贾义。张公大喜，便教左右取出三万贯钱，加了两套花红，赏那二人，又各赐防御职衔，就以长清县下北境三百户封那二人。二人叩谢领赏而去。当将擒获渠魁之事，恭折奏闻，差康捷赍奏前去。张公便与贺太平、盖天锡、云天彪、陈希真查点就擒贼目名数，计现在梁山就擒十三人：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柴进、朱全、雷横、戴宗、裴宣、樊瑞、张青、孙二娘、段景住；曹州府监内三人：燕顺、石勇、李立；大名府监内二人：张横、张

顺；兖州府监内四人：宣赞、郝思文、单廷珪、魏定国；青州府监内九人：史进、刘唐、李忠、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朱武、鲍旭、朱贵；沂州府监内五人：李逵、穆洪、李俊、黄信、欧鹏；共计三十六人。张公传令提取。不数日都陆续解到，张公吩咐装起三十六辆囚车，把那三十六人推入钉固了。传令将忠义堂烧毁，伐倒替天行道杏黄旗的旗竿，所有宋江伪造违禁之旗伞袍服兵符印信一切等物，亦尽行销毁。前所抄出梁山之钱粮金帛，一半入官，一半赏赐随营效力将弁兵丁，并阵亡家属，被难人民。然后与贺太平、盖天锡、云天彪、陈希真统领大兵，押解三十六贼，并一切俘虏首级，尽出梁山，驻屯曹州，一面等待邓辛等四将捷报，一面恭候圣旨发放。

且说天子自二月二十日郊饯大经略张叔夜出师之后，自四月初一日起，便日日命驾亲登朝阳门一次，以望山东，躬自祷告：“皇天深仁，祖宗厚德，保佑此番师出成功，狂寇殄平，士民安乐。”到了七月初十日，天子正在朝阳门，忽远远望见一张红旗，须臾流星掣电价到了面前，正是经略报捷本章。天子大喜，传旨取张叔夜奏章进览。黄门官领旨下城，取那奏章上呈御前。天子览毕，龙颜大悦，命驾还宫，差官随驾入城。城中文武大臣，及众官士民，俯伏道旁，齐呼万岁。天子还宫，先命具仪恭诣天坛、太庙谢恩，各大臣恭贺。同日又接到康捷赍来擒获贼魁的奏章。天子愈喜，即日传出褒嘉张叔夜等的恩旨，着康捷先行赍去。所有一切庆典，着该部查明具奏，俟奏凯之日，一体施行。按下慢表。

且说张叔夜统大军到了曹州，当日即逢康捷赍着恩旨转来。张叔夜率领诸将跪迎，恭听开读毕，所有赏赉恩典，悉

遵颁诏。叔夜等舞蹈谢恩，各官庆贺。贺太平、盖天锡、云天彪、陈希真等同在曹州，与山东制置使清万年办理善后事宜，一面等待邓辛等四将捷报。到得八月初旬，忽报邓辛等四将荡平了盐山、虎翼山、蛇角岭，领兵转来，张公大喜，众将皆喜。此时山东、河北，一应强梁寇盗，扫除尽净，四方道路平通，商旅行李游行无碍，一应城乡村落，士民老幼，共享升平，安居乐业，所有营汛兵弁，个个韬戈束甲，从此不复用兵。万姓三军，欢呼动地。张叔夜又拜本章，差康捷上京报盐山之捷。康捷赍着恩旨转来，叔夜与诸将恭迎开读。内载“所有临阵有功各大臣，一体来京，候朕施恩”等谕。张叔夜谢恩毕，宣谕各官知悉。即日张叔夜率领诸将，一齐起身，奏凯还朝。只因这一去，有分教：放牛归马，共成王室功勋；跨鹤骑鲸，表出天曹来历。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三八回 献俘馘君臣宴太平 溯降生雷霆彰神化

却说张叔夜在曹州，聚集平灭梁山文武各官，择了吉日，班师回朝。中军参赞大臣，并各队领队大将，及二十万天兵，均从曹州起行，云天彪、陈希真率领部下督阵的文员武将随从。当时发炮起马，第一拨，左营十二员军将云天彪、傅玉、云龙、刘慧娘、风会、闻达、哈兰生、欧阳寿通、毕应元、庞毅、孔厚、唐猛，分领天兵六万；第二拨，右营十二员军将陈希真、刘广、祝永清、陈丽卿、苟桓、栾廷玉、祝万年、栾廷芳、真祥麟、刘麒、范成龙、刘麟，分领天兵六万；第三拨，中营军将十二员贺太平、盖天锡、邓宗弼、辛从忠、张应雷、陶震霆、金成英、杨腾蛟、韦扬隐、李宗汤、王进、康捷，分领六万人马；三拨共军将三十六员，人马十八万。第四拨，张经略率领二子伯奋、仲熊，分领中营亲军二万人马，解着宋江等三十六贼，一齐起身。大小三军齐掌凯歌，鼓乐喧阗，队仗纷纭，戈甲庄严，旌旗明丽。正当天晴日晶，秋风高爽之时，大队得胜军马，耀武扬威，浩浩荡荡，出了曹州南门。山东制置使清万年，率领所属文武官员，肃具仪注，出郊饯送。张叔夜辞了清万年，率领众将军马奏凯东行。清万年自在曹州办理善后事宜。张叔夜大军一路向东京而去，地方沿途迎送，说不尽那一切威武荣耀。

那数十员功臣大将，几十万得胜天兵，按站行至九月初一日，到了东京。天子命驾郊迎，在京大小文武各官一齐随驾出城，只见威仪严肃，礼制辉煌，那些神龙卫士，金枪班，羽林军，一切威严仪仗，扈从圣驾，齐到东郊。张叔夜率领出征诸将，已在东郊恭候圣驾。只见三军分列，队伍整齐。

中军将校一十五员：

经略大将军总督三营军务张叔夜；

参赞大臣贺太平；

参赞大臣盖天锡；

中军第一队左将军张伯奋，

中军第一队右将军张仲熊；

中军第二队左将军邓宗弼，

中军第二队右将军辛从忠；

中军第三队左将军张应雷，

中军第三队右将军陶震霆；

中军第四队左将军金成英，

中军第四队右将军杨腾蛟；

中军第五队左将军韦扬隐，

中军第五队右将军李宗汤；

中军第六队左将军王进，

中军第六队右将军康捷。

左军将校一十二员：

经略左军大将军云天彪；

左军参谋官刘慧娘；

左军副参谋官孔厚；

左军第一队副将军云龙；
左军第二队左将军傅玉，
左军第二队右将军风会；
左军第三队左将军毕应元，
左军第三队右将军庞毅；
左军第四队左将军闻达，
左军第四队右将军欧阳寿通；
左军第五队左将军哈兰生，
左军第五队右将军唐猛。

右军将校一十二员：

经略右军大将军陈希真；
右军参谋官兼第一队副将军祝永清，
右军第一队先锋将军陈丽卿；
右军第二队正将军刘广，
右军第二队左将军刘麒，
右军第二队右将军刘麟；
右军第三队左将军苟桓，
右军第三队右将军祝万年；
右军第四队左将军栾廷玉，
右军第四队右将军栾廷芳；
右军第五队左将军真祥麟，
右军第五队右将军范成龙。

当时齐在东郊，天子法驾到来，齐呼万岁。大经略张叔夜先行进见，拜跪礼毕。天子降座，亲与张叔夜解甲，亲赐御酒慰劳，叔夜谢恩。天子覃敷恩礼，遍劳三军将官，众将各各谢恩。此时鼓乐悠扬，仪文炳焕。那些赞礼官、司仪官

都侍立御前，一切内官侍臣趋走御道之旁，宣召赏赉，纷纭络绎，非常闹热。

那宋江等三十六贼，都反剪捆缚，远远跪在御道之外。那班城里城外的百姓，早已邀张唤李，挨挨挤挤，都来看热闹。前番征平方腊奏凯时，百姓都已见过张经略的威风，今番再看，愈觉惊异。又不知宋江怎样一个三头六臂的模样，都要来瞻仰瞻仰。有的说：宋江可怜，被官府逼得无地容身，做了强盗，今番却又吃擒拿了。有的说：宋江是个忠义的人，为何官家不招安他做个官，反要去擒捉他？内中有几个明白事体的说道：宋江是个大奸大诈的人。外面做出忠义相貌，心内却是十分险恶。只须看他东抢西掳，杀人不眨眼，岂不是个极凶极恶的强盗！众论纷纷不一。

不多时，天子回銮。经略率领功臣进了城。各盗犯尽交刑部监禁。各官员朝请圣安毕，回寓。

次日，天子便册封张叔夜为开国郡王。初三日，论功行赏，各功臣有爵者晋爵，无爵者赐爵。初四日，大犒从征军士，抚恤阵亡家属。

初五日庭讯，三法司及大将军汇奏：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元凶渠魁，罪大恶极。其余三十二贼：柴进为逋逃渊藪；李逵、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石勇、段景住，怙恶不悛；李俊、穆洪、张横、张顺，土猾倡乱；朱仝、雷横、史进、戴宗，吏胥通贼；黄信、宣赞、郝思文、单廷珪、魏定国，身受皇恩，忍昧本良；李立、朱贵、张青、孙二娘，身为市侩，潜蓄异谋；裴宣、欧鹏、燕顺、朱武、樊瑞、鲍旭、李忠，啸聚山林，倡为盗首。均属罪无可逭，合拟凌迟。天子依议，即于初六日恭诣太庙献俘毕，

即将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柴进、朱全、雷横、史进、戴宗、刘唐、李逵、李俊、穆洪、张横、张顺、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朱武、黄信、宣赞、郝思文、单廷珪、魏定国、裴宣、欧鹏、燕顺、鲍旭、樊瑞、李忠、朱贵、李立、石勇、张青、孙二娘、段景住，一齐绑赴市曹，凌迟处死，首级分各门号令。群臣齐庆升平。天子分官受职，遂颁恩诏，大赉天下，举行一切庆典。又诏将那平定梁山泊的文臣武将从始至终的功绩事实，发入乐部扮演。天子御天章阁赐筵，率群臣观剧，观至某臣建功之处，便赐某臣酒一杯。天子又亲酒宸翰，歌咏诗章，赞群臣之功。诸臣中有善吟咏的，都恭和奉答，颂扬天子功德。天子命群臣必须尽欢，群臣谢恩，无不遵旨醉饱。

次日，张叔夜率出师诸臣，同在朝文武官，入宫谢恩。天子道：“朕欲图画三十六臣入微猷阁，以张叔夜为领袖。”张叔夜等谢恩毕，天子遂传旨着该部图画功臣。不日，都臣将张叔夜及二子伯奋、仲熊并贺太平等三十六臣的真容献上。天子见了甚喜，便亲提御笔题签：

中书政事府同平章事、殿帅府掌兵太尉、开国郡王张嵇仲，（字而不名，仿麒麟阁霍光不名之意。）

左龙武大将军、辅国公张伯奋，

右神武大将军、定国公张仲熊。（以此三臣为领袖。）

中书政事府参知政事、吏部尚书、魏国公贺太平，

骠骑大将军、知枢密事、越国公云天彪，

辅国大将军、同知枢密事、鲁国公陈希真，

镇军大将军、河北留守司、顺诚侯刘广，

镇军大将军、山东留守司、壮勇侯傅玉，
冠军大将军、京畿五城兵马大总管、智勇侯祝永清，

忠孝武烈一品夫人陈丽卿，
云麾大将军、京畿五城兵马副总管、果勇侯云龙，
忠智英穆一品夫人刘慧娘，
辅国大将军、兵部尚书、南阳侯金成英，
端明殿大学士、刑部尚书、宣城侯盖天锡，
忠武将军兼领左神武大将军、建威侯邓宗弼，
壮武将军兼领右龙武大将军、扬威侯辛从忠，
宣威将军兼领左羽林大将军、怀远侯张应雷，
明威将军兼领右羽林大将军、定远侯陶震霆，
山东镇抚将军、宣化伯风会，
河北镇抚将军、怀化伯苟桓，
定远将军、兵部侍郎、宣威伯杨腾蛟，
龙图阁大学士、刑部侍郎、济阳伯毕应元，
西城兵马司总管、忠勇子祝万年，
南城兵马司总管、平南子庞毅，
河北天津镇总管、归化子哈兰生，
山东马陞镇总管、长城子刘麒，
左龙武副将军、高阳子韦扬隐，
右龙武副将军、中牟子李宗汤，
山东兖州镇总管、襄武子栾廷玉，
河北大名府总管、忠毅子闻达，
卫尉兼焕章阁直学士、任城男真祥麟，
大司农兼天章阁直学士、范阳男范成龙，

东城兵马司总管、协忠男栾廷芳，
左神武副将军、武阳男刘麟，
右神武副将军、武定男欧阳寿通，
殿中侍御史、谏议大夫、昌平男孔厚，
振威将军、致忠男王进，
游击将军、奋武男唐猛，
游骑将军、新城男康捷。

共三十九幅功臣图像，御笔又亲题赞语，都送入徽猷阁以垂不朽。群臣庆逢非常际会，感激谢恩，各归职守。

过了数日，天子忽忆：“今春出师之时，感天上庆云瑞兆。朕曾访问于张天师，据奏称：此番出征诸臣，皆系雷部神将，上帝敕令降生，辅佐朝廷，殄灭妖氛。今日果然群凶扫灭，四海升平，其言验矣。”遂传旨到江西龙虎山，宣召张天师入觐，备问雷将来历，以昭天恩，而志盛事。着值殿指挥司官赍诏前去。指挥官领旨，即便赍诏赴龙虎山去。不日到了龙虎山，张天师恭迎诏敕，开读讫，将圣诏供奉了，一面接待钦差，一面吩咐道众收拾行装。因系特诏宣召，不敢怠缓，次日便同了钦差起程。路上州县迎送，不必细表。不日到了京师，钦差官入宫覆旨。

次日，天子御天章阁召见。天师稽首请安，并贺圣喜毕。天子赐坐，天师谢恩就坐。天子开言道：“今春朕命张叔夜征讨梁山，尔时卿曾奏称：此番命将，皆上天敕令降生之雷部神将，出师必然大捷。今妖氛殄灭，海宇升平，卿言果验。仰见昊天覆育之仁，祖宗积累之厚，朕凉德藐躬，获承天贶，敢不祗惧。所有雷部神将，谅卿必深晓来历，可一具奏，以昭天恩，以彰圣化。”天师躬身答道：“恭蒙清

问，臣谨具奏。”天子道：“且慢。着宣天章阁侍制进来，备录天师之言。”须臾侍制进来，铺纸阶前，磨墨拈笔，候天师奏来。天师奏道：

“张叔夜乃是雷声普化天尊座下大弟子雷霆总司神威荡魔霹雳真君降生；

张伯奋乃是雷声普化天尊左侍者青雷将军降生；

张仲熊乃是雷声普化天尊右侍者石雷将军降生。

（此三人在雷祖座下，不与三十六宫之列。其余三十六人乃是三十六雷府中神将。）

云天彪乃是正心雷府八方云雷都督大将军降生；

陈希真乃是清虚雷府先天雨师内相真君降生；

邓宗弼乃是太皇雷府开元司化雷公将军降生；

辛从忠乃是道元雷府降魔扫秽雷公将军降生；

张应雷乃是主化雷府阳声普震雷公将军降生；

陶震霆乃是移神雷府威光劈邪雷公将军降生；

庞毅乃是皓帝雷府雷师皓翁真君降生；

刘广乃是广宗雷府五雷院使真君降生；

苟桓乃是升元雷府报应司总司真君降生；

毕应元乃是希元雷府幽枉司总司真君降生；

祝永清乃是神霄雷府玉府都判将军降生；

陈丽卿乃是琼灵雷府统辖八方雷车飞罡斩祟九天雷门使者阿香神女元君降生；

云龙乃是庆合雷府威灵普遍万方推云童子降生；

刘慧娘乃是梵炁雷府驱雷掣电照胆追魔纠察廉访典者先天电母秀元君降生；

风会乃是左罡雷府先天风伯次相真君降生；

傅玉乃是玉灵雷府雷部总兵将军降生；
 盖天锡乃是洞光雷府雪冤辨诬卿师使相真君降生；
 金成英乃是安_埠雷府万方威应招财锡福真君降生；
 哈兰生乃是极真雷府灵应显赫扶危济急真君降生；
 刘麒乃是岐阳雷府九垒总司威灵将军降生；
 孔厚乃是丹精雷府调神御气燮理阴阳司命天医真君降生；
 真祥麟乃是青华雷府祥光瑞电天喜真君降生；
 栾廷玉乃是紫冲雷府啸风鞭霆天冲真君降生；
 康捷乃是符临雷府传奏驰檄追魔摄怪九天雷门律令使者降生；
 范成龙乃是变仙雷府总司九龙真_炁神变普应将军降生；
 杨腾蛟乃是历变雷府总司五龙真_炁飞腾显应将军降生；
 祝万年乃是升极雷府延寿保命辅圣真君降生；
 刘麟乃是元宗雷府水官溪真驱邪使者降生；
 欧阳寿通乃是元冲雷府水官溪真摄魔使者降生；
 韦扬隐乃是定精雷府火部司令五方显应将军降生；
 李宗汤乃是保华雷府火部司令中山真灵将军降生；
 唐猛乃是天娄雷府五方蛮雷将军降生；
 闻达乃是景琅雷府元罡斩妖将军降生；
 栾廷芳乃是微果雷府元罡缚邪将军降生；
 王进乃是辅帝雷府雷部总兵使者降生；
 贺太平乃是敬皇雷府侍中仆射上相真君降生。”
 天师奏毕，侍制一一录就，进呈御览。天子览毕，大喜

道：“原来如此。仰见昊眷洪深，莫可名状。”便谕侍制道：“你可将此张雷将封号，用凤尾笺录好，就藏天章阁，用诏来兹，以志盛事。”侍制领旨。又传谕礼部，择日具仪，恭诣天坛谢恩。天师又奏道：“尚有一事，未曾具奏。”天子道：“何事？”天师道：“玉帝因这伙妖魔力大，又去十洲三岛阎浮世界得道高真数内，召集一十八位散仙，齐来协助这三十六员，共成大功。这十八位中，也有愿转轮回，忠义捐躯的；也有遁迹山林，留形住世，指点筹划的。功劳大小，各有升赏，恭候玉旨定夺。一切英贤辅佐陛下，荡妖灭寇，非偶然也。”天子道：“此三十六臣，朕已知悉矣，更有那十八位客星散仙是何人？现在俱存何处？”天师道：

“山阴道上通一真人陈念义；
 山阴道上游戏真人徐和；
 湖山三竺五桥药上真人徐槐；
 鉴湖东浦普天欢喜真人召忻；
 清凉法界指迷笋冠真人刘永锡；
 贵陵深处保虚无上真人任森；
 西陲蜀道纯阳真人颜树德；
 蓬莱仙阙正觉真人张鸣珂；
 紫霞仙阙妙明元君汪恭人；
 琉璃法界净修元君徐青娘；
 紫罗仙岛镇海真人李成；
 峨嵋山下缚邪真人苟英；
 九华金阙降魔真人王天霸；
 青华仙府妙正元君贾夫人；
 太行洞府定光真人鲁绍和；

青龙峰下保胜真人梁横；
 兖州甌山佑正真人魏辅梁；
 曲阜凫山辅正真人真大义。”

天师述散仙来历毕，又将各人事实略述一番。天子闻奏愈喜。侍制录单呈览，天子谕令与雷将封号一并联录，收藏天章阁内。侍制领旨讫。天子问天师道：“想天下从此永远太平了？”天师道：“陛下敬天法祖，圣明郅治，亿万年太平无疆。惟那伙妖魔身虽就戮，而业魂冤障未平，终须百年而后，方就收伏也。”天子道：“如此，生灵涂炭，何时得了？”天师道：“与生灵决无妨碍，请陛下勿虞圣虑。陛下记臣此言，百年之后，臣言自验也。”天子退朝，传旨赐天师玉如意一柄、道服一袭、黄金二百两，谕令回山。次日，天师入宫谢恩，辞驾回龙虎山去。

越数日，天子恭诣天坛谢恩，传谕诸臣。诸臣竞赞盛事，恭颂圣德。天子又传旨将那一十八位散仙均加敕封：

陈念义封传忠度世真人；
 徐和封守真度厄真人；
 徐槐封神功广济真人；
 召忻封和中鬯化真人；
 刘永锡封觉迷醒世真人；
 任森封元功赞化真人；
 颜树德封纯阳翊化真人；
 张鸣珂封靖和端化真人；
 汪恭人封妙明静正元君；
 徐青娘封慧明妙悟元君；
 李成封真灵显应真人；

苟英封保真解厄真人；
王天霸封保真救急真人；
贾夫人封佐命佑国元君；
鲁绍和封报国淳佑真人；
梁横封报国显佑真人；
魏辅梁封正修密迹真人；
真大义封协修密迹真人。

其无住处可稽者，就此遥加封号。其有住址者，均遣使赍敕去讫。

天子复思盗众虽获，余党尚恐未尽，翼日复召张叔夜、云天彪、陈希真进见商议。只因这一议，有分教：普安疆域，立功者阐发儒宗；永奠苍生，老成人退修道术。毕竟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三九回 云天彪进春秋大论 陈希真修慧命真传

话说天子召见张叔夜、云天彪、陈希真三人，问道：“宋江等巨寇已就荡平，四方安乐，但奸人潜匿，何处无之。朕恐此辈乘间再发，所宜预定良策，以图永奠。”张叔夜等一齐俯伏奏对道：“宋江之乱，因文臣失御于前，武臣玩寇于继，因循坐误，遂成大患。今陛下圣明，文臣武将，尽选贤能，治法精严，教化大行。从此金汤巩固，盗贼消除。如陛下治益求精，应如何加意办理之处，臣等谨遵。”天子道：“朕意欲查明从前各盗占据深山穷谷之处，再行勘明基址，随地制宜，设官备兵。如有后起宵小，俾知国法森严，无从聚迹。且兵为民之卫，足兵亦政之大经。朕意欲着云天彪前往各地，相机办理，务期章程尽善而止。”张叔夜等均称圣议至是。天彪谢恩领旨，随保刑部侍郎毕应元、天章阁直学士范成龙、谏议大夫孔厚为参赞。天子准奏。

叔夜、希真与天彪一齐出宫，先查明前经用兵，及叠次聚盗各山，开单奏明。天彪带领毕应元、范成龙、孔厚辞驾起行，在京文武各官出城相送。天彪先将北门外元阳谷形势查勘一番。元阳谷经张叔夜办理，一切燉煌炮台，营兵额数，无不如法，应无庸再议。天彪遂与毕应元等一同出京，一路按站行止，地方官迎送。不日到了梁山泊，先坐落郛城行台。

原来梁山前面水泊，经徐槐填平，大半尽为陆地。此时梁山平定，这一片地亩任居民管业。那些居民却在郓城县具呈，请仍复开通各港，以为渔业。府县持议不决。适逢钦差云公到来查勘地址，府县官便将此议上禀。天彪听毕，便与毕应元、范成龙、孔厚同去踏勘。天彪叫范成龙丈量了地亩，便命吊提从前梁山泊渔户租税册子，交与范成龙核算。范成龙细细较算，便对天彪道：“此地若改为田亩，其租税正与渔户相当。”天彪道：“是了。从前梁山所以多寇盗者，为水泊内叉港太多，奸人易于藏匿，出没无常故也。今改为田亩，其利相当，而无藏奸之弊，又何苦而必欲开港业渔哉？”便命那班居民开垦地亩，又为他们相度地势，经理沟渠。不数年间，良田万顷，民赖其利，因呼为“云公田”。

且说当时天彪经划田亩毕，便同三位参赞进了梁山。只见那三座关门及左右等关，楼垣尽皆毁损，一切燉炮台亦皆残缺。当时原拟削平地址，因兵役劳顿，而此又系不急之务，所以置之不动。天彪将前后细细的阅视了一转，便道：“此关不但无须毁拆，而且可以再加修理。”毕应元请问其故。天彪道：“我看此地大宜建营设官，以杜盗源。既要设营，这些关楼燉煌，都是有用之物了。”毕应元称是，便道：“此处地形辽阔，既要设营，必须多置兵丁，须得先将粮饷先行筹划。”天彪便与范成龙将里里外外所有出产，通盘查核了一番，便与毕应元、孔厚共议，将梁山泊改为梁山营，设兵马都监一员，防御使二员，提辖四员，兵丁三千二百名，又设督粮理事通判一员，巡检一员。所有关内寨栅，大兵进剿时，已焚毁大半，今俱为补筑。后水泊未经填塞，仍让百姓捕渔为业。梁山经划已定，先行恭折奏闻，又教毕

应元分往钜野县去阅视麟山，孔厚分往寇州去阅视枯树山。

不数日，毕应元从麟山转来，对天彪道：“麟山一区，离钜野县城四十五里，地形辽阔，却与满家营相呼应，可于此处设提辖一员，置兵四百名，可以永远奠安。”天彪依议。又不数日，孔厚从枯树山转来，对天彪道：“查得枯树山一区，山形险阻，虽为聚盗之所，但未能容受多人，又且逼近州城，苟营汛兵捕率真办事，何至疏虞。为今之计，可酌拨寇州兵一百二十名屯扎于此，以便呼应。”天彪依议，当即奏闻讫，便将梁山营里应如何修理之法，交代了曹州府及郓城县。

天彪与毕应元等就从梁山起行，绕道过紫盖山。查看紫盖山形势，四面孤悬，乃是小盗出没之所，大盗断难容足，笑火万城、王良当时占据此地，毫无识见，便议置立几处墩煌谯楼而去。路经对影山，天彪遥遥望见山形险峻，便道：“这山却是大盗盘踞之地，倒须细细阅看一番。”当时一行人马徐徐前行，到了山边，天彪吩咐仪从退后，自己与毕应元轻骑简从，登山四面观看，果然崖谷峥嵘，地形险要。天彪看了一回，便与毕应元等议设营弁。议毕，便再去相地安营。原来这山地形虽险，水口却老大不便，若使一月不雨，千军万马可以活活的渴死。天彪道：“如此看来，此山亦非要地也。”便罢设营之议，仅于四面要道置设墩煌，添汛兵数十名。

当时办理已毕，一行人马离了对影山，向东进发。早有青云、新柳、猿臂三营官员出来迎接。天彪进营，到三处逐一阅看，所有一切寨栅门关，土圍城郭，炮台墩煌，经陈希真办理妥善。惟当时为防堵强寇起见，三营兵丁额数，合计

得八万有零，及泰安、新泰、莱芜三处平定之后，陆续裁汰，尚有二万名。天彪因与毕应元等商议，就此抽出三千二百名，移置梁山营，以充兵额之数。此地尚有一万六千八百名，猿臂寨设兵四千名，青云营、新柳营各设兵三千名，余六千八百名，分置沂州府各属县下编收，统俟疮痍平复，再行陆续抽退。查得青云营有磁窑一个，先归青云营征收租税，后划归沂州府兰山县征收，今将各窑户编查清楚，特设巡检一员，督理窑务，官名理窑巡检。余俱悉照旧章，无须更改。

天彪等即日起行，不日到了青州清真营。此时清真营内所有登、莱、青三府戍兵，已尽行撤回。天彪查点了本营兵丁，原来这些兵丁，当时原系各路招募的乡勇充当。今日查问，内中有愿归农改业者听之，其有愿充兵卒者收入兵丁册，共计得八千名。便议清真营置设兵丁二千名，营中原设有防御官，今仍其旧。便与毕应元、范成龙、孔厚分巡二龙山、白虎山、清风岭、桃花山。巡视毕，四人会议：二龙山设防御使一员，兵丁八百名；白虎山设提辖一名，兵丁五百名；桃花山亦设提辖一员，兵丁六百名；惟查清风岭旧设文武知寨各一员，今已废，天彪便议复设武知寨一员，兵丁一千二百名，其文知寨一缺不必复设。此四营兵丁，即以清真营羡额之兵充数。尚有羡额兵二千九百名，就分置泰安之秦封山、新泰之望蒙山、莱芜之天长山。其召家村、正一村两处，俱已撤散，无庸复议。哈芸生、沙志仁、冕以信均分发各营授职。

安派完毕，天彪等就从青州起行，一路上观看形势，凡遇山林险阻，可以藏奸之所，虽未经盗贼占据，亦为经理一

番。顺路到登州府查勘，登云山台峪却是海疆要害，便议改为登云卫，设防御使一员，拨登州兵四百名驻扎防守。就将海疆各卫所一齐整顿一番，所有营汛燉煌，一一修理复旧。便驾海舰巨舶，出海口，渡洋面，但见各岛屿星罗棋布，洪涛万顷，蛟宫鲸窟，出没烟雾之中。天彪一路观看，长风迅利，直达天津，又将各卫所阅视一番。顺道至辽疆经略府，去谒见种师道。师生相见，有何不喜。当时种师道以钦差大臣之礼待天彪及毕应元诸人，设筵相待，席间说些天子圣明，四海清平的话。云天彪将现在奉命查勘各处地址，今已将山东一区如此如此的经划说了一遍，便请教老师指示。种师道都一一点头称好。众人畅谈一切，尽欢而散。

次日，天彪辞别了种师道，率领毕应元、范成龙、孔厚一同起行，便往饮马川去查勘地址。只见青山回抱，绿水湾环，当时大盗盘踞，此刻游人玩赏，说不尽那楼阁连云，人烟繁集。天彪看了一番，便对毕应元道：“我看此处无须置兵，只须设立巡检一员足矣。”应元称是。便将饮马川改为饮马司，置设巡检一员而去。便到了盐山，只见兵燹之后，败垒遗栅，木焦石裂之状，仿佛犹存。天彪与毕应元等巡视一番，又派范成龙去分巡蛇角岭，孔厚去分巡虎翼山。不数日都转来，一同会议，便将这三座山都改为营寨，各设立防御使一员，兵丁六百名。因将河北所有一应山林险阻都查明了，或设汛，或置营。

绕转大名府，跨过黄河，到了江南。先将徐州芒砀山一区查勘。芒砀山冈峦起伏，云气联绵，实为险阻之地，便议于此设立游击一员，兵丁二千四百名。天彪便教毕应元去巡视黄门山，孔厚、范成龙去分巡各山。天彪亲去巡视冷艳

山，只见冷艳山四面燉煌营汛，一一如法。原来是云太公在日，稟明当官设的。天彪见了，不觉怆然，便一依太公的经划，又添设了三座燉煌，将冷艳山改为冷艳营，置防御使一员，兵丁一千二百名。不数日，毕应元自黄门山转来，说起黄门山形势，议于此处建立五座炮台，设提辖一员，兵丁三百名管守。天彪依议。又不数日，孔厚、范成龙都转来，将江南各山形势一一说明。天彪与毕应元等会议了，各处都如法安排讫。

公事已毕，天彪由冷艳山回风云庄去省墓。那云氏族中故老子弟，并邻舍亲戚，齐来迎接贺喜。东家请酒，西家设筵，真个是锦衣归里，说不尽那些荣耀辉煌。天彪应酬了三日，因回朝覆旨要紧，便不多停留，辞别了亲友起身，已是宣和四年二月。

天彪与毕应元、范成龙同行，不日回转东京，差孔厚往少华山查勘，天彪与毕范二人先进京城，入朝见驾。天子已陆续收到天彪的奏议，此时天彪见驾覆旨，又将所有情形面奏了一番。天子大喜道：“朕固知非我越国公不能也。朕于去年十月初十日，有第宅赐卿，卿可就第。”天彪方知出使之日，天子已有恩赐，即忙叩首谢恩。天子又颁内府器玩，赐与天彪、毕应元、范成龙三人。三人均各谢恩而退。

天彪回到新赐的第宅，地方官早已打扫铺陈，焕然一新。天彪到了私第，各官都来庆贺，三日筵宴，非常的热闹。不数日，孔厚自少华山回来，先见了天彪，将少华山形势告述了一番，便同去朝见天子，将少华山形势奏闻。天子便准少华山设游击府，置兵一千六百名，又重赏了孔厚，复归本职。

单说云天彪朝罢回第，云龙、刘慧娘及一切眷属都移居住在新第内。天彪吩咐就第中打扫精舍，排列群书，每日早朝罢回，就在精舍内博观群籍。因想列年戎马倥偬，所有手著《春秋大论》一书，尚未脱稿。今天下太平，朝野无事，便于退朝之暇，取出那卷稿子来，细阅一遍。周十四王，鲁十二公，五霸，七大战，俱有成论，只须改易数行，便可无疵。其余会盟征伐，亦有论断，便博采先贤名论，补缉参订。书成之后，携去请教于张嵇仲。嵇仲细阅一遍，击节称赏，便劝天彪速将此论恭呈御览。天彪依言，便回第每日亲手缮录，约计一月有余，录成装订，亲自赍献御前，恭呈圣览。天子见天彪有著作，欣然首肯道：“卿之手著，必大有可观。”便收入宫内阅览，果然议论崇闳，断制精确。天子大悦，临朝见天彪道：“卿所著书，朕已阅览，具见学力宏深，真儒教中之功臣也。此缮本可收入四库，卿所家藏副本可速付梨枣，以广流传。”天彪稽首谢恩而出。当时遵谕刊刻，张嵇仲恭纪圣言，并诸简端，贺太平、盖天锡、陈希真都赠序言，刊刻刷印。天子传谕颁布天下，天下士子无不钦佩，家家传诵不朽。天子又赐天彪“功崇学正”匾额。天彪谢恩，谨将赐额悬钉新第中堂。原来此第系是蔡家的旧宅，极其宏敞。

当时天子赐宅之际，同日以童贯之宅赐张叔夜，以高俅之宅赐陈希真。此时天彪出使未归，叔夜与希真一齐出班谢恩。叔夜受赐迁第，惟希真跪奏道：“未出师之前，臣曾奏过皇上，臣成功之后，不愿富贵，只求入山修道，已蒙天恩俯准。今臣暂时栖止，求恩免赐第宅。”天子笑道：“卿当真要如此？”希真磕头道：“辜负洪恩。”天子又笑道：“卿

何须这般性急，且待云天彪出使转来，大功告竣，你再去罢。”希真道：“既蒙圣恩暂留，敢不凛遵。臣自有房屋在西大街辟邪巷内，那年因高俅陷害，抄没入官。天恩浩荡，察臣无罪，赐还臣故居，臣私愿足矣。”天子便叫查出原卷，即速赐完，不必覆奏。又谕希真道：“高俅之宅，朕言已出，卿不可违，你那故宅做了别墅罢。”

希真叩头谢恩，感激退朝，回到智勇侯府来。祝总管同陈夫人一齐接入。二人请安毕，希真道：“我儿，今日承蒙圣恩，赐还了辟邪巷的故宅，又另外赏了一座宅院。天恩浩荡，言语难尽。”丽卿欢喜道：“爹爹，我们何不今日就先到故宅看看。”希真道：“我正为此，来叫你们同去。”二人大喜，当即起身，只带了随身的仆人亲随，同到西大街辟邪巷来。进得巷时，先有几个虞侯都管在门前候着。希真吩咐开进去，就去把那封皮揭开，打断那锁。原来那所房子被高俅封锁之后，发官变买，那个敢来买。高俅要送与几个亲友，都是怕里面有鬼，不敢去居住，所以还封锁着。三人都跳下了马，丽卿想：“那年乘雾逃难的时节，父亲从那边墙上跳下来，如隔再世。”三人一同进去，看那里面好不凄凉，庭上庭下，天井墙边，青草莓苔长得挨挤不开；梁上倒挂尘垂满，许多鸟雀在里面做窝，见人来都飞了出去；家伙什物，半点都无；窗门格子有些都倒在地下。希真道：“你们在此，我去探望邻佑。那年官司，都累了他们，须得去谢谢。”

丽卿引永清到了那楼上，指着对永清道：“这间是我的卧房，外边这间还有个养娘住的，你看尘土这般厚了。”口里说话，止不住眼里滚下泪来，凄惶不已。永清劝道：“我

们如今大仇已报，富贵功名俱已成就，不要只管伤感了。强如我家，片瓦都无。”丽卿收住泪道：“玉郎，我同你到箭园里去看看。”二人下楼来，那些都管已督押夫役在那里打扫，拔草搬土。二人到了箭园里看时，只见那些桃树，也有枯死的，也有跌倒的，剩得不过一半。那三间箭厅和那座亭子，都精空的，一物俱无。丽卿和永清在那亭子扶栏台上坐下，叹息了一回。侍从人来禀道：“公爷拜客转了。”二人到了外面，希真道：“我们去休，让他们打扫铺陈了再来。”三人同出，又到了御锡的宅第内，赏玩了一回。当晚，父女翁婿都息在新宅内，希真就在虚明阁歇息。

不数日，亲随来禀道：“旧府第已修理铺陈完毕。”希真大喜，当日便吩咐旧宅内准备酒筵，酬谢高邻。那日正是十月十五日，遂带了丽卿，各坐大轿，同往故宅，里面果然铺陈得焕然一新。原来都是祥符县知县官极力办理，派得力公人、体己干办收拾得无微不到，丽卿十分欢喜。文武各官都来贺喜。散去后，陈希真不脱公服，挨门逐户去启请了众位高邻。那个敢不来，有几家搬去的都搜寻了来。须臾之间，老的，少的，贫的，富的，厅上坐满。希真朝上拜倒，说道：“陈希真那年深蒙众位高邻提拔，脱离大难，累了高邻，感谢之至。”众人连忙回拜道：“相公，折杀我们！”希真都依年齿让了坐位。众人齐说道：“那年高太尉寻事害相公，我们忧得你苦，大家都不服气。今日天可怜见，做了大官，正所谓皇天不负善心人。”希真谢道：“全赖高邻福庇。”首坐一个龙钟老人，肿着两个眼泡，掬着一嘴白胡子，说道：“我早说提辖必然发迹，今日果然做了大官。象提辖这般人能得几个！”希真只称不敢，众人都笑。亲随人

抬上了金帛礼物，按着人数，一人一分，希真亲手送过去。众人起先那里肯受，只听得满耳朵都是“阿也也”的声音，推让了好半歇才得定了。酒筵摆上，阶下奏动鼓乐，大家坐了。

酒至数巡，一个亲随禀道：“郡主出堂。”只听得环珮丁东，六七个使女拥着丽卿出来，凤冠霞帔，玉带禁步，金装的命服，走上庭前，朝上立着，希真道：“我儿，可与众位高邻见个礼。”吓得众人跌跌踵踵的避了开去，都说：“什么道理！”阶下细乐奏动，丽卿依次序都道了万福。众人都拜下去，丽卿也连忙跪倒回礼。希真道：“这不是折杀也！”也回拜了。丽卿告辞进去。希真极其殷勤酬劝，众邻舍只是拘拘束束的，都不终席，纷纷告辞了。希真只得送出，又叫每一家另送一席去。

希真退入后轩，与女儿说话。听得外面开道之声，丽卿道：“想是玉郎来也。”须臾报进来道：“郡马到。”希真甚喜。祝永清进来拜见道：“泰山，小婿叩贺。”希真呵呵大笑，连忙扶起。夫妻都见了礼。希真道：“如何这般晚？”永清道：“官家在天禄阁叫儒臣讲书；讲毕，又观武臣校射，故此归迟。”希真吩咐家宴，便对永清道：“贤婿今夜歇在这里。”永清回顾那员裨将道：“发放他们回去。”看看月光上了，丽卿要到箭园亭子上摆宴。那座箭园收拾得比前更好，只是不开桃花。当日，父女翁婿在亭子上开怀畅饮，说起从前的一番事业，大家都叹息了一回。永清道：“卿姐可还记得，那年我同你在猿臂寨演武厅上步月饮酒，也同今日一样月色。”丽卿道：“可不是么！真是光阴如箭，日月穿梭，今夜月亮同那年的一般。”

永清对着那片清景怎不动情，便起身对希真道：“小媚酒后放肆，欲歌舞一回。”希真道：“应得请教。”永清便揽衣下了亭子，在月光里舞了一回。端的阶下玉山倾倒，樽前素影翩跹。舞罢，上来入坐。希真、丽卿都喝采。侍从之人无不暗暗称美。永清抗声歌一篇五言，句道：

“人生无百岁，朱颜能几何？斗酒争芳夜，清光摇曳姿。感叹古豪杰，俱已归山阿。当其曜质时，自命一何多。拔剑击大荒，开边厉长戈。经纶捷雷雨，法术奠山河。更有岩居子，独寐发寤歌。金筋并玉骨，岁久终消磨。何如天上月，亘古扬清波！”

希真听罢，击节叹赏，暗暗点头。丽卿笑道：“我近来几年被玉郎缠障死。”永清笑道：“怎的是我缠障你？”丽卿道：“没来由，你捉定了我，要我学做诗。我又不好拂你的意，胡乱读了些。今我对此良辰美景，吃你害得摆布不下，心里想了几句，要说出来，你却不许笑我。”永清笑道：“便请教些何妨，谁敢笑你。”那丽卿酒遮了脸儿，也不怕不好意思，便顿开喉咙，莺啭燕语的吟道：“明月照桃花，依然还我家。”永清大笑道：“直是高的。还不谢我师父，反要怨我，真没良心，先罚你一杯！”希真笑道：“你不要打岔，听他说下去。”丽卿道：“明月照桃花，依然还我家。回想猿臂寨，又在天一涯。”永清喝采道：“真好！”丽卿接下去道：“去时何悲伤，归来何欢喜。欢喜与悲伤，只在这片地。”永清道：“意思实好，可惜地字不押韵。”希真笑道：“不要管他，只顾做下去。”丽卿道：“今日归故乡，故乡空断肠。怎比深山里，仙家日月长。”永清听罢，也不觉凄然下泪，说道：“姊姊真是夙根人，在干戈戎马之间，略

一沾唇，出口便恁般风雅。只是章法字句尚未磨琢，然已亏你。”丽卿笑道：“正要你与我琢磨。”永清道：“‘怎比’二字，诗家少见，不如改了‘何如’二字。‘只在这片地’，不如改了‘只此风光里’，泰山可是否？”希真点点头。听他二人的诗意，都是物穷思变，知他们玄机已动，因缘已到，便默坐定神，观他二人的根基，暗喜道：“到了。且消停月余，定有机会到来，好点破他们也。”当时且不发言，大家说谈别事，尽兴畅饮，直到二更，方才吃了饭，收拾归寝。

次日，希真依常早朝，与张叔夜、贺太平共议军国重事。朝罢归来，入静室趺坐，修观内丹。原来希真于金丹一道，已有一半工程。虽历年戎马倥偬，未暇修炼，但根基已十分坚固，所以在千军万马丛中，真性凝然不动。今当太平闲暇之日，便先将那丹经秘笈参究一番，将前进的路程探看熟悉了，再等机会。

这日，希真正在静室默坐，外面忽投进一个名刺，希真接手一看，乃是“王子静”三字。希真大喜，忙教请入客厅。希真换了衣服，出厅相见，王子静已在厅上。希真唱喏道：“贤弟违别多年，此番光降，大慰阔怀。师父安否？现在何山？”王子静答揖道：“小弟正奉师命，来访师兄。”希真逊了坐，侍从献茶。希真开言道：“贤弟亲炙师长，迩来功业定然精进，可炼养些甚么工夫？”子静道：“承蒙下问，惭愧之至。师父虽不弃蠢顽，惟小弟憨拙性成，毫无长进。”希真笑道：“贤弟何其过谦，将来同养元功，正是自己弟兄。”一面吩咐备酒，邀入内花厅坐地。俄顷酒筵齐备，希真相逊入坐。席间希真又问：“师父现居何山？遣吾

弟前来有何见谕？”子静道：“七年以前，小弟从师父隐入庐山。那时师父曾说起师兄，尚有七年世缘未了。今屈指已届其期，不知这七年中吾兄事业如何？”希真道：“那年小弟为高俅陷害，正欲访寻吾弟，同避深山。不料魔障未尽，世缘相牵，七年中竟有如此如此大事业。”便将怎样落猿臂寨，怎样与宋江作对，怎样恢复了兖州，献馘归诚，怎样平定新泰、濮州，怎样从张经略平灭梁山的话，细细说了一遍，并道：“此刻献俘奏凯，大功已定，小弟早已在天子前辞职告退，拟欲到师父前侍从学道。惟是圣恩深重，留我暂住几时，只得遵从。看来不久就可入山矣。”子静道：“师父遣小弟前来，正为此语。师父说，金丹真传吾兄俱已领会，无庸多嘱。就是成功之后，急流勇退，吾兄谅亦能之。惟修道之处，师父为吾兄选得嵩华两山，可以安身。又，令爱亦是道器，可付真传。吾兄努力进修，勿负师父属望。成道之后，再行聚会。”希真连声诺诺。酒筵已毕，又叙谈一回，子静告辞。希真相送出门，寄请师父道安，子静相订后会而别。希真送别了王子静，仍入静室修观。

这日，希真正与祝永清、陈丽卿同在辟邪巷旧宅箭亭上饮酒欢谈，忽报猿臂寨知寨官差人到来，希真即叫唤入。看官，你道这差人何而来？原来丽卿自到京之后，记念那猿臂寨这张磁床。适因云天彪奉命出使，范成龙随行，丽卿因嘱范成龙到猿臂寨时，教知寨官着人舁这磁床来京。范成龙依言，到猿臂寨吩咐了那个知寨，所以此刻有差人上来，呈递知寨官的禀折。希真拆开看时，内写着：“某月日，西厢房忽然坍倒，将磁床压为齑粉。”丽卿大吃一惊，连称可惜，不觉掉下泪来。希真急忙劝谕。只因这一番，有分教：

玉阙瑶台，两父女飘然远引；安邦定国，一部书告厥成功。
究竟《荡寇志》怎样完篇，且等下回结束。

第一四〇回 辟邪巷丽卿悟道 资政殿嵇仲安邦

话说陈丽卿闻知猿臂寨磁床压碎，大惊垂泪，大有不忍弃舍的意思。希真急忙劝止道：“吾儿何必如此，万物无常，人生有尽。就是天地也有毁坏之事，何况这点点东西！”丽卿道：“这磁床是最难得的，如今压碎了岂不可惜。”希真笑道：“既已压碎，你待怎的？不要痴想了，且吃酒罢。”当时便开发了来使，重整杯盘，三人再饮。丽卿又自言道：“这班男女真是可恨，难道墙要倒了，不留心看看。”永清道：“这也不关他们不小心，自是成毁有数。如今既已碎了，多说亦是无益，只好罢休。”丽卿道：“罢休是只得罢休……”永清忙接口道：“卿姐，我们且说别件事。”希真看他二人说话，只是捻髭微笑，不发一言。只见他们二人你说我谈，有时同希真攀谈，希真只是随口答应。永清不觉说了猿臂寨，便提起那年怎样的经营，某处有炮台，某处有燉煌，某处有砖城，某处有土阨，如今却归他们在那里镇守。丽卿又说到寨内怎样的华丽，某处是亭台，某处是楼阁，如今也归他们受用。

希真听到此际，便叫侍从人退去，便对二人道：“你们都随我到箭厅上来。”夫妻二人都随了过去。希真居中跌坐，便问丽卿道：“此地是何处？”丽卿道：“是箭厅上。何须问？”希真道：“你那年割高衙内的耳内在何处？”丽卿惊

道：“爹爹怎的健忘了？”一面指着亭子说道：“就是这里。”希真道：“你杀魏景、王耀在何处？”丽卿笑道：“爹爹帮孩儿在廊下动手。今日好道醉了，都不记得。”希真道：“我自不醉。我因坐在此地，不见游廊，故问你。你既说游廊，游廊在何处？”丽卿大笑道：“爹爹既看不见，孩儿领了你去。”希真道：“飞龙岭、冷艳山、风云庄、猿臂寨等处，我同你在此地都不看见，你可领了我去看。”丽卿道：“此刻飞也到不得。”希真道：“为何说游廊要领我去？”丽卿道：“路近。”希真道：“路近为何同飞龙岭等处一般看不见？”丽卿道：“我的爹，摆在眼前，自然看见；隔了一层，自然没处看。我们此刻都到游廊下，便连这箭厅亭子都不见，岂不是一样？”希真道：“却又来，你此地不见游廊，同到那游廊不见此地一般，然则与飞龙岭同一不见，何故去分他远近？你们二人方才说话，忽想到猿臂寨就在你眼前，你何不由猿臂寨想到此地？”丽卿道：“我的老爹，怎地这般缠不清！身子到的所在是真的，想的所在是假的，想到那里都在眼前，分他什么远近？”希真喝道：“倘没有你的身子，何处是真的？”

丽卿、永清都吃了一惊。永清道：“卿姐，泰山点化我们，洗耳恭听。”希真道：“你们都不要执着了。你道这箭园便是你的，那日玉郎说得好：人生无百岁。这箭园却不肯同你都尽，怎见便是你的？且不必等到百年，你到了游廊，这箭园亦在天涯，与你无涉了。不但此，我们三人在此，都是因缘遇合。你深恨高衙内，他如今已死，与你何涉？你同玉郎打得火般的热，一旦大地分张，他不能顾你，你不能顾他，那时与高衙内何异？恩仇岂不都是假？又不但此，玉郎

还隔你一层，他人打玉郎，你身子不知痛疼，杀玉郎，你未曾死。至于你这身子最亲近的，你舞剑使枪，诸般服你使唤，一旦地水火风各自分散，他就不来理你。你今年二十五岁了，你想二十五年之前，你在何处？那时晓得什么是梨花枪？什么是宝剑弓箭？什么是空手入白刃的诸般武艺？颠倒说我醉，你们却一世不曾醒！”

夫妻二人听罢，冷汗如浴，说不出话来。希真又道：“当年高衙内调戏你，受过的闷气何处去了？逃难时受过的惊惶何处去了？一切战场鞍马，汗血风霜，受过的辛苦，何处去了？可见已往之我都已变灭，只剩得今日的荣华富贵；今日的荣华富贵，岂就永不变灭了么？茫茫浩浩，大化无情。电卷风驰，谁拉得住？略泛泛眼，我们三人都不知归于何处。如今这张磁床，你们看他成功，今日忽然消灭，就是眼前一个式样。”夫妻二人都恍然道：“我们也时常念到这里，只是没摆布处，强他不过，只好由他变灭。所以我们在先摧锋陷阵，不顾性命，料得终必变灭，落得变灭得好些。”希真冷笑道：“战场上不过变灭得轰烈，富贵中不过变灭得安耽，同是变灭，分甚好歹？我如今自有不变灭的妙道，你们不来问我，教我怎说！”

夫妻二人大惊，一齐跑下哀求。希真道：“同是会中人，不必瞒你们：色身终须变灭，法身万劫不坏。何为法身？真性、慧命是也。吕祖云：命须传，性可悟，入圣超凡由汝做。三教虽然并立，而儒教最大。儒能入世治世，又能出世。仙佛二家只能出世。然以打破生死为事，则仙佛二家最切近，故好长生者多归二家。不知儒家亦有长生之术，其法身与仙佛无异，人不留心。孔孟二圣悲悯天下后世，性理

而外，只论经济。其经济仍从性理中流出，而真性处间或流露一二句，见仁见智，令人自悟。”

看官，须知此段言语，并非希真嚼舌，亦非仲华杜撰。但此中之理，一二句也交代不了。今日说此书，只管把这话说下去，知音者谓我是深谈，不知者以我为迂阔，不如把希真的言语，权且收起。只说当时祝永清、陈丽卿夫妻二人，只顾哀求不已道：“求大仁大慈与我等做主。”希真道：“做主要你们自己，我不能代劳。我只好与你们引路。我如今已入仙教，此条路熟谙，引了你们进去罢。但只是天律严重，不敢妄泄。我今看你们二人都夙根不凡，因缘已到，我亦何忍隐讳。待选个吉日，焚香告天，再告了我的本师张真人，我将周天进退火符抽添，都传了你们，便从慧命先入手。但是你们慧命成功之后，切须了悟真性，务要十分圆明，不可稍有懈怠，致再堕落。”夫妻二人叩头顶谢不已。希真又指着丽卿道：“只为你这孽障，误了我七年的路程，这也是前定的数。今日大家休息也。”

丽卿道：“秀妹妹恁般聪明，他夙根如何？爹爹可否指引他？”希真笑道：“用得你忧哩！他从性功入手，常对我说，七层宝塔只少一顶。你们记得那日功臣宴后，他无故死了七日的事么？”二人都道：“这是没多几日的事，如何不记得。”希真道：“那日云家老小惶急，刘家也从山东遣人来问，你们也相帮着忙，我只说不妨，如今你们猜着是甚缘故？”二人都道：“不晓得。”希真道：“这是禅门七日大定的工夫，已得了如来正法眼藏。再数日，好当了当也。”永清、丽卿都恍然大悟，惊骇不已。永清又问：“云天彪等日后何如？”希真道：“云天彪已得仲尼宗旨，不由仙佛这

条路，将来他到无声无臭地位，广大不可思议。张嵇仲当从精忠大节上解脱，也不由仙佛这条路。所谓殊途同归，及其成功一也。其余诸人皆守儒门枝节，将来俱不失人道，大小不同，各有正果。”祝永清、陈丽卿被希真一番点悟之后，身心冰冷，一切富贵功名外慕之相俱已消灭。希真道：“夜深了，大家吃饭睡觉罢。”三人入席，从人去温了残肴，又吃了一回，都收拾归寝。希真仍归那间静室安身。永清、丽卿夫妻二人都到楼上，一同进床去睡。看官，原来他们夫妻二人一向不以色欲为事，今又经希真一番点悟之后，一发正经，都安魂定魄的熟睡，辜负了良宵美景也说得不得。正是：仙家自有真夫妇，何必形骸接后天。

过了几日，希真教二人同进净室。希真焚香证盟，步罡踏斗都毕，便升座趺坐，祝永清、陈丽卿都参拜毕。希真便将大小周天火符都传授了，二人拜谢。出了净室，外面忽报进来道：“越国府差虞侯来禀紧急事。”希真道：“着他进来。”那虞侯进来禀道：“忠智一品夫人刘于昨日三更归天。”丽卿放声大哭。希真喝住道：“你又糊涂了怎的！”丽卿笑道：“真个忘了。”希真对虞侯道：“晓得了，你先回去。”虞侯去了。

三人缓缓的吃些饮食，慢慢的换了衣服，都到越国府来。此时天彪出使已回，正在府内，闻希真到来，迎入里面，听得哭声聒耳。只见那刘慧娘梳妆严肃，垂眉闭目，面色如生，端坐在当中。许多人围着，哭做一团糟。云龙含泪迎着希真道：“周身还火热的。那日的事，老伯说不妨，今日还可不妨么？”希真笑道：“他大事已毕，你只管要他活在这里做甚？”云龙闻言甚是骇然，想道：“恁的同他有

仇！”希真上前，止住了众人啼哭，叫把他头发打散，两路分开，露出囟门。希真拱手笑道：“贤甥女，恭喜！你时常对我说，七层宝塔只剩一顶，今日完功了，可喜可贺。”又见他手里还拿着日常用的一把钳儿，一柄锤儿，希真劈手夺来，丢去一边，喝道：“你还把持着他则甚！”遂说偈曰：

“无丹无火亦无金，抛却钳锤没处寻。还你本来真面目，未生身处一轮明。”

说罢，丽卿上前拍他的囟门，叫道：“秀妹，化也，化也！”那慧娘端坐不动。希真道：“咦！”又对他念了些真言，慧娘只是不动。丽卿又要去拍，希真挡住道：“不要只管催他，我知他的意了。”遂喝道：“贤甥女听我的话！此地不是你卖弄阳神的所在，你要去便去，不可惊了大众，弄得他们若醉若狂，将来一盲引众盲，相将入火坑，都是你的罪孽，你可省得么？”只见慧娘的尸身，把头连点了好几点。众皆大惊。丽卿又拍着叫道：“化也！”只见慧娘颜色顿变，豁地囟门十字分开，霎时间身体冰冷，气息俱无，果然化了。希真对众人道：“你们这番只管哭罢。”众人被希真一番做作，倒弄得哭不出来，都问希真道：“这是何故？”希真道：“什么河故井故！贤甥女顿渐两路都到了尽头，他已虚空粉碎，只等我来，他就要大显神通而去。是不许他如此，他悠悠的走了。个个人能学得他来，还说甚么。”

众人方才明白，转悲为喜。只有云龙兀自痛哭不已。永清上前劝解，云龙一面哭，一面说：“总然生天，人世却不能再见。何不就教他显了神通，也教我好放心。”希真未及回答，天彪高叫道：“痴儿子，不要着迷了！什么相信不相信，你也不必悲伤，也不必欣美，你读儒书，可晓得孔子曳

杖、曾子易箦的故事？”云龙道：“晓得。”天彪道：“却又来，你能做到那个地位，岂逊于他们？他又不来惊大众，各人走各人的路，由他去休。”希真回顾永清、丽卿道：“我那日说的话何如？”永清、丽卿都点头。天彪称谢希真道：“费仁兄盛心。但小媳如此全归，棺木不便盛殓，只好用佛龕罢？”希真道：“也不必，我教他自来收拾。”便走出天井高叫道：“刘慧娘，你自赤洒洒地去了，这幻壳还留着他做甚？”不多时，只见慧娘的幻壳口里、鼻里、眼里、耳里都冒出火来，焰腾腾的把四肢百骸脏腑毛发化得干干净净，归于太虚，一毫不见。却又奇怪，周身衣服做一堆儿脱落，连线脚都不焦。这叫做戒火自焚。后来的和尚道士学他不来，只于死后堆起柴来硬烧，这叫做死尸该晦气。天彪具棺木将衣服殓了，率众人举哀行礼。希真等辞别回去。

天彪一面申奏天子，只说病故。天子亦震悼不已，降旨追封忠慎淑惠楚郡开国县君忠智一品夫人，又赐御祭一坛，坟墓准用禁器，又遣公主赐吊。天彪、云龙都上表谢恩。

过了几日，希真上表再三乞休归山。天子留他不住，只得问道：“卿要入何山？”希真道：“嵩山。”天子道：“乃祖陈希夷先生华山成道，你却为何爱嵩山？”希真道：“嵩山近帝都。”天子叹息不已，遂传旨飭令该处地方官，择嵩山吉地，建造一座忠清观，送希真到彼修炼。希真谢恩，就天子前缴了辅国大将军、鲁国公的印信。次日，祝永清、陈丽卿亦上表乞休，随希真去。天子不悦道：“陈希真有言在先，朕已应许。祝永清年正富强，正当报效，何得亦要退闲？朝臣都如此效尤，成何体统！”传旨申斥。永清不敢再奏。丽卿又上表奏道：“臣妾系女流，战阵之外，一无所

长，叨沐圣恩，过分逾格。今臣妾父希真老而无子，臣妾不亲侍朝夕，实为魂梦难安。臣妾夫祝永清，哀臣妾之请，亦无异言。伏望天慈，听许乌私。设或天威有事四夷，臣妾犬马余生，报效有日，临表涕泣。”天子念其诚悃，竟批准了。

希真、丽卿都入宫谢恩辞驾，转来收拾行装。祝永清叹道：“泰山与卿姐都脱离尘俗而去，惟有我无此福缘。”希真道：“非然也。官家如此倚任于你，你岂可负恩？虽要出世修道，也不可乖背伦常大义。如今你已受真传，只须刻刻不忘，先将炼己工夫做起来，因缘到了，自有脱离之日。”永清领诺。

次日，希真、丽卿都束装起行，天子命众公卿祖饯。那丽卿已改道姑打扮。众人都道他们年少夫妻，不知怎样分别，那知全然无事，都喜笑颜开。此时郊外一片热闹，自不必说。众人送别回去，独天彪父子又送他们父女一程，到了地头，各自分别。天彪领了云龙回去。

后来云天彪匡辅天朝三十余年，治绩昭彰，享寿八十四年而终。史馆中名臣、儒林两传，均载其名。云龙从父阐扬儒教，亦名列儒林。祝永清勤王事四十余年，告老退归，隐入浙江西湖韬光山，修养丹道。终成正果。

话中单表陈希真同女儿陈丽卿辞朝起行，身边随从只有一个尉迟大娘。留桂花、佛手、玫瑰、薄荷四个丫环，在京中伏侍永清，都不同行。当时两主一仆，取路嵩山。所过州县一切迎送礼仪，不必细表。不日到了嵩山，只见那所敕建的忠清观，已在那里并工_荆造，希真、丽卿且在就近道观中暂住了。

不一月，忠清观告成，希真与丽卿进去。只见三间三清正殿，两带游廊，进去三间精舍，两座厢房，后面一所小园，一副厨灶。基址不大，却装折得十分精雅，都是地方官遵旨干办的。希真叹道：“天恩深重如此，真无可报答也。”地方官送希真父女进了观，又拔二名道童来观服侍，县官回去。希真自与丽卿在观安息，道童担水挑柴，尉迟大娘料理厨灶，青山绿水之间，别具幽闲逸趣。希真在观内，日日修炼内丹，根基既固，传授又真，精进勇猛，十月之久，大周天火候已全。丽卿亲受指示，路程早已熟悉，且只修习些筑基工夫，有时出观外观玩山景，苍松云树间，逍遥闲游。端的是白云深处隔断红尘，一切扰累摒除净尽，心境安闲，工夫自然纯熟。希真见他如此用功，也甚欢喜。

光阴迅速，倏已三年，希真早已功成行满，便对丽卿道：“我明日将去也。”丽卿道：“爹爹到哪里去？”希真道：“我去庐山访本师张真人去。”丽卿道：“爹爹去了几时再来？”希真道：“我来则决定来，到则实不到。”丽卿吃了一惊，恍然大悟。希真便携了书剑，离了忠清观，飘然而去，从此杳无消息。

且说陈丽卿自送他父亲希真去后，不上半年，便遣去了那两个道童，也辞别了忠清观，携带尉迟大娘，到天柱峰下，筑一茅庵隐居。除侍仆尉迟大娘外，只有烟霞作伴，猿鹤为邻。先是嵩山南首有一离宫潭，潭内有条赤龙作怪，时常出现，伤人性命。希真在时，丽卿曾请希真用法斩除了他。希真默观因缘，知此龙须女儿来驱除，所以自己不动手。及至去庐山时，将都篆大法、乾元宝镜、大周天火符，尽传援了女儿。那丽卿又费了许多苦功，祭炼了那口青鐔宝

剑，方才到那离宫潭，运飞剑斩了赤龙，除了一方大害。众百姓感激，都称他为救苦真人，到忠清观里布施供奉，络绎不绝。丽卿恐累了道心，故此避居天柱峰下，一意修持，遂圆满大周天火候，圣胎已成，婴儿已能出现。他却把细，不敢远行，只在草庵前后演习，行那三年乳哺，以待阳神坚固，忽被人踪迹到来。

原来天柱峰有一条小径，两边藤萝峭石，云路湾环，接到一座溪桥。这日尉迟大娘出来临溪汲水，忽见一老妇人在溪边，一面哭一面寻觅物事。尉迟大娘认识是忠清观的旧施主，正欲闪避，已被那老妇人猛回头看见，急忙拖定了，问丽卿去处。尉迟大娘不会说谎，便老实说出来。那老妇人只道丽卿仙去，忽闻得他还在山中，喜出望外，便随着尉迟大娘，直到天柱峰下草庵里来。一见丽卿，跪下磕头无数，放声大哭，口里只叫：“活菩萨救救！”丽卿忙问甚事，那老妇人带哭带说道：“活菩萨还在这里，求活菩萨慈悲救救！”丽卿道：“端的甚事？”老妇人道：“老身年纪七十，只有一个孙子，只他一脉相传。如今患病要死，起课的说要到这里溪边来，寻株九死还魂草，方好救命，如今又没处寻。可怜那些医士先生，都说大命只有三日了，求活菩萨救救！”丽卿道：“阿呀，老奶奶错了，我又不会医病的。”那老妇人只哭着磕头，口里不住的菩萨救救，师父救救。丽卿老大不忍，却又没摆布处，便叫：“老奶奶，你且起来。”便想到都篆大法本有咒水治病之法，只是不曾见父亲用过，自己又不曾试验。想来却只有这条路，便对那老妇人道：“我救便有一法救你，如果灵了，却不许外面声张。”老妇人听了，欢喜非常，磕头不迭。丽卿便叫尉迟大娘取碗净水来，念动

真言，噓了生气，着老妇人持去。次日，那老妇人欢天喜地的进来，叩头拜谢。原来孙子竟忽然全愈了。丽卿也代为欢喜。

不料此事一传两，两传三，哄传开去。不消数日，那班乡民，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齐哄到天柱峰来。张家求保福，李家求保寿，把一所清静茅庵，忽变成香火神庙。丽卿叹道：“我此刻还未到普济众生的分位，如何在这里与他们打混？万一自己真性把握不定，忽然失足，悔之晚矣。”当下且任众人兜缠了几日。

这日，那溪桥东村有一富户，为其亡父设醮追荐，想到丽卿是个真修成道的人，所念的经卷，必然有益，便来求丽卿念些经咒。丽卿应许了，又道：“难得你们这般敬重我，我明日亲自来一遭。”那富户喜出望外，口里说道：“要屈动师父亲身劳驾，实在罪罟，如何敢当？”丽卿道：“这有何妨。”富户拜谢而去。丽卿对尉迟大娘道：“我寿限已终，明日黎明我要去也。你可去通知溪桥西村那些施主，好教他们来安验我。我无可保佑他们，如今与你一颗丹丸，你可投在溪涧中，教他们饮了这溪水，都去病延年。”说罢，便取出一颗丹丸付与尉迟大娘，教他出去报信。尉迟大娘听罢，大为惊讶，一面接了丹丸，一面问道：“姑娘方才说明日要亲自到东村去，怎么又教我西村去报这个信？”丽卿道：“你休要问我，我明日决定要去也。”尉迟大娘道：“姑娘还是真话，还是假话？”丽卿道：“我说甚么假话！”尉迟大娘听得丽卿认真要死，止不住泪如泉涌。丽卿道：“你何必如此，你服侍我多年，情分深重，我教你一个养形法儿。你回东京去尽心修炼，倘能道心坚勇，可以证个小果。若只不过

泛常修习，亦可寿登百岁，尽终天年。”尉迟大娘跪下听教。丽卿细细教了他一番。尉迟大娘叩谢了，当时走出溪桥，将那丹丸投入水中，便取路到西村去。到得西村，天已薄暮。尉迟大娘左一家右一家的去报得来，早已掌灯。尉迟大娘回去不得，就歇在乡村。

次日，西村人家一大群男妇，随着尉迟大娘到天柱峰茅庵来，只见茅庵门只是虚掩着。众人推进去，直进后楹，只见丽卿换了新衣服，枕着右肋，卧在床上，面色如生。众人看了，都疑惑起来，走近前去一看，早已气息全无，浑身冰冷了。尉迟大娘放声大哭，众人中有几个老妇人也哭起来。有一半人都骇异嗟叹，便商议市棺盛殓，茅庵中乱哄哄的忙了一日。到了傍晚，已将卿尸身完殓入棺，尉迟大娘哭拜了。众人都个个叩拜讫，各自回去。只留着两三个人，同尉迟大娘伴灵。

到了次日，尉迟大娘对众人道：“东村人家也须得报信与他。”众人称是。尉迟大娘便去东村，先到那富户家里报信。那富户听了骇然道：“奇了，他昨日亲到我家来诵了七卷清净经，又用了午斋，午后还往各处一转，方才去的。怎么说清晨就死了？”尉迟大娘听了也自骇然，道：“奇了，昨日灵灵清清送他入棺，西村人都在那里送殓，敢道是做梦不成？”登时一村人哄集拢来，都道：“昨日午后尚兀自看见他的，怎么说清晨已死？”个个不相信，便一齐奔到天柱峰茅庵里去，只见西村人已都在那里跪拜祭献。两村人相见，各道缘故，互相诧异。西村人有几个不相信的说道：“怕他是假死不成？”东村人道：“我们敢是说谎不成？”两边争执了片时，便道：“我们且开棺来看一看。”大家都说

有理，便后棺一看。只见衣衫宛然，并无尸骨。大众惊异，以为成仙成佛，议论纷纷，便去县里报信。县官据实上详，转奏朝廷。天子、诸臣一番叹息，遥加封号，都不必细表。

只说当时东西两村人，共将丽卿衣服入棺，封好，安葬了。又将那座草庵地址，改造了一座观院，供奉丽卿神像，香火不绝。尉迟大娘不愿入京，便就终老观内。后来两村人家都个个寿考，无八十以内之人，皆由饮丽卿神丹灵泉所致也。看官，陈丽卿一生事迹交代已毕。若务要追究仙迹，且待《荡寇志》完了，再看百年后结子。

且说张叔夜自平灭梁山之后，位晋三公，秩隆太傅，天子十分隆重。一日，圣驾御资政殿，特谓张叔夜道：“朕藐躬凉德，赖尔等臣工，匡扶不逮。前次梁山盗起，横扰有年，幸卿等为朕分劳，扫除匪迹。但子孙坐享承平，积久须防生玩。况高俅、童贯、蔡京等在朝日久，难保无引进余流，倘后日故智复萌，岂非貽患。趁此整饬之时，贤卿尚须筹划万全，俾国家景运常新，苍生永奠。”叔夜奏道：“臣才本疏庸，性兼拙滞，荷蒙圣上优容，宠加拔擢，清夜自思，愧无报称。前次梁山弭患，实赖该武臣云天彪、陈希真等勇敢有为，该地方官徐槐首先拔帜。臣叨陛下洪福，随众成功，滥邀赏赉。今蒙圣谕，筹及万年，仰见睿鉴洪深，无微不烛。臣世蒙宠渥，敢不竭尽斐忱。伏思君者，民之归也；民者，国之本也。观民心之归化，由君德之建元。陛下天纵圣明，励精求治，私昵不干政柄，则朝廷无幸位之臣；玩好不扰聪明，则左右绝夤缘之路；本慈祥以总庶狱，则囹圄之冤抑无闻；尚明察以简群僚，则朝野之贤能竞进。此诚夙夜宥密，以为亿万年丕丕基也。一人建极于上，则庶尹承

流于下。仰承圣德，共肃官箴：勿以升平久享，而学校视为具文；勿以寇患久安，而操演渐成虚务；勿谓国课宜充，而频谋加赋；勿谓下民易虐，而苛弊烦刑。凡百臣工，各勤职守，率真办事。如有贪酷疏茸之官，责令该上司立时斥革。大员互相参劾。不得稍徇私情，亦不得藉词滋累。所贵责成各宰臣递相查考，振刷精神，毋自暴弃。至于保甲之法，弭盗之方，各宜率由旧章，认真办理。应请圣上申谕中外，即以梁山事务为前鉴：为武员者，当以云天彪、陈希真为式；为地方官者，当以徐槐为式。其或藐视晓谕，仍前闾茸，立予重惩。臣鄙俚妄议，伏乞圣裁。”天子闻奏大悦，道：“卿言实为国家攸赖，速着京外各地方遍行示谕，实力遵行。”叔夜谢恩退出。不数月，内外颁诏，声震海隅，共见圣君、贤相郅治无为，从此百姓安居，万民乐业，恭承天命，永享太平。

结子 牛渚山群魔归石碣 飞云峰天女显灵踪

话说那嵇仲张公，统领三十六员雷将，扫平梁山泊，斩尽宋江等一百单八人之后，民间便起了四句歌谣，叫做：“天遣魔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又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这四句歌，乃是一个有才之士编造出来的，一时京都互相传诵。本来不是童谣，后来却应了一起奇事。

这事乃在江南平南府，府城北面燃犀浦上。原来这浦名牛渚浦，浦上的山名为牛渚山。山有一谷，尽是乱石，大者五六尺许，纵横谷内。有那些好事探奇的务要进去，往往跌得头破血出，因此名为不平谷。这不平谷虽是人迹难到，却无甚鬼怪。自梁山一百八人伤缺之后，这谷内起了一团黑气，后来渐渐大来。及至梁山破灭，宋江正法，这团黑气竟大如山谷。有时冒出谷外，却只在阴夜里。至于青天白日之下，并无影迹。只是吓得那班居民日日提心，时时挂胆。

原来这牛渚山本是名胜之地，向来游人玩客络绎不绝，自有了这团黑气，都怕来了。这谷口紧对一个矶头，附近村庄渔人，向来都聚集于此，今番也没人敢来。那黑气出谷时，散漫各处，却是以这钓矶为界。钓矶对岸一个市镇，名叫繁昌镇，乃是人烟稠密之所。当时见了对岸有这团黑气，人人畏惧。年复一年，这黑气却从未曾冒过钓矶。只是黑气

中渐渐有腥恶之气，繁昌镇上行人坐贾，都有些闻得。

忽一日，时已傍晚，曠影未灭，那黑气忽地冒过钓矶来，直到半江上。里面那股腥气播散开来，这镇上街头市尾，大小店面，没个人不叫苦连天，掩鼻不迭。足足的一个时辰，方才散去，黑气亦退。次日，镇上大小人口，无不患病。本领强的，还能带病做事；本领低的，早已呻吟床蓐。群医莫知其故。有一樵夫住在东市头的，传言道：“你们都是中了蛇毒也。”众人忙问何以知之，樵夫道：“我们伙伴六七人，时常到那对面牛渚山南峰去砍柴的。近因有了这黑气，我们便不敢多逗留。这黑气虽不到南峰，我们却深怕他，一到申酉时分，即便回来。数日前我在南峰山砍柴，日已沉西，伙伴皆回，我不合依仗胆大，逗留少刻。忽遥遥望见这谷口黑气，已汨都都冒出谷来，黑气中现出一条庭柱粗细五花斑斓的锦鳞大蛇。那蛇昂起头来，好一似丹青彩画的宝塔。张开那血盆也似的巨口，仰天嘘气，忽见天上一群乌鸦飞过，离那蛇还有三四丈远，便一只只的投入蛇口里去。那时我心胆吓碎，幸而不被那蛇看见，急忙抽身逃回。又幸而我在上风，虽闻得些腥气，却不怎地。此刻众位闻了腥气，个个害病，怕不是蛇毒么？”

众人听了，个个骇然。因想到雄黄能解蛇毒，便家家户户吃起雄黄酒来，次日都渐渐起来。内中有受毒深重，急救不及的，已死了二十多人。众人都吓得魂胆消烁，登时那些临浦的铺面，都尽行关起，避入后街去了。镇上里正去禀知了太守，太守也踌躇无计。因想蛇怕雄黄，更兼他日里不敢出来，便收买了数百斤雄黄，亲自督押差役，乘白昼里直到谷口，将雄黄铺满了。果然那蛇腥不复出来，连那黑气也不

出谷口了。百姓皆喜，竞颂太守之贤。从此浦上店面，都渐渐开设出来，依然复旧。

光阴迅速，不觉又有三年，众人都习以为常，毫不觉得了。忽一日，天色未晚，那谷里陡然起了一阵大怪风，满谷震动，登时冲出谷口，卷砂飞石，一条路开到钓矶上。那黑气一齐随着大风，翻翻滚滚的卷出来，直过江面，扑到镇上。黑气中猛听得震天动地的一声狂吼，早已吓得那班人钻房入户，床下就是床下，桌底就是桌底，纷纷的都躲了进去，并不晓吼的甚么东西。抖擻擻躲了许久，听得外面声息渐无，方有几个胆子略大的出来一张，见那黑气已退去了。众人渐渐出来，只听东边西边，纷纷的觅爷寻子，失去的人不计其数。渐渐定来，方知吓死的有十余人，认真不知去向的三人。众人都不知是甚怪物，却有几个在后街高楼上的说道：“远远望见黑气中亮光一闪，现出一只吊睛白额的大虫。浑身锦毛斑斓，其大如象，竖起那支斗大的尾巴，正似一支大桅竿。我们也几乎吓杀，后看他退去了，方才心安。”众人听了这话，方晓得三个人是被大虫拖了去也，个个叫苦不迭。

里正即忙去禀太守。太守大怒，即便通知营里，装载了两门红衣大炮，会同营弁兵丁一同前来。到了镇上，将炮位摆好，对准了照星，装了火药炮子。只见那黑气在谷外蓬蓬勃勃，惨若窑烟。这边众人，无不畏惧。太守喝令开炮，众兵只得动手，只听轰雷霹雳的一声，炮子直向黑气里打进去，那黑气只是不动。太守怒极，再命换那一门炮打去。两炮轮打，接连打了六出，只见黑气影里，忽然涌出一大团红光，有如初出旭日一般。众人皆惊。那团红光徐徐行出钓矶

上来，吓得众人跌跌踵踵都逃了转来。太守也目瞪口呆，罔知所措，只得同着众人，收了炮位，慌忙避去了。回头看那红光渐渐淡去，现出一个老妇人来，衣衫装束皆古，亭亭的立在钓矶上。太守和众人也不敢转来，一直回去了。

那镇上人都收拾物件，挈带眷属，纷纷移去。只听那妇人忽开言道：“要不要收？”镇上人如何敢回话，只顾自己慌忙收拾，尽行移向后街去了。自此，临浦一带地方，废为墟落。那后街离钓矶虽远，亦不过两箭多路，但有高楼高台处，都望得见。那妇人一见这面有人，总叫一声：“要不要收？”这边人那里敢答应。内中有几个自称有识见的都道：“他望见这里，只叫要收，必然不妙。据我看来，连这后街都住不得了。”此时人心惶惑，一闻此言，个个都怕起来，又复纷纷移去。内中有几个不肯移的，夹在大众队里，也不能不移。从此，后街又废为墟落。那群市人都聚集在后面三里路外，名为繁昌新镇，遂与牛诸山钓矶隔绝。年深代远，故老消亡，所有蛇虎作怪之事，也不过传为闲谈。惟有那黑气还在谷口，妇人还立钓矶。有几个探奇好事的，亲到旧镇墟落上去看过，都转来作一件奇事说说，又各各相诫：“那妇人问要不要收，千万不可答应。”

不觉又是五六十年，已到了理宗皇帝淳祐年间，那些人到有故镇墟落上游玩的，切记了故老传留的嘱咐，见那妇人叫要不要收，终没个人去答应他。这日，有一牧童，骑着一头青牛走过。那妇人又叫声：“要不要收？”也是天降奇缘，合当如此，那牧童戏答道：“要收。”话方毕，天地风云忽然变色，雷电齐至，骤雨奔腾。吓得牧童屁滚尿流，把那牛连鞭几鞭，没命逃去。那妇人也不见了。只见满天乌云压

下，将那牛渚山团团围住，数万雷霆砰訇震响，电光如逸火流金，大雨倾盆。这边繁昌新镇及牛渚山前后左右村落，都吓得不知所为。只听得牛渚山雷雨中无数龙吟虎啸，足足的三日三夜，方才雨止云收，一天晴霁。

众人渐渐安定，便到牛渚山去探看。只见那钓矶上已凿成一条平坦道路，直通进谷去。那谷口所有乱石，尽行划削，里面一片镜面也似的平地，那团黑气丝毫全无。众人料知无害，便一齐走进谷去。只见谷内正中立着一个石碣，约高五六尺，下面石龟趺坐，前面都是龙章凤篆，天书符篆，人皆不识。那背后却有四个大真字，凿着“永镇妖精”。众人看了大喜道：“原来百余年妖精，今早收伏，从今这不平谷可改称太平谷了。”当时禀报了太守。

此时太守姓任，双名道亨，四川重庆府长寿县人氏。为人极有孝行，博雅能文。当时闻报甚喜，便亲到牛渚山来踏勘了，便将此事缘由详报都省。都省专折奏闻。天子大悦，便传旨改平南府为太平府，即今之安徽太平府也。那太平谷内有了这件奇事，四方远客纷纷而至，咸来观看。有些好事的，各将天书摹搨了，携去分赠亲友。那符篆，端的没有一个人识得，只是极有威灵，悬之凶宅，妖魅都纷纷潜避，所以人人珍为至宝。三年之后，太平谷忽然又是一夕大雷雨，竟将谷口封闭，那石碣便从此永藏。

且说任道亨莅任太平府，勤敏称职。是年奉旨升任龙图阁直学士，入京供职。不上数月，奉命出使岭南。闻知罗浮山仙景极佳，公事已毕，也不央别官陪奉，换了私服，带了几个仆从，入山寻胜。行至飞云峰所在，果然神秀天生，迥异凡世，喝采不迭。望那飞云顶上，云气缥缈，似有神灵往

来，叹赏不已。忽闻雷声殷殷，云影里飒飒地大雨点洒下来。任道亨对从人道：“山雨将来怎好？”数内一个侍从，乃是岭南博罗县派来伏侍的公人，说道：“前面不远，就是洞真观了，好去避雨。”主仆们紧走，那知已是奔不及了，大雨渐紧，衣服都有些淋湿。只见路左一丛古松林，里面露出几间白茅草屋，主仆只得奔那里去。到门首看时，却是个草庵，上面横着一块白粉扁额，写着“归元庵”三个字。

众人齐去叩门，里面一个人出来开了门。众人看时，乃是一个龙钟老道婆，问道：“众位官人何事？”一个公人道：“这是御前钦差相公，到你处避雨的。”道婆道：“请进来。”众人早已哄到草厅上，道婆随后进来。众人看那道婆，伛偻着背，白发蓬松，面黄肌瘦，鸡皮折绉，身上十分蓝缕，相貌十分猥催。众人道：“道婆，我们一者避雨，二者借杯茶吃。”那道婆聋着耳朵，又问了一遍，说：“茶有，官人们请坐。”一面说，一面扶墙壁往后面去安排。从人们道：“茶叶好些，多赏你几钱不打紧。”道婆应了一声。任道亨道：“庵里只你一人么？”道婆道：“便是。”任道亨倒有些不过意。

等了片刻，雨倒不落了。任道亨看那庵里却也精致，上首供奉着几位圣贤，侧首悬挂一幅小楷书。近前看时，乃是《黄庭内景经》，端的笔法精严。任道亨喝采。看到那款识，写着“宣和元年纪封祝永清书”，任道亨惊道：“这字却象他的真迹，为何埋没在此？”又看上面有“宣和御府”小印，一发骇然。只见那道婆捧着个桶盘，七个八玳瑁的泡了好几碗茶出来，放在桌上，叫道：“官人们吃茶。”当中又一个玉杯儿，道婆取来双手捧与任道亨道：“这杯好茶，与

众不同，是老妇人奉承相公的。”任道亨忙接过来，看那杯时，果是羊脂白玉，雕刻得玲珑剔透，心中大疑道：“看他这般贫穷，却怎的有此珍玩？”又看那杯儿里，却是一杯白水，并无茶叶。任道亨响喉咙笑问道：“为何我这杯儿没茶叶？”道婆笑道：“比有茶叶的高多哩，你吃吃看。”任道亨一来口喝，二来省得换，取来一饮而尽，咂咂舌头，也不过如此，放了玉杯。众人也都吃了茶。

任道亨道：“兀那道婆，这幅字那里的？”道婆道：“是我家里的。”任道亨道：“晓得是你家里的，你从哪里得来的？”道婆道：“是祝永清写的。”任道亨道：“怕不省得。你总有个来处？”道婆笑道：“甚么来处去处，便是祝永清写了亲手送我的。”任道亨听罢，哈哈大笑道：“你这婆子，倒是个古董鬼儿！教了你的乖罢：那祝永清乃是宣和年间人，款上明明写着，现有御府小印，乃是宣和墨宝，到如今一百四十多年了，你纵然寿长，也会他不着，这谎太撒得决裂了。”道婆笑道：“你看我有多少年纪了？”任道亨道：“不过八十岁。再多些，就算了九十岁。”道婆大笑道：“估不着，估不着！我老实对你说了罢，你道我是谁？我便是祝永清的浑家，武烈一品夫人陈丽卿也。”任道亨吃了一惊，半晌道：“你当真还是作耍？”道婆道：“我同你要甚！我等三十六员雷霆上将，那年奉玉旨，随霹雳真君降凡，收伏了众妖魔，只有五员不归本职：吾父陈希真在庐山羽化；我丈夫祝永清在浙江西湖韬光山内羽化；刘慧娘明性见心，已皈依西方莲座，证果妙应广慧菩萨；云天彪直入儒宗。他们四人都位臻无极，不归本部，永不再降。他们的员缺，玉帝另选仙官补授。云龙、刘广、邓宗弼、辛从忠、张应雷、陶震

霆、傅玉、风会、祝万年、庞毅、苟桓、刘麒、刘麟、毕应元、真祥麟、范成龙、金成英、杨腾蛟、栾廷玉、栾廷芳、欧阳寿通、哈兰生、孔厚、唐猛、盖天锡、闻达、韦扬隐、李宗汤、康捷、王进、贺太平，都归本位，候玉旨迁升。前年闻得云龙已选入披香殿侍奉。刘广在世，忠孝无亏，合眼已得天仙证果，今又高迁。我因那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一班魔君尚未收伏，特留在牛渚山监管他们。今已收得，本要飞升，只因爱恋之心丝毫未尽，愿留此山。昨蒙玉帝敕我为氤氲使者，专管世上男女姻缘，和合喜庆，弥补人间恨事。役满之后，便升迁离恨天宫，亦永不再来了。只有那张叔夜，精忠大节的因缘已了，还该受人间香火二千五百年，圆满之后，超升常静天宫。伯奋、仲熊也永随父亲，为左右侍者。我等形神俱妙，变化无穷，欢喜多留几年，甚么稀罕！这幅字，你既说官家的，我便送了你带去。”说罢，取下来，一束儿卷了递过来。

任道亨听毕，大惊失措，仆从伴当也都惊骇。任道亨接了那幅字，拜谢道：“夫人原来留形住世，弟子何幸得识仙颜。”正要哀告皈依，忽又疑虑道：“功臣图上我曾见过，陈丽卿是个绝色女子，即使老了，也不至这般憔悴。莫不真是这道婆捣鬼，着他撮弄，岂不可笑。待我再盘驳他看。”便问道：“弟子闻得夫人当年英雄无敌，平定梁山泊的功绩，并那当年的诸将事实，可约略说与弟子听听否？”道婆笑道：“已过的事，只管提他做甚！本待同你细谈，一者仙凡路隔，二者与你萍水相逢，你又公事匆忙得紧，那段因缘一二句如何说得尽。你要识得底里，五百年后，我去教忽来道人俞仲华撰一部《荡寇志》与你们大家看。我不是陈丽

卿，那陈丽卿从庵外来了。”

众人不信，都到山门外看时，道婆把他们赶了出去，扑的把庵门关了。任道亨怒道：“这婆子好没道理，这般捣鬼演戏，我们再敲进门去，还了他茶钱，问他一番。”正要打门，忽然刮喇喇的起了个大霹雳，山岳振撼，红光曜日，那草庵变了片绿芜空地。众人大惊，只见那空地上现出一员女将，依然玉貌花容，头戴闪云金凤翅冠，身披猩红连环锁子黄金甲，骑着那匹枣骝火炭飞电马，挂着那口青^鐔宝剑，贯弓插箭，右手倒提那枝梨花古定枪，左手揽着辔缰，高叫道：“吾乃陈丽卿也！任道亨，我念你孝行可嘉，特赐你灵霄九转琼浆一杯，你寿可三周花甲。可惜你无仙缘，当面错过。你进京见官家，可与我寄请圣安。我去也！”说罢，把马一拎，一声长啸，骑着枣骝，泼喇喇的往那叠嶂层峦之上，轻云缦雾之中，凭空飞去，好似一条电光，霎时不见。但见松涛哀泻，涧水悲鸣，灵雨空濛，云气奔走，那四面的山光围绕，空翠欲滴而已。是人，是仙，是真，是梦，是笔，是墨，都不可辨。众人呆了半晌，只是望空礼拜，懊悔不迭，慢慢的下了山去。

任道亨回京面圣，据实将这事奏闻，并将祝永清的墨迹恭呈御览。理宗看了惊道：“这是宣和内府之墨宝。那年朕悬寝宫，被雷雨凭空摄去，今日却回来，真仙家之宝也。”重赏了任道亨。那任道亨果活到一百八十一岁，直到元顺帝至正末年还有其人，仁宗曾封他为故宋遗民，人咸以为忠孝之报云。

仲华又曰：那梁山上一百八个好汉，便是如此了结，正应了那年卢俊义之梦。在下听得施耐庵、金圣叹两先生都是

这般说，并没有甚么宋江受了招安，替朝廷出力，征讨方腊，生为忠臣，死为正神的话；也并没有甚么混江龙李俊投奔海外，做暹罗国王的话。这都是那些不长进的小厮们，生就一副强盗性格，看着那一百单八个好汉十分垂涎，十分眼热，也要学样去做他，怎奈清平世界，王法森严，又不容他做，没法消遣，所以想到那强盗当日的威风，思量强盗日后的便宜，又望朝廷来陪他的不是，一相情愿，嚼出这番舌来。在下又听得一位高明先生说：“那一百单八个好汉，并非个个都是光棍，人人没有后代，当时未必杀戮得尽。传到日后，子孙知他祖宗正刑之苦，所以编出这一番话来，替他祖宗争光辉，替他祖宗出恶气，也未见得。”这话也在情理上。看官，在下的《荡寇志》七十卷，结子一回，都说完了。是耶非耶，还求指教。诗曰：

“续貂著集行于世，我道贤奸太不分！只有朝廷除巨寇，那堪盗贼统官军？翻将伪术为真迹，未察前因说后文。一梦雷霆今已觉，敢将柔管写风云。”

“雷霆神将列圆邱，为辅天朝偶出头。怒奋娉婷开甲冑，功收伯仲绍箕裘。命征师到如擒贼，奏凯歌回颂放牛。游戏铺张多拙笔，但明国纪写天庥。”